

序

三教聖人之書。吾皆得而讀之矣。東魯之書。存心養性之學也。函關之書。修心鍊性之功也。西竺之書。明心見性之旨也。此心與性。放之則彌於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揆一也。而真奇於佛說。吾嘗讀華嚴一部而驚焉。一天下也。分而爲四。一世界也。界而爲小千。中千。大千。天一而已。有剎利夜摩。諸名地。一而已。有權喜難。垢諸名。且有輪囷出。香水海。風輪寶鏡。日月風雨宮殿園林。香花蔓蓋。金銀琉璃摩尼之類。無數無量無邊。至於不可說不可說。總以一言蔽之曰。一切惟心造而已。後人有西遊記者。殆華嚴之外篇也。其言雖幻。可以喻大其事。雖奇。可以證真。其意雖遊戲。三昧而廣大神通具焉。知其說者。三藏卽菩薩之化身。行者。八戒沙僧龍馬。卽梵釋天王之分體。所遇牛虜虎力諸物。卽阿修羅迦樓羅紫那羅摩睺羅伽之變相。由此觀之。十萬八千之遠。不過一由旬。十四年之久。不過一剎那。八十一難。正五十三參之反對。二十五部。亦四十二字之餘文也。蓋天下無治妖之法。惟有治心之法。心治則妖治。記西遊者。傳華嚴之心法也。雖然。吾於此有疑焉。夫西遊取經如來教之也。而世傳爲邱長春之作。元史邱處機傳稱爲神仙宗伯。何慕乎西遊。豈空空玄玄有殊途同歸者耶。然長春微意引而不發。今有悟一子。陳君起而銓解之。於是鉤參同之機。扶悟真之輿。收大通於三寶。運十度於五行。將見修多羅中。有爐鼎焉。優曇鉢中。有梨棗焉。阿闍黎中有嬰兒姪女焉。彼家探戰。此家燒丹。皆波旬說。非佛說也。佛說如是。奇矣。更有奇者。合二氏之妙。而通之於易。開以乾坤。交以坎離。乘以姤復。終以既濟。未濟。遂使太極兩儀。四象八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會歸於西遊一部。一陰一陽。一闢一闔。其爲變易也。其爲不易也。吾烏乎名之哉。然則契之名玄也。空能淨之名悟也。兼佛老之謂也。舉夫子之道。一以貫之。悟之所以真。夫一也。然老子曰。道生一。佛子曰。萬法歸一。一而三。三而一者。也以悟一之書告之二教聖人。必有相視而笑者。昌黎先生有云。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孔子者。習聞其說。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吾師乎。吾不知其爲誰乎。若悟一者。豈非三教一大弟子乎。吾故曰。能解西遊記者。聖人之徒也。

康熙丙子中秋。西堂老人尤侗講序。

繪

西遊記目錄

繪圖西遊記目錄

164
I242
3
卷一

第一回	靈根育孕源流出
第二回	悟徹菩提真妙理
第三回	四海千山皆拱伏
第四回	官封弼馬心何足
第五回	亂蟠桃大聖偷丹
第六回	觀音赴會問原因
第七回	八卦爐中逃大聖
第八回	我佛造經傳極樂
第九回	陳光蕊赴任逢災
第十回	老龍王拙計犯天條
第十一回	遊地府太宗還魂
第十二回	唐王秉誠修大會
第十三回	陷虎穴金星解厄
第十四回	心猿歸正
第十五回	蛇盤山諸神暗佑
第十六回	觀音院僧謀寶貝
第十七回	孫行者大鬧黑風山
第十八回	觀音院唐僧脫難

心性修持大道生	一
斷魔歸本合元神	七
九幽十類盡除名	一二
名注齊天意未甯	一八
反天宮諸神捉怪	二四
小聖施威降大聖	三〇
五行山下定心猿	三五
觀音奉旨上長安	四〇
江流僧復讎報本	四五
魏丞相遺書託冥吏	五一
進瓜果劉全續配	五八
觀音顯聖化金蟬	六四
雙叉嶺伯欽留僧	七三
六賊無蹤	七七
鷹愁澗意馬收韁	八四
黑風山怪竊袈裟	九〇
觀世音收伏熊羆怪	九六
高老莊行者降魔	一〇三



3 1761 7659 6

第十九回 雲棲洞悟空收八戒
 第二十回 黃風嶺唐僧有難
 第二十一回 護法設莊留大聖
 第二十二回 八戒大戰流沙河
 第二十三回 三藏不忘本
 第二十四回 萬壽山大仙留故友
 第二十五回 鎮元仙趕捉取經僧
 第二十六回 孫悟空三島求方

卷二

第二十七回 屍魔三戲唐三藏
 第二十八回 花果山羣妖聚義
 第二十九回 脫難江流來國土
 第三十回 邪魔侵正法
 第三十一回 豬八戒義激猴王
 第三十二回 平頂山功曹傳信
 第三十三回 外道迷真性
 第三十四回 魔王巧算困心猿
 第三十五回 外道施威欺正性
 第三十六回 心猿正處諸緣伏
 第三十七回 鬼王夜謁唐三藏
 第三十八回 嬰兒問母知邪正

浮屠山玄奘受心經.....一〇八
 半山八戒爭先.....一一四
 須彌靈吉定風魔.....一二〇
 木吒奉法收悟淨.....一二六
 四聖試禪心.....一三一
 五莊觀行者竊入參.....一三七
 孫行者大鬧五莊觀.....一四四
 觀世音甘泉活樹.....一五〇

聖僧恨逐美猴王.....一
 黑松林三藏逢魔.....七
 承恩八戒轉山林.....一二
 意馬憶心猿.....一八
 孫行者智降妖怪.....二四
 蓮花洞木母逢災.....三二
 元神助本心.....三八
 大聖騰挪騙寶貝.....四五
 心猿獲寶伏邪魔.....五二
 劈破旁門見月明.....五八
 悟空神化引嬰兒.....六四
 金木參玄見假真.....七〇

雜 記 目錄

- 第三十九回
- 第四十回
- 第四十一回
- 第四十二回
- 第四十三回
- 第四十四回
- 第四十五回
- 第四十六回
- 第四十七回
- 第四十八回
- 第四十九回
- 第五十回

卷二

- 第五十一回
- 第五十二回
- 第五十三回
- 第五十四回
- 第五十五回
- 第五十六回
- 第五十七回
- 第五十八回

一粒金丹天上得
 嬰兒戲化禪心亂
 心猿遭火敗
 大聖慇懃拜南海
 黑河妖孽擒僧去
 法身元運逢車力
 三清觀大聖留名
 外道弄強欺正法
 聖僧夜阻通天水
 魔弄寒風飄大雪
 三藏有災沉水宅
 情亂性從因愛慾

心猿空用千般計
 悟空大鬧金蟾洞
 祥主吞餐懷鬼孕
 法性西來逢女國
 色邪淫戲唐三藏
 神狂誅草寇
 眞行者落伽山訴苦
 二心搗亂大乾坤

三年故主世間生.....七六
 猿馬刀王木母空.....八三
 木母被魔擒.....八九
 觀音慈善縛紅孩.....九六
 西海龍子捉鬻回.....一〇三
 心正妖邪度眷關.....一一〇
 車遲國猴王顯法.....一一六
 心猿顯聖滅諸邪.....一二二
 金木垂慈救小童.....一二九
 僧思拜佛履層冰.....一三五
 觀音救難現魚籃.....一四一
 神昏心動遇魔頭.....一四七

水火無功難煉魔.....一
 如來暗示主人公.....七
 黃婆運水解邪胎.....一三
 心猿定計脫烟花.....二〇
 性正修持不壞身.....二六
 道味放心猿.....三三
 假猴王水簾洞贖文.....三八
 一體難修真寂滅.....四四

第五十九回	唐三藏路阻火燄山
第六十回	牛魔王罷戰赴華筵
第六十一回	豬八戒助力破魔王
第六十二回	潑垢洗心惟掃塔
第六十三回	二僧蕩怪鬧龍宮
第六十四回	荆棘嶺悟能努力
第六十五回	妖邪假設小雷音
第六十六回	諸神遭毒手
第六十七回	拯救駝羅禪性穩
第六十八回	朱紫國唐僧論前世
第六十九回	心王夜間修藥物
第七十回	妖魔鬼放烟沙火
第七十一回	行者假名降怪狃
第七十二回	盤絲洞七情迷本
第七十三回	情因舊恨生災毒
第七十四回	長庚傳報魔頭狠
第七十五回	心猿鑽透陰陽竅

卷四

第七十六回	心神居舍魔歸性
第七十七回	羣魔欺本性
第七十八回	比丘憐子遭陰神

目録

孫行者一調芭蕉扇	四九
孫行者二調芭蕉扇	五六
孫行者三調芭蕉扇	六一
縛魔歸正乃修身	六八
羣聖除邪獲寶貝	七四
木仙菴三藏談詩	八〇
四衆皆遭大厄難	八五
彌勒縛妖魔	九一
脫離穢污道心清	九七
孫行者施為三折肱	一〇三
君王筵上論妖邪	一〇八
悟空計盜紫金鈴	一一四
觀音現像伏妖王	一二一
濯垢泉八戒忘形	一二七
心主遭迷幸破光	一三四
行者施為變化能	一四一
魔王還歸大道真	一四七

木母同降怪體真	一
一體拜真如	七
金殿識魔談道德	一四

第七十九回	尋洞擒妖逢老壽
第八十回	姹女育陽求配偶
第八十一回	鎮海寺心猿知怪
第八十二回	羅女求陽
第八十三回	心猿識得丹頭
第八十四回	難滅伽持圓大覺
第八十五回	心猿妒木母
第八十六回	木母助威征怪物
第八十七回	鳳仙郡冒天致旱
第八十八回	禪到玉華施法會
第八十九回	黃獅精虛設釘鉤會
第九十回	師獅授受同歸一
第九十一回	金平府元夜觀燈
第九十二回	三僧大戰青龍山
第九十三回	給孤園問古談因
第九十四回	四僧宴樂御花園
第九十五回	假合形骸擒玉兔
第九十六回	寇員外喜待高僧
第九十七回	金剛外護遭魔毒
第九十八回	猿猴馬馴方脫殼
第九十九回	九九數完魔剋盡
第一百回	徑回東土

當朝正主救嬰兒	二〇
心猿護主識妖邪	二五
黑松林三衆尋師	三一
元神護道	三七
姹女還歸本性	四三
法正成正體天然	四九
魔王計吞禪	五五
金公施法滅妖邪	六一
孫大聖勸善施霖	六八
心猿木土授門人	七三
金木土計鬧豹頭山	七九
盜道纏禪靜九靈	八四
玄英洞唐僧供狀	九〇
四星挾捉犀牛怪	九六
天竺國朝王馮偶	一〇一
一怪空懷情慾喜	一〇七
真陰歸正會靈元	一一二
唐長老不貪富貴	一一八
聖顯幽魂救本原	一二三
功成行滿見真如	一三〇
三三行滿道歸根	一三七
五聖成真	一四一



唐太宗

魏徵

唐三藏



孫
悟
空

沙
僧

豬
八
戒

如來佛

觀音菩薩

彌勒佛





高巢禪師

地藏王

護法如藍





托塔天王

木吒

太白金星





鐵扇公主

紅孩兒

牛魔王



3 1761 7700 8

繪圖西遊記卷一

第一回 靈根育孕源流出 心性修持大道生

詩曰 混沌未分天地亂 茫茫渺渺無人見 自從盤古破鴻濛 開闢從茲清濁辨

覆載羣生仰至仁 發明萬物皆成靈 欲知造化會元功 須看西遊釋厄傳

蓋聞天地之數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歲為一元 將一元分為十二會 乃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之十二支也 每會該一萬八百歲 且就一日而論 子時得陽氣而丑則雞鳴 寅不通光而卯則日出 辰時食後而已 則挨排日午天中而未則西蹉申時晡而日落 酉戌黃昏而入定 亥譬於大數若到戌會之終 則天地昏朦而萬物否矣 再去五千四百歲交亥會之初 則當黑暗而兩間人物俱無矣 故曰混沌 又五千四百歲亥會將終 貞下起元 近子之會而復逐漸開明 邵康節曰 冬至子之半 天必無改移 一陽初動處 萬物未生時 到此天始有根 再五千四百歲正當子會 輕清上騰 有日有月有星有辰 日月星辰謂之四象 故曰天開於子 又經五千四百歲子會將終 近丑之會而逐漸堅實 易曰 大哉乾元 至哉坤元 萬物資生 乃順承天 至此地始凝結 再五千四百歲正當丑會 重濁下凝 有水有火有山有石 有土水火山石土謂之五彩 故曰地闢於丑 又經五千四百歲丑會終而寅會之初 發生萬物 書曰 天氣下降 地氣上升 天地交合 羣物皆生 至此天清地爽 陰陽交合 再五千四百歲正當寅會 人生禽生獸 正謂天地人三才定位 故曰人生於寅 感盤古闢闢二皇治世 五帝定倫 世界之間 遂分為四大部洲 曰東勝神州 曰西牛賀洲 曰南瞻部洲 曰北極洲 這部書單表東勝神州海外有一國土 名曰傲來國 國近大海 海中有一座名山 喚為花果山 此山乃十洲之祖脈 三島之來龍 自開清濁而立 鴻濛判後而成 真個好山 有詞賦為證 賦曰 勢鎮汪洋 威甯瑤海 勢鎮汪洋 潮湧銀山 魚入穴 威甯瑤海 波翻雪浪 蜃離淵 木火方隅 高積土 東海之處 巒崇巔 丹崖怪石 削壁奇峯 丹崖上 彩鳳雙鳴 削壁前 麒麟獨臥 峯頭時聽錦雞鳴 石窟每觀龍出入 林中有壽鹿仙狐 樹上有靈禽元鶴 瑤草奇花 不謝青松 翠柏長春 仙桃常結果 修竹每留雲 一條澗壑 簾羅密 四面原堤 草色新 正是百川會處擎天柱 萬劫無移大地根 那座山正當頂上 有一塊仙石 其石有三丈六尺五寸高 有二丈四尺圍圓 三丈六尺五寸高 按周天三百六十五度 二丈四



尺圍圓。按政書二十四氣上有九竅八孔按九宮八卦四面更無樹木遮陰。左右側有芝蘭相襯。蓋自開闢以來。每受天眞地秀。日精月華。感之既久。遂有靈通之意。內育仙胎。一日迸裂。產一石卵。似圓球樣。大因見風。化作一箇石猴。五官俱備。四肢皆全。便就學爬學走。拜了四方。目運兩道金光。射冲斗府。驚動高天上聖大慈仁者玉皇大天尊元霄高上帝。駕座金闕雲宮。霄雲寶殿。聚集仙卿。見有金光燦燦。即命千里眼順食耳聞南天門觀看。二將果奉旨出門外看。的實聽的明。須臾回報道。臣奉旨觀聽金光之處。乃東勝神州海東傲來小國之界。有一座花果山。山上有一仙石。石產一卵。見風化一石猴。的那裏拜四方。眼運金光。射冲斗府。如今服餌水食。金光將潛息矣。玉帝垂慈。賜恩曰。下方之物。乃天地精華所生。不足爲異。那猴在山中。却會行走。跳躍。食草木。飲澗泉。採山花。覓樹果。與狼蟲爲伴。虎豹爲羣。獐鹿爲友。獼猴爲親。夜宿石崖之下。朝遊峯洞之中。真是山中無甲子。寒盡不知年。一朝天氣炎熱。與羣猴避暑。都在松陰之下。頑耍你看他個個。跳樹攀枝。採花覓果。拋彈子。那麼兒。跑沙窠。砌寶塔。趕蜻蜓。撲蚋蟻。參老天。拜菩薩。扯葛藤。編草履。捉虱子。咬挖蚤。理毛衣。剔指甲。挨的挨。擦的擦。推的推。壓的壓。扯的扯。拉的拉。青松林下。任他頑綠。水澗邊。隨洗濯。一羣猴子耍了一會。却去那山澗中洗澡。見那股澗水奔流。真個似滾瓜瀉瀉。古云。禽有禽言。獸有獸語。衆猴都道。這股水不知是那裏的水。我們今日趕閑無事。順澗邊往上溜頭。尋看源流。耍子去。耶喊一聲。多拖男挈女。呼弟喚兄。一齊跑來。順澗爬山。直至源流之處。乃是一股瀑布飛泉。但見那一派白虹起。千尋雪浪飛。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依。冷氣分青嶂。餘流潤翠微。潺湲名瀑布。真似掛簾帷。衆猴拍手稱揚道。好水好水。原來此處遠通山脚之下。直接大海之波。又道那一個有本事的。鑽進去。尋個源頭出來。不傷身體者。我等即拜他爲王。連呼了三聲。忽見叢雜中跳出一個石猴。應聲高叫道。我進去。我進去。好猴也是他。今日方名顯。時來大運通。有緣居此地。正遣入仙宮。你看他瞑目蹲身。將身一縱。輕跳入瀑布泉中。忽睜睛擡頭觀看。那裏邊却無水。無波。明明朗朗的一架橋梁。他住了身。定了神。仔細再看。原來是座鐵板橋。橋下之水。沖貫於石竅之間。倒掛流出去。遮閉了橋門。却又欠身上橋頭。再走再看。却似有人家住處一般。真個好所在。但見那翠蘚堆藍。白雲浮玉。光搖片片。煙霞虛靜。室滑瑩板。生花乳窟。龍珠倚掛。繁迴滿地。奇葩鍋竈。傍崖存火跡。樽壘。堊素。見般渣石。座石牀。真可愛。石盆石碗。更堪誇。又見那一竿兩竿修竹。三點五點梅花。幾樹青松。常帶雨。渾然像個人家。看罷多時。跳過橋中間。左右觀看。只見正當中有一石碣。碣上有一行楷書大字。鑄着花果山福地。水簾洞洞天。石猴喜不自勝。急抽身往外便走。復瞑目蹲身。跳出水外。打了

兩個呵呵道。大造化。大造化。衆猴把他圍住。問道。裏面怎麼樣。水有多深。石猴道。沒水。沒水。原來是一座鐵板橋。橋那邊是一座天造地設的家。當衆猴道。怎見得是個家。當石猴笑道。這股水乃是橋下沖貫石橋。倒掛下來。遮閉門戶的橋邊有花有樹。乃是一座石房。房內有石鍋石竈。石碗石盆。石牀石凳。中間一塊石碣。上鐫着花果山福地。水簾洞洞天。真個是我們安身之處。裏面且是寬闊。容得千百口老小。我們都進去住。也省得受老天之氣。這裏邊。刮風有處躲。下雨好存身。霜雪全無懼。雷聲永不聞。煙霞常照耀。祥瑞每蒸騰。松竹年年秀。奇花日日新。衆猴聽得。個個歡喜。都道。你還先走帶我們進去。進去。石猴却又瞑目蹲身。往裏一跳。叫道。都隨我進來。進來。那些猴有胆大的。都跳進去。了胆小的。一個個伸頭縮頸。抓耳撓腮。大聲叫喊。纏一會也都進去了。跳過橋頭。一個個搶盆奪碗。占壘爭牀。搬過來移過去。正是猴性頑劣。再無一個甯時。只攪得力倦神疲。方止。石猴端坐上面。道。列位呵。入而無信。不知其可。你們纔說有本事。進得來。出得去。不傷身體者。就拜我爲王。我如今進來。又出去。出去。又進來。尋了這一個洞天。與列位安眠穩睡。各享成家之福。何不拜我爲王。衆猴聽說。即伏無違。一個個序齒排班。朝上禮拜。都稱千歲大王。自此石猴高登王位。將石字兒隱了。遂稱美猴王。有詩爲證。

三陽文泰產羣生。仙石胞含日月精。借卵化猴完大道。假他名姓配丹成。內觀不識因無相。外合明知作有影。歷代人人皆屬此。稱王稱聖任縱橫。美猴王領一羣猴。獼猴。馬猴等。分派了。君臣佐使。朝遊花果山。暮宿水簾洞。合契同情。不入飛鳥之叢。不從走獸之類。獨自爲王。不勝歡樂。是以春採百花爲飲食。夏尋諸果作生涯。秋收芋栗延時節。冬覓黃精度歲華。美猴王享樂天真。何期有三五百載。一日。與羣猴宴之間。忽然憂惱。墮下淚來。衆猴慌忙羅拜道。大王何爲煩惱。猴王道。我雖在歡喜之時。却有一點兒遠慮。故此煩惱。衆猴又笑道。大王好不知足。我等日日歡會。在仙山福地。古洞神州。不伏麒麟轄。不伏鳳凰管。又不伏人王拘束。自由自在。乃無量之福。爲何遠慮而憂也。猴王道。今日雖不歸人王法律。不懼禽獸威服。將來年老血衰。暗中有閻王老子管着。一旦身亡。可不枉生世界之中。不得久住天人之內。衆猴聞此言。一個個掩面悲啼。俱以無常爲慮。只見那班部中。忽跳出一個通背猿猴。厲聲高叫道。大王若是這般遠慮。眞所謂道心開發也。如今五蟲之內。惟有三等名色。不伏閻王老子所管。猴王道。你知那三等名色。猿猴道。乃是佛與仙與神聖三者。躲過輪迴。不生不滅。與天地山川齊壽。猴王道。此三者居於何所。猿猴道。他只在閻浮世界之中。古洞仙山之內。猴王聞之。滿心歡喜。道。我明日就辭汝等下山。雲遊海角。遠涉天涯。務必訪此三者。學一個不老長生。躲過閻君之難。噫。這句話。頓教跳出輪迴網。致使齊天大聖。

算滾滾昏昏淡淡其生相逢處。非仙卽道靜坐說黃庭。美猴王聽得此言。心喜道：神仙原來藏在這裏。卽忙跳入裏面。仔細再看。乃是一個樵子。在那裏舉斧吹柴。但看他打扮非常。頭上戴箬笠。乃是新篁初脫之簪。身上穿布衣。乃是木綿捻就之紗。腰間繫環絛。乃是老蠶口吐之絲。足下踏草履。乃是枯莎搓就之履。手執銜鋼斧。擔挑火麻繩。板松劈枯樹。爭似此樵能。猴王近前叫道：老神仙。弟子起手。那樵漢慌忙丟了斧。轉身答禮道：不當人。不當人。我拙漢衣食不全。怎敢當神仙二字。猴王道：你不是神仙。如何說出神仙的話來。樵夫道：我說是麼。神仙話。猴王道：我纔來至林邊。只聽的你說相逢處。非仙卽道。靜坐講黃庭。黃庭乃道德真言。非神仙而何。樵夫笑道：實不瞞你說。這個詞名。做滿庭芳。乃一神仙教我。那神仙與我舍下相鄰。他見我家事勞苦。日常煩惱。教我遇煩惱時。卽把這詞兒念念。一則散心。二則解困。我纔有些不足處。思慮。故此念念。不期被你聽了。猴王道：你家既與神仙相鄰。何不從他修行。學得個不老之方。却不是好樵夫道：我一生命苦。自幼蒙父母養育。至八九歲。纔知人事。不幸父喪。母親居孀。再無兄弟姊妹。只我一人。沒奈何。早晚侍奉。如今母老。一發不敢拋離。却又田園荒蕪。衣食不足。只得祈兩東柴薪。挑向市廛。之間。費幾文錢。糴幾升米。自炊自造。安排些茶飯。供養老母。所以不能修行。猴王道：據你說起來。乃是一個行孝的君子。向後必有好處。但望你指與我那神仙住處。却好拜訪去也。樵夫道：不遠不遠。此山叫做靈臺方寸山。山中有座斜月三星洞。那洞中有一個神仙。稱名須菩提。祖師那祖師。師出去。的徒弟。也不計其數。見今還有三四十人。從他修行。你順那條小路兒。向南行七八里遠。近卽是他家了。猴王用手扯住樵夫道：老兄。你便同我去。若還得了好處。決不忘你指引之恩。樵夫道：你這漢子。甚不通變。我方纔這般與你說。你還不省。倘若我與你去了。却不誤了我的生意。老母何人奉養。我要斫柴。你自己去。自去。猴王聽說。只得相辭。出深林。找上路。徑過一山坡。約有七八里遠。果然望見一座洞府。挺身觀看。真好去處。但見：烟霞散彩。日月搖光。千株老柏。萬節修篁。千株老柏。帶雨半空青。冉冉萬節修篁。含煙一壑。色蒼蒼。門外奇花。佈錦。橋邊瑤草。噴香。石崖突兀。青苔潤。懸壁高張。翠藓長。時聞仙鶴唳。每見鳳凰翔。仙鶴唳時。聲振九皋。響遠。鳳凰翔起。翎毛五色。綵雲光。元猿白鹿。隨隱見。金獅玉象。任行藏。細觀靈福地。豈個養天堂。又見那洞門緊閉。靜悄悄。杳無人跡。忽回頭。見崖頭立一石牌。約有三丈餘高。八尺餘闊。上有一行十個大字。乃是靈臺方寸山。斜月三星洞。美猴王十分歡喜道：此間人果是朴實。果有此山。此洞。着勾多時。不敢敲門。且去跳上松枝。檢頭摘松子。吃了頑耍。少頃間。只聽得呀的一聲。洞門開處。裏面走出一個童子。童兒手姿英偉。儀貌清奇。比尋常俗子不同。但見

他，鬚髻雙絲縮寬袍兩袖風，貌和身自別，心與相俱空。物外長年客，山中永壽童。一塵全不染，甲子任翻騰。那童子出得門來，高叫道：甚麼人在此騷擾？猴王撲的跳下樹來，上前躬身道：仙童，我是個訪道學仙之弟子，更不敢在此騷擾。仙童笑道：你是個訪道的麼？猴王道：是。童子道：我家師父正纔下榻登壇講道，還未說出原由，就教我出來開門。說外面有個修行的來了，可去接待接待，想必就是你。猴王笑道：是我。童子道：你跟我進來。這猴王整衣端肅，隨童子徑入洞天深處觀看，一層層深閣瓊樓，一進進珠宮貝闕，說不盡那靜室幽居，直至瑤臺之下，見那菩提祖師端坐在臺上，兩邊有三十個小仙侍立臺下，果然是大覺金仙，沒垢姿，西方妙相，祖菩提，不生不滅，三三行，全氣，全神，萬萬慈，空寂自然，隨變化，真如本性，任爲之，與天同壽，莊嚴體，歷劫明心，大法師。美猴王一見，倒身下拜，磕頭不計其數。口中只道：師父，師父。我弟子志心朝禮，志心朝禮。祖師道：你是那方人氏？且說個鄉貫姓名，明白再拜。猴王道：弟子乃東勝神州傲來國花果山水簾洞人氏。祖師喝令趕出去。他本是個撒詐搗虛之徒，那裏修甚麼道果。猴王慌忙磕頭不住，道：弟子是。老實之言，決無虛詐。祖師道：你既老實，怎麼說東勝神州，那去處到我這裏，隔兩重大海，一座南瞻部洲，如何就得到此？猴王叩頭道：弟子飄洋過海，登界遊方，有十數個年頭，方纔訪到此處。祖師道：既是逐漸行來的，也罷。你姓甚麼？猴王道：我無姓。人若罵我，我也不惱；若打我，我也不噴；只是陪個禮兒就罷了。一生無性，祖師道：不是這個性。你父母原來姓甚麼？猴王道：我也無父母。祖師道：既無父母，想是樹上生的。猴王道：我雖不是樹上生，却是石裏長的。我只記得花果山有一塊仙石，其年石破，我便生也。祖師聞言，暗喜道：這等說，却是個天地生成的。你起來走走，我看猴王縱身跳起，拐呀拐的走了兩遍。祖師笑道：你身軀雖是鄙陋，却像個食松果的獼猴。我與你身上取個姓氏意思，教你姓獼猴字去了。個獸傍，乃是個古月古者老也，月者陰也，老陰不能化育，教你姓獼倒好。猴字去了獸傍，乃是個子系子者兒男也，系者嬰細也，正合嬰兒之本論。教你姓孫罷。猴王聽說，滿心歡喜，朝上叩頭道：好好好。今日方知姓也。萬望師父慈悲，既然有姓，再乞賜個名字，却好呼喚。祖師道：我門中有十二個字，分派起名。到你乃第十輩之小徒矣。猴王道：那十二個字，祖師道：乃廣大智慧，真如性海，穎悟圓覺，十二字排到你。正當悟字，與你起個法名，叫做孫悟空好麼？猴王笑道：好好好。自今就叫做孫悟空也。正是：鴻濛初闢原無姓，打破頑空須悟空。畢竟不知向後修些甚麼道果，且看下文分解。

第二回 悟徹菩提真妙理 斷魔歸本合元神

話表美猴王得了姓名，歡然踴躍，對菩提前，作禮啓謝。那祖師卽命大衆引孫悟空出二門外，教他洒掃應對，進退周旋之節。衆仙奉行，而出悟空到門外，又拜了大衆師兄，就於廊廡之間，安排寢處。次早與衆師兄學言語禮貌，講經論道，習字焚香，每日如此。閑時卽掃地鋤園，養花修樹，葺柴燃火，挑水運漿。凡所用之物，無一不備。在洞中不覺六七年。一日，祖師登壇高坐，喚集諸仙，開講大道，真個是：天花亂墜，地湧金蓮。妙演二乘教，精微萬法，全慢搖塵尾，噴珠玉響，振雷霆動九天。說一會道，講一會禪，二家配合本如然。開明一字版，誠理指引無生了性位。孫悟空在旁聞講，喜得他抓耳撓腮，眉花眼笑，忍不住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忽被祖師看見，叫孫悟空道：「你在班中，怎麼顛狂躍舞，不聽我講。悟空道：「弟子誠心聽講，聽到老師父妙音處，喜不自勝，故不覺作此踴躍之狀。望師父恕罪。」祖師道：「你既識妙音，我且問你：你到洞中多少時了？」悟空道：「弟子本來懵懂，不知多少時節，只記得竈下無火，常去山後打柴，見一山好桃樹，我在那裏吃了七次飽桃矣。」祖師道：「那山喚名爛桃山，你既吃七次，想是七年了。你今要從我學些甚麼道？」悟空道：「但憑尊師教誨，只是有些道氣兒。」弟子便就學了祖師道道字門中，有二百六十傍門，傍門皆有正果，不知你學那一門哩。悟空道：「憑尊師意思。」弟子傾心聽從。祖師道：「我教你個術字門中之道，如何？」悟空道：「術字門中之道，乃是些請仙扶鸞，問卜揲著，能知趨吉避凶之理。」悟空道：「似這般可得長生麼？」祖師道：「不能，不能。悟空道：「不學，不學。祖師又道：「教你流字門中之道，如何？」悟空道：「又問流字門中，是甚義理？」祖師道：「流字門中，乃是儒家釋家道家陰陽家，墨家醫家，或看經，或念佛，並朝真降聖之類。」悟空道：「似這般可得長生麼？」祖師道：「若要長生，也似壁裏安柱。」悟空道：「師父，我是個老實人，不曉得打市語。怎麼謂之壁裏安柱？」祖師道：「人家蓋房，欲圖堅固，將牆壁之間，立一頂柱，有日大廈將頹，他必朽矣。悟空道：「據此說，也不長久。不學，不學。」祖師道：「教你靜字門中之道，如何？」悟空道：「靜字門中，是甚正果？」祖師道：「此是休糧守谷，清靜無爲，參禪打坐，戒語持齋，或睡功，或立功，並入定坐關之類。」悟空道：「這般也能長生麼？」祖師道：「也似鑿頭土塚。」悟空道：「師父，果有些滴漉，一行說我，不會打市語。怎麼謂之鑿頭土塚？」祖師道：「就如那鑿頭上，造成磚瓦之塚，雖已成形，尙未經水火煨煉，一朝大雨滂沱，他必灑矣。」悟空道：「也不長遠。不學，不學。」祖師道：「教你動字門中之道，如何？」悟空道：「動門之道，却又怎麼？」祖師道：「此是有爲有作，採陰補陽，攀弓踏弩，摩躄過氣，用方炮製，燒茅打鼎，

進紅船，練秋石並服婦引之，謂悟空道：似這等也得長生麼？祖師道：此欲長生，亦如水中撈月。悟空道：師父又來了，怎麼叫做水中撈月？祖師道：月在長空，水中有影，雖然看見，只是無把握，到底成空耳。悟空道：也不學，不學。祖師閉言，啣的一聲，跳下高臺，手持戒尺，指定悟空道：你這糊塗，這般不學，却待怎麼？走上前，將悟空頭上打了三下，倒背着手，走入裏面，將中門關了，撇下大眾而去。請得那一班聽講的人，人應懺，皆怨悟空道：你這潑猴，十分無狀。師父傳你道法，如何不學，却與師父頂嘴？這番衝撞了他，不知幾時纔出來呵！此時俱甚怨恨，他又鄙視嫌惡他，悟空一些兒也不惱，只是滿臉陪笑，原來那猴王，他打破盤中之饒，暗藏在心，所以不與衆人爭辯，只是忍耐無言。祖師打他三下，教他三更時分存心，倒背着手，走入裏面，將中門關上，普救他從後門進步，破庵傳他道也。當日悟空與衆等，喜喜歡歡，在三星仙洞之前，盼望天色，急不能到曉，及黃昏時，却與衆就寢，假合眼定息，存神山中，又沒打更傳箭，不知時分，只自將鼻孔中出入之氣，調定，約到子時前後，輕輕的起身，穿了衣服，偷開前門，躲離大眾，走出外，抬頭觀看，正是那月明清露冷，人極地無塵，深樹幽禽宿，源頭水溜冷，猿聲先散影，過鴈字排雲，正直三更，候應該訪道真。你看他從舊路徑，至後門外，只見那門兒半開，半掩，悟空喜道：老師父果然注意與我傳道，故此開門也。即步近前，個身進得門裏，只走到祖師寢榻之下，見祖師跨驕身，纏朝裏，睡着了，悟空不敢驚動，即跪在榻前，那祖師不多時，覺來，舒開兩足，口中自吟道：龜鶴壽，道長依，莫把金丹作等閑，不遇至人傳妙訣，空敬口，困舌頭乾，悟空應聲叫道：師父弟子在此，跪候多時，祖師開得聲音，是悟空，即起披衣，盤坐，問道：這胡猴，你不在前邊去睡，却來我這後邊作甚？悟空道：師父昨日壇前，對衆相允，教弟子三更時候，從後門裏，傳我道理，故此大題，徑拜老師榻下。祖師聽說，十分歡喜，暗自尋思道：這猴果然，是個天地生成的，不然，何就打破我盤中之暗謎也？悟空道：此間更無六耳，止只弟子一人，望師父大捨慈悲，傳與我長生之道，永不忘恩。祖師道：你今有緣，我亦喜說，既得盤中暗謎，你近前來，仔細聽之。當傳與你長生之妙道也。悟空叩頭謝了，洗耳用心，跪於榻下。祖師云：顯密圓通，真妙訣，情修性命，無他說，都來總是精，燕神，籠固牢，燕休漏，泄休漏，泄體中藏，放受吾傳道，自昌口訣，記來，多有空屏，除邪，欲得清涼，得清涼，光皎潔，好向丹臺，賞明月，月滿玉兔，日藏烏，自有龜蛇，相盤結，性命堅，即能火裏，種金蓮，鑽鑽五行，顛倒用，功完，隨作佛和仙。此時說破根源，悟空心靈，稱至切切，記了口訣，對祖師拜謝，感恩，即出後門，觀看，但見東方天，微微舒白，西路金光，大顯明，依舊路，轉到前門，輕輕的推開進去，坐在原榻之處，故將牀鋪搖響，道：天光了，天光了，起耶，那大眾還正

睡哩不知悟空已得了好事。當日起來打混，暗暗結拜。子前午後，自己調息，却早過了三年。祖師復登寶座，與衆說法。談的是公案比諸論的是外，便包皮，忽問悟空何在。悟空近前跪下。弟子有祖師道，你這一向修些甚麼道來。悟空道：弟子近來法性頗通，根源一衝，堅固矣。祖師道：你既通法性，會得根源，已注神體，却只是防備着三災利害。悟空聽說，沉吟良久。道：師父之言，謬矣。我常聞道高德隆，與天同壽，水火既濟，百病不生，却怎麼箇三災利害。祖師道：此乃非常之道，奪天地之造化，侵日月之儀，橫丹成之後，鬼神難容，辭駐顏益壽。但到了五百年後，天降雷災，打你，須要見性明心，預先躲避，避得過，壽與天齊，躲不過，就此絕命。再五百年後，天降火災，燒你，這火不是天火，亦不是凡火，喚做陰火，自本身湧泉穴下燒起，直透泥垢宮，五臟成灰，四肢皆朽，把千年苦行，俱爲虛幻。再五百年，又降風災，吹你，這風不是東南西北風，不是和聲金朔風，亦不是花柳松竹風，喚做暴風，自顯門中吹入，六腑過丹田，穿九竅，骨肉消疎，其自身解，所以都要躲過。悟空聽說，毛骨悚然，叩頭禮拜道：萬幸老師垂憫，德與緣遊三災之法，到底不敢忘恩。祖師道：此亦無難，只是你比他人不同，故傷不得。悟空道：我也頭圓頂天，足方履地，一般有九竅四肢五臟六腑，何以比人不同。祖師道：你雖然像人，却比人少腮，原來那猴子抓撈面，凹臉尖嘴。悟空伸手一摸，笑道：師父沒成算，我雖少腮，却比人多這個素袋，亦可准折過也。祖師說也罷，你要學那一般，有一般天罡數，該三十六般變化，有一般地煞數，該七十二般變化。悟空道：弟子願多裏撈摸，學一個地煞變化罷。祖師道：既如此，上前來傳與你口訣，遂附耳低言，不知說了些甚麼妙法。這猴王也是他一發痴時，百發通，當時習了口訣，自修自煉，將七十二般變化，都學成了。忽一日，祖師與衆門人在三星洞前戲耍，聽景。祖師道：空悟事成了，未曾會悟空道，多蒙師父海恩，弟子功果完備，已能震舉飛昇也。祖師道：你試飛舉我看。悟空弄本事，將身一變，打了個連扯頭跳地，有五六丈，踏雲霞，去勾有頓飯之時，返復不上三里。這近落在面前，交手道：師父，這就是飛舉騰雲了。祖師笑道：這道個算不得騰雲，只算得爬雲而已。自古道：神仙朝遊北海，暮蒼梧，似你這半日，去不上三里，即爬雲也。還算不得哩。悟空道：怎麼爲朝遊北海，暮蒼梧。祖師道：凡騰雲之輩，早晨起自北海，遊過東海、西海、南海，復轉蒼梧，蒼梧者，却是北海零陵之語，語也。將四海之外，一日都遊遍，方算得騰雲。悟空道：這道個却難，却難。祖師道：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悟空聞此，此言叩頭禮拜，跪道：師父，爲人須爲徹，索性捨個大慈悲，將此騰雲之法，一發傳與我罷。決不致忘恩。祖師道：凡諸仙騰雲，皆跌足而飛，你却不是這般。我幾見你去連扯方纔跳上，我今只就你這般，傳你個筋斗雲罷。悟空又禮拜懇求，祖師却又傳個口訣，道這朵雲，揜着訣，念動真

言攢緊了拳將身一抖跳將起來一劬斗就有十萬八千里路哩。大眾聽說一個個嘻嘻笑道。悟空造化。若會這個法兒。與人家當鋪兵。送文書遞報單。不管那裏都尋了飯吃。師徒們天晚各歸洞。這一夜悟空即運神煉法。會了劬斗雲。逐日家無拘束。自在逍遙。此一長生之美。一日春歸夏至。大眾都在松樹下會講多時。大眾道。悟空你是那世修來的緣法。前日老師父附耳低言傳與你的躲三災變化之法。可都會麼。悟空笑道。不瞞諸兄長說。一則是師父傳授。二來也是我晝夜虔懃。那幾般兒都會了。大眾道。趁此良時。你試演演。讓我看。悟空聞說。抖擻精神。賣弄手段。道。衆師兄。請出個題目。要我變化甚麼。大眾道。就變顆松樹罷。悟空捻着訣。念動咒語。搖身一變。就變做一顆松樹。真個是鬱鬱含烟。貫四時。凌雲直上。秀貞姿全無一點妖猴像。盡是經霜耐雪枝。大眾見了。鼓掌呵呵大笑。都道。好猴兒。好猴兒。不覺的鬩鬩驚動了祖師。祖師急拽杖出門來問。道。是何人在此喧譁。大眾聞呼。慌忙檢束。整衣向前。悟空也現了本相。雜在叢中。道。啓上尊師。我等在此會講。更無外姓喧譁。祖師怒喝。道。你等大呼小叫。全不像個修行的體段。修行的人口開神氣散。舌動是非生。如何在此驢笑。大眾道。不敢瞞師父。適纔孫悟空演變化。要子教他變顆松樹。果然是顆松樹。弟子們俱稱揚喝采。故高聲驚冒尊師。望乞恕罪。祖師道。你等起去。叫悟空過來。我問你弄甚麼精神。變甚麼松樹。這個工夫。可在人前賣弄。假如你見別人有不要他。別人見你。有必然求你。你若畏禍。却要傳他。若不傳他。必然加害你之性命。又不可保。悟空叩道。只望師父恕罪。祖師道。我也不罪你。但只是你去罷。悟空聞此言。滿眼墮淚。道。師父教我往那裏去。祖師道。你從那裏來。便從那裏去。就是了。悟空頓然醒悟。道。我自東勝神州。傲來國花果山水簾洞來的。祖師道。你快回去。全你性命。若在此間。斷然不可。悟空領罪上告尊師。我也離家有二十年矣。雖是罔顧舊日兒孫。但念師父厚恩。未敢去。祖師道。那裏甚麼恩義。你只是不惹禍。不牽帶。我就罷了。悟空見沒奈何。只得拜辭。與衆相別。祖師道。你這去定生不良。憑你怎麼惹禍行兇。却不許說是我的徒弟。你說出半個字來。我就知之。把你這猢猻剝皮。劉骨將神魂。眨在九幽之處。教你萬劫不得翻身。悟空道。決不敢提起師父一字。只說是我自家會的。便罷。悟空謝了。即抽身捻着訣。丟個連扯。縱起劬斗雲。徑回東海。那裏消一個時辰。早看見花果山水簾洞。美猴王自如快樂。暗暗的自稱道。去時凡骨凡胎。重得道身。輕軀亦輕。舉世無人肯立志。立志修玄。依自明。當時過海波。難進。今日回來。甚易行。別語叮嚀。遠在耳。何如。頃刻見東溟。悟空按下雲頭。直至花果山。找路而走。忽聽得鶴唳猿啼。鶴唳聲冲霄漢外。猿啼悲切甚傷情。即開口叫道。孩兒們。我來了。也。那崖下石坎邊。花草中樹木裏。若大若小之猴。跳

出千千萬萬把個美猴王圍在當中，叩頭叫道：「大王，你好寬心，怎麼一去許久，把我們俱囚在這裏，望你誠如飢渴，近來被一妖魔在此欺虐，強要占我們水簾洞府，是我等捨死忘生，與他爭鬪，這些時被那廝搶了我們家伙，捉了許多子姪，教我們晝夜無眠，看守家業，幸得大王來了，大王若再年載不來，我等連山洞盡屬他人矣。」悟空聞說，心中大怒，道：「是甚麼妖魔，輒敢無狀，你且細細說來，待我尋他報仇。」衆猴叩頭告上大王，那廝自稱混世魔王，住居在直北上悟空道：「此間到他那裏有多少路程？」衆猴道：「他來時雲去時霧，或風或雨，或電或雷，我等不知有多少路程。」悟空道：「既如此，你們休怕，且自玩耍，等我尋他去來。」美猴王將身一縱跳起去，一路筋斗，直至北下觀看，見一座高山，真是十分峻嶒，好山。筆峯潤立，曲澗深沉，筆峯挺立，透空霄曲，澗深沉通地戶，兩崖花木爭奇，幾處松篁鬪翠，左邊龍熱，熱馴馴右邊虎，平平伏伏，每見鐵牛耕，常有金錢種，幽禽現曉暉，丹鳳朝陽立，石磷磷，波淨淨，古怪踈蹊，真惡嶺，世上名山無數，多花開，花謝，漫繁衆，爭如此景，永長存，八節四時，渾不動，誠爲三界坎源山，滋養五行水臟洞。美猴王正然觀看，景致只聽得有人言語，徑自下山尋覓，原來那陡崖之前，乃是那水臟洞，洞門外有幾個小妖跳舞，見了悟空，就走。悟空道：「你走，借你口中言語，傳我心內事，我乃正南方花果山水簾洞洞主，你家甚麼混世鳥魔，屢次欺我兒孫，我特尋來，要與他見個上下。」那小妖聽說，疾忙跑入洞裏，報道：「大王，禍事了。」魔王道：「有甚禍事？」小妖道：「洞外有猴頭稱爲花果山水簾洞洞主，他說你屢次欺他兒孫，特來尋你。」見個上下哩。魔王笑道：「我常聞得那些猴精，說他有個大王，出家修行去，想是今番來了，你們見他怎生打扮，有甚兵器？」小妖道：「他也沒甚麼器械，光着個頭，穿一領紅色衣，勒一條黃絲，足下踏一對烏靴，不僧不俗，又不像道士，赤手空拳，在門外叫哩。」魔王聞說，取我披掛兵器來，那小妖即時取出，那魔王穿了甲冑，綽刀在手，與衆妖出得門來，卽高聲叫道：「那個是水簾洞洞主？悟空急睛睛觀看，只見那魔王頭戴烏金盔，映日光明，身掛皂羅袍，迎風飄蕩，下穿着黑鐵甲，緊勒皮條，足踏着花褶靴，雄如上將，腰廣十圍，身高三丈，手執一口刀，鋒刃多明，亮稱爲混世魔，磊落兇模樣。猴王喝道：「這潑魔，這般眼大，看不見老孫，魔王見了，笑道：「你身不滿四尺，年不過三旬，手內又無兵器，怎麼大胆猖狂，要尋我見甚麼？」上下悟空罵道：「你這潑魔，原來沒眼，你量我小，要大却也，不難，你量我無兵器，我兩隻手勾着天邊月，哩你不要怕，吃老孫一拳，縱一縱跳上去，劈臉就打那魔王，伸手架住道：「你這般矮矮，我這般高長，你要使拳，我要使刀，使刀就殺了你，你也吃人笑，待我放下刀，與你使路拳，看悟空道：「說得是好漢子，走來那魔王丟開架子，便打，這悟空鑽進去，相撞相迎，他兩個拳捶脚踢，一冲一撞，原來長拳空大，短簇堅牢。」

那魔王被悟空掏短脅，撞了褶，幾下勦節，把他打重了。他閃過，拿起那板大的鋼刀，望悟空劈頭就砍。悟空急撒身，他砍了一個空。悟空見他兇猛，即使身外身法，拔一把毫毛，丟在口中嚼碎，望空噴去。叫一聲變，即變做二三百個小猴。週圍攢簇，原來人得仙體，出神變化，無方不知。這猴王自從了道之後，身上有八萬四千毛羽，根根能變，應物隨心。那些小猴眼乖會跳，刀來砍不着，鎗去不能傷。你看他前躡後躍，鑽上去，把個魔王圍繞，抱的抱，扯的扯，鑽褶的鑽褶，扳脚的扳脚，踢打掃毛，搵眼睛，捻鼻子，拾鼓弄，直打做一個攢盤。這悟空纔去奪他的刀來，分開小猴，照頂門一下砍。為兩段，領衆殺進洞中，將那大小妖精，盡皆剿滅。却把毫毛一抖，收上身來，又見那收不上身者，却是那魔王在水簾洞擒去的小猴。悟空道：汝等何爲到此？約有三五十個，都含淚道：我等因大王修仙去後，這兩年被他爭噪，把我們都攝將來，却又把我們洞中的家伙，石盆石碗，都被這廝拿來。也悟空道：既是我們的家伙，你們都搬出外去。隨即洞裏放起火來，把那水簾洞燒得枯乾盡歸了一體。對衆道：汝等跟我回去。衆猴道：大王我們來時，只聽得耳邊風響，虛飄飄到於此地，更不識路徑。今怎得同鄉？悟空道：這是他弄的個法術，兒有何難也。我如今一發通百發，通我也會弄。你們都合了眼，休怕美猴王念聲咒語，驚障狂風，雲頭落下。孩兒們睜眼，衆猴腳躡實地，認得是家鄉，個個歡喜，都奔洞門舊路。那在洞衆猴，都一齊簇擁，同入分班序齒，禮拜猴王。安排酒果，接風賀喜。啓問降魔救子之事，悟空備細言了一遍。衆猴稱揚不盡。道：大王去到那方，不意學得這好手段。悟空又道：我當年別汝等，隨波逐流，飄過東洋大海，到西牛賀洲地界，徑至南瞻部洲，學成人像，着此衣，穿此履，擺擺搖搖，雲遊了八九餘年，更不會有道。又渡西洋大海，到西牛賀洲地界，訪問多時，幸遇一老祖，傳了我與天同壽的真功果，不死長生的大法門。衆猴稱賀，都道：萬劫難逢也。悟空又笑道：小的們又喜我這一門，皆有姓氏。衆猴道：大王姓甚？悟空道：我今姓孫。法名悟空。衆猴聞說，鼓掌忻然。道：大王是老孫，我們都是二孫、三孫、細孫、小孫一家孫。一箇孫矣。都來奉承老孫。大盆小碗的，椰子酒，葡萄酒，仙花，仙果，真個是合家歡樂。嘍，貫適一姓身歸本，只待榮遷仙錄名。畢竟不知怎生結果，居此界終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回 四海千山皆拱伏 九幽十類盡除名

却說美猴王榮歸故里，自剮了混世魔王，奪了一口大刀，逐日操演武藝，教小猴砍竹爲標，削木爲刀，治旗幡，打哨子，

一進一退，安營下寨，玩耍多時，忽然安靜，處思初道我等在此，恐作要成，或驚動人王，或有禽王，獸王，認此犯頭，說我們操兵造反，與師來相殺，汝等都是竹竿木刀，如何對敵，須得鋒利劍戟方可。如今奈何，衆猴聞說，個個驚恐，道大王所見甚長，只是無處可取，正說間，轆上四個老猴，兩個是赤尻馬猴，兩個是通背猿猴，走在面前道：大王若要治鋒利器，械蓋是容易，悟空道：怎見容易，因道：我們這山向東去，有二百里水，而南那層有做家國界，那國界中有一王位，滿城中軍民無數，必有金銀銅鐵等匠，作大王若夫那裏，或買或造些兵器，教演我等守護山場，誠所謂保泰長久之機也。悟空聞說，滿心歡喜，道：汝等在此，須要待我去來，美猴王急縱筋斗雲，霎時間過了二百里水，而果然那廟有座城，地六街三市，萬戶千門，來來往往，人都在光天化日之下，悟空心中想道：這裏定有現成的兵器，待我去買他幾件，還不如使個神通，覓他幾件，倒好，他說拾起訣來，念動咒語，向巽地上吸一口氣，嘩的吹將去，便是一陣風，飛沙走石，好驚人也。噫，雲起處，蕩乾坤，黑霧陰羅大地昏，江海波翻魚蟹怕，山林樹折虎狼奔，諸般買賣無商旅，各樣生涯不見人，殿上君王歸內院，階前文武轉衙門，千秋寶座都吹倒，五鳳高樓幌動根，風起處，驚散了那做家國者王三街六市，都撻得關門閉戶，無人敢走，悟空縱按下雲頭，經閣入朝門，裏直尋到兵器館，武庫中，打開門，扇看時，那裏無數器械，刀鎗劍戟，斧錢毛，鑿鑿密密，簡弓弩，又子，件件俱備，一見甚喜，道：我一人能拿幾何，還使個分身法，搬將去罷。美猴王卻拔一把毫毛，入口嚼爛，噴將出去，念動咒語，叫聲變，變做千百個小猴，都亂搬亂搶，有力的拿五七件，力小的拿三四件，盡數挪個乾淨，徑踏雲頭，弄個掃法，喚轉狂風，帶領小猴，俱回本處，却說那花果山大小猴兒，正在那洞門外頑耍，忽聽得風聲響處，見半空中，又又了無邊無岸的猴精，嚇得都亂跑亂躲，少時，美猴王接落雲頭，收了雲霧，將身一抖，收了毫毛，將兵器都亂堆在山前，叫道：小的們，都來領兵器，衆猴看時，只見悟空獨立在平陽之地，俱跑來叩頭，問故，悟空將前使狂風搬兵器一應事說了一遍，衆猴稱謝畢，都去搶刀奪劍，擡斧爭鎗，扯弓拔弩，以嗎嗎要了一日，次日，依舊排營，悟空會集羣猴，計有四萬七千餘口，早驚動滿山怪獸，都是些熊，虎，豹，鹿，麋，鹿，獐，獐，狐，狸，獾，狍，象，猿，猴，狸，熊，鹿，野，豕，山羊，羚羊，青兕，狡兔，神熊，各樣妖王，共有七十二洞，都來參拜，猴王為尊，每年獻貢四時，貼卯，也有隨班操備的，也有箇節徽耀的，齊齊整整，把一座花果山，造得似鐵桶金城，各路妖王，又有漁金鼓，進彩旗，進盜甲的，紛紛披掛，日逐家習舞，與師美猴王正喜間，忽對衆說道：汝等弓弩熟，諸兵器精通，奈我這口刀着實，擲擲不遂我意，奈何，四老猴上前啟奏道：大王乃是仙聖，凡兵是不堪用，但不知大王水裏可能去得，悟空道：我自開道之

後有七十二般地煞變化之功。筋斗雲有莫大的神通。善能隱身避身。起法攝法。上天有路。入地有門。步日月無影入金石無礙。水不能溺。火不能焚。那些兒去不得。四猴道：大王既有此神通。我們這鐵板橋下水。通東海龍宮。大王若肯下去尋着老龍王。問他要件甚麼兵器。却不趁心。悟空聞言甚喜。道：我去來。美猴王跳至橋頭。使一個閉水法。捻着訣。撲的鑽入波中。分開水路。徑入東洋海底。正行間。忽見一個巡海的夜叉。攔住問道：那推水來的。是何神聖。說個明白。好通報迎接。悟空道：吾乃花果山天生聖人孫悟空。空。是你老龍王的緊鄰。為何不識。那夜叉聽說。急轉水晶宮。傳報道：大王外面有個花果山天生聖人孫悟空。空。稱是大王緊鄰。將到宮也。東海龍王。教廣即忙起身。與龍子龍孫。蝦兵蟹將。出宮迎道：上仙請進。請進。直至宮裏。相見上坐。獻茶畢。問道：上仙幾時得道。授何仙術。悟空道：我自生身之後。出家修行。得一個無生無滅之體。近因教演兇孫。守護山洞。奈何沒件兵器。久聞賢鄰。享樂瑤宮。貝闕。必有多餘神器。特來告求一件。龍王見說。不好推辭。即着鱖都司。取出一把大捍刀。奉上。悟空道：老孫不會使刀。乞另賜一件。龍王又着鮑大尉。領鱧力士。抬出一桿九股叉。來。悟空跳下來。接在手中。使了一路放下道：輕輕。輕輕。又不趁手。再乞另賜一件。龍王笑道：上仙。你不看看。這又有二千六百斤重哩。悟空道：不趁手。不趁手。龍王心中恐懼。又着鱖提督。鯉總兵。抬出一桿方天戟。那戟有七千二百斤重。悟空見了。跑近前。接在手中。丟幾個架子。撒兩個解數。插在中間道：也還輕輕。輕輕。老龍王一發害怕。道：上仙。我宮中只有這根戟。重。沒甚麼兵器了。悟空笑道：古人云：愁海龍王沒寶哩。你再去尋尋看。若有可意的。一一奉價。龍王道：委的再無。正說處。後面閃過龍婆。龍女。道：大王。觀看此聖。決非小可。我們這海藏中。那一塊天河定底的神珍鐵。這幾日霞光豔豔。瑞氣騰騰。敢莫是該出現。遇此聖也。龍王道：那是大禹治水之時。定江海淺深的一個定子。是一塊神鐵。能中何用。龍婆道：莫管他用不用。且送與他。憑他怎麼收造。送出宮門。便了。老龍王依言。盡向悟空說了。悟空道：拿出來。我看。龍王搖手道：扛不動。扛不動。須上仙親去看看。悟空道：在何處。你引我去。龍王果引導至海藏中間。忽見金光萬道。龍王指定道：那放光的。便是。悟空撩衣上前。摸了一把。乃是一根鐵柱子。約有斗來粗。二丈有餘長。他儘力兩手。搗過道：忒粗。忒長。些再短細些。方可用。說畢。那寶貝就短了幾尺。細了一圍。悟空又顛一顛道：再細些。更好。那寶貝真個又細了幾分。悟空十分歡喜。拿出海藏看時。原來兩頭是兩個金箍。中間乃一段烏鐵。緊挨箍有鐫成的一行字。喚做如意金箍棒。重一萬三千五百斤。心中暗喜道：想必這寶貝。如人意。一邊走。一邊心思口念。手顛着道：再短細些。更妙。拿出外面。只有一丈長短。碗口粗細。你看你。神通丟開。解數打轉。水晶宮裏。嚇得

老龍王胆戰心驚，小龍王魂飛魄散，龜鼈鼉鼉皆縮頸魚蝦蟹蟹盡藏頭。悟空將寶貝執在手中，坐在水晶宮殿上，對龍王笑道：「多謝賢鄰厚意，龍王道：「不敢，悟空道：「這塊鐵雖然好用，還有一說。」龍王道：「上仙還有甚說？」悟空道：「當時若無此鐵，倒也罷了。如今手中既拿着他，身上更無衣服相趁，奈何？」這裏若有披掛，索性送我一件。」一總奉謝龍王道：「這道却是沒有。」悟空道：「一客不犯二主，若沒有，我也定不出此門。」龍王道：「煩上仙再轉一海，或者若有之？」悟空又道：「走三家不如坐一家，千萬告求一件。」龍王道：「委的沒有，如有，即當奉承。」悟空道：「真個沒有，就和你試試。」此鐵龍王慌了道：「上仙切莫動手，切莫動手，待我看舍弟處可有。」當送一副，悟空道：「令弟何在？」龍王道：「舍弟乃南海龍王，教欽，北海龍王，教順，西海龍王，教閻，是也。」悟空道：「我老孫不去，不去，俗語謂除三不敵，見二，只望你隨高就低的送一副便了。」老龍道：「不須上仙去，我這裏有一面鐵鼓，一口金鐘，凡有緊急事，擂得鼓響，撞得鐘鳴，舍弟們就頃刻而至。」悟空道：「既如此，快去。」播鼓撞鐘，真個那鼉將便去撞鐘，鼉帥即來擂鼓，少時，鐘鼓響處，果然驚動那三海龍王，須臾來到，一齊在外面會着，教欽道：「大哥，有甚麼事，播鼓撞鐘？」老龍道：「賢弟，不好說，有一個花果山甚麼天生聖人，早間來認我做鄰居，後要求一件兵器，獻鋼叉，嫌小，奉畫戟，嫌輕，將一塊天河定底神珍鐵，自己拿出手，丟了些解數，如今坐在宮中，又要索甚麼披掛，我處無有，故響鐘鳴鼓，請賢弟來，你們可有甚麼披掛，送他一副？」打發出門去罷了。教欽聞言大怒道：「我兄弟們，點起兵拿他，不是老龍道：「莫說拿那塊鐵，挽着些兒，就死磕着些兒，就亡挨挨兒，皮破擦擦兒，筋傷。」西海龍王教閻說：「二哥，不可與他動手，且只湊副披掛與他，打發他出了門。」啓表奏上天，天自誅也。北海龍王教順道：「說的是，我這裏有一雙藕絲步雲履，西海龍王教閻道：「我帶了一副鎖子黃金甲，南海龍王教欽道：「我有一頂鳳翅紫金冠，哩。」老龍大喜，引入水晶宮相見了，以此奉上。悟空將金冠、金甲、雲履都穿戴停當，使動如意棒，一路打出去，對衆龍道：「聒噪，聒噪。」西海龍王甚是不平，一邊商議進表上奏，不題。你看這猴王分開水道，徑回鐵板橋頭，攬將上去，只見四個老猴領着衆猴，都在橋邊等候，忽然見悟空跳出波外，身上更無一點水溼，金燦燦的走上橋來，嚇得衆猴一齊跪下道：「大王好華綵，耶好華綵，耶悟空滿面春風，高登寶座，將鐵棒豎在當中，那些猴不知好歹，都來拿那寶貝，却便似蜻蜓撼鐵樹，分毫也不能禁動。」一個個咬指伸舌道：「爺爺呀，這般重虧你怎的拿來也？」悟空近前舒開手，一把搗起對衆笑道：「物各有主，這寶貝鎮於海藏中，也不知幾千萬年，可的今歲放光。」龍王只認做是塊黑鐵，又喚做天河鎮底神珍，那廝們都扛抬不動，請我親身去拿，那時此寶有二丈多長，斗來粗細，被我搗他一把，意思嫌大他就小了許多，再

敬小些他又小了許多再叫小些他又小了許多急對天光看處上有一行字乃如意金箍棒一萬三千五百斤你等站開等我再叫他變一變看他將那寶貝顛在手中叫小小小即時就小做一個綉花針兒相似可以插在耳竅裏面藏下衆猴駭然叫道大王還拿出來耍耍猴王真個去耳竅裏拿出托放掌上叫大大大即又大做斗來粗細二丈長短他弄到歡喜處跳上橋走出洞外將寶貝托在手中使一個法天像地的神通把腰一躬叫聲長他就長的萬丈高頭如泰山腰如峻嶺眼如閃電口似血盆牙如劍戟手中那棒上抵三十三天下至十八層地獄把些虎豹狼蟲滿山羣怪七十二洞妖王都嚇得磕頭禮拜戰兢兢魄散魂飛霎時收了法像將寶貝還變做個綉花針兒藏在耳內復歸洞府慌得那各洞妖王都來參賀此時遂大開旗鼓振銅鑼廣設珍饈百味滿斟椰液葡萄漿與衆飲宴多時却又依前敬演猴王將那四個老猴封爲健將將兩個赤尻馬猴喚做馬流二元帥兩個通背猿猴喚做崩芭一將軍將那安營下寨賞罰諸事都付與四健將維持他放下心日遂騰雲駕霧遨遊四海行樂千山施武藝徧訪英豪弄神通廣交賢友此時又會了七個弟兄乃牛魔王蛟魔王鵬魔王獅駝王獼猴王猿猴王連自家美猴王七個日逐講文論武走昇傳鶴絃歌吹舞朝去暮回無般兒不樂把那萬里之遙只當庭闈之路所謂點頭徑個三千里扭腰八百有餘程一日在本洞分付四健將安排筵宴請六王赴飲殺牛宰馬祭天尊地着衆怪跳舞歡歌俱吃得酪酊大醉送六王出去却又賞犒大小頭目敬在鐵板橋邊松陰之下霎時間睡着四健將領衆圍護不敢高聲只見那美猴王睡裏見兩人拿一張批文上有孫悟空三字走近身不容分說套上繩就把美猴王的魂靈兜索了去踉踉蹌蹌直帶到一座城邊猴王漸覺酒醒忽抬頭觀看那城上有一鐵牌牌上有三個大字乃幽冥界美猴王頃然醒悟道幽冥界乃閻王所居何爲到此那兩人道你今陽壽該終我兩人領批勾你來也猴王聽說道我老孫超出三界之外不在五行之中已不伏他管轄怎麼朦朧又敢來勾我那兩個勾死人只管扯扯拉拉定要拖他進去那猴王惱起性來耳竅中掣出寶貝幌一幌碗來粗細略舉手把兩個勾死人打爲肉醬自解其索丟開手輪着棒打入城中嚇得那牛頭鬼東躲西藏馬面鬼南奔北跑衆鬼卒奔上森羅殿報着大王禍事禍事外面一個毛臉雷公打將來了慌得那十代冥王急整衣來看見他相貌兇惡即排下班次應聲高叫道上仙留名上仙留名猴王道你既認不得我怎麼差人來勾我十王道不敢不敢想是差人差了猴王道我本是花果山水簾洞天生聖人孫悟空你等是甚麼官位十王躬身道我等是陰間天子十代冥王悟空道快報名來免打十王道我等是秦廣王楚江王宋帝王忤官王閻羅王平等王泰山王都市王

幽冥境界乃地之陰司。天有神而地有鬼。陰陽輪轉。禽有生而獸有死。反復雌雄。生生化化。孕女成男。此自然之數。不能易也。今有花果山水簾洞天。產妖猴孫悟空。逞惡行兇。不服拘喚。弄神通打絕九幽鬼使。恃勢力驚傷十代慈王大開森羅。強銷名號。致使猴屬之類。無拘攔猴之畜。多壽寂滅輪迴。各無生死。貧僧具表冒瀆天威。伏乞調遣神兵。收降此妖。整理陰陽。永安地府。謹奏。

玉皇覽畢。傳旨着冥君回歸地府。朕即遣將擒拿。秦廣王亦頓首謝去。大天尊宣眾文武仙卿。問曰。這妖猴是幾時產育。何代出身。却就這般有道。一言未已。班中閃出千里眼。順風耳。道。這猴乃三百年前天產石猴。當時不以為然。不知這幾年在何方修煉。成仙降龍伏虎。強銷死籍也。玉帝道。那路神將下界收伏。言未已。班中閃出太白長庚星。俯伏啓奏。道。上聖三界中。凡有九竅者。皆可修仙。奈此猴乃天地育成之體。日月孕就之身。他也頂天履地。服露餐霜。今既修成仙道。有降龍伏虎之能。與人何以異哉。臣啓陛下。可念生化之慈恩。降一道招安聖旨。把他宣來上界。授他一個大。小官職。與他籍名在錄。拘束此間。若受天命。再後陞賞。若違天命。就此擒拿。一則不動眾勞師。二則收仙有道也。玉帝聞言。甚喜。道。依卿所奏。即着文曲星官修詔。着太白金星招安。金星領了旨。出南天門外。按下祥雲。直至花果山水簾洞。對眾小猴道。我乃天差天使。有聖旨在此。請你大王上界。快快報知。洞外小猴一層層傳至洞天深處。道。大王外面有一老人。背着一角文書。言是上天差來的。天使有聖旨。請你也。美猴王聽得大喜。道。我這兩日正思量要上天走走。却就有天使來請。叫。快請進來。猴王急整衣冠。門外迎接。金星徑入當中。面南立定。道。我是西方太白金星。奉玉帝招安聖旨。下界請你上天。拜受仙籙。悟空笑道。多感老星降臨。教小的們安排筵宴。款待金星。道。聖旨在身。不敢久留。待榮遷之後。再從容敘也。悟空道。承光顧。空退空退。即喚四儀將分付。謹慎教演兒孫。待我上天去看看路。却好帶你們上去。同居住也。四儀將領諾。這猴王與金星縱起雲頭。昇在空霄之上。正是那高。遷上品天仙位。名列雲班寶籙中。畢竟不知授個甚麼官爵。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回 官封弼馬心何足 名注齊天意未寧

那太白金星與美猴王同出了洞天深處。一齊駕雲而起。原來悟空斜斗雲。比眾不同。十分快疾。把個金星撇在隨後。先至南天門外。正欲收雲前進。被增長天王。領着龐劉苟畢鄧辛張陶。一路大力。天了鎗刀劍戟。嚙住天。不肯放進。

猴王道：「這個金星老兒乃奸詐之徒，既請老孫如何教人動刀動鎗，阻塞門路，正驪間金星條到，悟空就覷面發狠道：『你這老兒怎麼哄我，被你說奉玉帝招安旨意來請，却怎麼教這些人阻住天門，不放老孫進去。』金星笑道：『大王息怒，你自來未到天堂，却又無名，衆天丁又與你素不相識，他怎肯放你擅入？如今見了天尊，授了仙籙，注了官名，向後隨你出入，誰復懼也。』悟空道：『這等說也罷，我不進去了。』金星又扯住道：『你還同我進去，將近天門，金星高叫道：『那天門天將大小吏兵放開路者。』此乃下界仙人我奉玉帝聖旨宣他來也。』那增長天王與衆天丁俱纔斂兵退避，猴王始信其言，同金星緩步入裏觀，看真個是初登上界，乍入天堂，金光萬道，滾紅霓，瑞氣千條，噴紫霧，只見那南天門碧沉沉，琉璃造就，明幌幌，寶玉粧成，兩邊擺數十員鎮天元帥，一員員頂梁，靠柱，持銳，擁旄，四下列十數個金甲神，一個個執戟懸鞭，持刀仗劍，外廂猶可入內，驚入裏壁，廂有幾根大柱，柱上纏繞着金鱗耀日赤鬚龍，又有幾座長橋，橋上盤旋着綠羽，凌空丹頂鳳，明霞幌幌映天光，碧霧濛濛遮洞口，這天上有三十三座天宮，乃遣雲宮，毗沙宮，五明宮，太陽宮，花樂宮，一宮宮脊吞金鸞，獸又有七十二重寶殿，乃朝會殿，凌虛殿，寶光殿，天王殿，靈官殿，一殿殿柱列玉麒麟，壽星臺上有千千年不卸的名花，煉藥爐邊有萬萬載常青的繡草，又至那朝聖樓前，絳紗衣，星辰燦爛，芙蓉冠，金壁輝煌，玉簪珠履，紫綬金章，金鐘撞動，三曹神表進丹墀，天鼓鳴時，萬聖朝王，參玉帝，又至那靈霄寶殿，金釘攢玉戶，彩鳳舞朱門，複道迴廊，處處玲瓏剔透，三簷四簇，層層龍鳳，翱翔，上有個紫巍巍，明幌幌，圓丟丟，亮灼灼，大金葫蘆頂下，面有天妃懸掌扇，玉女捧仙巾，惡狠狠，掌朝的天將，氣昂昂，護駕的仙卿，正中間，琉璃盤內，放許多重重疊疊，太乙丹，瑤瑤瓶中，插幾枝鸞鸞曲曲珊瑚樹，正是天宮異物般般有，世上如他件件無，金闕銀鑾並紫府，琪花瑤草暨瓊葩，朝王玉兔壇邊過，參聖金烏着底飛，猴王有分來天境，不墮人間點污泥。太白金星領着美猴王，到於靈霄殿外，不等宣詔，直至御前，朝上禮拜，悟空挺身在旁，且不朝禮，但側耳以聽，金星啟奏，金星奏道：『臣領聖旨，已宣妖仙到了。』玉帝垂簾問曰：『那個是妖仙？』悟空道：『纔躬身啟應道：『老孫便是。』仙卿們都大驚失色道：『這個野猴，怎麼不拜伏參見，輒敢這等答應道：『老孫便是。』却該死了。』該死了。』玉帝傳旨道：『那孫悟空，乃下界妖仙，初得人身，不知朝禮，且姑恕罪，衆仙卿叫聲謝恩。』猴王却纔朝上唱個大喏，玉帝宣文選武選仙卿，看那處少甚官職，着孫悟空去除授，旁邊轉過武曲星君，啓奏道：『天宮裏各宮各殿，都不少官，只是御馬監缺個正堂管事。』玉帝傳旨道：『就除他做個弼馬溫罷。』衆臣叫謝恩，他也只朝上唱個大喏，玉帝又差木德星官送他去御馬監到任。當時美猴王歡歡喜喜，與木德星官徑去到任，事畢，木德

久所授何職。猴王道：玉帝輕賢，封我做個甚麼。馮馬溫、鬼王聽言，又奏道：大王有此神通，如何與他養馬，就做個齊天大聖，有何不可？猴王聞說，歡喜不勝，連道：「幾個好好，教四健將，就替我快置個旌旗，旗上寫齊天大聖四大字，立竿張掛。」自此以後，只稱我為齊天大聖，不許再稱大王，亦可傳與各洞妖王一體，知悉。此不在話下，却說那玉帝次日設朝，只見張天師引御馬監、丞監副，在丹墀下拜奏道：「萬歲！新任弼馬溫悟空，因嫌官小，昨日反下天宮去了。正說間，又見南天門外增長天王領衆天丁，亦奏道：「弼馬溫不知何故，走出天門去了。」玉帝聞言，即傳旨着兩路神元各歸本職，朕遣天兵擒拿此怪。班部中閃上托塔李天王與哪吒三太子，越班奏上道：「萬歲！微臣不才，請旨降此妖怪。」玉帝大喜，即封托塔天王李靖為降魔大元帥，哪吒三太子為二壇海會大神，即刻與師下界。李天王與哪吒叩頭謝辭，徑至本宮，點起二軍帥衆，頭目着巨靈神為先鋒，魚肚將掠後，藥叉將催兵，一霎時出南天門外，徑來到花果山，選平陽處安了營寨，傳令教巨靈神挑戰。巨靈神得令，結束整齊，輪着宣花斧，到了水簾洞外，只見小洞門外許多妖魔，都是些狼蟲虎豹之類，丫丫叉叉，輪鎗舞劍，在那裏跳鬧咆哮。這巨靈神喝道：「那業畜，快早去報與弼馬溫知道，吾乃上天大將，奉玉帝旨意，到此收伏。」教他早出來受降，免致汝等皆傷殘也。那些怪奔奔波波，傳報洞中道：「禍事了，禍事了。」猴王問有甚禍事，衆妖道：「門外有一員天將，口稱大聖官銜，道奉玉帝聖旨，來此收伏。」教他早出去受降，免傷我等性命。猴王聽說，教取披掛來，就戴上紫金冠，貫上黃金甲，登上步雲鞋，手執如意金箍棒，領衆出門，擺開陣勢。這巨靈神睜睛觀看，真好猴王，身穿金甲，亮堂堂頭戴金冠，光映映手舉金箍棒，一根足踏雲鞋，皆相稱，一雙怪眼似明星，兩耳過肩，眉又硬，挺挺身才變化多聲，音響曉如鐘聲，尖嘴咨牙，弼馬溫心高要做齊天聖，巨靈神厲聲高叫道：「那潑猴，你認得我麼？」大猴聽言，急問道：「你是那路毛神老孫不會會你，你快報名來。」巨靈神道：「我把你那欺心的糊猴，你是認不得我，我乃高上神霄托塔李天王部下先鋒巨靈天將。今奉玉帝聖旨，到此收降你，你快卸下裝束，歸順天恩，免得這滿山諸畜遭誅。」若道半個不字，教你頃刻化為齏粉。」猴王聽說，心中大怒道：「潑毛神，你跨大口，少弄長舌，我本待一棒打死你，恐無人去報信，且留你性命，快早回天。」對玉皇說，他甚不用賢。老孫有無窮的本事，為何教我替他養馬？你看我這旌旗上字號，若依此字號，陞官，我就不動刀兵，自然的天地清泰，如若不依時間，就打上靈霄寶殿，教他龍牀定坐，不成這巨靈霄聞此言，急睜睛迎風觀看，果見門外豎一高竿，竿上有旌旗一面，上寫着齊天大聖四大字。巨靈神冷笑三聲道：「這潑猴，這等不知人事，敢無狀，你就要做齊天大聖，好好的吃我一斧劈頭，就砍將去。」那猴王

正是會家不忙，將金箍棒應手相迎。這一場好殺。棒名如意，斧號宣花。他兩個乍相逢，不知深淺。斧和棒，左右交加。一個暗藏神妙，一個大口稱誇。使動法噴雲噴霧，展開手播土揚沙。天將神通，就有道猴王變化。實無涯，棒舉却如龍戲水。斧來猶似鳳穿花。巨靈名望傳天下，原來本事不如他。大聖輕輕輪鐵棒，着頭一下滿身麻。巨靈神抵敵他不住，被猴王劈頭一棒慌忙將斧架隔。挖救的一聲，把個斧柄打做兩截。急撤身敗陣逃生。猴王笑道：「膿包膿包，我已饒了你。你快去報信，快去報信。」巨靈神回至營門，徑見托塔天王忙哈哈跪下道：「弼馬溫果是神通廣大，不將戰他不過。敗陣回來，請罪李天王發怒道：『這廝對我銳氣，推出斬之。』」旁邊閃出哪吒太子拜告父王息怒，且恕巨靈之罪。待孩兒出師一遭，便知深淺。天王聽諫，且教回營待罪管事。這哪吒太子甲冑齊整，跳出營盤，撞至水簾洞外。那悟空正來收兵，見哪吒來的勇猛，好太子。總角纒遮，顰披毛未盡肩。神奇多敏悟，骨秀更清妍。誠為天上麒麟子，果是煙雲彩鳳仙。龍種自然非俗相，妙齡端不類塵凡。身帶六般神器，械飛騰變化廣無邊。今受玉皇金口詔，勅封海會號三壇。悟空迎近前來，問曰：「你是誰家小哥哥，闖進吾門，有何事幹？」哪吒喝道：「潑妖猴，豈不認得我？我乃托塔天王三太子，哪吒是也。今奉玉帝欽差，至此捉你。悟空笑道：『小太子，你的嬭牙尚未退胎，毛尚未乾，怎敢說這般大話？我且留你的性命，不打你。你只看我旌旗上，是甚麼字號？』拜上玉帝，是這般官銜，再也不須動衆。我自皈依，若是不遂我心，定要打上靈霄寶殿。哪吒抬頭看處，乃齊天大聖四字。哪吒道：『這妖猴能有多大神通，就敢稱此名號？不要怕吃吾一劍。』悟空道：『我只站下不動，任你砍幾劍罷。』那哪吒奮怒，大喝一聲，叫變。即變做三頭六臂，惡得很。手持六般兵器，乃是斬妖劍、砍妖刀、縛妖索、降妖杵、縛魂兒、火輪兒。了了又撲面來打。悟空見了，心驚道：『這小哥哥，也會弄些手段，真無禮。看我神通，好大聖喝聲變也。變做三頭六臂，把金箍棒幌一幌，也變作二條。六隻手拿着三條棒，架住這場鬪。真個是地動山搖，好殺也。』六臂哪吒太子天生美石猴王相逢，真對手。正遇本源源，那一個蒙差來下界。這一個欺心鬧斗牛，斬妖寶劍鋒芒快。砍妖刀很鬼神愁，縛妖索子如飛蟒。除妖六杵似狼頭，火輪掣電烘烘豔。往往來來滾綉毬，大聖三條如意棒。前遮後擋，運機謀苦爭敵。合無高下，太子心中不肯休。把那六件兵器多教變，百千萬億照頭去。猴王不懼哈哈笑，鐵棒翻騰自運籌。以一化千千化萬，滿空亂舞賽飛虬。說得各洞妖王都閉戶，遍山鬼怪盡藏頭。神兵怒氣雲慘慘，金箍鐵棒響颼颼。那壁廂，天丁吶喊，人人怕。這壁廂，猴怪搖旗，個個憂。發很兩家齊鬪勇，不知那個剛強那個柔。三太子與悟空各請神威，鬪了個三十回合。那太子六般兵，變做千千萬萬。孫悟空金箍棒變作萬萬千千，半空中似雨點流。

星不分勝負，原來悟空手疾眼快，正在那混亂之時，他拔下一根毫毛，叫聲變，就變做他的本相，手挺着棒，演着哪吒的眞身，却一縱趕至，哪吒腦後，着左膊上一棒打來，哪吒正使法間，聽得棒頭風響，急驟閃時，不能措手，被他着了一下，負痛逃走，收了法，把六件兵器，依舊歸身，敗陣而回。那陣上李天王早已看見，急欲提兵助戰，不覺太子條至面前，戰兢兢報道：「父王，弼馬溫眞個有本事，孩兒這般法力也戰他不過，已被他打傷腰也。」天王大驚失色道：「這廝恁的神通，如何取勝？」太子道：「他洞門外豎一竿旗，上寫齊天大聖四字，親口誇稱，教玉帝就封他做齊天大聖，萬事俱休。若還不是此號，定要打上靈霄寶殿。」天王道：「既然如此，且不要與他相持，且去上界，將此言回奏，再多遣天兵圍捉這廝，未爲遲也。」太子負痛，不能復戰，故同天王回天啓奏，不題。你看那猴王得勝歸山，那七十二洞妖王與那六弟兄俱來賀喜，在洞天福地，飲樂無比。他却對六弟兄說：「小弟既稱齊天大聖，你們亦可以大聖稱之，內有牛魔王忽然高叫道：『賢弟言之有理，我即稱做個平天大聖，蛟魔王道：『我稱做覆海大聖，鵬魔王道：『我稱混天大聖，獅狔王道：『我稱移山大聖，獼猴王道：『我稱通風大聖，獨蕪王道：『我稱驅神大聖。此時七大聖自作自爲，自稱自號，要樂一日，各散訖，却說那李天王與二太子領着衆將，直至靈霄寶殿，啓奏道：「臣等奉聖旨出師下界，收伏妖仙孫悟空，不期他神通廣大，不能取勝，仍若萬歲添兵剿除。」玉帝道：「諒一妖怪有多少本事，還要添兵？」太子又近前奏道：「望萬歲赦臣死罪，那妖怪使一條鐵棒，先敗了巨靈神，又打傷巨臂膊，洞門外立一竿旗，上書齊天大聖四字，道是封他這官職，即便收兵來授，若不如此，官還要打上靈霄寶殿也。」玉帝聞言驚訝道：「這妖怪何敢這般狂妄，着衆將即刻誅之。」正說間，班部中又閃出太白金星，奏道：「那妖怪只知出言，不知大小，欲加兵與他爭鬪，想一時不能收伏，反又勞師，不若萬歲大捨息慈，還降招安旨意，就教他做個齊天大聖，只是加他個空銜，有官無祿便了。」玉帝道：「怎麼喚做有官無祿？」金星道：「名是齊天大聖，只不與他事管，不與他俸祿，且養在天壤之間，收他的邪心，使不生狂妄，庶乾坤安靖，海宇得清寧也。」玉帝聞言，道依卿所奏，即命降了詔書，仍着金星領去。金星復出南天門，直至花果山水簾洞外觀看。這番比前不同，威風凜凜，殺氣森森，各樣妖怪無般不有一個個都執劍拈鎗，拿刀弄杖的，在那裏咆哮跳躍。一見金星，皆上前動手。金星道：「那衆頭目來，裏你去報你大聖知之。」吾乃上帝遺來天使，有聖旨在此，請他衆妖即跑入報道。外面有一老者，他說是上界天使，有旨，想請你悟空道來得好，想得前番來的那太白金星，那次請我上界，雖是官爵不堪，却也天上走了一次，認得那天門內外之路。今番又來定有好意，教衆頭目大開旗鼓，擺隊迎接。大聖即帶引羣猴，頂冠貫甲，甲上單了

緒黃袍。足踏雲履。急出洞門。躬身施禮。高叫道。老星請進。恕我失迎之罪。金星趨步向前。徑入洞內。面南立着道。今告大聖前者。因大聖嫌惡官小。驟離御馬監。當有本監中大小官員。奏了玉帝。玉帝傳旨道。凡授官職。皆由卑而尊。為何嫌小。即有李天王領哪吒下界取戰。不知大聖神通。故遭敗北。回天奏道。大聖立一竿旗。要做齊天大聖。衆武將還要支吾。是老漢力爲大聖。冒罪奏聞。免與師旅。請大聖授簿。玉帝准奏。因此來請。悟空笑道。前番動勞。今又蒙愛。多謝。但不知上天可有此齊天大聖之官銜也。金星道。老漢以此銜奏准。方敢領旨而來。如有不遂。只坐罪老漢便是。悟空大喜。懇留飲宴。不肯遂與金星。縱着祥雲到南天門外。那些天丁天將。都拱手相迎。徑入靈霄殿下。金星拜奏道。臣奉詔宣弼馬溫孫悟空已到。玉帝道。那孫悟空過來。今宣你做個齊天大聖。官品極矣。但切不可胡爲。這猴亦止朝上。唱個喏。道聲謝恩。玉帝命工幹官張魯二班。在蟠桃園右首起一座齊天大聖府。府內設個二司。一名安靜司。一名甯神司。司俱有仙吏。左右扶持。又差五斗星君。送悟空去到任。外賜御酒二瓶。金花十朵。着他安心定志。再勿胡爲。那猴王信受。奉行。即日與瓊斗星君到府。打開酒瓶。同衆盡飲。送星官回轉本宮。他纔遂心滿意。喜地歡天。在於天宮快樂。無掛無礙。正是。仙名永注長生籙。不墮輪迴萬古傳。畢竟不知向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回 亂蟠桃大聖偷丹 反天宮諸神捉怪

話表齊天大聖到底是個妖猴。更不知官銜品從。也不較俸祿高低。但只註名便了。那齊天府下二司仙吏。早晚伏侍。只知日食三餐。夜眠一榻。無事牽縈。自由自在。閑時節會友遊宮。交朋結義。見三清稱個老字。逢四帝道個陛下。與那九曜星。五方將。二十八宿。四大天王。十二元辰。五方五老。普天星相。河漢羣神。俱只以弟兄相待。彼此稱呼。今日東遊。明日西蕩。雲去雲來。行蹤不定。一日玉帝早朝。班部中閃出許旌陽真人。頰啓奏道。今有齊天大聖。日日無事。閑遊結交。天上衆星宿。不論高低。俱稱朋友。恐後來閑中生事。不若與他一件事。管了。庶免別生事端。玉帝聞言。即時宣詔。那猴王欣欣然而至。道陛下詔老孫有何陞賞。玉帝道。朕見你身閑無事。與你一件事。執事。你且權管那蟠桃園。早晚好生在意。大聖歡喜。謝恩。朝上唱喏而退。他等不得窮忙。即入蟠桃園內。查勘本園中有個土地。攔住問道。大聖何往。大聖道。吾奉玉帝點差。代管蟠桃園。今來查勘也。那土地連忙施禮。即呼那一班鋤樹力士。運水力土。修桃力士。打掃力士。都來見大聖。磕頭引他進去。但見那。天天灼灼。顆顆株株。天天灼灼。花盈樹。顆顆株株。果壓枝。果壓枝。頭垂錦。彈。

花盈樹上簇胭脂。時開時結千年熟。無夏無冬萬歲遲。先熟的。醜顏醉臉。還生的。帶蒂青皮。凝烟肥帶綠。映日顯丹姿。樹下奇葩并異卉。四時不謝色齊齊。左右樓臺并館舍。盈空常見單雲霓。不是佞都凡俗種。瑤池王母自栽培。大聖看觀多時。問土地道。此樹有多少株。數土地道。有二千六百株。前面一千二百株。花微果小。三千年一熟。人吃了成仙了道。體健身輕。中間一千二百株。層花甘實。六千年一熟。人吃了霞舉飛昇。長生不老。後面一千二百株。紫紋細核。九千年一熟。人吃了與天地齊壽。日月同庚。大聖聞言歡喜無限。當日查明了株樹。點看了亭閣。回府自此後三五日一次讀詠。也不交友。也不他遊。一日見那老樹枝頭桃熟大半。他心裏要吃個嘗新。奈何本園土地力士並齊天府仙吏緊隨不便。忽設一計道。汝等且出門外伺候。讓我在這亭上少憩片時。那眾仙果退。只見那猴王脫了冠服。爬上大樹。揀那熟透的大桃。摘了許多。就在樹枝上自在受用。吃了一飽。却纔跳下樹來。簪冠着服。喚眾等儀從。回府遲三二日。又去設法偷桃。儘他享用。一朝王母娘娘設宴。大開寶閣瑤池中。做蟠桃勝會。即着那紅衣仙女。青衣仙女。素衣仙女。皁衣仙女。紫衣仙女。黃衣仙女。綠衣仙女。各頂花籃。去蟠桃園摘桃。建會七衣仙女。直至園門首。只見蟠桃園土地力士同齊天府二司仙吏。都在那裏把門。仙女近前道。我等奉王母懿旨。到此摘桃設宴。土地道。仙娥且住。今歲不比往年。玉帝點差齊天大聖在此督理。須是報大聖得知。方敢開園。仙女道。大聖何在。土地道。大聖在園內。因困倦。自家在亭子上睡哩。仙女道。既如此。尋他去來。不可遲誤。土地道。即與同進。尋至花亭不見。只有衣冠在亭。不知何往。四下裏都沒尋處。原來大聖耍了一會。吃了幾個桃子。變做二寸長的個人。兒在那樹梢頭濃蔭之下。睡着了。七衣仙女道。我等奉旨前來。尋不見大聖。怎敢空回。旁有仙吏道。仙娥既奉旨來。不必遲疑。我大聖閑遊慣了。想是出國會友去了。汝等且去摘桃。我們替你回話。便是。那仙女依言入樹林之下。摘桃先在前樹摘了二籃。又在中樹摘了二籃。到後樹上摘取。只見那樹上花果稀疏。止有幾個毛蒂青皮的。原來熟的都是猴王吃了。七仙女張望東西。只見向南枝上止有一個半紅半白的桃子。青衣女用手扯下枝來。紅衣女摘了。却將枝子望上一放。原來那大聖變化了。正睡在此枝。被他驚醒。大聖即現本相。耳簾內掣出金箍棒。幌一幌。碗來粗細。咄的一聲道。你是何方怪物。敢大膽偷摘我桃。慌得那七仙女一齊跪下道。大聖息怒。我等不是妖怪。乃王母娘娘差的來。七衣仙女摘取仙桃。大開寶閣。做蟠桃勝會。適至此間。先見了本園土地等神。尋大聖不見。我等恐遲了。王母懿旨。是以等不得。大聖故先在此摘桃。萬望恕罪。大聖聞言。洞噴作喜道。仙娥請起。王母開閣設宴。請的是誰。仙女道。上會自有舊規。請的西天佛老。菩薩聖僧。羅漢南方南極觀。

音。東方崇恩聖帝十洲三島仙翁北方北極依靈中央黃極黃角大仙。這個是五方五老。還有五斗星君。上八洞三清。四帝太乙天仙等衆。中八洞玉皇九壘海嶽神仙。下八洞幽冥教主。注世地仙。各宮各殿大小尊神。俱一齊赴蟠桃嘉會。大聖笑道。可請我麼。仙女道。不會聽得說。大聖道。我乃齊天大聖。就請我老孫做個席尊。有何不可。仙女道。此是上會舊規。今會不知如何。大聖道。此言也是。難怪汝等。你且立下。待老孫先去打聽消息。可請老孫。可不請好。大聖。捨着訣念聲。呪語。對衆仙女道。住住住。這原來是個定身法。把那七衣仙女。一個個駭駭睜睜。白着眼。都站在桃樹之下。大聖縱采祥雲。跳出園內。竟奔瑤池路上而去。正行時。只見那壁廂。一天瑞靄光搖曳。五色祥雲飛不絕。白鶴聲鳴。振九皋。紫芝色秀。分千葉。中間現出一尊仙。相貌天然。丰采別神。舞虹霓。幌漢霄。腰懸寶籙。無生滅。名稱赤脚大羅仙。特赴蟠桃添壽節。那赤脚大仙。覷面撞見大聖。大聖低頭定計。賺哄真仙。他要暗去赴會。却問老道。何往。大仙道。蒙王母見招。去赴蟠桃嘉會。大聖道。老道不知。玉帝因老孫勦斗雲疾。着老孫五路邀請列位。先至通明殿下演禮。後方去赴宴。大仙是個光明正大之人。就以他的證語作真。道常年在瑤池演禮謝恩。如何先去通明殿演禮。方去瑤池。赴會無奈。只得撥轉祥雲。徑往通明殿去了。大聖駕着雲。念聲呪語。搖身一變。就變做個赤脚大仙模樣。前奔瑤池。不多時。直至寶閣。按住雲頭。輕輕移步。走入裏面。只見那裏。瓊香繚繞。瑞靄繽紛。瑤臺鋪彩。寶閣散氤氳。鳳翥鸞騰。形縹緲。金花玉萼影浮沉。上排着九鳳丹霞。辰八寶紫霓。墩粧綵描金桌。千物碧玉盆。桌上有龍肝和鳳髓。熊掌與腥脣。珍饈百味般般美。異果嘉穀色色新。那裏鋪設得齊齊整整。却還未有仙來。這大聖點看。不盡。忽聞得一陣酒香。撲鼻及轉頭。見右壁廂長廊之下。有幾個造酒的仙官。搬糟的力士。領幾個運水的道人。燒火的童子。在那裏洗缸刷甕。已造成了玉液瓊漿。香醪佳釀。大聖止不住口角流涎。就要去吃。奈何那些人。都在那裏。他就弄個神通。把毫毛拔下幾根。丢入口中。嚼碎噴將出去。念聲呪語。叫變。即變做幾個。瞌睡蟲。奔在衆人臉上。你看那夥人。手軟頭低。閉眉合眼。丢了執事。都去盹睡。大聖却拿了些百味珍饈。佳設異品。走入長廊裏面。就着缸挨着甕。放開量。痛飲一番。吃夠了多時。醅醕醉了。自揣自摸。着不好。再過一會。請的客來。却不怪我。一時拿住。怎生是好。不如早回府中睡去也好。大聖搖搖擺擺。仗着酒。任情亂撞。一會把路差了。不是齊天府。却是兜率天宮。一見了。頓然醒悟道。兜率宮是三十三天之上。乃離恨天太上老君之處。如何錯到此間。也罷。也罷。一向要來望此老。不會得來。今趁此殘步。就望他一望。也好。即整衣撞進去。那裏不見老君。四無人跡。原來那老君與燃燈古佛。在三層高閣。朱丹陵臺上。講道。衆仙童仙將仙

官仙吏都侍立左右聽講。這大聖直至丹房裏面尋訪不遇，但見丹竈之旁，爐中有火，爐左右安放著五個葫蘆，葫蘆裏都是煉就的金丹。大聖喜道：「此物乃仙家之至寶，老孫自了道以來，識破了內外相同之理，也要煉些金丹濟人，不期到家無暇，今日有緣，却又撞著此物，趁老子不在，等我吃他幾丸膏新，他就把那葫蘆都傾出來，就都吃了。如吃炒豆相似，一時間，丹滿酒醒，又自己揣度道：「不好，不好，這場禍，比天還大。若驚動玉帝性命，難存走走，不如下界爲王去也。」他就跑出院，率宮不行，警路從西天門，使個隱身法逃去，即按雲頭，回至花果山界，但見那旌旗閃灼，戈戟光輝，原來是四健將與七十二洞妖王在那裏演習武藝。大聖高叫道：「小的們，我來也。」衆怪丟了器械，跪倒道：「大聖好寬心，丟下我等許久，不來相顧。」大聖道：「沒多時，沒多時，且說且行，竟入洞天深處，四健將打掃安歇，叩頭禮拜，畢俱道：「大聖在天這百十年，實受何職？」大聖笑道：「我記得，謫半年光景，怎麼就說百十年話？」健將道：「在天一日，即在下方一年也。」大聖道：「且喜這番玉皇相愛，果封做齊天大聖，起一座齊天府，又設安靜甯神二司，司設仙吏侍衛，向後見我無辜，着我看管蟠桃園。近因王母娘娘設蟠桃大會，未曾請我，是我不得，他請先赴瑤池，把他那仙品仙酒都是我偷吃了。走出瑤池，踉踉蹌蹌，誤入老君宮闕，又把他五個葫蘆金丹也偷吃了。但恐玉帝見罪，方纔走出天門來也。」衆怪聞言大喜，即安排酒果接風，將柳酒滿斟一石碗奉上。大聖喝了一口，即咨牙俸嘴道：「不好吃，不好吃，崩芭二將道：「大聖在天宮吃了仙酒，仙殺是以柳酒不甚美，口常言道：美不美，鄉中水。大聖道：「你們就是親不親，故鄉人。我今早在瑤池中受用時，見那長廊之下，有許多瓶罐，都是那玉液瓊漿，你們都不會嘗着，待我再去偷他幾瓶回來，你們各飲半杯，一個個也長生不老，衆猴歡喜不勝。大聖即出洞門，又翻一筋斗，使個隱身法，竟至蟠桃會上，進瑤池宮闕，只見那幾個造酒，撇糟運水燒火的，還鼾睡未醒，他將大的從左右脅下，拔了兩個，兩手提了兩個，即撥轉雲頭回來，會衆猴在於洞中，就做個仙酒會，各飲了幾杯，快樂不題。却說那七衣仙女，自受了大聖的定身法術，一周天方能解脫，各提花籃回奏王母。道：「齊天大聖使法術困住我等，故此來遲。」王母問道：「汝等摘了多少蟠桃？」仙女道：「只有兩籃小桃，三籃中桃，至後面大桃半個也無，想都是大聖偷吃了。」及正尋問，不期大聖走出來，行兇拷打，又問設宴請誰？我等把上會事說了一遍，他就定住我等，不知去向。只到如今，纔得醒解回來。」王母聞言，即去見玉帝，備陳前事，說不了，又見那造酒的一班人，同仙官等來奏，不知甚麼人攪亂了蟠桃大會，偷吃了玉液瓊漿，共八珍百味，亦俱偷吃了。又有四大天師，奏上太上道祖來了，玉帝即同王母出迎，老君朝禮畢，道：「老道宮中煉了些九轉金丹，伺候陛下做丹元大會，不期被賊

偷去特啓陛下知之。玉帝見奏，悚懼少時，又有齊天府仙吏叩頭道：「孫大聖不守執事，自昨日出遊，至今未轉，更不知去向。玉帝又添疑思，只見那赤脚大仙又頻頻上奏，道：「臣蒙王母詔，昨日赴會，偶遇齊天大聖，對臣言萬歲有旨，着他邀臣等先赴通明殿演禮，方去赴會。臣伏他言語，即返至通明殿外，不見萬歲龍車鳳蓋，又急來此候候。玉帝越發大驚，道：「這廝假傳旨意，賺哄賢卿，快着糾察靈官緝訪。這廝縱跡，靈官領旨，即出徧訪，盡得其詳。回奏道：「攪亂天宮者，乃齊天大聖也。又將前事盡訴一番。玉帝大惱，即差四大天王協同李天王並哪吒太子，點二十八宿九曜星官，十二元辰，五方揭諦，四值功曹，東西星斗，南北二神，五岳四瀆，普天星相，共十萬天兵，佈一十八架天羅地網，下界去花果山圍困，定捉獲那廝處治。衆神即時興師，離了天宮，這一去，但見那黃風滾滾，遮遮天暗，紫霧騰騰，騰地昏昏，只爲妖王欺上帝，致令衆聖降凡，塵四大天王，五方揭諦，四大天王，權總制五方揭諦，調多兵，李托塔中軍掌號，惡哪吒前部先鋒，羅猴星爲頭檢點，計都星隨後，蟬蟻太陰星精神抖擻，太陽星照耀分明，五行星偏能豪傑，九曜星最喜相爭，元辰星子午卯酉，一個個都是大力天丁，五瘟五岳，東西擺六丁六甲，左右行，四瀆龍神，分上下二十八宿，密層層，角亢氐房爲總領，奎婁胃昂，慣翻騰，斗牛女虛危室壁，心尾箕星，個個能弄鬼，柳星張翼軫，輪鎗舞劍，顯威靈，停雲降霧，臨凡世，花果山前扎下營。詩曰：天產猴王變化多，偷丹偷酒樂山窩。只因攪亂蟠桃會，十萬天兵佈網羅。當時李天王傳了令，着衆天兵扎了營，把那花果山圍得水泄不通。上下佈了十八架天羅地網，先差九曜惡星出戰，九曜即提兵竟至洞外，只見那洞外大小羣猴跳躍頑耍，星官厲聲高叫道：「那小妖，你那大聖在那裏？我等乃上界差調的天神，到此降你，這造反的大聖，教他快快來歸降。若道半個不字，教汝等一概遭誅。那小妖慌忙傳入道：「大聖，禍事了。禍事了。外面有九個兇神，口稱上界差來的天神，收降大聖。那大聖正與七十二洞妖王並四健將分飲仙酒，一聞此報，公然不理。道：「今朝有酒今朝醉，莫管門前是非說。不了一起小妖，又跳來道：「那九個兇神惡言潑語，在門前罵戰哩。大聖笑道：「莫緊他，詩酒且圖今日樂，功名休問幾時成。說猶未了，又一起小妖來報，爺爺那九個兇神已巴門打破殺進來了。大聖怒道：「這潑毛神老，大無禮。本待不與他計較，如何上門來欺我。即命獨角鬼王，帥領七十二洞妖王出陣。老孫領四健將隨後，那鬼王疾帥妖兵出陣迎敵，却被九曜惡星一齊掩殺，抵住在鐵板橋頭，莫能得出。正嚷鬧，大聖到了，叫一聲開路，掣開鐵棒，幌一幌，碗來粗細丈二長短，丟開架子，打將出來。九曜星那個敢抵，一時打退。那九曜星立住陣勢，道：「你這不知死活的弼馬溫，你犯了十惡之罪，先偷桃後偷酒，攪亂了蟠桃大會，又竊了老君仙丹，又將御酒偷來

此處享樂你罪上加罪。豈不知之大聖笑道：這幾樁事，實有，實有，但如今你怎麼？九曜星道：吾奉玉帝金旨，帥眾到此收降。你快早皈依，免教這些生靈納命。不然就躡平了此山，掀翻了此洞也。大聖大怒道：量你這些毛神，有何法力？敢出浪言，不要走，請吃老孫一棒。這九曜星一齊踢躡，那美猴王不懼分毫，輪起金箍棒，左遮右擋，把那九曜星戰得筋疲力軟。一個個倒拖器械，敗陣而走，急入中軍帳下，對托塔天王道：那猴王果十分驍勇，我等戰他不過，敗陣來了。李天王即調四大天王與二十八宿，一路出師來圍大聖也。公然不懼，調出獨角鬼王七十二洞妖王與四個健將，就於洞門外列成陣勢，你看這場混戰好驚人。寒風颯颯，怪霧陰陰，那壁廂旌旗飛彩，這壁廂戈戟生輝。滾滾盜明層層甲亮，滾滾盜明映太陽，如撞天的銀鬃，層層甲亮，砌岩崖似壓地的冰山。大揮刀飛雲掣電，楮鬼鎗度霧穿雲。方天戟，虎眼鞭，麻林擺列，青銅劍，四明鎗，密樹排陳，彎弓硬弩，鸚鵡翎箭，短棍蛇矛，披了魂。大聖一條如意棒，翻來覆去戰天神，殺得那空中無鳥，過山內虎狼奔揚。砂石走石，乾坤黑捲土飛塵。宇宙昏只聽兵兵扑扑驚天地，煞煞威威振鬼神。這一場自辰時佈陣，混殺到日落西山，那獨角鬼王與七十二洞妖王盡被衆天神捉拿去了，止走了四健將與那羣猴深藏在水簾洞底。這大聖一條棒抵住了四大天神與李托塔哪吒太子俱在半空中，殺夠多時，大聖見天色將晚，即拔毫毛一把，丟在口中嚼碎了，噴將出去，叫聲變就變了千百個大聖，都使的是金箍棒，打退了哪吒太子，戰敗了五個天王。大聖得勝，收了毫毛，急轉身回洞，早又見鐵板橋頭四個健將領眾叩迎。那大聖，哽哽咽咽大哭三聲，又啼啼哈哈大笑三聲。大聖道：汝等見了我，又哭又笑，何也？四健將道：今早帥眾將與天王交戰，把七十二洞妖王與獨角鬼王盡被衆神捉了我等逃生，故此該哭。這見大聖得勝回來，未曾傷損，故此該笑。大聖道：勝負乃兵家之常，古人云：殺人一萬，自損三千。況捉了去的頭目，乃是虎豹狼蟲，獾獐狐貉之類，我同類者未傷一個，何須煩惱？他雖被我使個分身法殺退，他還要安營在我山脚下。我等且緊緊防守，養養精神。天明看我使個大神，通拿這些天將與衆報仇。四將與衆猴將，椰酒吃了幾碗，安心睡覺不題。那四大天王收兵罷戰，衆各報功，有拿住虎豹的，有拿住獾獐的，有拿住狼蟲狐貉的，更不會捉着一個猴精。當時果又安轅營下大寨，賞犒了得功之將，吩咐了天羅地網之兵，各各提鈴喝號，圍困了花果山，專待明早大戰。此正是：妖猴作亂驚天地，佈網張羅晝夜看。畢竟天曉後如何處治，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回 觀音赴會問原因 小聖施威降大聖

且不言天神圍繞大聖安歇。話表南海普陀落伽山大慈大悲救苦救難靈感觀世音菩薩自王母娘娘請赴蟠桃大會與大徒弟惠岸行者同登寶閣瑤池見那裏荒荒涼涼席面殘亂雖有幾位天仙俱不就座都在那裏亂紛紛講論菩薩與衆仙相見畢衆仙備言前事菩薩道既無感會又不傳杯汝等可跟貧僧去見玉帝衆仙恰然隨行至通明殿前早有四大天師赤脚大仙等衆俱在此迎著菩薩即道玉帝煩惱調遣天兵擒怪未回等因菩薩道我要見玉帝煩爲轉奏天師邱弘濟卽入靈霄寶殿啓知宣入時有太上老君在上王母娘娘在後菩薩引衆同入裏面與玉帝禮畢又與老君王母相見各坐下便問蟠桃感會如何玉帝道每年請會喜喜歡歡今年被妖怪作亂甚得虛邀也菩薩道妖怪是何出處玉帝道妖怪乃東勝神州傲來國花果山石卵化生的當時生出卽目連金光射冲斗府始不介意繼而成精降龍伏虎自削死籍嘗有龍王閻王啓奏朕欲擒拿是長庚星啓奏道三界之間凡有九竅者可以成仙朕卽施教育寶宣他上界封爲御馬監弼馬溫官那廝嫌惡官小反了天宮卽差李天王與哪吒太子收降又降詔撫安宣至上界就封他做個齊天大聖只是有宮無祿他因沒事幹管理東遊西蕩朕又恐別生事端着他代管蟠桃園他又不得法將老樹大桃盡行偷吃及至設會他乃無祿人原不會請他就設計賺哄赤脚大仙却自變他相貌入會將仙殺仙酒盡偷吃了又偷老君仙丹又偷御酒若干去與本山衆猴享樂朕心爲此煩惱故調十萬天兵天羅地網收伏這一日不見回報不知勝負如何菩薩聞言卽命惠岸行者道你可快下天宮到花果山打探軍情如何如遇相敵可就相助一功務必的實回話惠岸行者整整衣裙執一條鐵棍駕雲離闕徑至山前見那天羅地網密密層層各營門提鈴喝號將那山圍繞的水泄不通惠岸立住叫把營門的早丁煩你傳報我乃李天王二太子木叉南海觀音大徒弟惠岸特來打探軍情那營裏五岳神兵卽傳入轅門之內早有虛日鼠昂日雞星日馬房日兔將言傳到中軍帳下李天王發下令旗教開天羅地網放他進來此時東方纔亮惠岸隨旗進入見四大天王與李天王下拜拜訖李天王道孩兒你自那廂來者惠岸道愚男隨菩薩赴蟠桃會菩薩見勝會荒涼瑤池寂寞引衆仙並愚男去見玉帝玉帝備言父王等下界收伏妖怪一日不見回報勝負未知菩薩因命愚男到此打聽虛實李天王道昨日到此安營下寨着九曜星挑戰被這廝大弄神通九曜星俱敗走而回後我等親自提兵那廝也排開陣勢我等十萬天兵與他

混戰至晚，他使個分身法戰退，及收兵查勘時，止捉得些狼蟲虎豹之類，不會捉得他半個妖怪。今日還未出戰，說不了，只見轅門外有人來報道：「那大聖引一羣猴精在外面叫戰，四大天王與李天王並太子正議出兵，木叉道：『父王，愚男蒙菩薩吩咐下來打探消息，就說若遇戰時，可助一功。』今不才願往，看他怎麼個大聖。天王道：『孩兒，你隨菩薩修行這幾年，想必也有些神通，切須在意。』好太子雙手輪着鐵棍，束一束繡衣，跳出轅門，高叫：『那個是齊天大聖？大聖，你如意棒應聲道：『老孫便是。』你是甚麼人，輒敢問我？』木叉道：『吾乃李天王第二太子，木叉。』今在觀音菩薩寶座前爲徒弟講教法名，惠岸是也。大聖道：『你不在南海修行，却來此見我做甚？』木叉道：『我蒙師父差來打探軍情，見你這般猖獗，特來擒你。』大聖道：『你敢說那等大話？且你走吃老孫這一棒。』木叉又全然不懼，使鐵棒劈手相迎。他兩個立那半山，中轅門外這場好鬪。棍雖對棍，鐵各異，兵縱交兵，人不同。一個是太乙散仙呼大聖，一個是觀音徒弟正元龍潭鐵棍，乃千鎚打六丁六甲運神功，如意棒是天河定鑪海神珍法力，兩個相逢，真對手往來解數，實無窮。這個的陰手棍萬千兇，邊腰貫索疾如風，那個的夾鎗棒不放，空左遮右擋，怎相容？那陣上旌旗閃閃，這陣上駝鼓鑿鑿，萬員天將團團繞，一洞妖猴簇簇叢，怪霧愁雲漫地，狼烟煞氣射天宮。昨朝混戰還猶可，今日爭持更兇兇。堪羨猴王真本事，木叉復敗又逃生。這大聖與惠岸戰五六十合，惠岸臂膊酸麻，不能迎敵，虛幌一幌，敗陣而走。大聖也收了猴兵，安扎在洞門之外，只見天王營門外，大小天兵接住了太子，讓開大路，徑入轅門，對四天王李托塔，哪吒氣哈哈的喘息，未定，好大聖好大聖，善寶神通廣大，孩兒戰不過，又敗陣而來也。李天王見了心驚，卽命寫表求助，便差大力鬼王與木叉太子上天啓奏。二人當時不敢停留，闖出天羅地網，駕起瑞霧祥雲，須臾徑至通明殿，見了四大天師，引至靈霄寶殿，呈上表章。惠岸又見菩薩施禮，菩薩道：『你下界的如何？惠岸道：』始領命到花果山，叫開天羅地網門，見了父親，道：『師父差命之意。』父王道：『昨日與那猴王戰了一場，止捉得他虎豹狼蟲之類，更未捉他一個猴精。』正講間，他又索戰，是弟子使鐵棍與他戰，徑五六十合，不能取勝，敗走回營。父親因此差大力鬼王同弟子上界求助，菩薩低頭思忖，却說玉帝拆開表章，見有求助之言，笑道：『耐這個猴精，能有多大手段，就敢敵過十萬天兵？李天王又來求助，却將那路神兵助之言未畢，觀音合掌啓奏，陛下寬心，貧僧舉一神，可擒這猴王。』帝道：『所舉者何神？菩薩道：』乃陛下令甥顯聖二郎真君，見居灌洲灌江口，享受不方香火，他昔日曾力誅六怪，又有梅山兄弟與帳前一千二百草頭神，神通廣大，奈他只是聽調不聽宣，陛下可降一道調兵旨意，着他助力，便可擒也。玉帝聞言，卽傳調兵的旨意，就差大力鬼王齋調那鬼王領

了旨，即駕起雲，徑至灌江口，不消半個時辰，直至真君之廟。早有把門的鬼判傳報至，裏道外有天使捧旨，而至二郎。即與衆弟兄出門迎接，旨意焚香闕讀，旨意上云：花果山妖猴齊天大聖作亂，因在宮偷桃，偷酒，偷丹，攪亂蟠桃大會，見着十萬天兵，一十八架天羅地網，圍山收伏，未曾得勝。今特調賢甥同義兄弟，即赴花果山，助力剿除。成功之後，高陞重賞。真君大書道：天使請回，吾當就去拔刀相助也。鬼王回奏不題。這真君即喚梅山六兄弟，乃康張姚李四太尉，郭申直健二將軍，聚集殿前道：適纔玉帝調遣我等往花果山收降妖猴，同去去來衆兄弟，俱忻然願往。即點本部神兵，駕鷹牽犬，搭弩張弓，縱狂風，霎時過了東洋大海，徑至花果山。見那天羅地網，密密層層，不能前進，因叫道：把天羅地網的將校聽着，吾乃二郎顯聖真君，蒙玉帝調來擒拿妖猴者，快開營門放行。一時各神一層層傳入，四大天王與李天王俱出轅門迎接，相見畢，問及勝敗之事。天王將上項事情，陳了一遍。真君笑道：小聖來此，必須與他鬪個變化，列公將天羅地網不要慢了頂上，只四圍緊密，讓我把他賭鬥。若我輸與他，不必列位相助。我自兄弟扶持，若贏了他，也不必列位綁縛。我自兄弟動手，只請托塔天王與我，使個照妖鏡，住立空中，恐他一時敗陣逃竄。他方切須與我照耀明白，勿走了仙。天王各居四維，衆天兵各挨排列陣去訖。這真君領着四太尉二將軍，連本身七兄弟，出營挑戰。分付衆將，緊守營盤，收拴了鷹犬，衆草頭神，得令真君，只到那水簾洞外，見那一羣猴，齊齊整整，排作個蟠龍陣勢。中軍裏立一竿旗，上書齊天大聖四字。真君道：那潑妖，怎麼稱得起齊天之職。梅山大弟道：且休讚嘆，叫戰去來。那營口小猴見了真君，急走去報知。那猴王即掣金箍棒，整黃金甲，登步雲履，按一按紫金冠，騰出營門，急睜睛觀看。那真君的相貌，果是清奇，打扮得又秀氣，真個是儀容清俊，俊貌堂堂，兩耳垂肩，目有光，頭戴三山飛鳳帽，身穿一領淡鵝黃縷金靴，襯盤龍襪，玉帶圍花，八寶粧，腰揜日，新月，樣手執三尖兩刃鎗，斧勢桃山，曾救母，彈打攪羅雙鳳，風力誅八怪，聲名遠義，結梅山七聖，行心高不認天家眷，性傲歸神，住灌江，赤城，昭惠英靈聖顯化，無邊號二郎。大聖見了笑嘻嘻的，將金箍棒製起高叫道：你是何方小將，乃敢大胆到此挑戰。真君喝道：你這廝，有眼無珠，認不得我也。我乃玉帝外甥，勅封昭惠靈顯王二郎是也。今蒙上命到此擒你，這造反天宮的弼馬猴，你還不知死活。大聖道：我記得當年玉帝妹子，思凡下界，配合楊君，生一男子，會使斧劈桃山的，是你麼。我心要罵你幾聲，怎奈無甚冤仇，待要打你一棒，可惜了你的性命。你這郎君小輩，可急急回去，喚你四大天王出來，真君聞言，心中大怒道：潑猴，你得無禮。吃我一刀。大聖側身躲過，疾舉金箍棒，劈手相還。他兩個這場好殺。昭惠二郎神齊天孫大聖，這個心高，欺敵美猴王，那個面生。

壓伏眞梁棟，兩個乍相逢，各人皆賭興，從來未識淺和深。今日方知輕與重，鉄棒賽飛龍，神鋒如舞鳳，左擁右攻，前迎後映，這陣上梅山六弟助威風，那陣上馬流四將傳軍令，搖旗擂鼓各齊心，吶喊篩鏹都助興，兩個鋼刀有見機，一來一往無絲縫，金箍棒是海中珍，變化飛騰能取勝，若還身慢命該休，但要差池爲蹭蹬，眞君與大聖鬪經三百餘合，不知勝負，那眞君抖搜神威，搖身一變，變得身高萬丈，兩隻手舉着二尖兩刃神鋒，便好似華山頂上之峯，青臉獠牙，朱紅頭髮，惡狠狠，望着大聖頭就砍，這大聖也使神通，變得與二郎身軀一樣嘴臉，一般舉一條如意金箍棒，却就是崑崙頂上擎天之柱，抵住二郎神，說得那馬流元帥戰兢兢，搖不得旌旗，崩芭二將虛怯，使不得刀劍，道陣上康張姚李郭申直健，傳號令，撒放草頭神，向他那水簾洞外，縱着鷹犬，搭弩張弓，一齊掩殺，可憐冲散妖猴，四健將挺拿靈怪，一三千那些猴，拋戈棄甲，撒劍丟鎗，跑的跑，喊的喊，上山的上，山歸洞的歸洞，好似夜貓驚宿鳥，飛洒滿天星，衆兄弟得勝不題，却說眞君與大聖變做法天象地的規模，正鬥時，大聖忽見本營中妖猴驚散，自覺心慌，收了法象，掣棒抽身就走，眞君見他敗走，大步趕上，道那裏走，趁早歸降，饒你性命，大聖不戀戰，只情跑起，將近洞口，正撞着康張姚李四大尉，郭申直健二將軍，一齊帥衆攔住，道潑猴那裏走，大聖慌了手脚，就把金箍棒捏做綉花針，藏在耳內，搖身一變，變作個麻雀兒，飛在樹梢頭，釘住那六兄弟，慌慌張張，前後尋覓不見，一齊吶喊道：走了這猴精也，走了這猴精也，正驢處，眞君到了，問兄弟們，趕到那廂不見了衆神道，纔在這裏圍住，就不見了二郎圓睜鳳目，觀看見大聖變了麻雀兒，釘在樹上，就收了法象，撒了神鋒，卸下驪弓，搖身一變，變作個雀鷹兒，抖開翅，飛將去撲打，大聖見了，抖的一翅飛起去，變作一隻大鷲，老冲天而去，二郎見了，急抖翎毛，搖身一變，變作一隻大海鶴，鑽上雲霄，來嚇大聖，又將身按下入澗中，變作一個魚兒，淬入水內，二郎趕至澗邊，不見蹤跡，心中暗想道：這猢猻必然下水去也，定變作魚蝦之類，等我再變變拿他，果一變，變作個魚鷹兒，飄蕩在下溜頭波面上，等待片時，那大聖變魚兒，順水正遊，忽見一隻飛禽，似青鷁，毛片不青，似鷺鷥，頂上無纓，似老鸛，腿又不紅，想是一郎變化了，等我哩，急轉頭，打個花就走，二郎看見，道打花的魚兒，似鯉魚，尾巴不紅，似鱖魚，花鱗不見，似黑魚，頭上無星，似魴魚，腮上無針，他怎麼見了我就回去了，必然是那猴變的，趕上來，刷的啄一嘴，那大聖就撞出水中，一變，變作一條水蛇，遊近岸，鑽入草中，二郎因嫌他不看他，見水響中見一條蛇，攆出去，認得是大聖，急轉身，又變了一隻朱獠頂的灰鶴，伸着一個長嘴，與一把尖頭鐵鉗子，相似，徑來吃這水蛇，水蛇跳一跳，又變作一隻花鴉，木木樗樗的立在蓼汀之上，二郎見他變得低賤，花鴉乃鳥中至賤至淫

之物，不拘鸞鳳鴛鴦，都與交羣。故此不去攏傍，即現原身，走將去。取過驪弓拽滿，一弓子把他打個蹶蹶。那大聖趁着機會，滾下山崖，伏在那裏，又變變一座土地廟兒。大張着口，似個廟門，牙齒變做門扇，舌頭變做菩薩，眼睛變做窗櫺。只有尾巴，不好收拾，豎在後面，變做一根旗竿。真君趕到崖下，不見打倒的鴛鴦，只有一間小廟，急睜鳳眼，仔細看之。見旗竿立在後面，笑道：「這是糊塗了他，今又在那裏哄我，我也曾見廟宇，更不會見一個旗竿豎在後面的。斷是這畜生弄誑他，若哄我進去，他便一口咬住我，怎肯進去等我掣拳？」先搗窗櫺，後踢門扇。大聖聽得心驚道：「好狠，好狠，門扇是我牙齒窗櫺是我眼睛，若打了牙搗了眼，却怎麼是好？」撲的一個虎跳，又冒在空中，不見真君。前前後後亂趕，只見四大尉二將軍一齊擁至道：「兄長，拿住大聖了。」麼真君笑道：「那猴兒纔自變座廟宇，哄我，我正要搗他窗櫺，踢他們扇，他就縱一縱，又渺無蹤跡，可怪。可怪，衆皆愕然。四望更無形影。真君道：「兄弟們在此看守巡邏，等我上去尋他。急縱身駕雲，起在半空，見那李天王、高擎照妖鏡，與哪吒、伾立雲端。真君道：「天王曾見那猴王麼？」天王道：「不會上來，我這裏照着他哩。」真君把那賭變化弄神通拿羣猴一事說畢，却道：「他變廟宇，正打處，就走了。」李天王聞言，又把照妖鏡四方一照，呵呵的笑道：「真君快去，快去，那猴使了個隱身法，走出營圍，往你那灌江口去也。」二郎聽說，即取神鋒，回灌江口來，趕却說那大聖已至灌江口，搖身一變，變作二郎爺爺的模樣。按下雲頭，徑入廟裏，鬼判不能相認，一個個磕頭迎接。他坐中間，點查香火，見李虎拜還的三牲，張龍許下的保福，趙甲求子的文書，錢丙告病的良願，正看處，有人報：「又一個爺爺來了。」衆鬼判急急擡看，無不驚心。真君却道：「有個甚麼齊天大聖，纔來這裏，否衆鬼判道：「不會見甚麼大聖，只有一個爺爺在裏面查點哩。」真君攙進門，大聖見了，現出本相，道：「郎君，不消驢廟宇已姓孫了。」這真君即舉二尖兩刃神鋒，劈臉就砍。那猴王使個身法，讓過神鋒，製出那綉花針兒，幌一幌，碗來粗，趕到前，對面相還。兩個鬩鬩鬧鬧，打出廟門，半霧半雲，且行且戰，復打到花果山，慌得那四大天王等衆，提防愈緊。這康張太尉等迎着真君，合心努力，把那美猴王圍繞不題。話表大刀鬼王，既調了真君，與六兄弟提兵擒魔去後，却上界回奏玉帝，與觀音菩薩、玉皇、並衆仙卿，正在靈霄殿講話。道：「既是二郎已去赴戰，這一日還不見回報。觀音合掌道：「貧僧請陛下同道祖出南天門外，親去看看虛實。」何如玉帝道：「言之有理。」即擺駕同道祖、觀音、玉皇、與衆仙卿，至南天門，早有些天丁力士，接着開門，遙觀只見衆天丁佈羅網，圍住四面。李天王與哪吒、擎照妖鏡，立在空中，真君把大聖圍繞中間，紛紛賭鬥哩。菩薩開口對老君說：「貧僧所舉二郎神如何，果是神通，已把那大聖圍困，只是未得擒拿。我如今助他一功，決拿住他。」老君道：「菩

薩將甚兵器，怎壓助他菩薩道。我將那淨瓶楊柳拋下去，打那猴頭，卻不能打死，也打個一跌。教二郎小聖好去拿他。老君道：「你這瓶是個磁器，准打着他，便好。如打不着他的頭，或撞着他的鐵棒，却不打碎了。你且莫動手，等我老君助他。」一功菩薩道：「你有甚麼兵器？」老君道：「有有，有。將起衣袖，左膊上取下一個圈子，說道：『這件兵器，乃錐鋼擗煉的，被我將還丹點成，養就一身靈氣，善能變化，水火不侵，又能套諸物。』」一名金剛琢，又名金剛套。當年過函關，化胡爲佛，纔是虧他。早晚最可防身。等我丟下去，打他一下，話畢，自天門上往下一擲，滴流流，徑落花果山營盤裏，可的着猴王頭上。一下猴王只顧苦戰七聖，却不知天上墜下這兵器，打中了天靈，立不穩，脚跌了一跤，爬將起來，就跑到被二郎爺爺的細犬趕上，照臉肚子上，一口又扯了一跌，他睡倒在地，罵道：「這個亡人，你不去妨家長，却來咬老孫，急翻身爬不起來，被七聖一擁按住，即將繩索細綁，使勾刀穿了琵琶骨，再不能變化。那老君收了金剛琢，請玉帝同觀音、王母、衆仙等，俱回靈霄殿。這下面四大天王與李天王、諸神，俱收兵拔寨，近前向小聖賀喜，都道：『此小聖之功也。』小聖道：『此乃天尊洪福，衆神威權，我何功之有？』廉、張、姚、李道：『兄長不必多敘，且押這廝去上界見玉帝，請旨發落去也。』真君道：『賢弟，汝等未受仙籙，不得面見玉帝。教天甲神兵押着我同天王等上界回旨，你們帥衆在此搜山，搜淨之後，仍回灌口，待我請了賞，討了功，回來同樂。』四大尉二將軍，依言領諾。這真君與衆，即駕雲頭，唱凱歌，得勝朝天，不多時，到通明殿外，天師啓奏道：『四大天王等衆，已捉了妖猴齊天大聖了。』來此聽宣。玉帝傳旨，即命大力鬼王與天丁等衆，押至斬妖臺，將這廝碎剝其屍。噫，正是：欺誑今遭刑憲苦，英雄氣概頓時休。畢竟不知那猴王性命何如，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回 八卦爐中逃大聖 五行山下定心猿

富貴功名，前緣分定，爲人切莫欺心。正大光明，忠良善果，彌深此些狂妄，妄天加譴。眼前不遇待時臨，問東君因甚。如今禍害相侵，只爲心高圖罔極，不分上下亂規箴。

話表齊天大聖被衆天兵押去斬妖臺，下綁在降妖柱上，刀砍斧剝，鎗刺劍劊，莫想傷及其身。南斗星奮令火部衆神放火煨燒，亦不能燒着。又着雷部衆神以雷屑釘打，越發不能傷損一毫。那大力鬼王與衆啓奏道：『萬歲，這大聖不知是何處學得這護身之法，臣等用刀砍斧剝，雷打火燒，一毫不能傷損，却如之何？』玉帝聞言，道：『這廝這等這等，如何處治？』太上老君即奏道：『那猴吃了蟠桃，飲了御酒，又盜了仙丹，我那五靈丹有生有熟，被他都吃，在肚裏運用三昧火煨。』

成一塊，所以渾做金鋼之軀，急不能傷，不若與老道領去，放在八卦爐中，以文武火煅煉。煉出我的丹來，他身自爲友爐矣。玉帝聞言，即教六丁六甲將他解下，付與老君。老君領旨去訖，一壁廂宣二郎顯聖，賞賜金花百朵，御酒百瓶，還丹百粒，異寶明珠，綿繡等件，教與義兄弟分享。真君謝恩，同灌江口不題。那老君到兜率宮，將大聖解去，繩索放了，穿琵琶骨之器，推入八卦爐中，命看爐的道人架火的童子，將火攝起，煅煉原來那爐是乾坎艮震巽離坤兌八卦，他卽將身鑽在巽宮位下，巽乃風也，有風則無火，只是風攪得煙來，把一雙眼爛紅了，弄得個老害病眼，故喚作火眼金睛。真個光陰迅速，不覺七七四十九日。老君的火候俱全，忽一日，開爐取丹，那大聖雙手侮着眼，正自揉搓流涕，只聽得爐頭聲響，益睜睛看，見光明，他就忍不住，將身一縱，跳出丹爐，喲喇的一聲，墮倒八卦爐，往外就走。慌得那架火看爐與丁甲一班來拉他，一個個都放倒，好似癩痢的白額虎，風狂的獨角龍。老君趕上抓一把，被他一摔，摔了個倒栽葱，脫身走了，卽去耳中掣出如意棒，迎風幌一幌，碗來粗細，依然拿在手中，不分好歹，却又大亂天宮，打得那九曜星閉門閉戶，四天王無影無形，好猴精有詩爲證：混元體正合先天，萬劫千番只自然。渺渺無爲渾太乙，如如不動號初玄。爐中久煉非鉛汞，物外長生是本仙。變化無窮還變化，三皈五戒總休言。又詩一點靈光徹太虛，那條拄杖亦如之，或長或短，隨入用橫豎，橫排任捲舒。又詩猴猴道體配人心，卽猿猴意思深。大聖齊天非假論，官封弼馬豈知音。馬猿合作心和意，緊縛牢拴莫外尋。萬相歸真從一理，如來同契住雙林。這一番，那猴王不分上下，使鐵棒東打西敲，更無一人可擋，只打到通明殿裏，靈霄殿外，幸有佑聖真君的佐使王靈官執殿，他見大聖縱橫掣金鞭，近前攔住道：潑猴，何往？有吾在此，切莫猖狂。這大聖不由分說，舉棒就打。那靈官執起相迎，兩個在靈霄殿前廝蕩一處好殺。赤膽忠良名譽大，欺天誑上聲名壞。一低一好幸相持，豪傑英雄同賭賽。鐵棒兇金鞭，快正直無私。怎忍耐，這個是大乙雷聲應化尊，那個是齊天大聖猿猴怪。金鞭鐵棒兩家能，都是神宮仙器械。今日在靈霄寶殿弄威風，各展雄才真可愛。一個欺心要奪斗牛宮，一個竭力匡扶元聖界。苦爭不讓顯神通，鞭棒往來無勝敗。他兩個鬥在一處，勝敗未分，早有佑聖真君，又差將佐，發文到雷府，調三十六員雷將，齊來把大聖圍在核心，各騎兇惡靈獸，戰那大聖全無一毫懼色，使一條如意棒，左遮右攔，後架前迎。一時見那衆雷將的刀鎗劍戟，鞭筒搗鎚，錢斧金瓜，產鏃月鏢，來的甚緊，他卽搖身一變，變做三頭六臂，把如意棒幌一幌，變作三條，六隻手使開三條棒，好便是紡車兒一般，滴流流在那核心裏飛舞。衆雷神莫能相近，真個是：圓陀陀，光灼灼，亙古常存人怎學，入火不能焚，入水不能溺，光明一顆摩尼

珠劍戟刀鎗傷不着，也能善也能惡。睛前善惡憑他作，善前成佛與成仙。惡處披毛並帶角，無窮變化鬧天宮。雷將神兵不可捉，當時衆神把大聖攢在一處，却不能近身。亂驪亂鬥，早驚動玉帝。遂傳旨着遊弈靈官同翊聖真君上西方請佛老降伏。那二聖得了旨，徑到靈山勝境，雷音寶刹之前，對四金剛，八菩薩禮畢，即煩轉達衆神，隨至寶蓮臺下。啓知如來，召請二聖禮佛。三匝侍立臺下，如來問玉帝何事煩二聖下臨。二聖即啓道：向時花果山產一猴，在那裏弄神通，聚衆猴攪亂世界。玉帝降招安旨，封爲弼馬溫。他嫌官小，反去當遣李天王、哪吒太子擒拿，未獲。復招安他，封做齊天大聖。先有官無緣，着他代管蟠桃園。他即偷桃，又走至瑤池，偷飲酒，攪亂大會。仗酒又暗入兜率宮，偷老君仙丹，反出天宮。玉帝復遣十萬天兵，亦不能收伏。後觀世音舉二郎真君同他義兄弟追殺，他變化多端，虧老君拋金鋼琢打重。二郎方得拿住，解赴御前，即命斬之。刀砍斧剝，火燒雷打，俱不能傷。老君奏准領去，以火煨煉。四十九日開鼎，他却又跳出八卦爐，打退天丁，徑入通明殿裏。靈霄殿外，被佑聖真君的佐使王靈官攔住苦戰，又調三十六員雷將把他困在垓心，終不能相近。事在緊急，因此玉帝特請如來救駕。如來聞說，即對衆菩薩道：汝等在此穩坐法堂，休得亂了禪位。待我煉魔救駕去來。如來即喚阿儂迦葉二尊者相隨，離了雷音徑至靈霄門外，忽聽得喊堂振耳。乃三十六員雷將圍困着大聖哩。佛祖傳法旨，教雷將停息干戈，放開營所。叫那大聖出來，等我問他有何法力。衆將果退，大聖也收了法象，現出原身。近前，怒氣昂昂，厲聲高叫道：你是那方善士，敢來止住刀兵問我。如來笑道：我是西方極樂世界釋迦牟尼尊者，南無阿彌陀佛。今聞你猖狂村野，屢反天宮，不知是何方生長，何年得道，爲何這等暴橫。大聖道：我本天地生成靈混仙，花果山中一老猿。水簾洞裏爲家業，拜友尋師悟太玄。煉就長生多少法，學來變化廣無邊。因在凡間嫌地窄，立心端要住瑤天。靈霄寶殿非他久，歷代人王有分傳。強者爲尊該讓，我英雄只此敢爭先。佛祖聽言呵呵冷笑道：你那廝是個猴子成精，焉敢欺心要奪玉皇上帝的尊位。他自幼修持，苦歷過一千七百五十劫。每劫該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你算他該多少年數，方能享受此無極大道。你那個初世爲人的畜生，如何出此大言。不高人子，不當人子，折了你的壽算。趁早皈依，切莫胡說。但恐遭了毒手，性命頓刻而休。可惜了你的本來面目。大聖道：他雖年幼，修長也不應久住在此。常言道：玉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只教他搬出去，將天宮讓與我，便罷了。若還不讓，定要撥亂，永不清平。佛祖道：你除了長生變化之法，再有何能，敢占天宮勝境。大聖道：我的手段多哩。我有七十二般變化，萬劫不老長生會。駕筋斗雲，一縱十萬八千里。如何坐不得天位。佛祖道：我與你打個賭賽。你若有一筋斗打

出我這右手掌中算你贏，再不用動刀兵苦爭戰，就請玉帝到西方居住，把天宮讓與你，若不能打出手掌，你遂下界爲妖，再修幾劫，却來爭噪，那大聖聞言，暗笑道：「這如來十分好狀，我老孫一筋斗去十萬八千里，他那手掌方圓不滿一尺，如何跳不出去，愈發聲道：『如此說，你可做得主。』」張佛祖道：「做得做得，伸開右手，却似個荷葉大小，那大聖收了如意棒，抖擻神威，將身一縱，站在佛祖手心裏，却道：『擊我出去也。』你看他一路雲光，無影無形去了。佛祖慧眼觀看，見那猴王風車子一般相似，不住只管前進，大聖行時，忽見有五根肉紅柱子撐着一股青氣，他道：「此間乃盡頭路了，這番回去，如來作證，靈霄宮定是我坐也。」又思量說：「且住，等我留下些記號，方好與如來說話。」拔下一根毫毛，吹口仙氣，叫變，變作一管濃墨雙毫筆，在那中間柱子上寫一行大字云：「齊天大聖到此一遊，寫畢收了毫毛，又不莊尊，却在第一根柱子根下撒了一泡猴尿，轉翻筋斗雲，徑回本處，站在如來掌內，道：『我已去，今來了。』你教玉帝讓天宮與我，如來罵道：『我把你這個尿精猴子，你正好不會離了我掌哩。』」大聖道：「你是不知我去到天盡頭，見五根肉紅柱子撐着一股青氣，我留個記在那裏，你敢和我同去看麼？」如來道：「不消去，你只自低頭看看，那大聖睜圓火眼金睛，低頭看時，原來佛祖右手中指寫着齊天大聖到此一遊，大指又裏還有些猴尿臊氣，大聖吃了一驚，道：「有這等事，有這等事，我將此字寫在撐天柱子上，如何却在他手指上，莫非有個未卜先知的法術，我決不信，不信，等我再去來。」好大聖，急縱身又要跳出，被佛祖翻掌一撲，把這猴王推出南天門外，將五指化作金木水火土五座聯山，喚名五行山，輕輕的把他壓住。衆雷神與阿傻迦葉一個個合掌稱揚道：「善哉，善哉。」當年卯化學爲人，立志修行果道，真萬劫無移，居勝境，一朝有變，散精神，欺天罔上，思高位，凌聖偷丹，亂大倫，惡貫滿盈，今有報，不知何日得翻身。如來佛祖殄滅人妖，猴，即喚阿傻迦葉，同轉西方極樂世界，時有天蓬天佑，急出靈霄寶殿，道：「請如來少待，我主大駕來也。」佛祖聞言，回首瞻仰，須臾果見八景鸞輿，九光寶蓋，擊奏佖歌妙樂，詠哦無量神章，散寶花，噴真香，直至佛前，謝曰：「多蒙大法收滅妖邪，望如來少停一日，請諸仙做一會筵奉謝。」如來不敢違悖，即合掌謝道：「老僧承大天尊宣命來此，有何法力，還是天尊與衆神洪福，敢勞致謝。」玉帝傳旨，即着雷部衆神分頭請三清四御五老六司七元八極九曜十都千真萬聖來此，赴會同謝。佛恩又命四大天帥九天仙女，大開玉京金闕，太佖寶宮，洞陽玉館，請如來高座七寶靈臺，調設各班坐位，安排龍肝鳳髓，玉液蟠桃，不一時，那玉清元始天尊，上清靈寶天尊，太清道德天尊，五氣真君，五斗星君，三官四聖，九曜真君，左輔左海，天王，哪吒，元虛一應靈通，對對旌旗，雙雙幡蓋，都捧着明珠異寶，壽果奇花，向佛前拜獻，曰：「感如來無量法力，收

伏妖猴，蒙大天尊設宴，呼喚我等皆來陳謝。請如來將此會立一名，如何如來領衆神之託，曰：今欲立名，可作個安天大會，各仙老異口同聲，俱道好個安天大會，好個安天大會。言訖，各坐座位，走學傳觴，響花鼓瑟，果好會也。有詩爲證：

宴設蟠桃猴攪亂，安天大會勝蟠桃。龍旗鸞輅祥光靄，寶節幢幡瑞氣飄。仙樂佾歌音訖美，鳳簫音管響聲高。瓊香繚繞麗仙集，宇宙清平賀聖朝。衆皆暢然喜，會只見王母娘娘引一班仙子，仙娥、美姬、美女，飄飄蕩蕩，舞向佛前施禮。曰：前被妖猴擾亂蟠桃一會，今蒙如來大法鍊鎖頑猴，喜慶安天大會，無物可謝。今是我淨手親摘大株蟠桃數顆，奉獻，真個是半紅半綠，噴香霧，豔麗仙根，高載長，堪笑武陵源上種。怎知天府更奇強，紫紋姣嫩寰中少。細核清甜，世莫雙，延壽延年能易體，有緣食者自非常。佛祖合掌向王母謝訖，王母又着仙姬仙子唱的唱，舞的舞，滿會羣仙又皆賞讚，正是：縵縵天香滿座，繽紛仙蕊仙花。王京金闕大榮華，異品奇珍無價，對對與天齊。壽雙雙萬劫增加，桑田滄海任更差。他自無驚無訝，王母正着仙姬仙子歌舞，觥籌交錯，不多時，忽又聞得一陣異香，來鼻嗅，驚動滿堂星與宿。天仙佛祖把杯停，各各擡頭迎目候。霄漢中間現老人，手捧靈芝飛藹繡。葫蘆藏蓋萬年丹，寶籙名書千紀。壽洞裏乾坤任自由，壺中日月隨成就。遨遊四海樂清閑，散漫十洲容輻輳。會赴蟠桃醉幾遭，醒時明月還依舊。長頭大耳短身軀，南極之方稱老壽。壽星又到見玉帝禮畢，又見如來申謝，曰：始聞那妖猴被老君引至兜率宮煅煉，以爲必致平安，不期他又反出，幸如來善伏此怪，供具奉謝，故此聞風而來，更無他物可獻。特具紫芝、瑤草、碧藕、金丹奉上。詩曰：碧藕金丹奉釋迦，如來萬壽若恆沙。清平永樂三乘錦，康泰長生九品花。無相門中眞法王，色空天上是仙家。乾坤大地皆稱祖，丈六金身福壽除。如來欣然領謝，壽星得坐依然，走學傳觴，只見赤脚大仙又至，向玉帝前頹頹禮畢，又對佛祖謝道：深感法士降伏妖猴，無物可以表敬，特具交梨二顆、燒棗數枚奉獻。詩曰：大仙赤脚棗梨香，敬獻彌陀壽算長。七寶蓮臺山樣穩，千金花座錦般粧。壽同天地言非謬，福比洪波話豈狂。福壽如期眞個是，清閑極那樂西方。如來又稱謝了，叫阿儂，如葉將各所獻之物，一一收起，方向玉帝前謝宴。衆各醞酌，只見個巡視靈官來報道：那大聖伸出頭來了。佛祖道：不妨，不妨，袖中只取出一張帖子，上有六個金字，唵嘛呢叭迷吽，遞與阿儂，叫貼在山那頂上。這尊者卽領帖子，拿出天門，到那五行山頂上，緊緊的貼在一塊四方石上。那座山卽生根合縫，可運用呼吸之氣，手兒爬出，不能搖撼。阿儂回報道：已將帖子貼了。如來卽辭了玉帝衆神，與二尊者出天門之外，又發一個慈悲心，念動眞言，呪語將五行山召一尊土地神，祇會同五方揭諦，居住此山，監押。但他餓時，與他鐵丸子吃；渴時，與他

溶化的銅渴飲待他災愆滿日。自有人救他。正是：妖猴大膽反天宮，却被如來伏手降。渴飲溶銅捱歲月，飢餐鐵彈度時光。天災苦困遭磨折，人事凄凉喜命長。若得英雄重展揮，他年奉佛上西方。又詩曰：伏逞豪強大勢興，降龍伏虎弄乖能。偷桃偷酒遊天府，受籤承恩在玉京。惡貫滿盈身受困，善根不絕氣還昇。果然脫得如來手，且待唐朝出世僧。畢竟不知向後何年何月方滿災殃，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回 我佛造經傳極樂 觀音奉旨上長安

試問禪關，參求無數，往往到頭虛老。磨磚作鏡，積雪為糧，迷了幾多年少。毛吞大海，芥納須彌，金色頭陀微笑。悟時超十地，三乘凝滯了。四生六道，誰聽得絕想崖前，無陰樹下，杜宇一聲春曉。曹溪路險，鶯嶺雲深，此處故人音杳。千丈水崖，五葉蓮開，古殿簾垂香鼻。那時節，識破源流，便見龍王三寶。

這一篇詞名蘇武慢，話表我佛如來辭別了玉帝，回至雷音寶刹。但見那三千諸佛五百阿羅，八大金剛，無邊菩薩，一個個都執着幢幡寶蓋，異寶仙花，擺列在靈山仙境，娑羅雙林之下，接迎如來，駕住祥雲，對衆道：我以甚深般若，遍觀三界，根本性原畢竟寂滅，同虛空相，一無所有。殄伏乖猴，是事莫識，名生死始，法相如是，說罷，放舍利之光，滿空有白虹四十二道，南北通連。大衆見了，皈身禮拜，少頃間，祥慶雲彩，霧登上品蓮臺，端然坐下。那三千諸佛五百羅漢，八大金剛，四菩薩，合掌近前，禮畢，問曰：闍天宮擾亂，蟠桃者誰也？如來道：那廝乃花果山產的一妖猴，罪惡滔天，不可名狀。概天神將俱莫能降伏，雖二郎捉獲，老君用火煨煉，亦莫能傷損。我去時，正在雷將中間，揚威耀武，賣弄精神，被我止在兵戈，問他來歷，他言有神通會變化，又駕筋斗雲，一去十萬八千里，我與他打了個賭賽，他出不得我手，却將他一把抓住，指化五行山，封壓他在那裏。玉帝大開金闕瑤宮，請我坐了首席，立安天大會，謝我却方辭駕，而回。大衆聽言，喜悅極口稱揚，謝罷，各分班而退。各執乃事，共樂天真，果然是：瑞靄漫天竺，虹光擁世尊。西方稱第一，無法相王門。常見佞猿獻果，麋鹿啣花，青鸞舞彩鳳鳴，靈龜捧壽，仙鶴擒芝，安享淨土祇園，受慶龍宮沙界。日日開花，時時果熟，習靜歸真，參禪果正，不滅不生，不增不減，煙霞縹緲隨來往，寒暑無侵不記年。詩曰：去來自在任優游，也無恐怖也無愁。極樂場中俱坦蕩，大千之處沒春秋。佛祖居於靈山大雷音寶刹之間，一日喚聚諸佛，阿羅揭諦，菩薩金剛比丘，僧尼等衆，曰：自伏乖猿安天之後，我處不知年月料，凡間有半千年矣。今值孟秋望日，我有一寶盆，具設百樣奇花，千般

異果等物與汝等享此盂蘭盆會如何。梳妝個個合掌禮佛三匝。領會如來却將寶盆中花果品物。若阿德捧定。着迦
裝佈散。大眾感激。各獻詩作謝。福詩曰。福星光耀世尊前。福納彌深遠更綿。福德無疆同地久。福緣有慶與天連。福
田廣穰年年盛。福海洪深歲歲堅。福滿乾坤多福蔭。福增無量水周全。後詩曰。祿重如山彩鳳鳴。壽隨時泰祝長庚。祿
添萬斛身康健。祿享千鍾世太平。後詩曰。齊天遠水永固。祿名似海更澄清。後詩曰。壽多瞻仰壽無邊。萬國榮壽詩曰。壽
墨歐陽對如來。壽域光華自此開。壽果清盤生瑞氣。香花新採插蓮臺。壽詩清雅多奇妙。壽曲詞音按美才。壽命長
同日月壽如山。壽更悠哉。衆菩薩歡喜。因請如來明示。相本指解源流。那如來微開善口。教演大法。宣揚正果。講的
是三乘妙典。五蓮榜嚴。但見那天龍圍繞。花雨繽紛。正是禪心朗照。千江月。真性清涵。涵星天。如來講罷。衆言曰。我
觀四大部洲。衆生善惡。各方不一。東勝神州。者敬天敬地。心爽氣平。北極虛州。者體好殺生。祇因糊口。性拙情疎。無多
作踐。我西牛賀洲。者不食不殺。養氣清靈。雖無上真人。人固壽。但那南瞻部洲。者貪淫樂禍。多殺多爭。正所謂口舌凶
逞。是非惡海。我今有三藏真經。可以勸人爲善。諸菩薩聞言。合掌皈依。向佛前曰。如來有那三藏真經。如來曰。我有法
一藏。談天論一藏。說地經一藏。度鬼三藏。共計三十五部。該一萬五千一百四十四卷。乃是修真的徑。正善之門。我待
要送上東土。臣耐那方衆生。愚癡謬言。不識我法門之要旨。怠慢之。瑜迦之。正宗。怎麼得一個有法力的。去東土
尋一個善信。教他苦歷千山。遠經萬水。到我處。求取真經。永傳東土。教化衆生。却乃是個山大的福緣。海深的善慶。論
肯去走一遭來。當有德音。菩薩行近。逢臺禮佛。三匝。道弟子。不才願上東土。尋一個取經人來。也請衆擡頭觀。那菩
薩。理國四德。智滿金身。纏絡垂珠。學香環結。寶明鳥窠。巧盡盤龍。帶帶輕彩。鳳翎碧玉。絛素羅袍。祥光籠罩。錦
絨裙。金絲索。瑞氣遮迎。眉如小月。眼似雙星。玉面天生。畫朱唇。一點紅。淨瓶甘露。年年感。科插垂楊。談說寶解。八難。度
羣生。大慈憫。故鎮太山。居南海。救苦尊聲。萬稱萬應。千聖千靈。蘭心欣紫竹。靈性愛香。藤。他是落伽山上。慈王。湖音
洞裏。觀世音。如來見了。心中大喜。道。別個是。出去不。得須是。觀音尊者。神通廣大。方可去。得。菩薩道。弟子。此去。東土。
有甚言語。吩咐。如來道。這一去。要踏穿。路道。不許在。齊漢。中行。須是要。半雲。半霧。目過。山水。過。記。程。遠。近。之。數。叮。嚀。
那取經人。但。恐。善。信。難。行。我。與。你。五。件。寶。貝。即。命。阿。儂。如。來。取。出。錦。襴。袈。裟。一。領。九。環。錫。杖。一。根。對。菩薩。言。曰。這。袈。裟。
錫。杖。可。與。那。取。經。人。親。用。若。肯。堅。心。來。此。穿。我的。袈。裟。免。墮。輪。迴。持。我的。錫。杖。不。遭。毒。害。這。菩薩。取。拜。領。如。來。又。取。
三個。羅。漢。過。與。菩薩。道。此。寶。喚。做。緊。箍。咒。雖。是。一。樣。三。個。但。只。是。用。各。不。同。我。有。金。緊。索。的。咒。語。三。篇。假。若。路。上。撞。見。

霄殿下侍鑾輿的捲簾大將。只因在蟠桃會上。失手打碎了琉璃盞。玉帝把我打了八百。貶下界來。變得這般模樣。又教七日一次。將飛劍來穿我胸脅百餘下方回。故此這般苦惱。沒奈何。饑寒難忍。三二日間。出波濤。尋一個行人食用。不期今日。無知沖撞了大慈菩薩。菩薩道。你在天有罪。既貶下來。今又這等傷生。正所謂罪上加罪。我今領了佛旨。上東土。尋取經人。你何不入我門。來皈依善果。跟那取經人。做個徒弟。上西天拜佛求經。我教飛劍不來穿你。那時節。功成免罪。復你本職。心下如何。那怪道。我願皈正果。乃向前道。菩薩。我在此間。吃人無數。向來有幾次。取經人來。都被我吃了。凡吃的人頭。拋落流沙。竟沉水底。這個水鷄毛。也不能淨。惟有九個取經人的骷髏。浮在水面。再不能沉。我以為異物。將索兒穿在一處。閑時拿來頑耍。這去。但恐取經人不得到此。却不是反誤了我的前程也。菩薩曰。豈有不到之理。你可將骷髏兒掛在頭項下。等候取經人。自有用處。怪物道。既然如此。願領教誨。菩薩乃與他摩頂受戒。指沙為姓。就姓了沙。起個法名。叫做個沙悟淨。當時入了沙門。送菩薩過了河。他洗心滌慮。再不傷生。專等取經人。菩薩與他別了。同木吒徑奔東土。行了多時。又見一座高山。山上有惡氣。遮漫不能步上。正欲駕雲過山。不覺狂風起處。又閃上一個妖魔。他生得又甚兇險。捲上蓮蓬。吊搭嘴。耳如蒲扇。顯金睛。獠牙鋒利。如鋼剗。長嘴張開。似火盆。金盔緊繫。腮邊帶勒。甲絲縷蟒。退鱗手執釘鈔。龍探爪。腰掛彎弓。月半輪。網糾威風。欺太歲。昂昂志氣。壓天神。他撞上來。不分好歹。望菩薩舉釘鈔。就築被木吒行者攔住。大喝一聲道。那潑怪。休得無禮。看棒。妖魔道。這和尚不知死活。看鈔。兩個在山底下一沖。一撞。賭鬥輸贏。真好殺。妖魔兇猛。惠岸威能。鐵棒分心。搗釘鈔。劈面迎。播土揚塵。天地暗。飛砂走石。鬼神驚。九齒鈔。光耀耀。雙環響。一條棒。黑悠悠。兩手飛騰。這個是天王太子。那個是元帥精靈。一個在普陀為護法。一個在山洞作妖精。這場相。還爭高下。不知那個虧輸。那個贏。他兩個正殺到好處。觀世音在半空中。拋下蓮花。隔開鈔杖。怪物見了。心驚。便問。你是那裏和尚。敢弄甚麼。眼前花。哄我。木吒道。我把你這個肉眼凡胎的潑物。我是南海菩薩的徒弟。這是我師父拋來的蓮花。你也不認得哩。那怪道。南海菩薩。可是掃三災。救八難的觀世音。麼。木吒道。不是他。是誰。怪物撇了釘鈔。納頭下禮道。老兄。菩薩在那裏。累煩你引見。一引見。木吒仰面指道。那不是。怪物朝上磕頭。厲聲高叫道。菩薩。恕罪。恕罪。觀音按下雲頭。前來問道。你是那裏成精的野豕。何方作怪的老彘。敢在此間攔我。那怪道。我不是野豕。亦不是老彘。我本是天河裏天蓬元帥。只因帶酒戲弄嫦娥。玉帝把我打了二千鎚。貶下塵凡。一靈真性。竟來奪舍投胎。不期錯了道路。投在個母猪胎裏。變得這般模樣。是我咬殺母猪。打死羣彘。在此處占了山場。吃人度日。不

期撞着菩薩，萬望拔救，拔救菩薩道：「此山叫做甚麼山？怪物道：『叫做福陵山。』山中有一洞，叫做雲棧洞，洞裏原有個卵二姐，他見我有些武藝，招我做個家長，又喚做倒踏門，不上一年，他死了，將一洞的家當盡歸我受用。在此日久，年深沒有個膽身的勾當，只是依本等吃人度日。萬望菩薩恕罪。菩薩道：「古人云：『若要前程，莫做沒前程。』你既上界違法，今又不改，兇心傷生造孽，却不是二罪俱罰？那怪道：『前程前程，若依你教，我喝風，常言道：『依着官法打殺，依着佛法餓殺。』去也。』還不如捉個行人，肥膩膩的吃他家娘管甚麼？二罪三罪，千罪萬罪，菩薩道：「人有善願，天必從之。汝若肯歸依正果，自有養身之處。世有五穀，儘能濟飢，為何吃人度日？怪物聞言，似夢方覺，向菩薩道：「我欲從正，奈何獲罪於天，無所禱也。菩薩道：「我領了佛旨，上東土尋取經人，你可跟他做個徒弟，往西天走一遭，將功折罪，管教你脫離災瘴。那怪滿口道：『願隨願隨。』菩薩纔與他摩頂受戒，指身為姓，就姓了豬，替他起個法名，就叫做豬悟能。遂此領命歸真，持齋把素，斷絕了五葷三厭，專候那取經人。菩薩却與木吒辭了悟能，半興雲霧前來，正走處，只見空中有一條玉龍，叫喚菩薩，近前問曰：「你是何龍？在此受罪？那龍道：「我是西海龍王敖閻之子，因縱火燒了殿上明珠，我父王表奏天庭，告了忤逆，玉帝把我吊在空中，打了三百，不日遭誅。望菩薩搭救，搭救觀音聞言，即與木吒撞上天門，裏早有丘張二天師接着，問道：「何往？菩薩道：「貧僧要見玉帝一面。二天師即忙上奏玉帝，遂下殿迎接菩薩，上前禮畢，道：「貧僧領佛旨，上東土尋取經人，路遇孽龍懸吊，特來啓奏，饒他性命，賞與貧僧，教他與取經人做個腳力。玉帝聞言，即傳旨赦宥，差天將解放，送與菩薩，謝恩而出。這小龍叩頭謝活命之恩，聽從菩薩使喚，菩薩把他送在深澗之中，只等取經人來，變做白馬，上西方立功。小龍領命潛身不題。菩薩帶引木吒行者，過了此山，又奔東土，行不多時，忽見金光萬道，瑞氣千條，木吒道：「師父，那放光之處，乃是五行山了。見有如來的壓帖在那裏。菩薩道：「此却是那攪亂蟠桃會大鬧天宮的齊天大聖，今乃壓在此也。木吒道：「正是。師徒俱上山來，觀看帖子，乃是唵嘛呢叭咪吽六字真言。菩薩看罷，歎惜不已，作詩一首，詩曰：『堪歎妖猴不奉公，當年狂妄逞英雄。欺心攪亂蟠桃會，大膽私行御率宮。十萬軍中無敵手，九重天上有威風。自遭我佛如來困，何日舒伸再顯功。』師徒們正說話處，早驚動了那大聖。大聖在山根下，高叫道：「是那個在山上吟詩，揭我的短處？菩薩聞言，竟下山來尋看，只見那石崖之下，有土地、山神、監押大聖的天將，都來拜接了菩薩，引至那大聖面前看時，他原來壓於石匣之中，口能言，身不能動。菩薩道：「姓孫的，你認得我麼？大聖睜開火眼金睛，點着頭兒，高叫道：「我怎麼不認得你？你好的是那南海普陀落伽山救苦救難大慈大悲南無觀世音菩薩，承

看顧承看顧。我在此度日如年，更無一個相知的來看我。一看你從那裏來也。菩薩道：我奉佛旨，上東土尋取經人去。從此經過，特留殘步看你。大聖道：如來哄了我，把我壓在此山五百餘年了，不能展擇，萬望菩薩方便一二，救我老孫一救。菩薩道：你這廝罪孽彌深，救你出來，恐你又生禍害，反爲不美。大聖道：我已知悔了，但願大慈悲，指條門路，情願修行，這纔是。人心生一念，天地盡皆知。善惡若無報，乾坤必有私。那菩薩聞得此言，滿心歡喜，對大聖道：聖經云：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你既有此心，待我到了東土大唐國，尋一個取經的人來，教他救你，你可跟他做個徒弟，秉教伽持，入我佛門，再修正果。如何？大聖連聲道：願去。願去。菩薩道：既有善果，我與你起個法名。大聖道：我已有名了，叫做孫悟空。菩薩又喜道：我前面也有二人歸降，正是悟字排行，你今也是悟字，却與他相合甚好。甚好。這等也不消叮嚀。我來也。那大聖見性明心，歸佛教，這菩薩留情在意，訪神僧，他與木吒離了此處，一直東來，不一日就到了長安大唐國，斂霧收雲，師徒們變作兩個疥癩遊僧，入長安城裏，竟不覺天晚，行至大市街旁，見一座土地廟，二人徑進，說得那土地心慌，鬼兵胆戰，知是菩薩叩頭接入。那土地又急跑報與城隍社令及滿長安城各廟神祇，都來參見，告道：菩薩怒衆接遲之罪。菩薩道：汝等不可走漏消息。我奉佛旨，特來此處尋訪取經人，借你廟宇權住幾日，待訪着真僧，卽回衆神各歸本處，把個土地趕在城隍廟裏暫住。他師徒們隱遁真形，畢竟不知覓出那個取經人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回 陳光蕊赴任逢災 江流僧復仇報本

話說陝西大國長安城，乃歷代帝王建都之地。自周秦漢以來，三州花似錦，八水遠城流，真是名勝之邦。彼時是大唐太宗皇帝登基，改元貞觀，已登極十三年，歲在己巳，天下太平，八方進貢，四海稱臣。忽一日，太宗登位，聚集文武衆官，朝拜禮畢，有魏徵丞相出班奏道：方今天下太平，八方寧靜，應依古法，開立選場，招取賢士，擢用人材，以資化理。太宗道：賢卿所奏有理，就傳招賢文榜，頒布天下各府州縣，不拘軍民人等，但有讀書儒流，文義明暢，三場精通者，前赴長安應試。此榜行至海州地方，有一人，姓陳，名萼，表字光蕊，出了此榜，卽時回家，對母張氏道：朝廷頒下黃榜，詔開南省，考取賢才，孩兒意欲前去應試，倘得一官半職，顯親揚名，封妻蔭子，光耀門閭，乃兒之志也。特此稟告母親，前去張氏道：我兒讀書人，幼而學壯而行，正該如此。但去赴舉路上，須要小心，得了官，早早回來。陳光蕊便吩咐家僮收拾行

李即拜辭母親，選程前進，到了長安。正值大開選場，光蕊就進場，考畢，中選，及延試三策。唐王御筆親賜狀元，跨馬遊街三日，不期遊到丞相殷開山門首，有丞相所生一女，名喚溫嬌，又名滿堂嬌，未曾婚配，正高結綵樓，拋打繡球卜塔。適值陳光蕊在樓下經過，小姐一見光蕊，人材出眾，知是新科狀元，心內十分歡喜，就將繡球拋下，恰打着光蕊的烏紗帽，猛聽得一派笙簫細樂，十數個婢妾走下樓來，把光蕊馬頭挽住，迎狀元入相府成婚。那丞相和夫人即時出堂，喊賓入賀禮，將小姐配與光蕊拜了天地，夫妻交拜畢，又拜了岳父岳母。丞相吩咐安排酒席，歡飲一宵，二人同攜素手，共入蘭房。次日五更二點，太宗駕坐金鑾寶殿，文武衆臣趨朝。太宗問道：「新科狀元陳光蕊，應授何官？」魏徵丞相奏道：「臣查所屬州郡，有江州缺官，乞我主授他此職。」太宗就命爲江州州主，即令收拾起身，勿誤限期。光蕊謝恩，出朝回，到相府與妻商議，拜辭岳父岳母，同妻前赴江州之任，離了長安登途。正是：暮春天氣，和風吹柳綠，細雨點花紅。光蕊便道：「回家同妻交拜母親張氏。」張氏道：「恭喜我兒，且又娶親回來。」光蕊道：「孩兒叨賴母親福庇，忝中狀元，欽賜遊街，經過丞相殷府門前，過拋打繡球適中，蒙丞相即將小姐招孩兒爲婿，朝廷除孩兒爲江州州主，今來接取母親同去。」任張氏大喜，收拾行程，在路數日前至萬花店劉小二家安下。張氏身體忽然染病，與光蕊道：「我身上不安，且在店中調養兩日，再去。」光蕊遵命，至次日早晨，見店門前有一人提着個金色鯉魚，叫賣。光蕊即將一貫錢買了，欲待烹與母親吃，只見鯉魚閃閃獮眼，光蕊驚異，道：「聞說魚蛇獮眼，必不是等閑之物，遇問漁人道：『這魚那裏打來的？』漁人道：『離府十五里，洪江內打來的。』光蕊就把魚送在洪江裏去放了。」生回店，對母親道：「知此事。」張氏道：「我身子不快，此時路上炎熱，恐添疾病，你可這裏賃間房屋，與我暫住，付些盤纏在此，你兩口兒先上任去，候秋涼却來接我。」光蕊與妻商議，就租了屋宇，付了盤纏，與母親同妻拜辭前去。途路艱苦，曉行夜宿，不覺已到洪江渡口，只見船子劉洪、李彪二人撐船到岸迎接，也是光蕊前生合當有此災難，撞着這冤家。光蕊令家僮將行李搬上船去，夫妻正齊齊上船，那劉洪、李彪看見殷小姐面如滿月，眼似秋波，櫻桃小口，綠柳彎腰，真是有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陡起狼心，遂與李彪設計，將船撐至沒人煙處，候至夜靜三更，先將家僮殺死，次將光蕊打死，把尸首都推在水裏去了。小姐見他打死了丈夫，也便將身赴水。劉洪一把抱住，道：「你若從我，萬事皆休，若不從時，一刀兩斷。」那小姐尋思無計，只得權時應承，順了劉洪。那賊把船渡到南岸，將船付與李彪自管，他就穿了光蕊衣冠，帶了官憑，同小姐往江州上任去了。却說劉洪殺死的家僮

屍首順水流去。惟有陳光蕊的屍首，沉在水底不動。有洪江口巡海夜叉見了，星夜飛報龍宮。正值龍王升殿，夜叉報道：今洪江口不知甚人，把一個讀書士子打死，將屍撇在水底。龍王叫將屍擡來，放在面前，仔細一看，道：此人正是救我的恩人，如何被人謀死？常言道：恩將恩報。我今日須索救他性命，以報日前之恩。即寫下牒文一道，差夜叉徑往洪州城隍土地處投下，要取秀才魂魄來救他的性命。城隍土地遂喚小鬼把陳光蕊的魂魄交付與夜叉，去夜叉帶了魂魄到水晶宮裏，見了龍王。龍王問道：你這秀才姓甚名誰？何方人氏？因甚到此？被人打死，光蕊施禮道：小生陳尊表字光蕊，係海州弘農縣人，忝中新科狀元，叨授江州州主同妻，赴任行至江邊上船，不料船子劉洪貪謀我妻，將我打死拋屍。乞大王救我一救。龍王聞言道：原來如此。先生，你前者所放金色鯉魚，即我也，你是救我的恩人，你今有難，我豈有不救你之理？就把光蕊屍身安置一壁口內，含一顆定顏珠，你敘損壞了，日後好還魂報仇。又道：汝今真魂權且在我水府中做個都領，光蕊叩頭拜謝。龍王設宴相待不題，却說殷小姐痛恨劉賊，恨不食肉寢皮，只因身懷有孕，未知男女，萬不得已，權且勉強相從，轉盼之間，不覺已到江州。吏書門急，俱來迎接，所屬官員，公堂設宴相敘。劉洪道：學生到此，全賴諸公大力匡持，屬官答道：堂尊大魁高才，自然視民如子，訟簡刑清，我等合屬有賴，何必過謙？公宴已罷，眾人各散。光陰迅速，一日劉洪公事遠出，小姐在衙思念婆婆丈夫，在花亭上感歎，忽然身體困倦，腹中疼痛，暈悶在地，不覺生下一子。耳邊有人囑曰：滿堂嬌聽吾叮囑，吾乃南極星君奉觀音菩薩法旨，特送此子與你，異日聲名遠大，非比尋常。閑劉賊若回，必害此子，汝可用心保護。汝夫已得龍王相救，日後夫妻相會，子母團圓，雪冤報仇，有日也。謹記吾言，快醒快醒，言訖而去。小姐醒來，句句記得，將子抱定，無計可施，忽然劉洪回來，一見此子，便要淹殺。小姐道：今日天色已晚，容待明日拋去江中，幸喜次早劉洪忽有緊急公事遠出，小姐暗思：此子若待賊人回來，性命休矣。不如及早拋棄江中，聽其生死，倘或星天見憐，有人救得，收養此子，他日還得相逢，但恐難以識認，即咬破手指，寫下血書一紙，將父母姓名跟脚原由備細開載，又將此子左脚上一個小指，用口咬下，以爲記驗，取貼身汗衫一件包裹此子，乘空拖出衙門，幸喜官衙離江不遠，小姐到了江邊大哭一場，正欲拋棄，忽見江岸側飄起一片木板，小姐即朝天拜禱，將此子安在板上，用帶縛住，血書繫在胸前，推放江中，聽其所之。小姐含淚回衙不題，却說此子在木板上，順水流去，直流到金山寺脚下，停住。那金山寺長老叫做法明和尚，修真悟道，已得無生妙訣，正當打坐參禪，忽聞得小兒啼哭之聲，一時心動，急到江邊觀看，只見涯邊一片木板上睡着一個嬰兒，長老慌忙救起，見了懷中血書，方知來歷，取

個乳名叫做江流。託人撫養，血書緊收，藏光陰似箭，日月如梭，不覺江流年長一十八歲，長老就叫他削髮修行，取法名爲玄奘，摩頂受戒，堅心修道。一日暮春天氣，衆人同在松陰之下，講經參禪，談說奧妙，那酒肉和尚恰被玄奘難倒，和尚大怒罵道：「你這業畜，姓名也不知，父母也不識，還在此搗甚麼鬼！」玄奘被他罵出這般言語，入寺跪告師父，眼淚雙流道：「人生於天地之間，稟陰陽而資五行，盡由父母生養，豈有爲人在世而無父母者乎？」再三哀告，求問父母姓名。長老道：「你真個要尋父母，可隨我到方丈裏來。」玄奘就跟到方丈，長老到重梁之上，取下一個小匣兒，打開來，取出血書一紙，汗衫一件，付與玄奘。玄奘將血書拆開讀之，纔備細曉得父母姓名，並冤仇事跡。玄奘讀罷，不覺哭倒在地。道：「父母之仇，不能報復，何以爲人！」十八年來不識生身父母，至今日方知有母親，此身若非師父撈救，撫養安有今日。容弟子去尋見母親，然後頭頂香盆，重建殿宇，報答師父之深恩也。」師父道：「你要去尋母，可帶這血書與汗衫前去，只做化緣，徑往江州私衙，纔得你母親相見。」玄奘領了師父言語，就做化緣的和尚，徑至江州，適直劉洪有事出外，也是天教他母子相會。玄奘就直至私衙門口抄化，那殷小姐原來夜間得了一夢，夢見月缺再圓，暗想道：「我婆婆不知音信，我丈夫被這賊謀死，我的兒子拋在江中，倘若有人收養，算來有十八歲矣。或今日天教相會，亦未可知。」正沉吟間，忽聽私衙前有人念經，連叫抄化。小姐又乘便出來問道：「你是何處來的？」玄奘笑道：「貧僧乃是金山寺法明長老的徒弟。小姐道：你既是金山寺長老的徒弟，叫進衙來將齋飯與玄奘吃，仔細看他舉止言談，好似與丈夫一般。」小姐將從婢打發開來，問道：「你這小師父還是自幼出家的，還是中年出家的，姓甚名誰？」可有父母否？」玄奘答道：「我也不是自幼出家，我也不是中年出家，我說起來，冤有天來大仇，有海樣深。我父被人謀死，我母親被賊人占了，我師父法明長老教我，在江州衙內尋取母親。」小姐問道：「你母姓甚？」玄奘道：「我母姓殷，名喚溫嬌。我父姓陳，名光慈，我小名叫做江流。法名取爲玄奘。」小姐道：「溫嬌就是我，但你今有何憑據？」玄奘聽說是他母親，雙膝跪下，哀哀大哭。我娘若不信，見我血書汗衫爲證。」溫嬌取過一看，果然是真。母子相抱而哭，就叫我兒快去。玄奘道：「十八年不識生身父母，今朝纔見母親，教孩兒如何割捨？」小姐道：「我兒，你火速抽身前去。劉賊若問他必害你性命。我明日假裝一病，只說先年曾許捨百雙僧鞋，來你寺中還願。那時節，我有話與你說。」玄奘依言拜別，却說小姐自見兒子之後，心內一憂一喜，忽一日推病，茶飯不吃，臥於牀上。劉洪歸衙，問其緣故。小姐道：「我幼時曾許下一願，許捨僧鞋一百雙。昨五日之前，夢見個和尚，手執利刃，要索僧鞋，便覺身子不快。」劉洪道：「這些小事，何不早說，隨升堂吩咐王佐衙、李右衙、江州城內百姓，每家要辦僧鞋。」

一雙限五日內完納。百姓俱依派完納訖。小姐對劉洪道。僧鞋做完。這裏有甚麼寺院。好去還願。劉洪道。這江州有個金山寺。焦山寺。聽你在那個寺裏去。小姐道。久聞金山寺好個寺院。我就往金山寺去。劉洪道。喚王李二衙辦下船隻。小姐帶了心腹人。同上了船。船子將船撐開。就投金山寺去。却說玄奘回寺。見法明長老把前項說了一遍。長老甚喜。次日只見一個丫嬛先到。說夫人來寺還願。衆僧都出寺迎接。小姐徑進寺門。參了菩薩。大設齋觀。喚了丫嬛。將僧鞋暑襪。托於盤內。來到法堂。小姐拈香。虔心禮拜。就教法明長老分儀與玄衆僧去。玄奘見衆僧散了。法堂上更無一人。他却近前跪下。小姐叫他脫了鞋襪。看時。那右腳上果然少了一個小指頭。當時兩個又抱住而哭。拜謝長老養育之恩。法明道。汝今母子相會。恐奸賊知之。可速速抽身回去。庶免其禍。小姐道。我兒我與你一隻香環。你徑到洪州西北地方。約有一千五百里之程。那裏有個萬花店。當時留下婆婆張氏在那裏。是你父親生身之母。我再寫一封書與你。徑到唐王臺城之內。金殿左邊。殿開山丞相家。是你母生身之父母。你將我的書遞與外公。叫外公奏上唐王。統領人馬。擒殺此賊。與父報仇。那時纔救得娘的身子出來。我不敢久停。誠恐賊漢怪我歸遲。便出寺登舟而去。玄奘哭回寺中。告過師父。即時拜別。徑往洪州。來到萬花店。問那店主劉小二道。昔年江州陳客官有一母親住在你店中。如今好麼。劉小二道。他原在我店中。後來昏了。眼三四年。並無店租還我。如今在南門頭一個破瓦窰裏。每日上街叫化度日。那客官一去許久。到如今查無信息。不知爲何。玄奘聽罷。即時問到南門頭。破瓦窰。尋着婆婆。婆婆道。你聲音好似我兒。陳光蕊。玄奘道。我不是陳光蕊。我是陳光蕊的兒子。溫嬌小姐是我的娘。婆婆道。你爹娘怎麼不來。玄奘道。我爹爹被強盜打死了。我娘被強盜霸占爲妻。婆婆道。你怎麼曉得來尋我。玄奘道。是我娘着我來尋婆婆。我娘有書在此。又有香環一隻。那婆婆接了書。並香環。放聲痛哭。道。我兒爲功名到此。我只道他背義忘恩。那知他被人謀死。且喜得皇天憐念。不絕我兒之後。今日還有孫子來尋我。玄奘道。婆婆的眼。如何都昏了。婆婆道。我因思量你父親。終日懸望。不見他來。因此上。哭得兩眼都昏了。玄奘便跪倒。向天禱告。道。念玄奘一十八歲。父母之仇。不能報復。今日領母命來尋婆婆。天若憐鑒。弟子誠意。保我婆婆雙眼復明。祀罷。就將舌尖與婆婆啣眼。須臾之間。雙眼睜開。仍復如初。婆婆觀了。小和尚道。你果是我的孫子。恰和我兒子光蕊形容無二。婆婆又喜又悲。玄奘就領婆婆出了窰門。還到劉小二店內。將些房錢賃屋一間。與婆婆棲身。又將盤纏與婆婆道。我此去。只用月餘。就回。隨即辭了婆婆。徑往京城。尋到皇城東街。殷丞相府上。與門上人道。小僧是親戚。來探相公門上人。稟知丞相。丞相道。我與和尚並無親眷。夫人道。我昨夜夢

見我女兒滿堂嬌來家，莫不是女婿有書信回來也。丞相便教請小和尚來到廳上，小和尚見了丞相與夫人，哭拜在地，就懷中取出一封書來，遞與丞相。丞相拆開從頭讀罷，放聲痛哭。夫人問道：「相公有何事故？」丞相道：「這和尚是我與你的外孫女婿。陳光蕊被賊謀死，滿堂嬌被賊強占為妻。夫人聽罷，亦痛哭不止。丞相道：「夫人休得煩惱，來朝奏知主上，親自統兵，定要與女婿報仇。次日，丞相入朝，啓奏唐王曰：「今有臣婿狀元陳光蕊，帶領家小，江州赴任，被船子劉洪打死。占女為妻，假冒臣婿，為官多年，事屬異變。乞陛下立發人馬，勦除賊寇。」唐王見奏，大怒，就發御林軍六萬，着殷丞相督兵前去。丞相領旨出朝，即往教場內點了兵，徑往江州進發。曉行夜宿，星落鳥飛，不覺已到江州。殷丞相兵馬俱在北岸下，營寨星夜令銀牌下戶喚到江州同知州判二人，丞相對他說道：「此事叫他提兵相助，一同過江而去。天尚未明，就把劉洪衙門圍了。劉洪正在夢中聽得火炮一響，金鼓齊鳴，衆兵殺進私衙，劉洪措手不及，早被擒住。丞相傳下軍令，將劉洪一千人犯，綁赴法場，令衆軍俱在城外安營去了。丞相直入衙內正廳坐下，請小姐出來相見。小姐欲待要出，羞見父親，就要自縊。玄奘聞知，急急將母解救，雙膝跪下，對母道：「兒與外公統兵至此，與父親報仇。今日賊已擒捉，母親何故反尋死？母親若死，孩兒豈能存乎？」丞相亦進衙勸解。小姐道：「吾聞婦人從一而終，痛夫已被賊人所殺，豈可靦顏從賊？止因遺腹在身，只得忍恥偷生。今幸兒已長大，又見老父提兵報仇，為女兒者，有何面目相見？惟有一死以報丈夫耳。」丞相道：「此非我兒以威哀改節，皆因出乎不得已，何得為恥？」父女相抱而哭。玄奘亦哀哀不止。丞相拭淚道：「你二人且休煩惱，我今已擒捉仇賊，且去發落去來，即起身到法場，恰好江州同知亦差哨兵拿獲水賊李彪，辱到丞相大喜，就令軍牢押過劉洪、李彪，每人痛打一百大棍，取了供狀，招了先年不合謀死陳光蕊情由。先將李彪釘在木驢上，推去市曹，剮了千刀。梟首示衆，訖把劉洪拿至江江渡口，先年打死陳光蕊處，丞相與小姐、玄奘三人親到江邊，望空祭奠。活剮取劉洪心肝，祭了光蕊，燒了祭文一道。三人望江痛哭，早已驚動水府，有巡海夜叉將祭文呈與龍王。龍王看罷，就差警元帥去請光蕊來到道前，先生恭喜，恭喜。今有先生夫人公子同岳丈俱在江邊祭我，我今送你還魂去也。再有如意珠一顆，走盤珠二顆，絞綸十端，明珠玉帶一條，奉送你今日便可夫妻子母相會也。光蕊再三拜謝，龍王就令夜叉將光蕊身屍送出江口，還魂夜叉領命而去。却說殷小姐哭奠丈夫一番，又欲將身赴水而死。慌得玄奘拚命扯住，正在倉皇之際，忽見水面上一個死屍浮來，靠近江岸之旁。小姐忙向前認看，認得是丈夫的屍首，一發噙陶大哭不已。衆人俱來觀看，只見光蕊舒拳伸脚，身上漸漸展動，忽地爬將起來，坐下衆人不勝驚駭。光蕊睜

開眼早見殷小姐與丈人殷丞相同着小和尚俱在身邊啼哭。光蕊道：「你們爲何在？」此小姐道：「因汝被賊人打死，後來妾身生下此子，幸遇金山寺長老撫養長大，尋我相會，我教他去尋外公，父親得知，奏聞朝廷，統兵到此，拿住賊人，適纔剜取心肝，望空祭奠我夫，不知我夫怎生又得還魂。」光蕊道：「皆因我與你昔年在萬花店時，買放了那尾金色鯉魚，誰知那鯉魚就是此處龍王，後來逆賊把我推在水中，全虧得他救我，方纔又賜我還魂，遂我實物，俱在身上，更不想你生下這兒子，又得岳父爲我報仇，真是苦盡甘來，莫大之喜。衆官聞知，都來賀喜，丞相就令安排酒席，答謝所屬官員，即日軍馬回程，來到萬花店，那丞相傳令安營，光蕊便同玄奘到劉家店尋婆婆，那婆婆當夜得了一夢，夢見枯木開花，屋後喜鵲頻頻喧噪，想道：「不是我孫兒來也。」說猶未了，只見店門外，光蕊父子齊到，小和尚指道：「這不是俺婆婆，光蕊見了老母，連忙拜倒，母子抱頭痛哭一場，把上項事說了一遍，算還了小二店錢，起程回到京城，進了相府，光蕊同小姐與婆婆、玄奘都來見了夫人，夫人不勝之喜，吩咐家僮，大排筵宴，慶賀丞相道：「今日此宴，可取名爲團圓會，真正合家歡喜。」次日早朝，唐王登殿，殷丞相出班，將前後事情備細啓奏，並薦光蕊才可大用，唐王准奏，卽命陞陳萼爲學士之職，隨朝理政。玄奘立意安禪，送在洪福寺內修行，後來殷小姐畢竟從容自盡，玄奘自到金山寺中報答法明長老，不知後事若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回 老龍王拙計犯天條 魏丞相遺書託冥吏

都城大國實堪觀，八水周流遶四山。多少帝王興此處，古來天下說長安。

此單表陝西大國長安城，乃歷代帝王建都之地。自周秦漢以來，三川花似錦，八水繞城流。三十六條花柳巷，七十二座管絃樓，華夷圖上看，天下最爲頭，真是個奇勝之方。今却是大唐太宗文皇帝登基，改元龍集，貞觀此時已登極十二年，歲在己巳，且不說他駕前有安邦定國的英豪，與那創業爭疆的傑士，却說涇河岸邊，有兩個賢人，一個是漁翁，名喚張稍，一個是樵子，名喚李定。他兩個是不登科的進士，能識字的山人。一日在長安城裏，賣了肩上柴，買了籃中鯉，同入酒館之中，吃了半酣，各攜一瓶，順涇河岸邊，徐步而回。張稍道：「李兄，我想那爭名的，因名喪體，奪利的，爲利亡身，受爵的，抱虎而眠，承恩的，袖蛇而走，算起來，不如我們水秀山青，逍遙自在，甘淡薄，隨緣而過。」李定道：「張兄說得有理，但只是你那水秀不如我的山青，張稍道：「你山青不如我水秀，有蝶戀花詞爲證。」

煙波萬里扁舟小，靜依孤篷西

施聲音遠，謠感流心。名利少，閑雲紫萼葳蕤草。數點沙鷗堪樂道。柳岸蘆花，雲子同歡笑。一覺安眠風浪清，無幾無聲無煩惱。幸定道你的水秀，不如我的山青。也有個蝶戀花詞爲證。雲林一段松花，滿點燕鶯啼。巧舌如簧，紅瘦綠肥，春正暖，依然夏至光陰轉。又值秋來容易換，黃花香堆供翫，迅速嚴冬，如指蓬蓬，道這四季無人管。漁翁道你山青，不如我水秀。受用些好物，有一鷓鴣天爲證。仙翁雲水足生輝，擺櫂橫舟便是家。活計鮮鮮烹綠飯，蔬蔬紫蟹煮紅蝦。青廬草水荷芽，菱角鷓鴣更可誇。嬌藕老蓮芹葉嫩，慈菇菱白烏莢花。漁夫道你水秀，不如我的山青。受用些好物，亦有一鷓鴣天爲證。崔嵬峻嶺接天涯，草舍茅簷綠樹綠。我家醜醜鴈鴉強，蟹蟹肥肥鳧魚蝦。香椿黃豆嫩芽竹笋，山茶更可誇。紫李紅桃梅杏熟，甜梨酸棗木棉花。漁翁道你山青，真個不如我的水秀。又有天仙一首。一葉小舟隨所寓，萬壑煙波無處避。垂釣撒網捉鮮鱗，泛鷺脫傷有味。老婆稚子團圓會，魚多又買長安市。換得香膠吃個醉，簾衣嘗被臥秋江。野睡無憂慮，不覺人間榮與貴。漁夫道你水秀，毫不如我的山青。也有天仙一首。菲舍數椽山下蓋，松竹梅蘭皆可愛。穿林起嶺覓乾柴，沒人怪我買或少。多憑世界將錢沽，酒隨心快。瓦鉢磁甌殊自在，甌陶醉了臥松陰。無掛礙，無利害。不覺人間榮與貴。漁翁道李兄，你山中不如我水上。生意快活，有一西江月爲證。紅蕙花繁映月黃，蘆葉風搖風碧。天清遠，楚江空，牽攬一潭星。勳入網，大魚作隊，吞鉤小鱸成羣。得來煮煮，煮味偏濃。笑傲江湖打圃。漁夫道張兄，你水上還不如我山中的生意快活。亦有西江月爲證。敗葉枯藤滿路，破槍老竹盈山。女蘿萋萋亂牽攀。折取收籬，幾攜蟲蛙空中。槍柳風吹，斷頭松檜，掙來准。積備冬寒，接漚換錢從飽。漁翁道你山中，豈可比過還不如我水秀的蠻雅。有一臨江仙爲證。潮落旋移，釣艇去，夜深聽棹歌。寒衣殘月甚幽微。宿鷗驚不起，天際彩雲開。困臥虛洲無個事。三竿日上，還推牆心。倦意自安排。朝臣待漏，怎似我寬懷。漁夫道你水秀的幽雅，還不如我山青的更幽雅。亦有臨江仙可證。蒼煙秋高，挽斧去，曉涼樓閣同來。野花插髮，更有奇哉。撥雲尋路出，待月叫門。開稚子山妻，欣笑接草牀。木枕欹，搗蒜梨，吹季旋鋪。變中新。熱真個壯幽懷。漁翁道這都是我兩個生意，勝身的勾當。你却沒有我閑時節的好處。有詩爲證。詩曰：閑看蒼天白鶴飛，停舟浪時掩蒼扉。荷蓬殺子結鉤，織罷祥雲晒網圍。性定果然如浪靜，身安自覺風帆綠。養青笠，隨時著勝掛朝中紫綬衣。漁夫道你那閑時，又不如我的閑時好也。亦有詩爲證。詩曰：閑觀縹緲白雲飛，獨坐茅庵薄竹扉。無事閒看卷簾時，有時對客把棋圍。喜來策杖歌芳徑，興到攜琴上翠微。草履麻鞋粗布被，心寬強似著羅衣。張稱道李定，我兩個真是微吟可相狎，不須

柱板共金樽，但散道詞章，不爲稀罕。且看幾句，看我們漁樵話，何如。李定道：張兄言之最妙，請兄先吟。舟管緣水煙波內，家住深山曠野中，偏愛溪橋春水漲，我憐若岫晚雲蒙。龍門鮮鯉時烹煮，蟲蛙乾菜日燎烘，釣網多般堪勝老，捉繩一事可容終。小舟仰臥飄飄，草帽斜欹，聽喚鳴口舌，場中無我分。是非海內少，吾儕愛過掛酒壺，如錦石上，寶磨斧似錄，秋月暉暉，當釣春山寂寂，沒人連魚多換酒，同妻飲，柴刺治壺共子養，自唱自斟隨放蕩，長歌長嘆任颯風。呼兄喚弟，遊船夥，翠友攜朋，聚野禽行，令猜拳，頻盡盡，拆牌道字，漫傳鍾，烹蝦蟹，雲朝朝，藥炒鴨，總錦日日豐，感婦煎茶情，散淡山妻造飯意，從容曉來舉杖陶，輕浪日出擔柴過，大街雨後披蓑檢，活鮑風前弄斧代，枯松滑澗避世，妝癡喬隱姓埋名，作啞聲。張翰道：李兄，我纔偈先起句，今到我兄也，先起一聯，小弟亦書續之。風月伴狂山野渡，江湖寄傲老餘心，頭無算計于戈耳，時不聞聲，隨時一酌香膠酒，度日三餐野菜羹，兩東柴薪爲活計，竿釣線是營生，閑呼稚子磨銅斧，靜喚慈兒補蓆罽，春到愛觀楊柳綠，時融喜賞荻蘆青，夏天避暑修新竹，六月乘涼摘嫩菱，霜降鷄肥常日宰，重陽蟹壯及時烹，冬來日上還沉睡，敘九天高自不蒸，八節山中隨放性，四時湖裏任陶情，採薪自有仙家興，垂釣全無世俗形，門外野花香飄，船頭綠水浪平平，身安不說三公位，性定強如十里城，十里城高防關令，三公位顯聽宣聲，樂山樂水真是罕，謝天謝地謝神明。他二人既各道詞章，又相聯詩句，行到那分路去處，躬身作別。張翰道：李兄呵，途中保重，上山仔細看虎，倘若有些凶險，正是明日街頭少故人。李定道：天有一測風雲，人有友也替爲生死，你怎麼就保得無事。張翰道：李兄，你聽張等說，你遠沒捉摸，不若我的生意，有捉摸，定不道此等事。李定道：暫時稱福，你怎麼就保得無事。張翰道：李兄，你聽張等說，你遠沒捉摸，不若我的生意，有捉摸，定不道此等事。李定道：你那水面上營生，極凶極險，隨隱隨暗，有甚麼捉摸。張翰道：你是不要得，這長安城裏，西門街上，有一個賣卦的先生，我每日送他一尾金色鯉，他就與我袖傳一錢，依方位，百下百着，今日我有去賣卦，他教我在涇河灣頭，更邊下網，西岸拋鉤，定獲滿載魚蝦而歸。明日上城來賣，法酒再與老兄相敘。二人從此敘別。道正是：路上說話裏有人，原來這涇河水府有一個巡水的夜叉，聽見了百下百着之言，急轉水晶宮，慌忙報與龍王道：道稱事了，稱事了，龍王問有甚稱事。夜叉道：臣巡水去，到水邊，只見兩個漁樵，相別時，言語甚是利害。那漁翁說：長安城裏西門街上有個賣卦先生，算得最准，他每日送他鯉魚一尾，他就傳一課，教他百下百着，若依此等算准，却不將水荻盡情打去，何以

壯觀水府。何以躍浪翻波。輔助大王威力。龍王甚怒。急提了劍。就要上長安城。誅滅這賣卦的。旁邊閃過龍子。龍孫。蝦
巨蟹。上齶軍師。鱒少卿。鯉太宰。一齊啓奏道。大王且息怒。常言道。過耳之言。不可聽信。大王此去。必有雲從。必有雨助。
恐驚了長安黎庶。上天見責。大王隱顯莫測。變化無方。但只變一秀士。到長安城內。訪問一番。果有此輩。容加誅滅。不
遲。若無此輩。可不是妄害他人也。龍王依奏。遂棄寶劍。也不與雲雨。出岸上。搖身一變。變作一個白衣秀士。真個。
手姿英偉。鬚鬢昂霄。步履端莊。循規蹈矩。語言遵孔孟。禮貌體周文。身穿綠色羅襪。頭戴道遙一字巾。上路來。拽開
雲步。竟到長安城西門大街上。只見一簇人。擠擠雜雜。鬧鬧哄哄。內有高談闊論的。道屬龍的本命。屬虎的相冲。寅辰
已亥。雖稱合局。但怕的是日犯歲君。龍王聞言。情知是賣卜之處。先上前分開眾人。望裏觀看。只見。四壁珠璣。滿堂
絳繡。寶鴨香無斷。磁瓶水恁清。兩邊羅列王維畫。座上高懸鬼谷形。端溪硯。金煙墨。相襯着精毫大筆。火株林。郭璞數。
譜對了臺政新經。六爻熟諳。八卦精通。能知天地理。善曉鬼神情。一槩子。午安排定。滿腹星辰。佈列清真。個那未來事。
過去事。觀如月鏡。幾家興。幾家敗。鑒若神明。知凶定吉。斷死言生。開談風雨。迅下筆。鬼神驚。招牌有字。書名姓。神課先
生袁守誠。此人是誰。原來是當朝欽天監。臺正先生袁天罡的叔父。袁守誠是也。那先生果然相貌稀奇。儀容秀麗。
名揚大國。術冠長安。龍王入門來。與先生相見。禮畢。請龍王上坐。童子獻茶。先生問曰。公問何事。龍王曰。請卜天上陰
晴。事如何。先生卽袖傳一課。斷曰。雲迷山頂。霧罩單林。梢若占雨。澤准在明朝。龍王曰。明日甚時下雨。雨有多少。尺
寸。先生道。明日辰時布雲。巳時發雷。午時下雨。未時雨足。共得水三尺三寸零四十八點。龍王笑曰。此言不可作戲。如
是。明日有雨。依你斷的時辰。數目。我送課金五十兩。奉謝若無雨。或不按時辰。數目。我與你實說。定要打壞你的門面。
扯碎你的招牌。卽時趕出長安。不許在此惑眾。先生欣然而答。這個一定任你請了。請了明朝雨。後來會龍王辭別。出
長安回水府。大小水神接着問曰。大王訪那賣卦的如何。龍王道。有。有。但是一個掉嘴口。討春的先。生。我問他幾時
下雨。他就說。明日下雨。問他甚麼時辰。甚麼雨數。他就說。辰時布雲。巳時發雷。午時下雨。未時雨足。得水三尺三寸零
四十八點。我與他打了個賭賽。若果如他言。送他謝金五十兩。如略差些。就打他門面。趕他起身。不許在長安惑眾。
衆水族笑曰。大王是八河都總管。司雨大龍神。有雨無雨。惟大王知之。他怎敢這等胡言。那賣卦的。定是輸了。定是輸
了。此時龍子。龍孫。與那魚。蟹。鱒。士。正歡笑。談此事。未畢。只聽得半空中。叫涇河龍王。接旨。衆檣頭上看。是一個金衣力
士。手擎玉帝勅旨。竟投水府而來。慌得龍王。整衣端蒲。焚香接了旨。金衣力士。回空而來。龍王謝恩。拆封看時。上寫着。

勅命八河總，驅雷掣電行明朝施雨澤，普濟長安城。旨意上時辰數日，與那先生判斷者毫髮不差，諛得那龍王魂飛魄散，少頃甦醒對衆水族曰：塵世上有此靈人，真是能通天地理，却不輸與他哩。鱗軍師奏云：大王放心，要贏他有何難處？臣有小計，管教滅那廝的口嘴。龍王問計軍師道：行雨差了時辰，少些點數，就是那廝斷卦不准，怕不贏他。那時摔碎招牌，趕他跑路，果何難也？龍王與他所奏，果不担憂。至次日，點札風伯雷公雲童電母，直至長安城九霄空上，他挨到那已時方布雲。午時發雷，未時落雨，申時雨止，卻只得二尺零四十點，改了他一個時辰，尅了他三寸八點。雨後發放衆將班師，他又按落雲頭，還變作白衣秀士，到那西門裏大街上，撞入袁守誠卦鋪，不容分說，就把他招牌筆硯等一齊摔碎。那先生坐在椅上，公然不動。這龍王又輪起門板，便打罵道：這妄言福禍的妖人，擅惑衆心的潑漢，你又不卦靈言，又狂謬說今日下雨的時辰，點數俱不相對，你還危然高坐，趁早去饒你死罪，守誠猶公然不懼分毫。仰面朝天，冷笑道：我不怕我無死罪，只怕你倒有個死罪哩！別人好瞞，只是難瞞我也。我認得你不是秀士，乃是涇河龍王，你違了玉帝勅旨，改了時辰，尅了點數，犯了天條，你在那剛龍臺上，恐難免一刀，你還在此罵我龍王見說，心驚胆戰，毛骨悚然，急急丟了門板，整衣伏禮，向先生跪下道：先生休怪前言戲之耳，豈知弄假成真，果然違犯天條，奈何？望先生相救，不然我至死也不放你守誠曰：我救你不得，只是指條生路與你投生便了。龍王曰：願求指教。先生曰：你明日午時三刻，該赴入曹官魏徵處聽斬，你果要性命，須當急急去告當今唐太宗皇帝，方好。那魏徵是唐王駕下的丞相，若是討他個人情，方保無事。龍王聞言，拜辭含淚而去，不覺紅日西沉，太陰星上，但見煙凝山紫，歸鴉倦路，遠行人投旅店，渡頭新鴈宿，沙銀河現，催更籌，孤村燈火光，無焰風，裏爐煙清，道院蝴蝶夢中，人不見，月移花影上欄杆，星光亂，漏聲換，不覺深沉夜已半。這涇河龍王，也不回水府，只在空中等到子時前後，收了雲頭，斂了霧角，竟來皇宮門首。此時唐王正夢出宮門之外，步月花影，忽然龍王變作人相，上前跪拜，口叫陛下，救我，救我。太宗云：你是何人，朕當救你。龍王云：陛下是眞龍，臣是業龍，臣因犯了天條，該陛下賢臣入曹官魏徵處斬，故來拜求。望陛下救我一救。太宗曰：既是魏徵處斬，朕可以救你，你放心前去。龍王歡喜叩謝而去，却說那太宗夢醒後，念念在心，早已至五更三點，太宗設朝，聚集兩班文武官員，但見煙籠鳳闕，香藹龍樓，光搖丹宸動，雲拂翠華流。君臣相契同堯舜，禮樂威嚴近漢周。侍臣燈宮女，扇雙雙映彩，孔雀屏，麒麟殿處處光浮，山呼萬歲，華祝千秋，靜鞭三下響，衣冠拜冕旒。宮花燦爛，天香襲堤，柳輕柔，御樂謳珍珠簾，翡翠鏡，金鈎高控，龍鳳扇，山河扇，寶蓋停留，文官英秀，武將抖擻，御道分

商下丹擬列品流金章紫綬三象地久天長萬萬秋。象官朝賀已畢各各分班。唐王閃風目睛睜一從頭觀。只見那文官內是房玄齡杜如晦徐世勣許敬宗王珪等。武官內是高士廉段志賢殷開山程咬金劉洪紀胡敬德秦叔寶等。一個個威儀端重却不見魏徵。丞相唐王召徐世勣上殿道。朕夜間得一怪夢。夢見一人迎面拜謁。口稱是涇河龍王。犯了天條。該入曹官魏徵。魏徵新拜告察人。救他。朕已許諾。今日班前。獨不見魏徵。何也。世勣對曰。此夢已徵。須喚魏徵來朝。陛下不要放他出門。過此一日。可救夢中之龍。唐王大喜。即傳旨。當寫官宣魏徵入朝。詔魏徵丞相在府夜觀乾象。正點齊香。忽聞得騎喚九聲。却是天差仙使。捧玉帝金旨一道。着仙王時三刻。夢斬涇河老龍。這丞相謝了天恩。齋戒沐浴。在府中試慧劍。還元神。故此不會入朝。一見當寫官。齋旨來。宣他。懼無任。又不敢違違君命。只得急急整衣束帶。同旨入朝。在御前叩頭請罪。唐王道。赦卿無罪。那時諸臣尚未退朝。至此却命差。差朝宿留魏徵。宣上金鑾。召入便殿。先議論安邦之策。因國之謀。將近巳未午初時。候却命寫人取過大棋來。與魏徵對弈一局。衆僚妃隨取棋枰。鋪設御案。魏徵謝了恩。即與唐王對弈一局。一着擺開陣勢。正合爛柯。魏云。博奕之遠。貴乎嚴謹。高者在腹。下者在邊。中者在角。此棋家之常。弈秋曰。竇輸一子不失。一先舉左則視右。攻後則瞻前。有先而後。有後而先。兩生勿斷。皆活勿連。圍不可太疎。密不可太促。與其繼子以求生。不若棄之而取勝。與其無事而獨行。不若圍之而自補。彼衆我寡。先謀其生。我衆彼寡。務張其勢。善勝者不爭善陣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亂。夫棋始以正合。終以奇勝。凡般無事而自補者。有侵絕之意。棄小而而救者。有圍大之心。隨手而下者。無謀之人。不思而應者。取敗之道。詩云。備端小心。如臨于谷。此之謂也。詩曰。棋盤爲地子爲天。色按陰陽造化全。下到完徹過變處。笑誇當日爛柯仙。君臣兩個對弈。此棋正下到午時三刻。一盤殘局未終。魏徵忽然俯伏在案邊。斷時睡。太宗笑曰。賢卿真是匡扶社稷之心。幾創立江山之力。倦所以不覺時睡。太宗任他睡。着更不呼喚。不多時。魏徵醒來。俯伏在地。道。臣該萬死。却纔覺困。不知所爲。遂陛下救臣。慢君之罪。太宗道。卿有何慢罪。且起來拂過殘棋。與卿從新更着。魏徵謝了恩。却編摠子在手。忽聽得朝門外大呼小叫。原來是秦叔寶徐茂功等。將着一個血淋淋的龍頭。擲在帝前。奏道。陛下海濱河枯。曾有見這般異事。却無聞。太宗與魏徵起身。道。此物何來。叔寶道。功道。千步廊南十字街頭。雲霧裏落下這顆龍頭。微臣不敢不奏。唐王驚問魏徵。此是何說。魏徵轉身叩頭道。是臣纔一夢斬的。唐王問言。大驚道。賢卿睡時。時又不曾見魏徵身動手。又無刀劍。如何却斬此龍。魏徵奏道。主公。臣的身在君前。夢離陛下。身在君前。對殘局。合眼朦朧。夢

離陛下乘瑞雲，出神抖搜，那條龍在闕龍臺上，被天兵將縛縛其中，是臣道，你親天條合當死罪，我奉天命，斬汝殘生。龍王哀苦，臣抖精神，龍王哀苦，伏爪收鱗，甘受死，臣抖精神，捧衣進步，舉霜鋒，挖我一聲刀過去，請頭因此，落虛空。太宗聞言，心中悲喜不一，喜者，誇羨魏徵，做對臣朝中有此豪傑，惹甚江山不穩，悲者，謂夢中曾許救龍，不期竟致遺誤，只得強打精神，傳旨着叔瓚將龍頭懸掛市曹，曉諭長安，秦庶一壁廂賞了魏徵，衆官歡說，當晚回宮，心中只是憂悶，想那夢中之龍，哭哭啼啼，哀告求生，豈知無常，難免此患，想念多時，漸覺神魂，離舍身體，不安，當夜二更時分，只聽得宮門外有號泣之聲，太宗愈加驚恐，正朦朧睡間，又見那涇河龍王，手提著一顆血淋淋的首級，高叫：唐太宗，還我命來，我命來，你昨夜荷許救我，怎麼天明時，反宣入宮，官來斬我，你出來，你出來，我與你到閻君處，折辨折辨，他扯住太宗，再三審問，不放太宗，籍口難言，只得汗流過龍，正在那難分難解之時，只見正南上香雲繚繞，彩霧飄飄，有一個女真人，上前將楊柳枝，用手一擺，那沒頭的龍，悲悲啼啼，竟往西北而去，原來這是觀音菩薩，領佛旨，上東土，尋取經人，此住長安城，都土地廟裏，夜間鬼泣神號，特來鳴謝，龍王，那龍竟到陰司地獄，具告不趙，却說太宗，聽了，同來，只叫有鬼，鬼慌得那三宮皇后，六院嫔妃，與近侍太監，戰兢兢，一夜無眠，不覺五更三點，那滿朝文武百官，都在朝門外，候朝，等到天明，猶不見臨朝，說得一個個驚懼，及日上三竿，方有旨意出來，道：朕心不快，衆官免朝，不從候至七日，衆官憂懼，都正要撞門，見爲問安，只見太后有旨，召警官入宮，用藥，衆人在朝門等候，討信，少時，警官出來，衆問何疾，警官道：皇上厭氣，不正，虛而又致狂言，見鬼，又診得十動一代，五臟無氣，恐不諱，只在七日之內，衆官聞言，大驚失色，正惶惶間，又聽得太宗有旨，宣徐茂功，護國公尉遲公，見駕，三公奉旨，急入到分宮，樓下，拜畢，太宗正色，強言，道：賢卿，察人十九歲，領兵南征北伐，乘燭西除，苦歷數載，更不會見半點邪祟，今日却反見鬼，尉遲公道：創立江山，殺人無數，何怕鬼乎？太宗道：卿是不信朕，這靈宮門外，入夜就拋磚弄瓦，鬼魅呼號，實難處，白日猶可，昏夜難禁，叔實道：陛下寬心，今晚臣與敬德，把守宮門，現有甚麼鬼祟，太宗准奏，茂功謝恩，而出，當日天晚，各取披掛，危兩個甲冑，整齊，執金瓜鐵斧，在宮門外把守，好將軍，你看他怎生打扮，頭戴金盔，光燦燦，身披鐵甲，龍鱗護心，寶鏡提祥雲，衝鋒收緊，扣鎖帶彩霞，新造一個鳳眼朝天，星斗怕那一個環，騎映電月光輝，他本是英雄豪傑，奮勇臣，只落得千年，屍戶，尉遲古作門神，二將軍，侍立門旁，一夜天曉，更不會見一點邪祟，是夜太宗在宮安寢，無事，曉來，宣二將軍，重賞勞，道：朕自傷疾，數日不能得睡，今夜仗二將軍威靈，甚安，卿且請出，安息，息神，晚間再一護衛，二將軍謝恩，而

出。遂此二三夜把守俱安。只是御膳減損。病轉覺重。太宗又不忍二將辛苦。又宣叔寶、敬德與杜房諸公入宮。吩咐道：「這兩日朕雖得安。却只難為秦胡二將軍徹夜辛苦。朕款召巧手丹青。傳二將真容。貼於門上。免得勞他。如何？」眾臣即依旨。選兩個會寫真的。着胡秦二公。依前披掛。照樣畫了。貼在門上。夜間也即無事。如此二三日。又聽得後宰門兵。兵。磚瓦亂響。曉來即宣眾臣曰：「連日前門幸喜無事。今夜後門又響。却又驚殺寡人也。茂功近前奏道：「前門不安。是敬德叔寶護衛後門。不安。該着魏徵護衛。太宗准奏。又宣魏徵。今夜把守後門。徵領旨。當夜結束。整齊提着那誅龍的寶劍。侍立在後宰門前。真個的好英雄也。他怎生打扮。熟絹青巾抹額。錦袍玉帶垂腰。兜風鶴袖。采霜飄飄。壓賽壘茶神貌。脚踏烏靴。坐折手持利刃。兇驍圓睜。兩眼四邊瞧。那個那神敢到。一夜通明。也無鬼魅。雖是前後門無事。只是身體漸重。一日太后又傳旨。召眾臣商議殯殮之事。太宗又宣徐茂功。吩咐國家大事。叮囑做劉蜀王託孤之意。言畢。沐浴更衣。待時而已。旁閃魏徵。手扯龍衣。奏道：「陛下寬心。臣有一事管保陛下長生。太宗道：「病勢已入膏肓。命將危矣。如何保得？」徵云：「臣有書一封。進與陛下。捎去到陰司。付鄧都判官崔珏。太宗道：「崔珏是誰？」徵云：「崔珏乃是太上元皇帝駕前之臣。先受茲洲令。後陞禮部侍郎。在日與臣八拜為交。相知甚厚。他如今已死。現在陰司做掌生死文簿的鄧都判官。夢中常與臣相會。此去若將此書付與他。他念微臣薄分。必然放陛下回來。管教魂魄還陽。世定取龍顏轉帝都。太宗聞言。接在手中。籠入袖裏。遂瞑目而亡。那三宮六院。皇后嬪妃。侍長儲君。及兩班文武。俱舉哀戴孝。又在白虎殿上。傳着梓宮不題。畢竟不知太宗如何還魂。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遊地府太宗還魂 進瓜果劉全續配

詩曰：百歲光陰似水流。一生事業等浮漚。昨朝面上桃花色。今日頭邊雪片浮。

白蟻陳殘方是幻。子規聲切早回頭。古來陰騭能延壽。善不求憐天自周。

却說太宗渺渺茫茫。魂靈竟出五鳳樓前。只見那御林軍馬。請大駕出朝。採臘太宗欣然從之。縵紗而去。行了多時。人馬俱無。獨自一個散步荒郊草野之間。正驚惶難尋道路。只見那一邊有一人高聲大叫道：「大唐皇帝往這裏來。在這裏來。太宗聞言。擡頭觀看。只見那人頭頂烏紗。腰圍犀角。頭頂烏紗。飄軟帶。腰圍犀角。顯金瓶手。擎牙笏。凝祥鶴。身著羅袍。隱瑞光。脚踏一雙粉底靴。登雲捉霧。懷揣一本生死簿。注定存亡。鬢髮蓬鬆。飄耳上鬚鬚。飛舞繞腮。旁昔日會

爲唐國相。如今掌案侍闈王。太宗行到那邊。只見他跪拜路旁。口稱陛下。赦臣失誤。遠迎之罪。太宗問曰。你是何人。因甚事前來接拜。那人道。微臣半月前在森羅殿上。見涇河鬼龍告陛下。許救反誅之故。第一殿秦廣大王。卽差鬼使。催請陛下。要三曹對案。臣已知之。故來此間候接。不期今日來遲。望乞恕罪。恕罪。太宗道。你姓甚名誰。是何官職。那人道。微臣存日。在陽曹侍先君駕前。爲茲洲令。後拜禮部侍郎。姓崔名珪。今在陰司。得受酈都掌案判官。太宗大喜。卽近前。御手忙攙道。先生遠勞。朕駕前。魏徵有書一封。正寄與先生。却好相遇。判官謝恩。問書在何處。太宗卽向袖中取出。遞與崔珪拜接了。拆封而看。其書曰。

辱愛弟魏徵頓首書拜。大都案契兄崔老先生臺下。憶昔交遊。音容如在。條爾數載。不聞清教。常過節令。設蔬品奉祭。未卜享否。又承不棄。夢中臨示。始知我兄長大。人高。遷奈何陰陽兩隔天。各一方。不能面覲。今因我太宗文皇帝。倏然而故。料對案三曹。必與兄長相會。萬祈備念。生日交情。方便一二。放我主回陽。殊爲愛也。容再修謝。不盡。

那判官看了書。滿心歡喜道。魏人曹前日夢斬老龍。事已早知。甚是誇獎。不盡。又蒙他早晚看顧。臣的子孫。今日既有書來。陛下寬心。微臣管送陛下還陽。重登玉闕。太宗稱謝了。二人正說間。只見那邊有一對青衣童子。執幢幡寶蓋。高叫道。閻王有請。有請。太宗遂與崔判官並二童子舉步前進。忽見一座城門上。掛着一面大牌。上寫着幽冥地府。鬼門關七個大金字。那青衣將幢幡搖動。引太宗竟入城中。順街而走。只見那街旁邊。有先生李淵。先兄建成。故弟元吉。上前道。世民來了。世民來了。那建成。元吉。就來揪打索命。太宗躲閃不及。被他扯住。幸有崔判官喚一青面獠牙鬼。使喝退了建成。元吉。太宗方得脫身而去。行不數里。見一座碧瓦樓臺。真個壯麗。但見。飄飄萬疊彩霞堆。隱隱千條紅霧現。耿耿籬飛怪獸頭。輝輝五疊鴛鴦片。門鎖幾路赤金釘。檻設一橫白玉段。臆騰近光放曉星。籠籠幌幌穿紅電。樓臺高聳接青霄。廓廡平平排連寶院。獸鼎香雲襲御衣。絳紗燭火明宮扇。左邊猛烈擺牛頭。右下崢嶸羅馬面。接亡送鬼轉金牌。引魄招魂垂索練。喚作陰司總會門。下方閻老森羅殿。太宗正在外面觀看。只見那壁廂環珮叮嚀。仙香奇異。外有兩對提燭。後面却是十殿閻王。降階而至。那十王是秦廣王。楚江王。宋帝王。仵官王。閻羅王。平等王。泰山王。都市王。卞城王。轉輪王。出在森羅寶殿。控背躬身。迎迓太宗。太宗謙下。不敢前行。十王道。陛下是陽間人王。我等是陰間鬼王。分所當然。何須過讓。太宗道。朕得罪。應下。豈敢論陰陽人鬼之道。遜之不已。太宗前行。竟入森羅殿上。與十王禮畢。分寶王坐定。約有片時。秦廣王拱手而進。言曰。涇河鬼龍告陛下。許救而反殺之何也。太宗道。朕會夜夢老龍求。

救，實是尤他無辜，不期他犯罪當刑，該我那人曹官竊殺真斬，朕寬魏徵在殿著棋，不知他一夢而斬，還是那人曹官出沒神機，又是那羅王犯罪當死，豈是朕之過也。十王隔言伏禮道：「自那龍未生之前，兩斗星死，簿上已註定該遭殺於人曹之手，我等早已知之，但只是他在此折辯，定要陛下來此。」三曹對案是我等將他送入輪藏轉生去了，今又有勞陛下降臨，望乞釋我僥倖之罪，言畢，命掌生死簿判官急取簿子來，看陛下陽壽天祿，該有幾何。判官急轉門房，將天下萬國國王天祿總簿先逐一檢閱，只見南勝部洲大唐太宗皇帝註定貞觀二十三年，看判官吃了一驚，急取淨羅大鐵牌一字，上添了兩蓋，却將簿子是上十王從頭一看，見太宗名下註定二十三年閻王壽限，陛下登基多少年了。太宗道：「朕即位今一十三年了，閻王道：陛下寬心勿慮，還有二十年賜壽，此一表已是對案明白，請返本還陽。」太宗聞言，躬身稱謝。十閻王差獲判官朱大尉二人，送太宗還魂。太宗出森羅殿，又起手問十王道：「朕宮中老少安否？如何十王道俱安，但恐御妹齊似不永。」太宗又再拜稱謝。朕問陽世無物可酬，請惟答瓜果而已。十王喜曰：「我處雖有東瓜西瓜，只少南瓜。」太宗道：「朕回去即送來，即送來從此遂相揖而別。」那大尉執一首引魂幡，那前引路判官隨後保着太宗，竟出幽司，太宗舉目而看，不是舊路，問判官曰：「此路差矣。」判官道：「不差，陰司裏是這般有去路無來路。如今送陛下自轉輪藏出身，一則請陛下遊觀地府，一則教陛下轉托超生。」太宗只得隨他兩個引路前來，竟行數里，忽見一座高山，陰雲垂地，黑霧迷空。太宗道：「這先生那廂是甚處？」山判官道：「乃幽冥背陰山。太宗悚懼道：「朕如何去得？」判官道：「陛下寬心，有巨等引領。」太宗戰戰兢兢，就相隨二人上得山岩，望頭觀看，只見形多凹凸，勢更崎嶇，如蜀嶺高似廬巖，非陽世之名山，實陰司之險地。荆棘叢生，鬼怪石壁，磷磷閃閃，耳時不聞獸鳥鳴，眼前惟見鬼妖行。陰風颯颯，黑霧沒沒，陰風颯颯，是神兵口內噴來，煙霧漫漫，是鬼祟時中噴出氣，一望高低無景色，相看左右盡棺槨。那裏山也有峯，也有嶺，也有洞，也有窟，只是山不生草，崖不插天，鏡不行客，洞不納靈，瀾不流水，岸前皆網羅，嶺下盡神魔。洞中收野鬼，窟底隱邪魂。山前山後，牛頭馬面，亂風呼半掩半籠，鐵鬼窮魂時對泣，他會的判官，急急忙忙，催信索追魂的太尉，以吹喝喝，趕公文，念脚子，旋風滾滾，勾引人黑霧紛紛。太宗全靠着那判官保護，過了陰山前，進又歷了許多衙門，一處處俱是惡孽，擾耳，惡怪驚心。太宗又道：「此是何處？」判官道：「此是陰山背後一十八層地獄。太宗道：「是那十八層判官道：「你聽我說。」吊筋獄，幽枉獄，火坑獄，寂寂寥寥，煩煩惱惱，盡皆是生前作下千般業，死後過來受罪名。那都獄披舌獄，剝皮獄，哭哭啼啼，慄慄慘慘，只因不忠不孝，傷天理，佛口蛇心，墮此門，磨推獄，確擔獄，車崩獄，皮籠

肉綻抹嘴吞牙，乃是喘心味已不公，道巧語花言暗損人寒冰獄，脫聲獄抽腸獄，垢面蓬頭，愁眉皺眼，都是大斗小秤，欺瘠瘠致使災屯，累自身油鍋獄，黑暗獄，刀山獄，戰戰兢兢，悲切切，皆因強暴，故良善，該頭縮頸，苦伶仃，血池獄，阿鼻獄，狎狎獄，脫脫皮露骨，折臂斷筋，也只爲謀過，害命辜畜，磨生遊落，千年難解釋，沉淪永世，不翻身，一個個緊縛牢拴，繩纏索綁，差些赤髮鬼，黑臉鬼，長鋒短劍，牛頭鬼，馬面鬼，鐵齒銅鏡，只打得皺眉苦面，血淋淋，叫地叫天，無救應，正是人生劫莫，把心欺神鬼，昭彰放過，誰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太宗聽說心中，驚怪，進前又走不多時，見一夥鬼卒，各執燈籠，路旁跪下，道橋梁使者，來接判官，喝令上去，上前引着太宗，從金橋而過，太宗又見那一邊有一座銀橋，橋上行幾個忠孝賢良之輩，公平正大之人，亦有燈籠，接引那壁廂，又有一橋，壓風滾滾，血浪滔天，流注之聲不絕。太宗問道：那壁橋是何名色？判官道：陛下那叫做奈何橋，若到陽間，切須憶記，那橋下都是些奔流浩浩之水，險峻窄狹之路，儼如正練搭長江，却似火坑浮上界，陰氣逼人，寒透骨髓，風掃鼻味，鐵心被翻滾滾，往來迎渡，渡人船赤脚蓬頭，出入盡皆作業，鬼橋長數里，闊只三畝，高有百尺，深却千重，上無扶手欄杆，下有捨人惡怪，柳枉纏身，打上奈何險路，你看那橋邊神將，甚兇頑，河內孽魂，痛苦備看，柎杖上掛的，是青紅黃紫，各色絲衣，雙斗崖頭，跳的是，駭鳥公婆，淫潑婦，銅蛇鐵狗，任爭餐，永遭奈何無出路。詩曰：時聞鬼哭與神號，血水潭波萬丈高，無數牛頭並馬面，得將把守奈何橋。正說間，那幾個橋梁使者，早已回去了，太宗心又驚惶，點頭暗嘆，默愁悲傷，相隨着判官，太尉，早過了奈河，惡水，血盆苦界，前又到枉死城，只聽哄哄人嚷，分明說李世明來了，李世明來了，太宗聽叫，心驚胆戰，見一夥拖腰折臂，有足無頭的鬼魅，上前攔住，都叫道：我命來，還我命來，慌得那太宗，戰戰兢兢，只叫崔先生救我，崔先生救我，判官道：陛下那些人都是那六十四處，經歷七十二歲，草寇，衆王子，孽頭目的鬼魂，盡是枉死的冤孽，無收無管，不得超生，又無錢鈔，羅纏，都是孤寒，餓鬼，陛下得些錢鈔與他，我纔救得哩，太宗道：寡人空身到此，却那裏得有錢鈔？判官道：陛下陽間有一人，金銀若干，在我這陰司，裏寄放，府下可出名立一約，小判可作保，且借他一座，給收這些餓鬼，方得過去，太宗問曰：此人是誰？判官道：他是湖南開封府人，姓氏姓名，良他，有十三庫金銀，在此陛下，若借用過他的，到陽間還他，便了，太宗甚喜，情願出名，借用，遂立了文書，與判官，借他金銀一庫，着太尉，盡行給發，判官，便吩咐道：這些金銀，汝等，均可分用，度放你，大詹，爺，爺，過去，他的，陽壽，還早哩，我領了十王，鈎，語，送他，還魂，魂，教他，到陽間，做一個，水陸大會，度汝等，超生，再休，生事，衆鬼，隨言，得了金銀，俱唯唯，而退，判官，令太尉，搖動引魂，魂，領太宗，出離了枉死城中，奔

上平陽大路，飄飄蕩蕩而走。前進多時，却來到六道輪迴之所。又見那騰雲的身披霞被，受藤的腰掛金魚，僧尼道俗走獸飛禽，懸懸飄飄，都奔走那輪迴之下。各進其道。唐王問曰：此意何如？判官道：陛下明心見性，是必記了。傳與陽間人知道，喚做大道輪迴那行善的界化仙道盡忠的超生貴道行孝的再生福道公平的墾生人道種德的轉生富道惡毒的沉淪鬼道唐王聽說，點頭嘆曰：善哉！真善哉！作善果無災，善心常切切，善道大開開，莫教與惡念是必少刁乖。休言不報應，神鬼有安排。判官送唐王直至那超生貴道門，拜呼唐王道：陛下呵！此間乃出頭之處，小判官聞着朱太尉再送一程。唐王謝道：有勞先生遠涉，判官道：陛下到陽間，千萬做個水陸大會，超度那無生的冤魂，切勿忘了。若是陰司裏無報怨之聲，陽世間方得享太平之慶。凡百不善之處，俱可一一改過。普諭世人為善，管教你後代綿長。江山永固。唐王一准奏，辭了判官，隨着朱太尉同入門來。那太尉見門裏有一匹海驃馬，鞍轡齊備，急請唐王上馬。太尉左右扶持，馬行如箭，早到了渭水河邊。只見那水面上有一對金色鯉魚，在河裏卻被跳躍。唐王見了心裏兜裏貪看，不舍太尉道：陛下，這動些，趁早趕時辰進城去也。那唐王只管貪看，不肯前行。被太尉攔着脚，高呼道：不走等甚麼？摸的一聲，望那渭河推下馬去，却就脫了陰司，竟回陽世。却說那唐朝駕下有徐茂功、秦叔寶、胡敬德、段志賢、殷開山、程咬金、高士廉、盧世南、房玄齡、杜如晦、蕭瑀、裴奉張道源、張士衡、王珪等兩班文武，俱保着那東宮太子與皇后、嬪妃、宮嬪侍長，都在那白虎殿上。舉哀一盤，痛痛傷哀，都要曉諭天下，欲扶太子登基。時有魏徵在旁道：列位且住，不可不可。假若驚動州縣，恐生不測。且再按候一日。我主必還魂也。下邊閣上許敬宗道：魏丞相言之甚謬。自古云：潑水難收，人道不返。你怎好說這等虛言，惑亂人心？是何道理？魏徵道：不請許先生說，下官自効得授仙術，推算最明。管取陛下不死，正端處，只聽得棺中連聲大叫道：濟我我耶，濟我我耶。就待個文官試將心慌。皇后、嬪妃、胆戰一個個。面如秋後芙蓉，腰似春前嫩柳，條條看脚軟，難扶扶杖，杖杖哀傷。侍長魂飛，冠蓋連孝禮。嬪妃打跌，綠女軟倒。嬪妃打跌，却如狂風吹倒，敗芙蓉綠女軟倒，好似驟雨衝街，衝婦孺。蒼生臣悚懼，骨軟筋麻，戰戰兢兢，兢兢瘳瘳，瘳瘳把一座白虎殿，却變斷梁橋，鬧喪盡，就如倒塌。此時衆官人走得精光，那個敢近靈柩，多虧了正直的徐茂功，壯烈的魏丞相，有胆量的秦現，忒猛撞的敬德，上前來扶柩，柩才叫道：陛下有甚麼放不下心處，說與我等，不要弄鬼驚駭了眷族。魏徵道：不是弄鬼，此乃陛下還魂也。快取器械來，打開棺蓋。果見太宗坐在裏面，還叫徐茂功，我是誰救得，茂功等上前扶起，道：陛下甦醒，莫怕。臣等都在此護駕。喉唐王方纔開眼，道：朕適纔苦楚，歷過陰司惡鬼難，又還水面裏。

身災，衆臣道：陛下寬心勿懼，有甚水災來。唐王道：朕騎着馬，正行至渭水河邊，見雙頭魚，被朱太尉欺心，將朕推下馬來，跌着河中，幾乎淹死。魏徵道：陛下鬼氣尚未解，竟着太醫院進安神定魄湯藥，又安掛帶，連服一二次，方纔反本。還原知得人事。一計唐王死去已三晝夜，復回陽間爲君，有詩爲證：萬古江山幾變更，歷家數代敗和成。周秦漢晉多奇事，誰似唐王死復生。當日天色已晚，衆臣請王歸寢，各各散訖。次早，脫却孝衣，換了綠服。一個個紅袍烏帽，一個個紫綬金章，在那朝門外等候宣召。却說太宗自服了安神定魄之劑，連進了數次清湯，被衆臣扶入寢室。一夜纔睡，保奏精神，直至天明方起，抖擻威儀，你看他怎生打扮：戴一頂衝天冠，裝一領赭黃袍，繫一條藍田碧玉帶，踏一對創業無雙履，繞堂賽過當朝威烈聖真君。今日好一個清平有道的大唐王，起死回生的李陛下。唐王上金鑾殿，聚衆兩班文武，山呼已畢，依品分班，只聽得傳旨道：有事出班來奏。無事退朝。那東廂門邊徐茂功、魏徵、王珪、杜如晦、房玄齡、袁天罡、李淳風、許敬宗等，西廂門邊段國山、劉洪、基、虛、世、兩、段、志、賢、程、咬、金、秦、叔、寶、胡、敬、德、薛、仁、貴、等一齊上前，在白玉階前俯伏啓奏。道：陛下前朝一夢，如何許久方覺。太宗道：日前接得魏徵書，朕覺神魂出殿，只見羽林軍騎隊出獵，正行時，人馬無蹤，又見那先君父王與先兄弟爭鬪，止難解處，見一人馬帽皂袍，乃是判官崔珏，喝退先兄弟，朕將魏徵書傳過與他，正看時，又見青衣者執燈，帶引朕入內，到林羅殿上，與十殿閻王，敘坐。他說那涇河龍，誣告我許救轉雙之事，是朕將前言陳具一遍，他就已三會對過，索了急命，取生死文簿，檢看我的陽壽，時有崔判官，傳上銅王閻王看了道：寡人有三十三年天壽，纔過得一十三年，還該我二十年陽壽。即着朱太尉送判官送朕回來，朕與十王作別，允了送他瓜果謝恩，自出了森羅殿，見那陰司裏不忠不孝，非禮非義，作踐五穀，明欺暗騙，大小小神，森森許爲淫邪欺罔之徒，受那些磨流磨對之苦，煎熬刑罰之刑，有千千萬萬，看之不足，走過着在死城中，有無數的冤魂，盡都是六十四處煙塵的叛賊，七十二處孽障的魂靈，纏住了朕之走路。幸虧崔判官作保，借得河南相老兒的金銀一庫，騎鬼魂方，每前行着判官，致朕回陽世千萬作一場水陸大會，超度那無主的孤魂，將此言叮囑分別出了那六道輪迴之鄉，有朱太尉請朕上馬，飛也相似，行到渭水河邊，我聽見那水面上有雙頭魚戲，正歡喜處，他將我撮着脚，推下水中。朕方得還魂也。衆臣聞此言，無不稱賀。遂此德行傳報天下，各府縣官員上表稱慶不題。却說太宗又傳旨，赦天下罪人，又查獄中重犯，時有審官將刑部敘新罪人，查有四百餘名，呈上太宗，放赦回家，拜辭了父母兄弟，託產與親戚子姪。明年今日赴省，仍領應得之罪，衆犯謝恩而退，又出檢點簿文，又查管中老幼，緣女三千六百人。

出旨配竈自此內外俱善有詩爲證。大國唐王恩德洪道過堯舜萬民豐死囚四百皆離獄怨女三千放出宮。天下多官稱上壽朝中衆宰贊元龍善心一念天應佑福蔭應傳十七宗。太宗旣放宮女出死囚又出御製榜文徧傳天下榜曰：乾坤浩大日月照鑒分明宇宙寬洪天地不容姦黨使心用術果報只在今生善布淺求獲福休言後世千般巧計不如本分爲人萬種強徒怎似隨緣節儉心行慈善何須努力看經意欲損人空讀如來一藏。自此時蓋天下無一人不行善者一壁廂又出招賢榜招人進瓜果到陰司裏去一壁廂將寶藏庫金銀一庫差鄂國公胡敬德上河南開封府訪相良還債榜張數日有一赴命進瓜果的賢者本是均州人姓劉名全家家有萬貫之資只因妻李翠蓮在門首披金斂齋僧劉全罵了他幾句說他不遵婦道擅出閨門李氏忍氣不過自縊而死撇下一雙兒女年幼晝夜悲啼劉全又不忍見無奈遂捨了性命棄了宗緣撇了兒女情願以死進瓜將皇榜揭了來見唐王王傳旨意教他去金亭館裏頭頂一對南瓜袖帶黃錢口噴藥物那劉全果服毒而死一點靈魂頂着瓜果早到鬼門關上把門的鬼使喝道你是甚人敢來此處劉全道我奉大唐太宗皇帝欽差特進瓜果與十代閻王受用的那鬼使欣然接引劉全竟至森羅寶殿見了閻王將瓜果進上道奉唐王旨意遠進瓜果以謝十王寬宥之恩閻王大喜道好一個有信有德的大宗皇帝遂此收了瓜果便問那進瓜的人姓名那方人氏劉全道小人是均州城民籍姓劉名全因妻李氏縊死撇下兒女無人看管小人情願捨家棄子捐軀報國特與我王進貢瓜果謝衆大王厚恩十王聞言即命查勘劉全妻李氏那鬼使速取來在森羅殿下與劉全夫妻相會訴罷前言回謝十王恩宥那閻王却檢生死簿子看時他夫妻們都有登仙之壽急差鬼使送回鬼使啓上道李翠蓮歸陰日久屍首無存魂將何附閻王道唐御妹李玉英今該促死你可借他屍首教他還魂去也那鬼使領命即領劉全夫妻二人同出陰司而去畢竟不知夫妻二人如何還魂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唐王秉誠修大會 觀音顯聖化金蟬

却說鬼使同劉全夫妻二人出了陰司那陰風遠遠徑到了長安大國將劉全的魂靈推入金亭館裏將翠蓮的靈魂帶進皇宮內院只見那李玉英宮主正在花陰下徐步綠苔而行被鬼使撲個滿懷推倒在地活捉了他魂却將翠蓮的魂靈推入玉英身內鬼使回轉陰司不題却說宮院中的大小侍婢見玉英跌死急走金鑾殿報與三宮皇后道宮主

些沒道理的人圍住我嚷，這是怎的說。那劉全聽他說的話是妻之言，觀其人非妻之面，不敢相認。唐王道：「這正是山崩地裂有人見，捉生替死却難逢。好一個有道的君王，即將御妹的妝奩衣物首飾盡賞賜了劉全，就如陪嫁一般。又賜與他永免差徭的御旨，着他帶領御妹回去。他夫妻兩個便在階前謝了恩，歡歡喜喜還鄉。有詩爲證：人生入死是前緣，短短長長各有年。劉全進瓜回陽世，借屍還魂李舉蓮。他兩個辭了君王，徑來均州城裏，見舊家業兒女俱好，兩口兒宣揚善果不題。却說那尉遲公將金銀一庫，上河南開封府訪看相良，原來賣水爲活，同妻張氏在門首販賣烏盆瓦器營生。但是賺得些錢兒，只以盤纏爲足。其多少齋僧布施，買金銀紙錠，記庫焚燒，故有此善果。臻身陽世間是一條好善的窮漢。那世裏却是一個積玉堆金的長者。尉遲公將金銀送上，他們說得那相公相婆魂飛魄散，又兼有本府官員茅舍外車馬駢集，那老兩口子如癡如啞跪在地下，只是磕頭禮拜尉遲公道。老人家請起我，雖是個欽差官，却齋着我王的金銀送來還你。他戰兢兢的答道：「小的沒有甚麼金銀放債，如何敢受這不明之財？」尉遲公道：「我也訪得你是個窮漢，只是你齋僧布施，儘其所用，就買辦金銀紙錠，燒記陰司。陰司裏有你積下的錢鈔，是我太宗皇帝死去三日還魂復生，曾在那陰司裏借了你一庫金銀。今此照數送還與你，你可一一放下。等我好去回旨。那相良兩口兒只是朝天禮拜，那裏敢受道。小的若受了這些金銀，就死得快了。雖然是燒紙記庫，此乃冥冥之事。況萬歲爺爺那世裏借了金銀，有何憑據？我決不敢受。尉遲公道：「陛下說借你的東西，有崔判官作保，可證你收下罷。相良道：「就死也是不敢受的。」尉遲公見他苦苦推辭，只得具本差人啓奏。太宗見了本知相良不受金銀道：「此誠爲善良長者，即傳旨教胡敬德將金銀與他修理寺院，起蓋生祠，請僧作善，就當還他一般。旨意到日，敬德望闕謝恩，宣旨衆皆知之。遂將金銀買到城裏，軍民無礙的地基一段，周圍有五十畝寬闊，在上興工起蓋寺院，名勅建相國寺。左有相公相婆的生祠，鑄碑刻石上，寫着尉遲公監造。即今大相國寺是也。工完回奏，太宗甚喜，却又聚集多官出榜招僧修葺水陸大會，超度冥府孤魂，榜行天下，着各處官員推選有道的高僧，上長安做會。那消個月之期，天下多僧俱得唐王傳旨。着太史丞傳奔選舉高僧，修葺佛事。傳奔聞旨，即上疏止浮圖，以言無佛表曰：

西域之法，無君臣父子，以三塗六道，蒙誘愚蠢，追旣往之罪，窺將來之福。口誦梵言，以圖偷免。且生死壽夭，本諸自然。刑德福威，係之入主。今聞俗徒，矯託皆云，由佛自五帝三王，未有佛法。君明臣忠，年祚長久，至漢明帝始立胡神。然惟西域桑門，自傳其教，實乃夷犯中國，不足爲信。

太宗聞言遂將此表擲付羣臣議之時有宰相蕭瑀出班俯頓奏曰

佛法興自屢朝私善過惡冥助國家理無廢棄佛聖人也非聖者無法請寬嚴刑

傳與蕭瑀論辨言禮本於事親事君而佛背親出家以匹夫抗天子以繼體悖所親蕭瑀不生於空桑乃遵無父之

教正所謂非孝者無親蕭瑀但合掌曰地獄之設正爲是人太宗召太僕卿張道源中書令張士衡問佛事當福其應

何如二臣對曰佛在清淨仁恕果正佛空周武帝以二教分次大意禪師有贊幽遠歷衆供養而無不顯五祖投胎

達摩現像自古以來皆云二教至尊而不可毀不可廢伏乞陛下聖鑒明裁太宗甚喜道卿之言合理再有所陳者

罪之遂著魏徵與蕭瑀張道源邀請諸佛選舉一名有大德行者作壇主設建道場衆皆頓首謝恩而退自此時出了

法律但有毀經謗佛者斷其臂次日三位朝臣聚衆僧在那山川墳塚逐一從頭查選內中選得一名德行的高僧你

道是誰人靈通本諱號金蟬只爲無心聽佛講轉托塵凡苦受磨降生世俗遭羅網投胎落地就逢兇未出之前臨

惡黨父是海州陳狀元外公總管當朝長出身命犯落江星順水隨波逐浪決海島金山有大緣遷安和尚將他養年

方十八識親娘特赴京都求外祖總管開山調大軍洪州剿寇詠兇黨狀元光蕊脫天羅子父相逢堪贊獎復謁當今

受王恩凌煙閣上寶名響恩官不受願爲僧洪福沙門將道訪小字江流古佛兒法名喚做陳玄奘當日對衆舉出

玄奘法師這人自幼爲僧出娘胎就持齋受戒他外公見是當朝一路總管殷開山他父親陳光蕊中狀元官拜文淵

殿大學士一心不愛榮華只喜修持寂滅查得他根源又好德行又高千經萬典無所不通佛號仙音無般不會當時

三位引至御前揚塵舞蹈拜罷奏曰臣瑀等蒙聖旨選得高聖一名陳玄奘太宗聞其名沉思良久道可是學士陳光

蕊之兒玄奘否江流兒叩頭曰臣正是太宗喜道果然舉之不錯誠爲有德行有禪心的和尚朕賜你左僧綱右僧綱

天下大闡都僧綱之職玄奘頓首謝恩受了大闡官爵又賜五綵織金袈裟一件毘盧帽一頂教他用心再拜明僧排

次闡黎班首書辦旨意前赴化生寺擇定吉日良時開演經法玄奘再拜領旨而出遂到化生寺裏聚集衆僧打坐禪

榻裝修功德整理音樂選得大小明僧共計一千二百名分派上中下三堂誦所佛前物件皆齊頭頭有次選到本年

九月初三日黃道良辰開啓做七七四十九日水陸大會即具表申奏太宗及文武國戚皇親俱至期赴會拈香聽講

有詩爲證詩曰龍集貞觀正十三王宣大衆把經談道場開演無量法雲霧光禩大願龍御勅垂恩修上刹金蟬脫

殼化西涵普施善果超沉痾素教宣揚前後三貞觀十二年歲次己巳九月甲戌初三日癸卯良辰陳玄奘大闡法

寶殿竟上寺來拈香怎見那鑾駕真個是一天瑞氣萬道祥光仁風輕淡蕩化日麗非常千官環佩分前後五衛旌旗列兩旁執金瓜擎斧鉞雙雙對對對絳紗燭御鑪香靄雲堂龍飛鳳舞鸞鷹揚聖明天子正忠義大臣良介福千年過舜禹昇平萬代賽堯湯又見那曲傘滾龍袍輝光相射玉連環彩鳳扇瑞靄飄揚珠冠玉帶紫綬金章護駕軍千隊扶輿將兩行這皇帝沐浴虔誠尊敬佛飯依善果喜拈香唐王大駕早到寺前吩咐住了音樂響器下了車蓋引着多官拜佛拈香二匝已畢擡頭觀看果然好座道場但見幢幡飄舞寶蓋飛輝幢幡飄舞凝空道道綵霞搖寶蓋飛輝映日翻翻紅電徹世尊金象貌瓌瑋羅漢玉容威烈烈瓶插仙花鐘焚檀降瓶插仙花錦樹輝輝淨漫寶刹鏗鏘檀降香雲靄靄透清霄時新果品砌未盡奇樣糖酥堆綵案高僧羅列誦真經願拔孤魂離苦難太宗文武俱各拈香拜了佛祖金身參了羅漢又見那大關都綱陳玄奘法師引眾僧羅拜唐王禮畢分班各安禪位法師獻上濟孤榜文與太宗看榜曰

至德渺茫禪宗寂滅清淨靈通周流二界千變高化統攝陰陽體用真常無窮極矣觀彼孤魂深宜哀愍此奉太宗聖命選集諸僧參禪講法大關方便門庭廣運慈悲舟楫普濟苦海羣生脫免沉疴六趣引歸真路普翫鴻濛動止無為混成純素仗此良因邀賞清都絳闕乘吾勝會脫離地獄凡籠早登極樂任逍遙來往西方隨自在

詩曰一爐永壽香幾卷超生籙無邊妙法宣無際天恩沐冤孽盡消除孤魂皆出獄願保我邦家清平萬年福太宗看了滿心歡喜對眾僧道汝等秉立丹衷切休怠慢佛事待後功成完備各各福有所歸朕當重賞決不空勢那一千二百僧一齊頓首稱謝當日三齋已畢唐王駕回待七日正會復請拈香時天色將晚各官俱退怎見得好曉你看那萬里長空淡落暉歸鴉數點下樓邊滿城燈火入煙靜正是禪僧入定時一宿晚景題過次早法師又昇坐聚眾誦經不題却說觀世音菩薩自領了如來佛旨在長安城訪察取經的善人日久未逢真寶有德行著忽聞得太宗宣揚善果選舉高僧開建大會又見得法師壇主乃是江流兒和尚正是極樂中降來的佛子又是他原引送投胎的長老菩薩十分歡喜就將佛賜的寶貝棒上長街與木叉貨賣你道他是何寶貝有一件錦欄異寶袈裟九環錫杖還有那金緊禁三個箍兒密密收藏以候後用只將袈裟錫杖出賣長安城裏有那選不中的愚僧倒有幾貫村鈔見菩薩變化個疥癩形容身穿破衲赤脚光頭將袈裟捧定靈鬚生光他上前問道那癩和尚你的袈裟要賣多少價錢菩薩

道我這錫杖是那 鉅鑊鐵道九連環九節仙藤永駐顏入手厥看青背瘦下山輻帶雲雲摩訶五粒遊天閣蟲下
尋娘破他關不染紅塵些子穢眷伴神僧上玉山 唐王聞言即命展騎裝裝從頭細看果然是一件好物道大法長老
賢不瞞你朕今大開善教廣種福田見在那化生寺聚衆多僧敷演經法內中有一個大有德行者法名玄奘朕買你
這兩件寶物賜他受用你端的要價幾何菩薩聞言與木叉合掌皈依道經佛號躬身上摩道既有德行貧僧情願送
他決不要錢說罷抽身便走唐王急着蕭瑀扯住欠身立於殿上問曰你原說裝裝五千兩錫杖二千兩你見朕要買
就不要錢敢是說朕心倚恃君位強要你的物件更無此理朕照你原價奉償每不可推避菩薩起手道貧僧有緣在前
原說果有教重三寶見善隨喜皈依我佛不要錢願送與他今見陛下明德止善敬我佛門況又高僧有德有行宜
揚大法理當奉上決不要錢貧僧願留下此物告同胞唐王見他這等慈悲甚喜隨命光祿寺大排素宴剛堪著慶又整
辭不受惕然而去依舊望都土地廟中隱避不題却說太宗夜午朝著強徽寶官宣玄奘入朝那法司正聚衆查境
經鍾係一開有旨隨下壇整衣與魏徵同往見駕太宗遙求證善事有勞法師無物酬謝早問蕭瑀迎着一僧願送錦
襪異寶裝法一件九環錫杖一條今特召法師領去玄奘叩頭謝恩太宗道法師如不棄可穿上與朕看看長老遂將
裝裝抖開披在身上手持錫杖侍立階前君臣個個欣然誠爲如來佛子你看他 蒙蒙威顏多雅秀佛衣可體如裁
就輝光燦燦滿乾坤結綵紛紛臺宇宙明明珠上下排排層層金線穿前後兜羅四面錦沿邊真樣稀奇鋪綺綺八寶
妝花綉緞絲金環束領繫絨扣佛天大小列高低星象尊卑分左右玄奘法師大有緣現前此物堪承受源如十八阿
羅漢裝過面方氣貌秀錫杖叮嚀關九環跣履映多豐厚誠爲佛子不虛傳譽似善提無詐謬 當時文武階前喝
采太宗喜之不勝即着法師穿了裝裝持了寶杖又賜兩隊儀仗各多官送出朝門教他上大街行道往寺裏去就如
中狀元誇官的一般道去玄奘拜拜謝恩在那大街上烈烈轟轟搖搖擺擺你嘴那長安城裏行商坐賈公子王孫墨
客文人男女小女無不爭看誇獎俱道好個法師真是個羅漢下降活菩薩臨凡玄奘直至寺裏僧人下榻來迎一見
他披此裝裝執此錫杖都道是地藏王來了各各躬伏侍於左右玄奘上殿炷香禮佛又對衆成道聖恩已畢各歸彈
座又不覺紅輪西墜正是那 日落煙迷草樹帶御鐘鼓初鳴叮叮三響漸入行前後街前寂靜上剎煙燭燭火孤村
冷落無聲禪僧入定理殘經正好鐘聲震性 光陰攸指却當七日正會玄奘又具表請唐王拈香此時善聲遍滿天
下太宗即排駕率文武各官后妃國戚早赴寺裏那一城人無論大小尊卑俱詣寺聽講當有菩薩與木叉道今日是

薩太宗卽傳旨教巧手丹青描下菩薩真像旨意一聲選出個圖神寫聖遠見高明的吳道子此人卽後圖功臣於凌烟閣者當時展開妙筆圖寫真形那菩薩祥雲漸遠霎時間不見了金光只見那半空中滴溜溜落下一張簡帖上有幾句頌子寫得明白頌曰禮上大唐君西方有妙文程途十萬八千里大乘進懃懃此經回上國能超鬼出羣若有肯去者求正果金身太宗見了頌子卽命衆僧且收勝會待我差人取得大乘經來再秉丹誠重修善果衆官無不遵依當時在寺中問曰誰肯領朕旨意上西天拜佛求經問不了旁邊閃過法師帝前施禮道貧僧不才願效大馬之勞與陛下求取真經祈保我王江山永固唐王大喜上前將御手扶起道法師果能盡此忠賢不怕程途遙遠跋涉山川朕情願與你拜爲兄弟玄奘頓首謝恩唐王果是十分賢德就去那寺裏佛前與玄奘拜了四拜口稱御弟聖僧玄奘感謝不盡道陛下貧僧有何德何能敢蒙天恩眷顧如此我這一去定要指軀努力直至西天如不到西天不得真經卽死也不敢回國永墮沉淪地獄隨在佛前拈香以此爲誓唐王甚喜卽命同轡待選良利日辰發牒出行遂此駕回客散玄奘亦回洪福寺裏那本寺多僧與幾個徒弟早聞取經之事都來相見因問發誓願上西天實否玄奘道是實他徒弟道師父呵嘗聞人言西天路遠更多虎豹妖魔只怕有去無回難保身命玄奘道我已發了洪誓大願不取真經永墮沉淪地獄大抵是受王恩寵不得不盡忠以報國耳我此去真是渺渺茫茫吉凶難定又道徒弟們我去之後或三二年或五七年但看那山門裏松枝頭向東我卽回來不然斷不回矣衆徒將此言切切而記次早太宗設朝聚集文武寫了取經文牒用了通行寶印有欽天監奏曰今日是人專吉星堪宜出行遠路唐王大喜又見黃門官奏道御弟法師朝門外候旨隨卽宣上寶殿道御弟今日是出行吉日這是通關文牒朕又有一個紫金鉢盂送你途中化齋而用再選兩個長行的從者又欽賜你馬一匹送爲遠行脚力你可就此行程玄奘大喜卽便謝了恩領了物事更無留滯之意唐王排駕與多官同送至關外只見那洪福寺僧與諸徒將玄奘的冬夏衣服俱送在關外相等唐王見了先教收拾行囊馬匹然後着官人執壺酌酒太宗舉爵又問曰御弟雅號甚稱玄奘道貧僧出家人未敢稱號太宗道當時菩薩說西天有經三藏御弟可指經取號號作三藏何如玄奘又謝恩接了御酒道陛下酒乃僧家頭一戒貧僧自爲人不會飲酒太宗道今日之行此他事不同此乃素酒只飲此一杯以盡朕奉錢之意三藏不敢不受接了酒方待要飲只見太宗低頭將御指拾一撮塵土彈入酒中三藏不解其意太宗笑道御弟呵這一去到西天幾時可回三藏道只在三年徑回上國太宗道日久年深山遙路遠御弟可進此酒甯戀本鄉一捨土莫愛他鄉萬兩金三藏

方悟捨土之意。復謝恩飲盡。辭謝而去。唐王駕回。畢竟不知此去何如。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陷虎穴金星解厄 雙叉嶺伯欽留僧

大有唐王降敕封欽差玄奘問禪宗。堅心磨琢尋龍穴。着意修持上鷲峯。邊界遠遊多少國。雲山前度萬千重。自今別駕投西去。秉教迦持悟大空。

却說三藏自貞觀十三年九月望前二日。蒙唐王與多官送出長安關外。一、二日馬不停蹄。早至法雲寺。本寺住持上房長老帶領衆僧。有五百餘人。兩邊羅列。接至裏面。相見獻茶。茶罷。進齋齋後。不覺天晚。正是那影動星河。近月明無點塵。鶻聲鳴遠。遠嶺砧韻響西鄰。歸鳥棲枯樹。禪僧講梵音。蒲團一榻上。坐到夜將分。衆僧們燈下議論佛門宗旨。上西天取經的原由。有的說水遠山高。有的說路多虎豹。有的說峻嶺陡崖。難度有的說毒魔惡怪。難降。三藏籍口不言。但以手指自心。點頭幾度。衆僧們莫解其意。合掌請問道。法師指心點頭者何也。三藏答曰。心生種種魔生。心滅種種魔滅。我弟子會在化生寺對佛說下。洪誓大願。不由我不盡此心。這一去。定要西天見佛求經。使我們法輪回轉。願聖王皇圖永固。衆僧聞得此言。人人稱羨。個個宣揚。都叫一聲忠心赤膽。大闢法師誇讚不盡。請師入榻安寐。早又是竹敲殘月落。雞鳴曉雲生。那衆僧起來收拾茶水。早齋玄奘遂穿了袈裟。上正殿佛前禮拜道。弟子陳玄奘前往西天取經。但肉眼愚迷。不識活佛真形。今願立誓。路中逢廟燒香。遇佛拜佛。過塔掃塔。但願我佛慈悲。早現丈六金身。賜真經。留傳東土。祝罷。回方丈進齋。齋畢。那二從者整頓了鞍馬。促趲行程。三藏出了山門。辭別衆僧。衆僧不忍分別。直送有十里之遙。陰淚而返。二藏遂直西前進。正是那季秋天氣。但見數村木落。蘆花碎。幾樹楓楊。紅葉墜。路途烟雨。故人稀。黃菊麗。山骨細。水寒荷破。人憔悴。白蘋紅蓼。霜天雪落。孤鶩長空。墜依稀。黯淡野雲飛。玄鳥去。賓鴻至。嘹唳。雁聲穿宵碎。師徒們行了數日。到鞏州城。早有鞏州合屬官吏人等。迎接入城中。安歇一夜。次早出城前去。一路饑寒渴飲。夜住曉行。兩三日。又至河州衛。此乃是大唐的山河邊界。早有鎮邊的總兵。與本處僧道。聞得是欽差御弟法師。上西方見佛。無不恭敬。接至裏面。供給了着僧綱。請往福原寺安歇。本寺僧人一一參見。安排晚齋。齋畢。吩咐二從者飽喂馬匹。天不明。就行及雞方鳴。隨喚從者。却又驚動寺僧。整治茶湯。供齋齋罷。出離邊界。這長老心忙。太起早了。原來此時秋深。時節雞鳴得早。只好有四更天氣。一行二人連馬四口。迎着清霜。看着明月。行有數十里。遠近見一山。

續只得撥草尋路說不盡崎嶇難走又恐走錯了路逕正疑思之間忽然失足三人連馬都跌落坑坎之中三藏心慌從者膽戰却纔悚懼又聞得裏面嗷嗷高呼叫拿將來拿將來只見狂風滾滾捲出五六十個妖邪將三藏從者揪了上去這法師戰戰兢兢的偷眼觀看上面坐的那魔王十分兇惡真個是雄威身凜凜猛氣貌堂堂電目飛光豔雷聲振四方鋸牙舒口外鑿齒露腮旁錦繡圍身體文斑裏脊梁綱鬚稀見肉鈎爪利如霜東海黃公懼南山白額王說得個三藏魂飛魄散二從者骨軟筋麻魔王喝令綁了衆妖一齊將三人用繩索綁縛正要安排吞食只聽得外面喧嘩有人來報熊山君與特處士二位來也三藏聞言抬頭觀看前走的是一條黑漢你道他是怎生模樣雄豪多胆量輕健秀身軀涉水惟兇力陶林逞怒威向來符吉夢今獨露英姿綠樹能攀折知寒善論時准靈惟顯處故此號山君又見那後邊來的是一條胖漢你道怎生模樣嵯峨雙角冠端肅聳肩背性服青衣穩蹄步多遲滯宗名父作牯原號母稱特能為田者功因名特處士這兩個搖搖擺擺走入裏面慌得那魔王奔出迎接熊山君道實將軍一向得意可賀可賀特處士道實將軍手姿勝常真可喜真可喜魔王道二公連日如何山君道推守素耳處士道惟隨時耳二個紋罷各坐談笑只見那從者綁得痛切悲啼黑漢道此二者何來魔王道自送上門來者處士笑云可能待客否魔王道奉承奉承山君道不可盡用食其二留其一可也魔王即呼左右將二從者剖腹剜心剝碎其屍將首級與心肝獻客將四肢自食其餘骨肉分給各妖只聽得嗚嗚之聲真似虎啖羊羔霎時食盡把一個長老幾乎誑死這纔是初出長安第一場苦難正惶慌之間漸漸的東方發白那二怪至天曉方散二藏昏昏沉沉正在那不得命處忽然見一老叟手持拄杖而來走上前用手一拂繩索皆斷對面吹了一口氣三藏方鬆跪拜於地道多謝老公公搭救貧僧性命老叟答禮道你起來你可會疏失了甚麼東西三藏道貧僧的兩個從人已是被怪食了只不知行李馬匹在於何處老叟用杖指道那不是一匹馬兩個包袱三藏回頭看時果是他的物件並不會失落心纔略放下些問老叟曰老公公此處是甚所在那三個妖魔果是何物老叟道此是雙叉嶺乃虎狼巢穴處你為何陷此處土者是個野牛精山君者是個熊羆精實將軍者是個老虎精左右妖邪盡都是山精怪獸只因你的本性元明所以吃不得你你跟我來引你上路三藏不勝感激將包袱揹在馬上牽着羶繩相隨老叟出了坑坎之中走上大路却將馬拴在道旁轉身拜謝老叟只見化作一陣清風跨一雙白鶴騰空而去風飄飄遺下一張簡帖書上四句頌子曰吾乃西方太白星特來搭救汝生靈前行自有神徒助莫為艱難報怨怒二藏看了對天禮拜拜畢牽了馬匹獨自個孤孤

嶺只得撥草尋路說不盡崎嶇難走又恐走錯了路逕正疑思之間忽然失足三人連馬都跌落坑坎之中三藏心慌從者膽戰却纔悚懼又聞得裏面哮吼高呼叫拿將來拿將來只見狂風滾滾擁出五六十個妖邪將三藏從者揪了上去這法師戰兢兢的偷眼觀看上面坐的那魔王十分兇惡真個是雄威身稟稟猛氣貌堂堂電目飛光豔雷聲振四方錐牙舒口外鑿齒露腮旁錦繡圍身體文斑裏脊梁綱鬚稀見肉鉤爪利如霜東海黃公懼南山白額王說得個三藏魂飛魄散二從者骨軟筋麻魔王喝令綁了衆妖一齊將二人用繩索綁縛正要安排吞食只聽得外面喧嘩有人來報熊山君與特處士二位來也三藏聞言抬頭觀看前走的是一條黑漢你道他是怎生模樣雄彘多胆量輕健奔身軀涉水惟兇力陶林逞怒威向來符吉夢今獨露英姿綠樹能攀折知寒善論時准靈惟顯德故此號山君又見那後邊來的是一條胖漢你道怎生模樣嵯峨雙角冠端肅聳肩背性服青衣穩蹄步多遲滯宗名父作牯原號母稱特能爲田者功因名特處士這兩個搖搖擺擺走入裏面慌得那魔王奔出迎接熊山君道實將軍一向得意可賀可賀特處士道實將軍丰姿勝常真可喜真可喜魔王道二公連日如何山君道推守素耳處士道惟隨時耳三個絞罷各坐談笑只見那從者綁得痛切悲啼黑漢道此三者何來魔王道自送上門來者處士笑云可能待客否魔王道奉承奉承山君道不可盡用食其二留其一可也魔王即呼左右將二從者剖腹剜心剝碎其屍將首級與心肝獻客將四肢自食其餘骨肉分給各妖只聽得啞啞之聲端似虎啖羊羔霎時食盡把一個長老幾乎說死這纔是初出長安第一場苦難正惶惶之間漸漸的東方發白那二怪至天曉方散三藏昏昏沉沉正在那不得命處忽然見一老叟手持拄杖而來走上前用手一拂繩索皆斷對面吹了一口氣三藏方甦跪拜於地道多謝老公公搭救貧僧性命老叟答禮道你起來你可會疏失了甚麼東西三藏道貧僧的兩個從人已是被怪食了只不知行李馬匹在於何處老叟用杖指道那不是一匹馬兩個包袱三藏回頭看時果是他的物件並不會失落心纔略放下些問老叟曰老公公此處是甚所在那三個妖魔果是何物老叟道此是雙叉嶺乃虎狼巢穴你爲何陷此處土者是個野牛精山君者是個熊羆精實將軍者是個老虎精左右妖邪盡都是山精怪獸只因你的本性元明所以吃不得你你跟我來引你上路三藏不勝感激將包袱揹在馬上牽著韁繩相隨老叟出了坑坎之中走上大路却將馬拴在道旁轉身拜謝老叟只見化作一陣清風跨一雙白鶴騰空而去風飄飄遺下一張簡帖書上四句頌子曰吾乃西方太白星特來搭救汝生靈前行自有神徒助莫爲艱難報怨經三藏看了對天禮拜拜畢牽了馬匹獨自個孤孤悽悽

黃糧米飯，安排素菜，拿出來鋪在桌上。三藏下來謝了，方纔上坐。那伯欽另設一處，鋪排些沒鹽沒醬的老虎肉、香樟肉、蟒蛇肉、狐狸肉、兔肉、點剝鹿肉、乾巴、滿盤滿碗的，陪着三藏吃齋。方坐下，心欲舉筋，只見三藏合掌誦經，說得伯欽不敢動筋，急便起身立在旁邊。三藏念不數句，却教請齋。伯欽道：「你是個念短頭經的和尚。三藏道：「此非是經，乃是一卷揭齋之呪。伯欽說：「你們出家人，偏有許多計較。吃飯便也念誦念誦，吃了齋飯，收了盤碗，漸漸天晚，伯欽引着三藏出中宅到後邊走走，穿過夾道，有一坐草亭，推開門，入到裏面，只見那四壁上掛幾張強弓硬弩，插幾隻箭，過梁上搭兩塊血腥的虎皮，牆根頭插着許多槍刀叉棒。正中間設兩張坐器，伯欽請三藏坐坐。三藏見這般兇險，膽戰不敢久坐，遂出了草亭，又往後再行，是一座大園子，却看不盡那叢叢菊蕊，堆黃樹，楓樹，楊樹，赤又見呼的一聲，跑出十來隻肥鹿，一大陣黃犍，見了入，呢呢癡癡，更不恐懼。三藏道：「這鹿想是太保養家了的。伯欽道：「似你那長安城中人家，有錢的，集財寶，有莊的，集聚稻糧，似我們這打獵的，只得聚養些野獸，備天陰耳。他兩個說話閑行，不覺黃昏，復轉前宅安歇。次早，那合家老小都起來，就整素齋，管待長老。請開啓念經，這長老淨了手，同大保家堂前拈了香，拜了家堂。三藏方敲響木魚，先念了淨口業的真言，又念了淨身心的神呪，然後開度亡經一卷。誦畢，伯欽又請寫薦亡疏一道，再開念金剛經觀音經一一朗音高誦，誦畢，吃了午齋，又念法華經、彌陀經各誦幾卷，又念一卷孔雀經及談菴菴洗素的故事。早又天晚，獻過了種種香火，化了衆神紙馬，燒了薦亡文疏。佛事已畢，又各安寢，却說那伯欽的父親之靈，超薦得沉淪鬼魂兒，早來到東家宅內，托一夢與合宅長幼道：「我在陰司裏苦難難脫，日久不得超生，今幸得聖僧念了經卷，消了我的罪業。闍王差人送我上中華富地，長者人家，托生去了。你們可好生謝送長老，不要怠慢，不要怠慢。我去也。這纔是萬法莊嚴，端有意，薦亡難苦出沉淪。那合家兒夢醒，又早太陽東上，伯欽的娘子道：「太保，我今夜夢見公公來家，說他在陰司苦難難脫，日久不得超生，今幸得聖僧念了經卷，消了他的罪業。闍王差人送我上中華富地，長者人家，托生去教我們好生謝那長老，不得怠慢。他說罷，徑出門，倘伴去了。我們叫他不應，留他不住，醒來却是一夢。伯欽道：「我也是那等一夢，與你一般。我們起去對母親說去。他兩口子正欲去說，只見老母叫道：「伯欽孩兒，你來，我與你說話。二人至前，老母坐在牀上道：「兒呵，我今夜得了個喜夢，夢見你父親來家說，多虧了長老超度，已消了罪業。上中華富地，長者家去托生。夫妻們俱呵呵大笑道：「我與媳婦皆有此夢，正來告稟，不期母親呼喚，也是此夢。遂叫一家大小起來，安排謝意，替他收拾馬匹，都至前拜謝道：「多謝長老超薦我亡父脫難超生，報答不盡。三藏道：「貧僧有何能。」

處敢勞致謝。伯欽把三口兒的夢話對三藏陳訴一遍。三藏出喜，早供給了素齋。又具白銀一兩爲謝。三藏分文不受。一家兒又懇懇拜央。三藏畢竟分文未受。但道是你肯發慈悲，送我一程足感。至愛伯欽與母妻無奈，做了些粗麵燒餅乾糧，叫伯欽遠送。三藏歡喜收納。太保領了母命，又喚兩三個家僮各帶捕獵的器械，同上大路，看不盡那山中野景，嶺上風光，行經半日，只見對面處有一座大山，真個是高接雲霄，崔巍險峻。二藏不一時到了前邊。那太保登山如行平地，正走到半山之中，伯欽回身立於路下道：長老請自前進，我却告回。二藏聞言，滾鞍下馬道：千萬敢勞太保再送一程。伯欽道：長老不知此山喚做兩界山，東半邊屬我大唐所管，西半邊是韃靼的地界。那廂狼虎不伏我降，我却也不能過界。你自去罷。三藏心驚輪開手，牽衣執袂，滴淚難分。正在那叮嚀拜別之際，只聽得山下叫喊如雷道：我師父來也！我師父來也！說得個三藏癡呆。伯欽打擗畢，竟不知是甚人叫喊，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心猿歸正 六賊無蹤

佛卽心，心卽佛。心佛從來皆要物，若知無物又無心，便是真心。法身佛，沒模樣，一顆圓光，涵萬象，無體之體，卽真體。無相之相，卽實相。非色非空，非不空不向，不向無異，無同無有，無難捨難取，難聽望，內外靈光，到處同。一佛國在一沙中，一粒沙含大千界，一個身心萬法同。知之須會無心訣，不染不滯爲淨業。善惡千端，無所爲，便是南無釋迦葉。却說那劉伯欽與唐三藏驚驚慌慌，又聞得叫聲師父來也。衆家僮道：這叫的必是那山脚下石匣中老猿。太保道：是他。二藏問：是甚麼老猿。太保道：這山舊名五行山，因我大唐王征西定國改名兩界山。先年間會聞得老人家說：王莽篡漢之時，天降此山下壓着一個神猴，不怕寒暑，不喫飲食，自有土神監押，教他鐵鑿鉢盂，渴飲銅汁。自昔到今，凍餓不死。這叫必定是他。長老莫怕，我們下山去看來。三藏只得依從，牽馬下山，行不數里，只見那石匣之間，果有一猴，露着頭，伸着手，亂招手道：師父，你怎麼此時纔來。來得好，來得好，救我出來。我保你上西天去也。這長老近前細看，你道他是怎生模樣。尖嘴縮腮，金睛火眼，頭上堆着綠鬚，耳中生着蓬鬆鬚，鬚邊少髮，多青草，領下無鬚，有綠紗眉間，土鼻凹泥，十分狼狽，指頭粗，手掌厚，塵垢餘多，還喜得眼睛轉動，喉舌聲和語言，雖利便，身體莫能挪。正是五百年前孫大聖，今朝難滿脫天羅。劉太保誠然胆大，走上前來，與他拔去了鬚邊草，領下莎，問道：你有甚麼說話。那猴道：我沒話說。教那個師父上來。我問他一問。三藏道：你問我甚麼。那猴道：你可是東上大唐，差往西天取經去的。

麼。三藏道：「我正是你問怎麼那猴道：我是五百年前大鬧天宮的齊天大聖，只因犯了誑上之罪，被佛祖壓於此處。前者有個觀音菩薩，領佛旨意上東土尋取經人，我教他救我一救，他勸我再莫行兇，歸依佛法，盡懺懺，候護取經人往西方拜佛，功成後自有好處。故此晝夜提心，晨昏兩胆，只等師父來救我脫身。我願保你取經，與你做個徒弟。」三藏聞言，滿心歡喜道：「你雖有此善心，又蒙菩薩教誨，願入沙門，只是我又沒斧鑿，如何救得你出？那猴道：不用斧鑿，你但肯救我，我自出來也。」三藏道：「我自教你，你怎得出來？」那猴道：「這山頂上有我佛如來的金字壓帖，你只上山去將帖兒揭起，我就出來了。」三藏依言，回頭央浼劉伯欽道：「太保，呵！我與你上山走一遭。」伯欽道：「不知真假，何如？」那猴高叫道：「是真，決不敢虛謬。」伯欽只得呼喚家童，牽了馬匹，他却扶着三藏，復上高山攀藤附葛，只行到那極巔之處，果然見金光萬道，瑞氣千條，有塊四方大石，上貼着一封皮，却是噯囉呢叭哩吽六個金字。三藏近前跪下，朝石頭看着金字拜了幾拜。望西禱祝道：「弟子陳玄奘，特奉旨意，求經果有徒弟之分，揭得金字，救出神猴，回證靈山。若無徒弟之分，此豈是個兇頑怪物，哄賺弟子不成？」吉慶便揭不得，起祝罷，又拜拜畢，上前將六個金字輕輕揭下，只聞得一陣香風，劈手把壓帖兒刮在空中，叫道：「吾乃監押大聖者，今日他的難滿，吾等回見如來，繳此封皮去也。」嚇得個三藏伯欽一行人，望空禮拜，徑下高山，又至石匣邊，對那猴道：「揭了壓帖矣，你出來罷。」那猴歡喜叫道：「師父，你請走開些，我好出來。」真驚了他，伯欽聽說，領着三藏一行，人向東即走，走了五七里遠近，又聽得那猴高叫道：「再走，再走。」三藏又行了許遠，下了山，只聞得一聲響亮，真個是地裂山崩，衆人盡皆悚懼，只見那猴早到了三藏的馬前，赤淋淋跪下道：「師父，我出來也。」對三藏拜了四拜，急起身，與伯欽唱個大喏道：「有勞大哥送我師父，又承大哥替我臉上禱單，謝畢就去收拾行李，扣背馬匹。」那馬見了他，腰鞍蹄坐戰兢兢的，立站不住，蓋因那猴原是弼馬溫，在天上看養龍馬的，有些法則，故此凡馬見他，害怕。三藏見他意思，實有好心，真個像沙門中的人物，便叫徒弟啊，你姓甚，壓猴王道：「我姓孫，三藏道：我與你起個法名，却好呼喚。」猴王道：「不勞師父盛意，我原有個法名，叫做孫悟空。」三藏歡喜道：「也正合我們的宗派，你這個模樣，就像那小頭陀一般。」我與你再起個混名，稱爲行者，好麼？」悟空道：「好好好，自此時又難爲孫行者，那伯欽見孫行者，一心收拾要行，却轉身對三藏唱個喏道：「長老，你幸此間收得個好徒，甚喜，甚喜。此人果然去得，我却告回。」三藏躬身作禮，相謝道：「多有拖步感激，不勝同府多多致意。」令堂老夫人，貧僧在府多擾，容回時，躡謝伯欽同禮。遂此兩下分別，却說那孫行者，請三藏上馬，他在前邊背着行李，赤條條拐步而行，不多時，過了兩界山，忽然見一隻猛虎咆

哮猶尾而來。二藏、三藏在馬上驚心行者在路旁歇道。師父莫怕他，他是送衣服與我的。放下行李，耳朵裏拔出一個針兒，迎着風，幌一幌，原來是個碗，裏細一條鐵棒，倚念在手中，笑道：「這寶貝五百餘年，不會用着他。今日拿出來，伴件衣服兒穿穿，你看他換開步，迎着猛虎，道聲業畜，那裏去？那隻虎蹲着身，伏在塵埃，動也不敢動，動被他照頭一棒，就打的腦漿迸，萬點桃紅，牙齒噴幾點玉，城就帶那棟玄裝，滾滾落馬，咬指道：『聲天！那天那劉太保，前日打的斑斕虎，還與他鬪了半日。今日孫悟空不用爭持，把這虎一棒打得爛爛，正是強中更有強中手，行者拖將虎來，送師父略坐一坐。等我脫下他的衣服來，穿了走路。』」三藏道：「他裏有甚衣服？行者道：『師父莫管我，我自有的處置。好猴王把毫毛拔下一根，吹口仙氣，叫變，變作一把牛耳尖刀，從那虎腹上挑開皮，往下一刺，刺下個圓圈皮來，剝去了爪甲，割下頭來，割個四四方方一塊虎皮，捉起來，置了一量，道：『關了些兒，一幅可作兩幅。』」拿過刀來，又裁為兩幅，收起一幅，把一幅圍在腰間，路旁揪了一盤葛藤，緊緊束定，遮了下半道。師父且去，且去，到了人家，借些針線，再縫不遲。他把條鐵棒，捻一捻，依舊像個針兒，收在耳裏，背着行李，請師父上馬，兩個前進。長老在馬上問道：「悟空，你緣打虎的鐵棒，如何不見？行者笑道：『師父，你不曉得，我這棍本是東洋大海龍宮裏得來的，喚做天河鎮底神珍鐵，又喚做如意金箍棒，當年大反天宮，甚是虧他，能隨身變化，要大就大，要小就小，剛纔我做一個繡花針兒模樣，收在耳內，俟但用時，方可取出。』」三藏聞言，暗喜，又問道：「方纔那虎見了你，怎麼就不敢動？聽你自在打他，何說？悟空道：『不曉得，師父說，莫道是隻虎，就是一條龍，見了我，也不敢無禮。我老孫頗有降龍伏虎的手段，翻江攪海的神通，見龍辨色，聆音察理，大之則量於宇宙，小之則攝於毫毛，變化無端，潑潑莫測。』」刺這個虎皮，個條絲罕罕，若到那疑難處，看展本那鹿三藏，聞得此言，愈加放懷無慮。策馬前行，師徒兩個走着路，說着話，不覺得太陽西墜，但見一鏡缺斜，照返照，天涯海角，錦雲千山，鳥雀噪聲，窺窺宿投林成陣，野獸變雙對對，同高洪洪，波聲，一鏡新月，破黃昏，萬點明星，光燿。行者道：「師父，走動些天色，晚了，那壁廂樹木森森，想必是人家莊院，我們趕早投宿去來。」三藏策馬而行，徑奔人家，到了莊院前，下馬，行者轍了行李，走上前，叫聲開門，開門，那裏面有一老者，扶筇而出，喲喲的開了門，看見行者這般惡相，攔攔着一塊虎皮，好似雷公模樣，就嚇得手足顫，口出謔語，道：「鬼來了，鬼來了，三藏近前攔住，叫道：『老施主，休怕，他是我貧僧的徒弟，不是鬼怪。』」老者抬頭，見了三藏的面貌，清奇，方纔立定，問道：「你是那寺裏來的和尚，帶這惡人上我門來？」三藏道：「我貧僧是唐朝來的，往西天拜佛求經，適路過此間，天晚，特造檀庵借宿一宵，明早不犯天光，就行萬里方便。」二老者道：「你陪是個唐人，那

個惡的，却非唐人。悟空厲聲高呼道：「你這個老兒，全沒眼色。唐人是我的師父，我是他徒弟，我也不是甚麼人。蠻人，我是齊天大聖，你們這裏人家，也有認得我的，我也曾見你來。那老道，你在那裏見我？悟空道：「你小時不會在我面前扒柴，不會在我臉上剜菜。老道：「這廝胡說，你在那裏住？我在那裏住？我來你面前扒柴，挑菜，悟空道：「我兒子便胡說，你是認不得我了。我本是這兩界山石匣中的大聖，你再認認看。老道：「你倒有些像他，但你是怎麼得出來的？悟空將菩薩勸善，令我等待。唐僧揭帖脫身之事，對那老道細說了一遍。老道却纔下拜，將唐僧請到裏面，即喚老婆與兒女都來相見。具言前事，個個欣喜，又命看茶。茶罷，問悟空道：「大聖啊，你也有年紀了。悟空道：「你今年幾歲了？老道：「我癡長一百二十歲了。行者道：「還是我重子重孫哩。我那生身的年紀，我不記得是幾時，但只在這山脚下已五百餘年了。老道：「是有，我會記得。祖公公說：「此山乃從天降下，就壓了一個神猴，只到如今，你纔脫體。我那小時見你時，你頭上有草，臉上有泥，還不怕你。如今臉上無了泥，頭上無了草，却像瘦了些。腰間又箍了一塊大虎皮，與鬼怪能差多少？一家兒聽得這般話，說都呵呵大笑。這老兒頗賢，即令安排齋飯。飯後，悟空道：「你家姓甚？老道：「姓陳。陳二藏聞言，即下來起手道：「老施主與貧僧是華宗行者。師父，你是唐姓怎的和他是華宗？三藏道：「我俗家也姓陳，乃是唐朝海州弘農郡聚賢莊人氏，我的法名叫做陳玄奘，只因我大唐太宗皇帝賜我做御弟，三藏指唐為姓，故名唐僧也。那老道見說同姓，又十分歡喜。行者道：「老陳，左右打攪你家，我有五百多年不洗澡了，你可去燒些湯來，與我師徒們洗浴。洗浴一發，臨行謝你。那老兒即令燒湯，拿盆掌上燈火。師徒浴罷，坐在燈前。行者道：「老陳，還有一事，要你有針線，備我用。那老兒道：「有，有，即教媽媽取針線來。遞與行者，行者又有眼色，見師父洗浴，脫了一件白布短小直裰，不穿他，即扯過來披在身上，却將那虎皮脫下，聯接一處，打一個馬面樣的摺子，圍在腰間，勒了籐條，走到師父面前道：「老孫今日這等打扮，比昨日如何？三藏道：「好好，這等樣纔像個行者。三藏道：「徒弟，你不嫌殘舊，那件直裰兒，你就穿了罷。悟空唱個喏道：「承賜，承賜。他又去尋些草料喂了馬。此時各各事畢，師徒與那老兒亦各歸寢。次早，悟空起來，請師父走路。三藏着衣，教行者收拾鋪蓋行李，正欲告辭，只見那老兒，早具盥湯，又具齋飯齋罷，方纔起身。三藏上馬，行者引路，不覺飢餐渴飲，晚宿曉行，又值初冬時候，但見那：霜凋紅葉，千林瘦；嶺上幾株松柏秀，未開桃蕊散香幽。暖晝小春，受菊殘荷盡；山茶茂，寒橋古樹，爭枝鬪曲，潤涓涓泉水，溜淡雲欲雪。滿天浮朔風，驟牽衣袖，向晚寒威入怎受。師徒們正走多時，忽見路旁叢叢一聲，闖出六個人來，各執長鎗短劍，利刀鎗弓，大咤一聲道：「那和尚那

殺走趕早留下馬匹。放下行李，繞你姓命過去，說得那三藏魂飛魄散，跌下馬來，不能言語。行者用手扶起道：師父放心，沒些兇事。這都是送衣服送盤纏與我們的。三藏道：悟空，你想有些耳閉，他說教我們留馬匹行李，你倒問他要甚麼衣服盤纏。行者道：你管守着衣服行李馬匹，待老孫與他爭持一場，看是何如。三藏道：好手，不適雙拳，雙拳不如四手。他那裏六條大漢，你這般小小的一個人兒，怎麼敢與他爭鬥。行者的膽原大，那容分說。走上前來，叉手當胸，對那六個人施禮道：列位有甚麼緣故，阻我貧僧的去路。那人道：我等是剪徑的大王，行好心的山主，大名久播，你量不知早早的留下東西，放你過去。若道半個不字，教你碎屍粉骨。行者道：我也是祖傳的大王，積年的山主，却不會聞得列位有甚大名。那人道：你是不知我說與你聽。一個喚做眼看喜，一個喚做耳聽怒，一個喚做鼻嗅愛，一個喚作舌嘗思，一個喚作意見怒，一個喚作身本愛。悟空笑道：原來是六個毛賊，你却認得我這出家人是你的主人公。你到來攔路，把那打劫的珍寶拿出來，我與你作七分兒，均分饒了你罷。那賊聞言喜的喜，怒的怒，愛的愛的，思的思，怒的怒，憂的憂，一齊上前亂嚷道：這和尚無禮，你的東西全然沒有轉來，和我等要分東西。他輪槍舞劍，一擁前來，照行者劈頭亂砍。兵兵兵，砍有七八十下，悟空停立中間，只當不知。那賊道：好和尚，真個的頭硬。行者笑道：將就看得過罷了。你們的打得手困了，却該老孫取出個針兒來耍耍。那賊道：這和尚是一個行針灸的郎中，變的我們又無病症，說甚麼動針的話。行者伸手去耳，揪出一根繡花針兒，迎風一幌，却是一條鐵棒，足有碗來粗細，拿在手中，道：不要走。讓老孫打一棍兒試試手。說得這六個賊四散逃走，被他拽開步，團團趕上一個個盡皆打死，剝了他的衣服，奪了他的盤纏。笑吟吟走將來道：師父請行。那賊已被老孫剿了。三藏道：你十分撞禍，他雖是剪徑的強徒，就是拿到官司，也不該死罪。你縱有手段，也只退他去便了。怎麼就都打死。這却是無一點憐隱之心了。如何做得和尚。悟空道：師父，我若不打死他，他却要打死你哩。三藏道：我這出家人，寧死也決不敢行兇。行者道：不瞞師父說，我老孫五百年前稱王為怪的時候，也不知打死多少人。假似你說這般話，我就做不到齊天大聖了。三藏道：只因你欺天誑上，纔受這五百年前之難。今既入沙門，若是還像當時行兇，去不得西天，做不得和尚。忒惡，忒惡。原來這猴子一生受不得人氣，他見三藏只管絮絮叨叨，按不住心頭火發，道：你既是這等說，我做不得和尚，上不得西天，不必恁般絮絮聒我。我回去便了。那三藏却不會答應，他就使性子，將身一縱，說一聲：老孫去也。三藏急擡頭，早已不見，只聞得呼的一聲，悶東而去。撇得那長老孤孤零零，點頭自歎道：這廝這等不受教誨，我略說他幾句，他這麼無形無影的徑回去了。罷罷罷，也是我命。

裏不該招徒弟去來。去來正是捨身拚命歸西去。莫倚旁人自主張。那長老收拾行李。揹在馬上。也不騎馬。一隻手拄着錫杖。一隻手揪着韁繩。淒淒涼涼。往西前進行不多時。只見山前有一個老母。捧一件錦衣。錦衣上有一頂花帽。三藏見他來得至近。慌忙牽馬立於右側。讓行。那老母問道。你是那裏來的。長老獨行於此。三藏道。弟子乃東土大唐王。差往西天拜佛求經者。老母道。西方佛在大雷音寺天竺國界。此去有十萬八千里路。你這等單人獨馬。又無個徒弟。如何去得。三藏道。弟子日前收得一個徒弟。他性潑兇頑。是我說了他幾句。他不受教。遂渺然而去也。老母道。我有這一領錦布直裰。一頂嵌金花帽。原是我兒子用的。他只做了三日和尚。不幸命短身亡。我纔去他寺裏哭了一場。將這兩件衣帽拿來。做個憶念。長老啊。你既有徒弟。我把這衣帽送了你罷。三藏道。承老母感賜。但只是我徒弟已走了。不敢領受。老母道。他那廂去了。三藏道。我聽得呼的一聲。他回東去了。老母道。東邊不遠。就是我家。想必往我家去了。我這裏還有一篇呪兒。喚做定心真言。又名做緊箍兒呪。你可暗暗的念熟。牢記心頭。再莫洩漏。一人知道。我去趕上他。叫他還來。跟你。你却將此衣帽與他穿戴。他若不服。你使喚。你就默念此呪。他再不敢行兇。也再不敢去了。三藏聞言。低頭拜謝。那老母化一道金光回東而去。三藏情知是觀音菩薩授此真言。急忙撮土焚香。望東禮拜。拜罷。收了衣帽。藏在包袱中。却坐在路旁。誦習那定心真言。來回念了幾遍。念的爛熟。牢記心胸。不題。却說那悟空別了師父。一筋斗雲。徑轉東洋大海。龍王宮裏。龍王見了道。近聞得大聖難滿。想必是重整仙山。復歸洞府矣。悟空道。我也有此心。只是又做了和尚了。龍王道。做甚和尚。行者道。我虧了南海菩薩勸善。教我隨東土唐僧上西方拜佛。皈依沙門。又喚為行者了。龍王道。這纔叫做改邪歸正。可賀可賀。既如此。怎麼不西去復東。何也。行者笑道。因是唐僧不識人性。有幾個毛賊。竊徑。是我將他打死。唐僧就說了我若干的不是。你想老孫可是受得悶氣的。是我撇了他。欲回本山。故此先來望你。一盞借鐘茶吃。龍王即命捧香茶來。獻行者。回頭一看。見後壁上掛着一幅圪橋進履的畫兒。行者問是甚麼景。致。龍王道。大聖在先。此事在後。故你不認得。這叫做圪橋三進履。此仙乃是黃石公。此子乃是漢世張良。石公坐在圪橋上。忽然失履於橋下。遂喚張良取來。此子即忙取來跪獻於前。如此二度。張良略無一毫倨傲怠慢之心。石公遂授他天書。着他扶漢。後來做了漢朝第一功臣。太平後棄職歸山。從赤松子遊。悟成仙道。大聖你若不保唐僧。不受教誨。到底是個妖仙。休想得成正果。悟空聞言。沉吟半晌。龍王道。大聖自當裁處。不可圖自在。誤了前程。悟空道。莫多話。老孫還去。保他便了。別了龍王。急縱身出離海藏。駕著雲。正走。却遇著南海菩薩。道。孫悟空。你怎麼不受教誨。不保

唐僧來此處何幹，能得個行者忙忙施禮道：「向蒙菩薩善言，果有唐僧揭了壓帖，救脫了我，跟他做了徒弟，他却怪我，冤我，我纔子閃他一閃，如今就去保他，也菩薩道：『埋早去，莫錯了念頭。』」言畢，各回。這行者須臾間，看見唐僧在路旁悶坐地上，前道師父怎麼不走路，還在此做甚？三藏搖頭道：「你在那裏去來，教我不得行動，只管在此等你。行者道：『我往東海老龍王家借杯茶吃。』三藏道：『徒弟啊，出家人不要說謊，你難得我多一個時辰，就說到龍王家吃茶，行者笑道：『不瞞師父，說我會駕筋斗雲，一個筋斗有十萬八千里路，故此即去。』」三藏道：『我略略的言語重了些兒，你就使性子，丟了我，去復你這有本事的，討得茶吃，教我連去不得的，只管在此忍饑，你也過意不去呀。』行者道：『師父，你若餓了，我便去與你化些齋吃。』三藏道：『不用化齋，我那包袱裏，還有些乾糧，你去拿鉢盂，拿些水來，等我吃些兒，走罷。』行者去解開包袱，見有幾個粗麵燒餅，拿出來遞與師父，又見那光靈鬚的一領錦布直裰，一頂嵌金花帽，行者道：『這衣帽，是東土帶來的。』三藏就順口兒答應道：『是我小時穿戴的，這帽子若戴了，不用教經，就會念經。』這衣服若穿了，不用演禮，就會行禮。行者道：『好師父，把與我穿罷了罷。』三藏道：『你若穿得，就穿了罷。』行者遂將錦布直裰穿上，把帽兒戴上。三藏見他戴上帽子，就不吃乾糧，却默默的念那緊箍咒，一過行者叫道：『頭痛，頭痛，那師父不住的，又念了幾遍，把個行者痛得打滾，抓破了嵌金的花帽。三藏恐怕扯斷金箍，住了口，不念，不念時，他就不痛了。』俸手去頭上摸摸，似一條金線兒，模樣緊緊的勒在上面，取不下，揪不斷，已是生根了。他就耳裏取出針兒來，插入箍裏，往外亂抽，三藏恐怕他攪斷了，口中又念起來，他依舊生痛，痛得豎蜻蜓，翻筋斗，耳紅面赤，眼脹身麻，那師父見他這等，又不忍不住口，他的頭又不痛了。行者道：『我道頭痛，原來是師父咒我的。』三藏道：『我念的是緊箍經，何會咒你？』行者道：『你再念念看。』三藏真個又念行者，真個又痛，只教莫念，莫念，念動我就痛了。這是怎麼說？三藏道：『你今豈可聽我教誨了行者，道聽教了，你再可無禮了。行者道：『不教了他口裏，雖然管眼心上，還懷不忿，把那針兒，一幌碗來，粗細望唐僧就欲下手，慌得長老口中又念了兩三遍，這猴子跌倒在地，丟了鐵棒，不能舉手。』三藏師父，我曉得，再莫念再莫念。三藏道：『你怎麼欺心，就惹打我。行者道：『不敢，不敢。我問師父，你這法兒，是誰教你的。』三藏道：『是讀一個老母傳授我的。行者大怒道：『不消說了，這個老母，坐定是那個觀世音，他怎麼那等管我，我上南海打他去。』三藏道：『此法既是傳授我，他必然先曉得，你若尋他，他念起來，你却不是死了。行者見說得有理，真個不敢動身，只得回身跪下，哀告道：『師父，這是你奈何我的法兒，教我隨你西去，我也不去惹他，你也莫當常言的，只管念誦我，願保你再無退悔之意了。』三藏道：『既然如此，伏侍我。』

既如此不當值者且退留。下六丁神將與日值功曹和眾揭諦。保守着我師父。等老孫尋那洞中的孽龍。教他還我馬來。衆神遵令。二藏纔放下心。坐在石崖之上。吩咐行者仔細行者道。只管寬心。好猴王束一束綿布直襖。撩起虎皮裙。子。揸着金箍鐵棒。徑臨澗壑。半雲半霧的。在那水面上高叫道。潑泥鯁。還我馬來。還我馬來。却說那龍吃了二藏的白馬。伏在那澗底中間。潛靈養性。只聽得有人叫罵索馬。他按不住心中火發。急縱身躍浪翻波。跳將上來。道是那龍敢在這裏海口傷吾行者。見了他。大吃一聲。休走。還我馬來。輪着棍。劈頭就打。那條龍張牙舞爪。來抓他兩個。在澗邊前這一場賭鬪。果是驍雄。但見那龍舒利爪。猴舉金箍。那個鬚垂白玉線。這個眼幌赤金燈。那個鬚下明珠噴綵霧。這隻手中鐵棒舞狂風。那個是迷爺娘的孽子。這個是欺天將的妖精。他兩個都因有難。遭磨折。今要成功。各顯能。來來往往。戰罷多時。盤旋良久。那條龍力軟筋麻。不能抵敵。打一個轉身。又攙於水內。深潛澗底。再不出頭。被猴王罵誓不絕。他也只推耳聾。行者沒及奈何。只得回見三藏道。師父。這個怪被老孫罵將出來。他與我賭鬪多時。怯戰而走。只躲在水中。間。再不出來了。三藏道。不知端的。可是他吃了我馬。行者道。你看你說的話。不是他吃了。他還肯出來。招聲與老孫犯對。三藏道。你前日打虎時。會說有降龍伏虎的手段。今日如何便不能降他。原來那猴子吃不得人。急他見三藏搶白了他這一句。他就發起神威。道不要說。不要說。等我與他再見個上下。這猴王拽開步。跳到澗邊。使出那翻江攪海的神通。把一條鷹愁陡澗。徹底澄清的水。攪得似那九曲黃河泛漲的波。那孽龍在於深澗中。坐臥不寧。心中思想道。這纔是福無雙降。禍不單行。我纔脫了天條死難。不上一年。在此隨緣度日。又撞着這般個潑魔。他來害我。你看他越思越惱。受不得屈氣。咬着牙。跳將出去。罵道。你是那裏來的潑魔。這等欺我行者。道。你莫管我那裏。不那裏。我只還了馬。我就饒你性命。那龍道。你的馬是我吞下肚去。如何吐得出來。不還你。便待怎的。行者道。不還馬時。看棍只打殺你。償了我馬的性命。便罷。他兩個又在那山崖下。苦鬪不數合。小龍委實難擔。將就一幌。變作一條水蛇兒。鑽入草科中去了。猴王拿着棍。趕上前來。撥草尋蛇。那裏得些影響。急得他三尸神。咋七竅。煙生。念了一聲。唵字。呪語。即喊出。當坊土地。本處山聖。一齊來跪下道。山神土地。來見行者道。仰過孤拐來。各打五棍。見面與老孫散散心。二神叩頭哀告道。望大聖方便。容小神訴告行者道。你說甚麼。二神道。大聖一向久困小人。不知幾時出來。所以不曾接得。萬望恕罪。行者道。既如此。我且不打你。我問你。鷹愁澗裏是那方來的怪龍。他怎麼搶了我師父的白馬。吃了二神道。大聖自來。不會有師父。原來是個不伏天。不伏地。混元上真。如何得有甚麼師父的馬來。行者道。你等是也。不知我只爲

那節上的勾當，受了這五百年的苦難。今蒙觀音菩薩勸善，善唐朝寫下真，僧救出我來，教我跟你做徒弟。往西天去拜佛求經，因路過此處，失了我師父的白馬。一神道原來是如此。這洞中自來無邪，只是緊陡寬闊，水光徹底澄清。鴉鵲不敢飛過，因水清照見自己的形影，便認做同羣之鳥，往往身鄰於水內，故名鴉鵲。陡闊只是向年間，觀音菩薩因為尋訪經人去救了一條水龍，送他在此，教他等候那經人，不許為非作歹。他只是餓了時，上岸來撲些鳥鵲吃，或是捉些獐鹿食用，不知他怎麼無知。今日冲撞了大聖行者道，先一次他還與老孫侮手，盤旋了幾合。後一次是老孫叫罵他再不出，因此使了一個翻江攪海的法兒，攪混了他洞水，他就攪將上來，還要爭持，不知老孫的棍重他遮架不住，就變做一條水蛇，鑽在草裏。我趕來尋他，却無蹤跡。土地道：大聖不知這條洞千萬個孔竅相通，故此這波瀾深遠，想是此間也有一孔。他鑽將下去，也不須大聖發怒，在此找尋，要搶此物，只消將觀世音來自然伏了。行者見說，喚山神土地同來，見了三藏，具言前事。三藏道：若要請菩薩來，行者大喜道：算有累，快行快行。那揭諦急縱雲頭，徑上南海，行者吩咐山神土地守護師父，值日功曹去請齊供他，又去洞邊巡邏，不題。却說金頭揭諦一驚，早到了南海，按祥光直至落伽山紫竹林中，託那金甲諸天與木叉惠岸轉達，得見菩薩。菩薩道：汝來何幹？揭諦道：唐僧在蛇盤山處，懸陡闊失了馬，急得孫大聖進退兩難，及問本處土神，說是菩薩送在洞裏的孽龍吞了那大聖。小神來告請菩薩降壇，驅龍，逐他馬匹。菩薩聞言道：這廟本是西海教國之子，他為縱火燒了殿上明珠，他父告他忤逆天處，上犯了死罪，是我親見玉帝，罰他下來，教他與唐僧做個腳力。他怎麼反吃了唐僧的馬，這等說。我來去來，那菩薩降蓮臺，徑離仙洞，與揭諦駕着祥光，過了南海而來。有詩為證：佛說靈多三藏經，菩薩揚善滿長城。摩訶妙法通天地，般若真言救鬼靈。致使金蟬寶脫殼，故令玄奘再修行。只因路阻魔慈鬧，龍子歸真化馬形。那菩薩與揭諦不多時，到了蛇盤山，却在那半空裏，留住祥雲，低頭觀看，只見孫行者正在洞邊叫罵。菩薩着揭諦喚他來，那揭諦按落雲頭，不經由三藏直至洞邊，對行者道：菩薩來也。行者聞得，急縱雲跳到空中，對他大叫道：你這個七佛之師，慈悲的教主，你怎麼生方法兒害我？菩薩道：我把你這個大胆的馮流村惡的赤尻，我倒再三盡意，度得個經人來，叮嚀教他救你性命。你怎麼不來謝我活命之恩，反來與我囉囉行着道？你弄得我好哩。你既放我出來，讓我逍遙自在，耍子傾了你。昨日在海上理着我，傷了我幾句，教我來盡心竭力，伏侍唐僧，便罷了。你怎麼送他一頂花帽，哄我戴在頭上受苦。

把這個轎子長在老孫頭上。又教他念一卷甚麼緊箍咒。著那老和尚念了又念。教我這頭上疼了又疼。這不是你害我也。菩薩笑道：你這樣子不遵教令，不受正果。若不如如此拘束你，你又誰上欺天，知甚好歹。再似從前撞出禍來，有誰收管。須是得這個魔頭，你纔肯入我瑜伽之門。跨哩行者道：這播事作做是我的魔頭罷。你怎麼又把那有弄的孽龍送在此處。成精教他吃了我師父的馬匹。此又是縱放歹人爲惡。太不善也。菩薩道：這條龍是我親奏玉帝討他在此。專爲求學人做個脚力。你惹那車土來的凡馬，怎麼得這萬水千山。怎到得那靈山佛地。須是得這個龍馬方纔去得行。者道：像他這般懼怕老孫潛殺不出。如之奈何。菩薩叫揭諦道：你去鬧邊叫一聲。教閻羅王、玉龍三太子你出來。有南海菩薩在此。他就出來了。那揭諦果去鬧邊叫了兩遍。那小龍翻波跳浪，跳出水來。變作一個人。便跨了雲頭。到大空中。對菩薩禮拜。道：向蒙菩薩解脫活命之恩。在此久等。更不聞取經人的音信。菩薩指著行者道：這不是取經人的大徒弟小龍兒了。道：菩薩這是我的對頭。我昨日腹中饑餓，果然吃了他的馬匹。他倚着有些力量，將我鬥得力怯。而回。又罵得我閉門不敢出來。他更不會提着一個取經的字樣。行者道：你又不曾問我姓甚名誰。我怎麼就說小龍道：我不曾問你是那裏來的。魔魔你還道管甚麼。那裏不那裏。只還我馬來。何會說出半個唐字。菩薩道：那猴頭專倚自強。那青靛別人。今番前去還有歸順的哩。若問時先提起取經的字來。却也不用勞心。自然拱伏。行者歡喜領教。菩薩上前把那小龍的項下明珠摘了。將楊柳枝蘸出甘露。往他身上掃了一拂。吹口仙氣。喝聲叫變。那龍即便變做他原來的馬匹。毛片又將言語吩咐道：你須用心了。還擊障。功成後，超越凡龍。還你個金身正果。那小龍口啣着橫骨，心領諾。菩薩教悟空領他去。見三藏我同海上去也。行者扯住菩薩不放道：我不去了。我不去了。西方路這等崎嶇。保這個凡僧。幾時得到似這等多麼多折。老孫的性命也難全。如何成得甚麼功果。我不去了。我不去了。菩薩道：你當年未成人道。且肯盡心修悟。你今日脫了天災。怎麼倒生懶惰。我門中以寂滅成實。須是要信心正果。假若到了那傷身苦處之處。我許你叫天天應。叫地地靈。十分再到那難脫之際。我也親來救你。過來我。我再贈你一般本志。菩薩將楊柳葉兒摘下三個。放在行者的腦後。喝聲變。即便變做三根救命毫毛。教他若到那無濟無主的時節。可以隨機應變。救得你急急之災。行者聞了這許多好言。纔謝了大慈大悲的菩薩。那菩薩香風繞繞。彩霧飄飄。徑轉普陀而去。這行者纔按落雲頭。揆着那龍馬的頂鬃。來見三藏道：師父馬有了也。三藏一見大喜道：徒弟這馬怎麼比前反肥成了些。在何處尋着的。行者道：師父你還做夢哩。却緣是金頭揭諦請了菩薩來。把那潤氣龍化作我們的白馬。其毛片相同。

只是少了鞍轡，着老孫揪將來也。三藏大驚道：「菩薩何在，待我去拜謝他。」行者道：「菩薩此時已到南海，不耐煩矣。」三藏就撮土焚香，望南禮拜，拜罷起身，即與行者收拾前進。行者喝退了山神土地，吩咐了揭諦功曹，却請師父上馬。三藏道：「那無鞍轡的馬，怎生騎得？」且待尋船渡過澗去，再作區處。行者道：「這個師父好不知時務，這個曠野山中，船從何來？這匹馬他在此久住，必知水勢，就騎着他做個船兒過去罷。」三藏無奈，只得依言跨了刻馬。行者挑着行李，到了澗邊，只見那上流頭有一個漁翁，撐着一個枯木的棧子，順流而下。行者見了，用手招呼道：「老漁，你來，你來，我是東土取經去的。」我師父到此難過，你來渡他。」一渡漁翁聞言，即忙撐攏行者，請師父下了馬，扶持左右。三藏上了棧子，揪上馬匹，安了行李。那老漁撐開棧子，如風似箭，不覺的過了愁鷹陡澗，上了西岸。三藏教行者解開包袱，取出大唐的幾文錢，鈔送與老漁。老漁把棧子一篙撐開道：「不要錢，不要錢，向中流渺渺茫茫而去。」三藏甚不過意，只管合掌稱謝。行者道：「師父休致意了，你不認得他，他是此澗裏的水神，不會來接得我老孫。老孫還要打他哩！只如今免打就殺了他的，怎敢要錢？」那師父也似信不信，只得又跨着刻馬，隨着行者，徑投大路奔西而去。這正是廣大真如登彼岸，誠心了性上靈山。同師前進不覺的紅日沉西，天光漸晚。但見淡雲撩亂，山月昏蒙，滿天霜色生寒，四面風聲透體。孤鳥去時蒼渚闊，落霞月處遠山低。疎林千樹吼，空嶺獨猿啼。長途不見行人跡，萬里歸舟入夜時。三藏在馬上遙觀，忽見路旁一座莊院，三藏道：「悟空，前面人家可以借宿，明早再行。」行者抬頭看見，道：「師父不是人家莊院？」三藏道：「如何不是？行者道：「人家莊院，却沒飛魚隱獸之脊，這斷是個廟宇庵院。」師徒們說着話，早已到了門首。三藏下了馬，只見那門上有三個大字，乃「里社祠」，遂入門裏。那裏邊有一個老者，項掛着數珠兒，合掌來迎。教聲師父請坐。三藏慌忙答禮，上殿去參拜了聖像。那老者即呼童子獻茶罷。三藏問老者道：「此廟何為里社？」老者道：「做處乃西番哈咬國界，這廟後有一莊人家，共發虔心，立此廟宇。里者乃一鄉里地，社者乃一社土神。每過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之日，各辦三牲花果，來此祭祀，以保四時清吉，五穀豐登，六畜茂盛，故也。」三藏聞言，點頭誇讚，正是離家三里遠，別是一鄉風。我那裏人家更無此善。老者却問：「師父仙鄉是何處？」三藏道：「貧僧是東土大唐國奉旨意，上西天拜佛求經的路過寶坊，天色將晚，特投聖祠，告宿一宵。」天光即行。那老者十分歡喜，道了幾聲失迎，又叫童子辦飯。三藏吃畢，謝了行者的眼乖，見他房簷下有一條搭衣的繩子，走將去，一把扯斷，將馬腳繫住。那老者笑道：「這馬是那裏偷來的？行者怒道：「你那老頭子說話不知高低，我們是拜佛的聖僧，又會偷馬老兒，笑道：「不是偷的，如何沒有鞍轡韁繩，却來扯斷我晒衣的索子？」三藏陪禮道：

投西而去。此去行有兩個月太平之路，相遇的都是些羅羅罔罔狼蟲虎豹，光陰迅速，又值早春時候，但見山巒錦翠，色草木發青芽，梅英落盡，柳眼初開，師徒們行旣春光，又見太陽西墜，三藏勒馬遙觀，山凹裏有樓臺影，殿閣沉沉，三藏道：「悟空，你看那裏是甚麼去處？」行者擡頭看了道：「不是殿宇，定是寺院，我們趕起些，那裏借宿去。」三藏欣然從之，放開龍馬徑奔前來，畢竟不知此去是甚麼去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觀音院僧謀寶貝 黑風山怪竊袈裟

却說他師徒兩個策馬前來，直至山門首觀看，果然是座寺院，但見那層層殿閣，疊疊廊房，三山門外，巍巍萬道彩雲遮，五福堂前，豔豔千條紅霧繞，兩路松篁，一林檜柏，兩路松篁，無年無紀，自清幽，一林檜柏，有色有顏，隨傲麗，又見那鐘鼓樓高，浮屠塔峻，安禪僧定性，啼樹鳥音關，寂寞無塵，真寂寞，清虛有道，果清虛，上刹祇園，隱翠窩，提勝招景，巖娑婆，果然淨土人間，少天下名山僧占多。長老下了馬，行者歇了擔，正欲進門，只見那門裏走出一衆僧來，你看他怎生模樣：頭戴左筓帽，身穿無垢衣，銅環雙墜耳，絹帶束腰圍，草履行來穩，木魚手內提，口中常作念，般若總皈依。三藏見了，侍立門旁，打個問訊，那和尚連忙答禮，笑道：「失瞻，是那裏來的？」請入方丈獻茶。三藏道：「我弟子乃東土欽差，上雷音寺拜佛求經，至此處天色將晚，欲借上刹一宵，那和尚道：「請進裏坐，請進裏坐。」三藏方喚行者牽馬進來，那和尚忽見行者相貌，有些害怕，便問：「那牽馬的是個甚麼東西？」三藏道：「悄悄言的，言他的性急，若聽見你說是甚麼東西，他就惱了，他是我的徒弟，那和尚打了個寒噤，咬着指頭道：「這般一個醜頭怪腦的，好招他做徒弟。」三藏道：「你看不出來哩，醜自醜，甚是有用，那和尚只得同三藏與行者進了山門，山門裏又見那正殿上書四個大字，是觀音禪院，三藏又大喜道：「弟子屢感菩薩聖恩，未及叩謝，今遇禪院，就如見菩薩一般，甚好拜謝。」那和尚聞言，即命道人開了殿門，請三藏上殿朝拜，那行者拴了馬，丟了行李，三藏上殿，三藏展背舒身，鋪胸納地，望金像叩頭，那和尚便去打鼓，行者就去撞鐘，三藏俯伏台前，傾心禱祝，祝拜已畢，那和尚住了鼓，行者還只管撞鐘不歇，或緊或慢，撞了許久，那道人道：「拜已畢了，還撞鐘怎麼？」行者方丟了鐘杵，笑道：「你那裏曉得我這是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的，此時却驚動那寺裏大小僧人，上下房長老，聽得鐘聲亂響，一齊擁出道：「那個野人在這裏亂敲鐘？」行者跳將出來，咄的一聲道：「是你孫外公撞了要子的，那些和尚一見了，就跌跌滾滾，都爬在地下道：「雷公爺爺，行者道：「雷公是我的重孫兒哩，起來起

來，不要怕，我們是東土大唐來的老翁，乘僧方纔禮拜，見了三藏，都纔放心不怕，內有本寺院主請道，老翁們到後方丈中，奉茶，迷而解纜，牽馬，拾了行李，轉過正殿，竟入後房，序了坐次，那院主獻了茶，又安排齋供，天光尚早，三藏稱謝，宋畢，只見那後面有兩個小童，揀著一個老僧出來，看他怎生打扮，頭上戴一頂烏犀方帽，鑲晴石的寶頂光輝，身上穿一領錦絨襖衫，翡翠毛的金邊晃晃，一對僧鞋，撥八寶，一根拄杖，嵌雲星，滿面顰眉，好似驪山老母，一雙夢眼，却如東海龍君口，不關風，因齒落，腰駝背屈，爲筋攣，衆僧道：師祖來了。三藏躬身施禮，迎接道：老院主弟子拜揖，那老僧道：禮又各敘坐，老僧道：通問小的們說，東土唐朝來的老翁，我纔出來奉見，三藏道：輕道寶山，不知好歹，惹罪起罪，老僧道：不敢，因問老翁，東土到此，有多少路程，三藏道：出長安邊界，有五千餘里，過兩界山，收了一個小徒，一路來，行過西番，哈喇國，經兩個月，又有五六千里，纔到了貴處，老僧道：也有萬里之遙，我弟子虛度一生，山門也不會出去，誠所謂坐井觀天，樽朽之輩，三藏又問：老院主高壽，幾何，老僧道：癡長二百七十歲了，行者聽見道：這還是我萬代孫兒哩，三藏厭了他一眼，道：語言真，莫要不知高低，沖撞人，那和尚便問：老翁，你有多少年紀了，行者道：不敢說，那老僧也只需一句瘋語，便不介意，也不再問，只教獻茶，有一個小童，重拿出一個羊脂玉的盤兒，有二個法藍鑲金的茶鍾，又一手提一把白銅壺，兒搗了三杯香茶，真是色味勝桂花香，三藏見了，誇愛不盡，道：好物件，好物件，真是美食美器，那老僧道：污眼污眼，老翁乃天朝上國，廣覽奇珍，似這般器具，何足過獎，老翁自上前來，可有甚麼物件，借與弟子一觀，三藏道：可憐我那東土，無甚寶貝，就有時，路程遙遠，也不能帶得，行者在旁道：師父，我前日在包袱裏，會見那領裝袋，不是件寶貝，拿與他看看，如何，衆僧聽說，裝袋一個個冷笑，行者道：你笑怎的，院主道：老翁纔說裝袋是件寶貝，言實可笑，若說裝袋，似我等輩者，不止二三十件，若論我師祖在此處，做了二百五十年，和尚足有七八百件，叫拿出來看看，那個和尚也是他一時賣弄，便叫道：人開虛房，頭陀拾櫃子，就拾出十二櫃，放在天井中，開了鎖，兩邊設下衣架，四圍牽了繩子，將裝袋一件件抖開掛起，請三藏觀看，果然是滿堂綉繡，四壁綾羅，行者一觀之，都是些穿花納錦，刺繡鎔金之物，裝袋道：好好好，收起，收起，把我們的也取出來看看，三藏把行者扯住，悄悄的道：徒弟，莫要與人鬪富，你我是單身在外，只恐有錯行，者道：看裝袋有何差錯，三藏道：你不會理會，得古人有云：珍奇玩好之物，不可使見，貪婪奸偽之人，儻若一經入目，必動其心，既動其心，必生其計，汝是個畏禍的，索之而必應，其求可也，不然則殞身滅命，皆起於此，事不小矣，行者道：放心，放心，都在老孫身上，你看他不由分說，急急的走了，去把個包

袂解開。早有霞光迸進。尚有兩層油紙裹定。去了紙。取出袈裟。抖開時。紅光滿室。彩氣盈庭。衆僧見了。無一個不心歡口讚。真個好袈裟。上頭有千般巧妙明珠。萬樣稀奇佛寶。攢上下龍鬚鋪絲綺。兜羅四面錦沿邊。掛掛懸懸從此滅。身披鱗魅入黃泉。托化天仙親手製。不是真僧不敢穿。那老和尚見了這般寶貝。果然動了奸心。走上前對二藏跪下。眼中垂淚道。我弟子真是沒緣。三藏攙起道。老院師有何話說。他道。老爺這件寶貝。方纔展開天色晚了。奈何眼目昏花。不能看得明白。豈不是無緣。三藏叫掌上燈來。讓你再看。那老僧道。爺爺的寶貝。已是光亮列點了燈。一發晃眼。莫想看得仔細。行者道。你要怎的看。纔好。老僧道。老爺若是寬心。放心。教弟子拿到後房。細細的看。一夜。明早送還老爺。西去。不知尊意何如。三藏聽說。吃了一驚。埋怨行者道。都是你。都是你。行者笑道。怕他怎的。等我包起來。教他拿了去看。但有疎虞。盡是老孫包管。那三藏阻當不住。他把袈裟遞與老僧道。憑你看去。只是明早照舊還我。不得損污些須。老僧喜喜歡歡。着幸童將袈裟拿進去。却吩咐衆僧。將前面禪堂掃淨。取兩張簾牀。安設鋪蓋。請二位老爺安歇。一壁廂又吩咐安排早齋。送行。遂而各散。師徒們關了禪堂。睡下。不題。却說那和尚把袈裟騙到手。擎在後房。燈下對袈裟號啕痛哭。慌得那本寺僧不敢先睡。小幸童也不知爲何。却去報與衆僧道。公公哭到二更時候。還不歇聲。有兩個徒弟。是他心愛之人。上前問道。師公。你哭怎的。老僧道。我哭無緣。看不得唐僧寶貝。小和尚道。公公年紀高大。發過了。他的袈裟。放在你面前。你只消解開看。便罷了。何須痛哭。老僧道。看的不長久。我今年二百七十歲。空掙了幾百件袈裟。怎麼得他這一件。怎麼得做個唐僧。小和尚道。師公差了。唐僧乃是離鄉避井的一個行脚僧。你這等年高。享用了。也該了。倒要像他做行脚僧。何也。老僧道。我雖是坐家。自在樂乎。晚景却不得他這袈裟穿。穿若教我穿得一日。寬就死也閉眼。也是我來陽世間爲僧一場。衆僧道。好沒正經。你要穿他的。有何難處。我們明日留他住一日。你就穿他。一日留他住十日。你就穿他。十日便罷了。何苦這般痛哭。老僧道。縱然留他住了年載。也只穿得年載。到底也不得氣長。他要去時。只得與他去。怎生留得長遠。正說話處。有一個小和尚名喚廣智。出頭道。公公要得長遠。也容易。老僧聞言。就歡喜起來。道。我兒。你有甚麼高見。廣智道。那唐僧兩個是走路的人。辛苦之甚。如今已睡着了。我們選幾個有力量的。拿了槍刀。打開禪堂。將他殺了。把屍首埋在後園。只我一家知道。却又謀了他的白馬。行囊。却把那袈裟留下。以爲傳家之寶。豈非子孫長久之計耶。老和尚見說。滿心歡喜。却纔措了眼淚。道。好好。此計絕妙。即便收拾槍刀。內中又有一個小和尚名喚廣謀。就是那廣智的師弟。上前來道。此計不妙。若要殺他。須要看看動靜。那個白臉的似易。那

個毛臉的似難，萬一殺他不得，却不反招己禍。我有一個不動刀槍之法，不知你尊意如何。老僧道：我兒，你有何法。賈謀道：依小孫之見，如今喚聚東山大小房頭，每人要乾柴一束，捨了那三間禪堂，放起火來，教他欲走無門，連馬一火焚之，就是山前山後人家看見，只說是他自不小心，走了火，將我禪堂都燒了，那兩個和尚却不都燒死，又好掩人耳目。袈裟豈不是我們傳家之寶，那些和尚聞言無不歡喜，都道：強強強，此計更妙更妙，遂教各房頭搬柴來，俟這一計，正是弄得個高壽老僧該命盡。觀音禪院化爲塵，原來他那寺裏有七八十個房頭，大小有二百餘衆，當夜一擁搬柴，把個禪堂前前後後，四面圍繞不通，安排放火不題。却說三藏師徒安歇已定，那行者却是個靈猴，雖然睡下，只是存神煉氣，朦朧着醒眼，忽聽得外面不住的人走，撞撞的柴響風生，他心疑惑道：此時夜靜，如何有人行得脚步之聲，莫敢是賊盜，謀害我們的，他就一骨脊跳起，欲要開門出看，又恐驚醒師父，你看他弄個精神，搖身一變，變做一個蜜蜂兒，真個是口甜尾毒，腰細身輕，穿花度柳，飛如箭，黏絮尋香，似落星，小小微軀，能負重，霧霧薄翅，會風雲，却自椽棧下鑽出看分明。只見那衆僧們搬柴運草，已圍住禪堂放火哩。行者暗笑道：果依我師父之言，他要害我們性命，謀我的袈裟，故起這等毒心，待我要拿棍打他，啊，可憐又不禁打一頓棍，都打死了。師父又怪我行兇，罷罷罷，罷與他個順手牽羊，將計就計，教他住不成罷。好行者一筋斗跳上南天門裏，說得個龐劉苟畢，躬身馬，趙溫關，控背俱道：不好了，不好了，那鬧天宮的主子又來了。行者搖着手道：列位免禮，休驚，我來覓廣目天王的說不了，却遇天王早到，迎着行者道：久聞久聞，前聞觀音菩薩來見玉帝，借了四值功曹，六丁六甲，並揭諦等，保護唐僧往西天取經去，說你與他做了徒弟，今日怎麼得閑到此。行者道：且休敘闊，唐僧路過，歹人放火燒他，事在萬分緊急，特來尋你，借辟火罩兒，救他一救，快些拿來，使使即刻送上。天王道：你差了，既是歹人放火，只該借水救他，如何要辟火罩兒。行者道：你那裏曉得，就裏借水救之，却燒不起來，倒相應了他，只是借此單護住了唐僧無傷，其餘管他儘他燒去，快些快些。此時恐已無及，莫誤了我下邊幹事。那天王笑道：這猴子還是這等起不善之心，只顧了自家，就不管別人。行者道：快些快些，莫要調嘴，害了大事。那天王不敢不借，遂將單兒遞與行者。行者擎了，按着雲頭，徑到禪堂房脊上，罩住了唐僧與白馬行李。他却去那後面老和尚住的方丈房上，頭坐着保護那袈裟看那些人放起火來，他轉捻訣念咒，望巽地上吸一口氣，吹將去，一陣風起，把那火轉吹得烘烘亂發，好火，好火，但見那黑烟漠漠，紅燄騰騰，黑煙漠漠，長空不見一天星，紅燄騰騰，大地有光千里，赤起初時，灼灼金蛇，次後來，煨煨匝馬，南方三炷，英雄回祿，大神施法力，燥乾柴燒烈，火性

說甚麼燒人鑽木熱油門前轟炸炮，賽過了老租開爐正是那無情火發，怎禁這有章行兇，不去卸災，反行助虐。風隨火勢，鑽飛有千丈餘高，火逼風威，灰迸上九霄雲外。兵兵兵，好便似殘年爆竹，潑潑喇喇，却就如萬中砲聲，燒得那雷塌佛像，能逃東院，伽藍無處躲，勝如赤壁夜燒兵，賽過阿房宮內火。參道正是星星之火，能燒萬頃之田，須臾間，風狂火盛，把一座觀音院，處處燒紅，你看那衆和尚，搶搶搶，搶搶搶，滿院裏叫苦連天。孫行者護住了後邊，方丈、辟火單，罩住了前面禪堂，其餘前後火光，大發，真個是照天紅焰，輝煌透壁，金光照耀，不期火起之時，盡勸了一山獸，怪道觀音院正南二十里遠，近有座黑風山，山中有一個黑風洞，洞中有一個妖精，正在睡醒翻身，只見那雷開透亮，只道是天明起來看時，却是正北下的火光，晃亮，妖精大驚道：「這必是觀音院裏失了火，這些和尚好不小心，我看時，與他救一救來，好妖精，縱起雲頭，即至烟火之下，果然充天之火，前面殿宇皆空，兩廊烟火方灼，他大搖步，搶將進去，正呼喚叫取水來，只見那隻包，他解開一看，見是一領錦襪，裝裝乃佛門之異寶，正是財動人心，他也不救，他也不叫水，牽着那隻袋，趁開打劫，拽回雲步，徑轉山洞而去。那場火只燒到五更天，明方燒滅，息你看那衆僧們，赤赤精精，啼啼哭哭，都去那灰內尋銅鐵，攪攪炭，攪金銀，有的去牆壁裏，苦搭窩棚，有的赤壁，根頭支鍋造飯，叫冤叫屈，亂嚷亂鬧，不題却說行者取了辟火單，一斛斗，送上南天門，交與廣目天王，道謝借講，借天王收了道大聖至誠了，我正愁你久不面請到宮少坐一時，何如行者道：「老孫比在前不同，擺板凳，高談闊論了，如今保唐僧，不得身閑，容容容，急急辭別，陰雲又見那太陽星上，竟來到禪堂前，搖身一變，變做孫悟空，飛將進去，現了本像，看時，那師父還沉沉睡，行者叫道：「師父天亮了，起來罷。」三藏纔醒，覺翻身道：「正是，穿了衣服，開門出來，忽抬頭，只見些個燈籠，不見了樓台殿宇，大驚道：「呀，怎麼這殿宇俱無，都是紅牆，何也？」行者道：「你道你這夢哩，今夜走了火的三藏道：「我怎不知行者道：「是老孫護了禪堂，見師父深睡，不會驚動。」三藏道：「你有本事，護了禪堂，如何就不救別房之火？」行者笑道：「好教師，父得知果然依你昨日之言，他愛上我們的裝，裝算計要燒殺我們，若不是老孫知覺，到如今成灰燼矣。」三藏聞言，害怕道：「是他們放的火，應行善道，不是他是誰？」三藏道：「莫不是怠慢了，你你你，的這個勾當，行者道：「老孫是這等體面之人，幹這等不良之事，其實是他家放的老孫，見他心毒，果是不會與他救火，只是與他略略助些風的。」三藏道：「那天那火起時，只該

助水怎轉助風行者道你可知古人云人沒虎虎心虎沒傷人意他不弄火我怎肯弄風二藏道裝裝何在敢莫是燒壞了也行者道沒事沒事燒不壞那放裝裝的方丈無火三藏恨道我不管你但是有些兒損傷我只把那話兒念動念動你就是死了行者慌了道師父莫念莫念管等還你裝裝就是了等我去拿來走路三藏就牽着馬行者挑了擔出了程虛竟往後方丈去却說那些和尚正悲切間忽的看見他師徒牽馬挑擔而來說得一個個魂飛魄散道這索命索了行者喝道甚麼冤魂索命快還我裝裝來衆僧一齊跪倒叩頭道爺爺呀冤有冤家債有債主要索命不干我們事都是廣謀與老和尚定計害你的莫問我們討命行者咄的一聲道我把你這些該死的畜生那個問你討甚麼命只拿裝裝來還我走路其間有兩個胆量大的和尚道老爺你們在禪堂裏已燒死了如今又來討裝裝端的還是人是鬼行者笑道這孽孽畜那裏有甚麼火來你去前面看看禪堂再來說話衆僧們爬起来往前觀看那禪堂外面的門窗福扇更不會燎灼了半分衆人悚懼纔認得三藏是位神僧行者是聲讚法一齊上前叩頭道我等有眼無珠不識真人下界的裝裝在後面方丈中老師祖處三藏行過了三五層殿壁破牆穿嗚呼不已只見方丈果然無火衆僧推入裏面叫道公公唐僧乃是神人未曾燒死如今反害了自己家當趁早拿出裝裝還他去也原來這老和尚尋不見裝裝又進了本寺房屋正在萬分煩惱焦燥之處一聞此言怎敢答應因尋思無計進退無方拽開步躬着腰往那牆上着實撞了一頭可憐只撞得腦髓血流魂魄散喉氣斷紅紗有詩爲證

堪嘆老衲性愚蒙枉作人間一壽翁欲得裝裝遺世豈知佛寶不凡同但將容易爲長久定是蕭條取敗功廣智廣謀成甚用損人利己一場空

慌得個裝裝哭道師公已撞殺了又不見裝裝怎生是好行者道想是汝等盜藏起來都出來開具花名手本等老孫逐一查點那上下房的院主將本寺和尚頭陀幸童遺人盡行開具手本二張大小人等共計二百三十名行者請師父高坐他却一一從頭唱名搜檢都要解放衣襟分明點過更無裝裝又將那各房頭搬擡出去的箱籠物件從頭細細尋過那裏得有蹤跡三藏心中煩惱悞悞行者不盡却坐在上面念動那咒行着樣的跌倒在地抱着頭十分難禁只教莫金莫金管等還你裝裝那衆僧見了一個個戰兢兢的上前跪下勸禪三藏就合口不念行者一骨魯跳起來耳朵裏掣出鐵棒要打那些和尚被三藏喝住道這猴頭你頭撞還不怕還要無禮休動手且莫傷人再與我盤問一問衆僧們磕頭禮拜哀告三藏道老爺饒命我等委實的不會看見這都是那老死鬼的不是他昨晚看着你的裝裝只哭到更深時候看也不會敢看思量要圖長久做個傳家之寶設計定策要燒殺老爺自火起之候狂風大作

各人只顧救火搬搶物件，更不知袈裟去向。行者大怒，走進方丈屋裏，把那觸死鬼屍首抬出，選剝了細看。禪身更無那件寶貝，就把個方丈掘地三尺，也無蹤影。行者忖量半晌，問道：「你這裏可有甚麼妖怪成精？」院王道：「老爺不問，莫想得。我這裏正東南有座黑風山，黑風洞內有一個黑風大王，我這老死鬼常與他講道。他便是個妖精，別無甚物。行者道：「那山離此有多遠？」院王道：「只有二十里。」那望見山頭的就是行者笑道：「師父放心，不須講了。一定是那黑怪偷去無疑。」三藏道：「他那離此有二十里，如何就斷得是他？」行者道：「你不會見夜間那火光騰萬里亮透三天，且休說二十里，就是二百里也照見了。坐定是他見火光，焜耀趁着機會，暗暗的來到這裏，看見我們袈裟是件寶貝，必然趁開擄去也。」等老孫去尋他一尋。三藏道：「你去了時，我却倚行者道：「這個放心，暗中自有神靈保護。明中等我叫那些和尚伏侍，即喚衆和尚過來，道：「汝等着幾個去埋那老鬼，着幾個伏侍我師父，看守我白馬。衆僧領諾。行者又道：「汝等莫順口克答，應等我去了，你就不來奉承，看師父的要和顏悅色，養白馬的，要水草調勻，假有一毫兒差了，照依這個樣棍與你們看看。他掣出棍子，照那火燒的磚上撲的一下，把那牆打得粉碎，又震倒七八層牆。衆僧見了，個個骨軟身麻，磕頭滴淚道：「爺爺寬心前去，我等竭力虔心供奉老爺，決不敢一毫怠慢。好行者急縱斛斗雲，竟上黑風山尋找。這袈裟正是那金禪求正出京畿，仗錫投西，涉翠微，虎豹狼蟲行處，有工商士客見時，稀路逢異國，愚僧妒全仗齊天大聖威。火發風生禪院廢，黑熊夜盜錦襪衣。畢竟此去不知袈裟有無，吉凶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孫行者大鬧黑風山 觀世音收伏熊羆怪

話說孫行者一斛斗跳將起去，諕得那觀音院大小和尚並頭陀，幸喜道人等一個個朝天禮拜，道：「爺爺呀，原來是騰雲駕霧的神聖下界，怪道火不能傷，恨我那個不識人的老剝皮，使心用心，今日反害了自己。三藏道：「列位請起，不須恨了。這去尋着袈裟，萬事皆你，但恐找尋不着。我那徒弟性子有些不好，汝等性命不知如何，恐一人不能脫也。衆僧聞得此言，一個個提心吊胆，告天許願，只要尋得袈裟，各全性命，不願却說孫大聖到空中把腰兒扭了一扭。早來到黑風山上，住了雲頭仔細看，果然是座好山，況正值春光時節，但見：萬壑爭流千崖競秀，鳥啼人不見，花落樹猶香。雨過天連青壁潤，風來松捲翠屏張。山草發，野花開，懸崖峭嶂，薜蘿生，佳木麗峻，嶺平崗，不遇幽人，那尋樵子，澗邊雙鶴飲石上，野猿狂躡，壘堆螺排黛色，蘿藦捲翠弄風光。那行者正觀山景，忽聽得芳草坡前有人言語，他却輕步潛

蹀閃在那石崖之下，偷眼觀看，原來是三個妖魔，席地而坐，上首的是一條黑漢，左首下是一個道人，右首下是一個白衣秀士，都在那裏高談闊論，講的是立鼎安爐，搗砂煉汞，白雲黃芽，傍門外道，正說中間，那黑漢笑道：「後日是我母難之日，二公可光顧光顧。」白衣秀士道：「年年與大王上壽，今年豈有不來之理？」黑漢道：「我夜來得了一件寶貝，名喚錦襪佛衣，是件巧合之物，我明日就以他為壽，大開筵宴，邀請各山道官，慶賀佛衣，就稱爲佛衣會，如何？」道人笑道：「妙妙，我明日就來拜壽。」道行寺聞得佛衣之言，定以爲是他寶貝，他就忍不住生氣，跳出石壁，雙手舉起金箍棒，高叫道：「我把你這夥賊，你偷了我的袈裟，要做甚麼佛衣會，趁早兒拿來還我，喝一聲你走，輪起棒，照頭一下，慌得那黑漢化風而逃，道入爲雲而走，只把個白衣秀士一棒打死，拖將過來看處，却是一條白花蛇，怪索性提起來，拌做五七斷，徑入深山，找尋那個黑漢，轉過尖峯，行過峻嶺，又見那壁陡崖前，聳出一座洞府，但見那洞霞渺渺，松柏森森，煙霞渺渺，采盈門，松柏森森，青遠戶，橋踏枯槎，木峯嶺繞，薛荔鳥，吻紅蕩來，雲空鹿踐，芳叢上石臺，那門前時，能花登風，送花香，臨堤綠柳，轉黃鸝，傍岸天桃，翻粉蝶，雖然曠野不堪，却賽蓬萊山下景。行者到於門前，又見那兩扇石門，開得甚緊，門上有一橫石板，明書六個大字，乃黑風山黑風洞，即便輪棒，叫聲開門，那裏面有把門的小妖，開了門，出來問道：「你是何人，敢來聾吾仙洞？」行者罵道：「你個作死的孽畜，甚麼個去處，敢將仙洞，仙字是你稱的，快進去報與你們黑漢，教他快送老翁的袈裟出來，饒你一窩性命，小妖急急跑到裏面，報道：「大王，佛衣會做不成了，門外有一個毛臉雷公，嘴的和尙來討袈裟哩。」那黑漢被行者，在芳草坡前，趕將來，却纔開了門，坐盞未穩，又聽得那話，心中暗想：「這廝不知是那裏來的，這般無禮，敢瞞上我的門來，教取披掛，隨結束了，練一桿黑鐵鎗，走出門來，道：「行者在門外，執着鐵棒，睜睛觀看，只見那怪果生得兇險，碗子鐵盔，火漆光烏，金鎧甲亮，輝煌卓羅，袍單風兜袖，黑綠絲線，纏纏長手，執黑鐵鎗，一桿，足踏烏皮鞋，一雙，眼幌金睛，如掣電，正是山中黑風王。行者暗笑道：「這廝真個如燒蜜的一般，築煤的無二，想必是在此處，削髮爲生，怎麼這等一身烏黑，那怪大聲高叫道：「你是個甚麼和尚，敢在我這裏，大膽行，你就鐵棒，撞至面前，大吆一聲，道：「不要開講，快還我老外公的袈裟來，那怪道：「你是那寺裏和尚，你的袈裟在那裏，失落了，敢來我這裏，索取，行着道：「我的袈裟，在這北觀音院後，方丈裏放着，只因那院裏，失了火，你這廝趁間，擄掠，盜了來，要做佛衣會，慶壽，怎敢抵賴，快快還我，饒你性命，若牙迸半個，不是我推倒了黑風山，壓平了黑風洞，把你一洞妖邪，都碾爲齏粉，那怪聞言，呵呵冷笑道：「你這個假物，原來昨夜那火，就是你放的，你在那方丈屋上，行兇，招風，是我把

一件袈裟拿來，你待怎麼？你是那裏來的，姓甚名誰，有多大手段，敢那等海口浪言。行者道：是你也認不得你老外公哩。你老外公乃大唐上國駕前御弟三藏法師之徒弟，姓孫，名悟空行者。若問老孫的手段，說出來教你魂飛魄散。死在眼前，那怪道我不會，你有甚麼手段，說來我聽。行者笑道：我兒子，你站穩着仔細聽之。我自小神通手段高，隨風變化，逞英雄，養性修真，日月跳出輪迴，把命逃一點誠心，會訪道靈臺，上山探摩訶，那山有個老仙長，壽年十萬八千高，老孫拜他爲師父，指我長生路一條。他說身內有丹藥，外邊採取，枉徒勞，得傳大品天仙訣。若無根本，實難熬。問光內照，實心坐，身中日月坎離交，萬事不思，參慾六根清淨，體堅年返，老還童容易得。超凡入聖，路非遠。三年無漏成仙體，不同俗輩受煎熬。十洲三島遊遊戲，海角天涯轉一遭。活該二百多餘歲，不得飛昇上九霄。下海降龍真寶貝，纔有金箍棒一條。花果山前爲神首，水簾洞裏聚羣妖。玉皇大帝傳宣詔，討我齊天極品高。幾番大鬧靈霄殿，數次會偷王母桃。天兵十萬來降我，層層密密布鎗刀。戰退天王歸上界，哪吒負痛領兵逃。顯聖真君能變化，老孫硬賭刀砍鎗，敲不得壞。又叫雷打火來，燒老孫。其實有手段，全然不怕。半分毫，送在老君爐裏煉。六丁神火慢煎熬，日滿開爐。我跳出手持鐵棒，越天跑，縱橫到處無遮擋。三十三天闌一遭，我佛如來施法力。五行山壓老孫，眼緊壓該五百載。幸逢三藏出唐朝，吾今皈正西方去。轉上雷音見玉皇，你去乾坤四海問一問，我是歷代馳名第一妖。那怪聞言，笑道：你原來是那闍天宮的弼馬溫。行者最惱的是人，叫他弼馬溫。聽見這一聲，心中大怒，罵道：你這賊怪偷了袈裟，不羞倒傷老爺，不要走。看棍那黑漢，側身躲過。綽長鎗，劈手來迎。兩家這場好殺。如意棒黑纏綿，二人洞口逞剛強。分心劈臉刺着背，背頭傷。這個橫丟陰棍，手那個直撻急。三鎗白虎爬山來，探爪黃龍臥道轉。身吐噴霧吐毫光，兩個妖仙不可量。一個是修正齊天聖，一個是成精黑大王。這場山裏相爭，只爲袈裟各不良。那怪與行者鬥了十數回合，不分勝負。漸漸紅日當午，那黑漢舉鎗，牽住鐵棒，道：孫行者，咱兩個且收兵。等我進了懸崖，再與你賭鬥。行者道：你這個孽畜，我做漢子，好漢子，半日就要吃飯。似老孫在山根上，整壓了五百餘年，也未嘗些湯水。那裏便餓，啞莫推故。你休走，我與你來。方讓你去吃飯，那怪道：你吃，你吃。孫行者入洞，開了石門，收回小妖，且安排筵宴，香酒請結。請各山魔王，慶會不題。却說行者攻門不開，也只得回觀音院。那本寺僧人已講埋了那老和尚，都在方丈裏伏侍。僧早齊已畢，又擺上午齋。在那裏盪湯煑水，只見行者從空降下。衆僧拜禮，接入方丈，見了三藏。三藏道：悟空你來了。

裝裝如何，行著道，已有了理由，早是不會寬了這些和尚，原來是那黑風山妖怪偷了老孫去暗暗的尋他，只見他與一個白衣秀士一個老道人坐在那考草坡前，請帖也是個不打自招的怪物，他忽然說出這後日是他母難之日，邀請那來做生日，夜來得了一件錦繡佛衣，以此為壽，作一大宴，喚做慶賞佛衣，會是老孫搶到面前，打了一棍，那黑漢化風而逃，這人也不見了，只把個白衣秀士打死，乃是一條白花蛇成精，我又急急趕到他洞，叫他出來與他賭賭，他已承認了，是做拿回，戰戰這半日，不分勝負，那怪回洞，却要吃飯，開了石門，鑽鑽不出，老孫却來問看師父，先報此信，已有了婆婆的下落，不怕他不還我，衆僧聞言，合掌禱頭的禱頭，都念聲南無阿彌陀佛，今日尋着下路，我等方有了性命，去行著道，你且休喜歡，轉快，我這未曾到，手師父還未曾出門哩，只等有了婆婆打發得我師父好好的出門，纔是你們的安樂處，若稍有些須不處，老孫可是好惹的主子，可會有好茶飯與我師父吃，可會有好草料喂馬，衆僧俱滿口答應道，有有有，更不會一毫有意慢了老爺三藏道，自你去了這半日，我已吃過了三次茶湯，兩餐齋供了，他俱不會敢慢我，但只是你還盡心竭力去尋取袈裟回來，行著道，莫忙，既有下落，管請拿住這席，讓原物放心，放心，正說處，那上房院主，又整治素供，請孫老爺吃齋，行者却吃了些須，復駕祥雲，又去找尋，正行間，只見一個小妖，左旁下來，帶一個花梨木匣兒，從大路而來，行者度他匣內必有甚麼家札，舉起棒劈頭一下，可憐不緊，就打打得似個肉餅一般，却拖在路旁，揭開匣兒觀看，果然是一封請帖，帖上寫着：侍生熊讓頓首拜，啓上大闡金池，老上入丹房，歷承佳惠，感激溫深，夜觀回寮之難，有失救護，諒仙機必無他害，生偶得佛衣一件，欲作雅會，請具花酌，奉報清賞，至期，千乞仙仙從過，瞻一敘是荷，若一日具。行者見了，呵呵大笑道：那個老剃皮死得他，一毫兒也不虧他，原物與妖精結黨，怪道他也活了一百七十歲，想是那個妖精，像他些甚麼，服氣的小法兒，故有此壽，老孫還記得他的模樣，等我忽然就變做那和尚，往他洞裏走走，看我那袈裟放在何處，假若得手，即便拿回，却也省力，好大聖念動咒語，迎着風，一變果然就像那和尚一般，藏了鐵棒，拽開步徑來，洞口叫聲開門，那小妖開了門，見是這般模樣，急轉身報道：大王，從池長老來了，那怪大驚，道：剛纔差了我的去，下箇帖請他，這時候還未到那裏哩，如何他就來得這等迅速，想是小的不會攔着他，斷是孫行者呼他來討袈裟的管事的，可把佛衣藏了，莫教他看見，行者進了門，但見那天井中，松篁交翠，桃李爭妍，幾盞燈花，幾簇蘭香，却也是個洞天之處，又見那二門上，有一聯對子，寫着：靜隱深山無俗慮，巖居仙洞樂天真。行者暗道：這斷也是脫括離塵，如命的怪物，入門裏，往前又進到於三層門裏，都是些畫棟雕

梁明窗彩戶只見那黑漢子穿的是黑綾紵絲絛襖單一領鴉青花綾披風戴一頂烏角帳巾穿一雙虎皮單靴見行者進來整頓衣巾降梯迎接道金池老友速日欠情請坐行者以禮相見見畢而坐定而茶茶罷妖精欠身道適有小簡奉啓後日一敘何老友今日就下願也行者道正來進拜不期路過華輪見有飾衣雅會故此急急奔來願求見見那怪笑道老友差矣這裝幀本是唐僧的他在此處往扎你豈不會看見反來就我看看行者道這會借來因夜晚還不會展看不期被大王取來又被火燒了荒山失落了家私那唐僧的徒弟又有些驍勇亂忙中四下裏都尋覓不見原來是大王的洪福收來故特來一見正講處只見有一個巡山的小妖來報道大王有事請下請書的小校被孫行者打死在大路旁邊他掉着經兒變化做金池長老來騙僧衣也那怪閉言暗道我說那長老怎麼今日就來又來得迅速果然是他愈縱身拿過鎗來就刺行者耳朵裏念掣出棍子現了本相架住鎗尖就在他那中塵裏跳出自天井中剛到前門外就得那洞裏妖怪喪胆家間老幼盡無魂這場在山頭好賭賭比前番更是不同好殺那猴王胆大充和尚這黑漢心靈隱飾衣語去言來機會巧隨機應變不差地裝裝欲見無由見寶貝玄微真妙做小怪巡山言稱事老妖發怒顯神威翻身打出黑風洞鎗棒爭持辨是非棒架長鎗聲響曉鎗連鎗棒放光輝悟空變化人簡少妖怪神通世上稱這個要把傷衣來慶壽那個不得裝裝肯善歸這番苦戰離分手就是活佛臨凡也解不得圍他兩個從洞口打上山頭自山頭縱在雲外吐霧噴風飛砂走石只翻到紅日西沉不分勝敗那怪道孫孫你且住了手今日天晚不好相持你去你去待明早來與你定個死活行者叫道見了莫走要戰便像個戰的不可得天魂相掙着他沒臉的只顧使棍子打來這黑漢又化陣清風轉回本洞緊閉石門不出行者却無計策奈何只得也回觀音院裏按落雲頭道聲師父那三藏見兒已的正望他哩忽見到了面前甚喜又見他手裏沒有裝裝又懼問道怎麼這番還不會有裝裝來行者袖中取出個簡帖兒來遞與三藏道師父那怪物與這死的老剝皮原是朋友他若一個小妖送此帖來還請他去赴佛衣會是老孫就把那小妖打死變做那老和尚進他洞去騙了一鍾茶吃欲問他對裝裝看他不肯拿出正坐間忽放一個甚麼巡山的走了風信他就真我打將起來只關到這早晚不分上下他見天曉閃回洞去緊閉石門老孫無奈也暫回來三藏道你手段比他何如行者道我也硬不多見只戰個平手三藏纔看了簡帖又遞與那院王道士孫師父取莫也是妖精魔那院王慌忙跪下道老爺我師父是人只因那黑大王修成人道帶來寺裏與我師父講經他傳了我師父些養神服氣之術故以朋友相稱行者道這夥和尚倒甚妖氣

他一個個頭圓頂天，足方履地，但比老孫肥胖長大些兒，非妖精也。你孫那帖兒上寫着特生巖巖此物，必定是僧黑熊成精。三藏道：我聞得古人云：巖巖猩猩相類，都是獸類，他却怎麼成精？行者笑道：老孫是獸類，見做了齊天大聖，與他無異。大抵世間之物，凡有九竅者，皆可以修行成仙。三藏又道：你纔說他本事與你平手，你却怎生得勝？取我袈裟回來，行者道：莫管，莫管，我有處治。正商議間，衆僧擺上晚齋，給他師徒們吃了。三藏教掌燈，仍去前面禪堂安歇。衆僧却換燈侍坐，苦塔滿棚，各各睡下。只把後方丈讓與那上下院王安身，此時夜靜，但見：銀河現影，玉宇無聲，滿天星燦，灑水浪收痕，萬籟聲宵千山鳥絕，巖邊漁火息塔上佛燈昏，昨夜聞秦鐘鼓響，今宵聽颯颯聲聞。是夜在禪堂歇宿，那三藏想着袈裟，那裏得穩睡，忽翻身見窗外透白，急起來叫道：悟空，天明了，快尋袈裟去！行者一骨魯跳將起來，一見袈裟侍立，供奉潑水，行者道：你等用心伏侍我師父老孫去也。三藏下牀，扯住道：你往那裏去？行者道：我想這捨事都是觀音菩薩沒理，他有這個禪院，在此受了這裏人家香火，又容那妖精卻往我去，南海尊他，與他講一講教。他說來問妖精討袈裟，還我三藏道：你這去幾時回來？行者道：時少只在飯籠時多，只在騎午就成功了。那些和尚只好伏侍老孫去也。說罷去，早已無蹤。須臾聞到了南海，停雲觀看，但見那：汪洋海遠水勢連天，祥光籠宇雷瑞氣照山川，千層雷浪吼青霄，萬盞烟浪滔白壺，水飛四野振靈雷，浪滾週遭霹靂休，言水勢且看中間五色騰騰寶疊山，紅黃紫碧綠和藍，纔見觀音真勝境，試看南海落伽山，好去處山巒高聳，頂透虛空中，間有千樣奇花百般瑞草，風搖寶樹日映金蓮，觀音殿瓦簷琉璃，潮音洞門鋪琉璃，綠楊影裏語鶯啼，紫竹林中啼孔雀，羅刹石上護法成，摩竭龍窟前木吒雄壯。這行者觀不盡那異景，非常徑直接雲頭到竹林之下，早有諸天迎接，道：菩薩前者對衆言大聖歸來，甚是宣揚，今保唐僧如何得暇到此？行者道：因保唐僧路逢一事，特見菩薩，煩益通報，諸天送來洞口，報知菩薩，喚入行者，遵法而行。三寶蓮臺下拜了菩薩，問曰：你來何幹？行者道：我師父路遇你的禪院，你受了人問，香火容一個黑熊精在那裏，牽住着，他偷了我師父袈裟，屢次取討不與，今特來問你要的菩薩道：這猴王說話，這等無狀，既是熊精偷了你的袈裟，你怎來問我取討？都是你這個孽猴，大胆將寶貝賣弄，拿與小人看，見你却又行兇，喚風發火，燒了我的留雲下院，反來我處放刁，行者見菩薩說出這話，知他曉得過去未來之事，慌忙禮拜道：菩薩乞恕弟子之罪，果是這般道等，但恨那怪物不肯與我袈裟，師父又與念那話兒，說老孫忍不得頭疼，故此來拜煩菩薩，蓋菩薩慈悲之心，助我去拿那妖怪，精取衣西達也。菩薩道：那怪物有許多神通，却也不惡於你，也罷，我看唐僧面上，和你去走一遭，行者

聞言謝恩再拜，即請菩薩出門，遂同駕祥雲，早到黑風山，巖巖雲頭，依路找洞，正行處，只見那山坡前走出一個道人，手拿着一個玻璃燈兒，燈內安着兩粒仙丹，在前正走，被行者攔個滿懷，掣出棒，就顯頭一下，打得腦漿漿流出，腔中血迸，撞着菩薩大驚道：「你這個猴子，還是道等放縱他，又不曾偷你袈裟，又不與你相識，又無甚冤仇，你怎麼就將他打死？行者道：「菩薩你認他不得，他是那黑熊精的朋友，他昨日和一個白衣秀士，都在芳草坡前坐講，後日是黑熊精的生日，請他們來慶佛衣會，今日他先來拜壽，明日來慶佛衣會，所以我認他，定是今日替那妖去上壽，菩薩說：「既是道等，進化造化老猿，也是便宜菩薩，也是有力，這怪叫做不打自招，那怪教他今日了劣，菩薩說道：「悟空道：「教行者見了，笑道：「菩薩我悟空有一句話兒，叫做將計就計，不知菩薩可肯依我菩薩道你說，行者說道：「菩薩你看這盤兒，是兩粒仙丹，便是我們與那妖魔的費兒，這盤兒後面刻的四個字，說：「凌虛子製，便是我們與那妖魔的勾頭，菩薩若要依得我時，我好替你作個計較，也就不須動得干戈，也不須勞得征戰，妖魔眼下遭瘟，佛衣眼下出現，菩薩要是不依我時，菩薩往西，我悟空往東，佛衣只當相送，唐二義只當落空，菩薩道：「這猴熟嚙行者道：「不敢，倒是一個計較，菩薩說：「你這計較，怎說行者道：「這盤上刻那凌虛子製，想這道人就叫做凌虛子，菩薩你要依我時，可就發做這個道人，我把這丹吃了一粒，變上一粒，略大些兒，菩薩你就捧了這個盤兒，兩粒仙丹，送與那妖，上壽，把這丸大些的，讓與那妖，待那妖一口吞之，老猿便於中取事，他若不肯獻出佛衣，老猿將他肚腸，就也總將一件出來，菩薩恨法也只得點點頭兒，依他行者笑道：「如何兩時菩薩酒以廣大慈悲，無邊法力，徹萬化身，以心會意，以意會身，恍惚之間，變作凌虛仙子，鶴歸仙風，飄飄飄欲非虛，蒼顏松柏，老秀色古今無去，去還無住，如如自有，殊總家歸一法，只是陽邪軀，行者看道：「妙不可言，河還是妖精菩薩，還是菩薩妖精，菩薩道：「悟空，菩薩妖精，總是一念，若論本來，皆屬無有，行者心下頓悟，轉身却就變做一粒仙丹，走盤無不定，圓明未有方，三三勾漏合，六六少翁商，瓦鑲黃金，炮車尼白，靈光外邊，鉛汞未許易論，量行者變了那顆丹，終是略大些兒，菩薩認定，拿了那個玻璃燈兒，徑到妖洞門口，看時，果然是一盤，盤上柏松翠，風飄林間，巖巖除果，是妖邪出沒，人煙少，柏松翠，也能仙真修隱，道清多山有洞，洞有泉，澗澗流水，咽鳴琴，傾瀉洗耳，建有鹿林，有鶴，幽幽仙韻，動開琴，亦可賞心，這是妖仙有分，時菩薩提弘督，無邊垂憫，菩薩看了心中暗喜道：「這孽畜占了這座山洞，却是也有些道分，因此心中已是有個惡意，走到洞中，只見守洞小妖，都有

些認得道凌虛仙長來了一邊傳報，一邊接引。那妖早已迎出門來，道：「凌虛，有勞仙駕，珍願蓬華有輝。」菩薩道：「小道敬獻一粒仙丹，敢稱千壽。」他二人拜畢，方纔坐定。又敘起他昨日之事。菩薩不答，連忙拿丹盤道：「大王且見小道鄙意，覷定一粒大的，推與那妖道。」願大王千壽。那妖亦推一粒，遞與菩薩道：「願與凌虛子同之。」讓畢，那妖纔待要咽，那藥順口兒一直滾下，現了本相。理起四平，那妖滾倒在地。菩薩現相問妖取了佛衣行者，早已從鼻孔中出去。菩薩又怕那妖無禮，却把一個箍兒，丟去那妖頭上。那妖起來，提鎗要刺行者。菩薩早已起在空中，將真言念起。那怪依舊頭疼，丟了鎗，滿地亂滾。半空裏笑倒個美猴王。平地下滾壞個黑熊怪。菩薩道：「孽畜，你如今可皈依麼？」那怪滿口道：「心願皈依，只望饒命。」行者恐就攔了工夫，意欲就打菩薩。急止住道：「休傷他命。我有用他處哩。」行者道：「這樣怪物，不打死他，反留他在何處用哩？」菩薩道：「我那落伽山後無人看管，我要帶他去，做個守山大神。」行者笑道：「誠然是個救苦慈尊，一靈不損。若是老孫有這樣咒語，就念上他娘千遍，這箇兒就有許多黑熊都教他了。帳却說那怪，醒多時，公道難禁疼痛，只得跳在地下，哀告道：「但饒性命，願皈正果。」菩薩方墜落祥光，又與他摩頂受戒，教他執了長鎗，跟隨左右。那黑熊纔一片野心，今日定無窮頑性。此時收菩薩吩咐道：「悟空，你回去罷。好生伏侍唐僧，以後再休懈惰。生事行者，道深感菩薩遠來弟子，還當同送回送。」菩薩道：「免送行者，纔捧着袈裟叩頭而別。」菩薩亦帶了熊羆，徑回大海。有詩爲證：祥光鸞鸞凝金像，萬道繽紛費可誇。普濟世人垂憫恤，徧觀法界現金蓮。今來多爲傳經意，此去原無落點瑕。降怪成真歸大海，空門復得錦袈裟。畢竟不知向後事情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觀音院唐僧脫難 高老莊行者降魔

行者辭了菩薩，按落雲頭，將袈裟掛在香楹樹上，掣出棒來，打入黑風洞裏。那洞裏那得一個小妖，原來是他見菩薩出現，降得那老怪就地打滾，急急都散走了。行者一發行兇，將他那幾層門上都積了乾柴，前前後後，一齊發火，把個黑風洞燒做個紅風洞，却拿了袈裟，駕祥光，轉回道。北話說那三藏，望行者急忙不來，心甚疑惑，不知是請菩薩不至，不知是行者託故而逃。正在那胡猜亂想之中，只見半空中彩霧燦燦，行者忽墜階前，跪道：「師父，袈裟來了。」三藏大喜，衆僧亦無不歡悅。道：「好了，好了，我等性命今日方纔得全了。」三藏接了袈裟，道：「悟空，你早間去時，原約到飯罷，晌午如何。此時日西方同行者，將那請菩薩施變化降妖的事情，備陳了一遍。」三藏聞言，遂設香案，朝南禮拜罷，道：「徒弟啊，既

然有了佛衣可快收拾包裹去也。行者道：「莫忙，莫忙。今日將晚不是走路的時候，且待明日早行。眾僧們一齊跪下道：『孫老爺說得是一則天，二來我等有些願心，兒今幸平安有了寶貝，待我還了願，請老爺散了福，明早再送西行。』」行者道：「正是，正是。你看那些和尚，傾囊倒底，都把那火裏搶出的餘資，各出所有，整頓了些齋供，燒了些平安無事的紙，念了幾卷消災解厄的經，當晚事畢，次早方刷扮了馬匹，包裹了行囊出門。眾僧還送方回，行者引路而去。正是那春融時節，但見那：草襯玉，顰蹄跡，軟柳擺金錢，露華新桃杏，滿林爭豔麗，薛蘿遶徑放精神。沙堤日暖鶯鶯睡，山澗花香蛺蝶馴。這般秋去冬殘，春過半，不知何年行滿得真文。師徒們行了五七日，荒路忽一日天色將晚，遠遠的望見一村人家，二藏道：「悟空，你看那壁廂有座山莊相近，我們去告宿一宵，明日再行。」如何？行者道：「且等老孫去看。看吉凶，再作區處。」那師父挽住絲韁，這行者定睛觀看，真個是：竹籬密密茅屋重重，參天野樹迎門，曲水溪橋映戶，道旁楊柳綠依依，園內花開香馥馥。此時那夕照沉西處，處山林喧鳥雀，晚烟出巖，條條道徑轉牛羊，又見那食飽雞豚，眠屋角醉酣鄰叟，唱歌來。行者看罷，道：「師父請行，定是一村好人家，正可借宿。那長老催動白馬，早到街衢之口，又見一個少年，頭裹棉布，身穿藍襖，持傘背包，敝褐劉褲，腳踏着一雙三耳草鞋，雄糾糾的，出街忙走。行者順手一把扯住道：「那裏去？」我問你一個信兒，此間是甚麼地方？那個人只管苦掙口裏，驢道：「我莊上沒人，只是我好問信行者，陪着笑道：『施主，莫惱，與人方便，自己方便。你就與我說說地名，何害我也。可解得你的煩惱？』那人掙不脫手，氣得亂跳道：『蹬蹬蹬，蹬家長的屈氣，受不了。又撞着這個光頭受他的清氣。』行者道：『你有本事，劈開我的手，你便就去了。』也罷，那人左扭右扭，那裏扭得動，却似一把鐵鈎，扭住一般，氣得他丟了包袱，撇了傘，兩隻手，雨點一般，來抓行者。行者把一雙手扶着行李，一隻手抵住那人，憑他怎麼支吾，只是不能抓着。行者愈加不放，急得他燥燥如雷。三藏道：「悟空，那裏不有人來了，你再問那人，就是只管扯住他怎的，放他去罷。」行者笑道：「師父不知，若是問了別人，沒趣，須是問他，纔有買賣。那人被行者扯住不放，只得說出此處乃是烏斯藏國界之地，喚做高老莊。一莊人家，有六半姓高，故此喚做高老莊。你放了我，罷行者，又道：『你這樣行裝，不是個走近路的。你實與我說，你要往那裏去？端的所幹何事？我纔放你。』這人無奈，只得實情告訴道：『我是高太公的家人，名叫高才。我那太公有個女兒，年方二十歲，更不會配人。三年前被一個妖精占了，那妖精做了這三年女婿，我太公不悅，說道：『女兒招了妖精，不是長法。』一則敗壞家門，二則沒個親家來，往一向要退這妖精，那妖精那裏肯退，轉把女兒關在他後宅，將有半年，再不放出與家內人相見。我太公與了我幾

兩銀子教我訪法師。拿那妖怪。我這些時不會住脚。前前後後。請了有三四個人。都是不濟的和尚。膿包的道士。降不得那妖精。剛纔罵了我一場。說我不會幹事。又與了我五錢銀子。做靈籙。教我再去請好法師降他。不期撞着你。這一個紇刺星。扯住。誤了我走路。故此裏外受氣。我無奈。纔與你叫喊。不想你也有些拿法。我掙不過你。所以說此實情。你放我去罷。行者道。你的造化。我有營生。這纔是湊四合六的勾當。你也不須遠行。莫要化費了銀子。我們不是那不濟的和尚。膿包的道士。其實有些手段。慣會拿妖。這正是一來照顧郎中。二來又醫得眼好。煩你同去。上覆你那家主。說我們是東土。駕下差來的御弟聖僧。往西天拜佛求經者。善能降妖縛怪。高才道。你莫誤了我。我是一肚子氣的人。你錯哄了我。沒甚手段。拿不住那妖精。却又不帶累我來受氣。行者道。管教不誤了你。你引我到你家門首去來。那人也無計奈何。真個提着包袱。拿了傘。轉步回身。領他師徒。到於門首。道。二位長老。你且在馬臺上略坐坐。等我進去報主人知道。行者纔放了手。落擔牽馬。師徒們坐立門旁等候。那高才入了大門。竟往中堂上走。可的撞見高太公。太公罵道。你那個蠻皮畜生。怎麼不去尋人。又回來做甚。高才放下包袱。道。上告主人。公得知小入纔行出街口。忽撞見兩個和尚。一個騎馬。一個挑擔。他扯住我不放。問我那裏去。我再三不會與他說及。他纏得沒奈何。不得脫手。遂將主人公的事情。一一說與他知。他却十分歡喜。要與我們拿那妖怪哩。高老道是那裏來的高才道。他說是東土。駕下差來的御弟聖僧。前往西天拜佛求經的太公道。既是遠來的和尚。怕不真有些手段。他如今在那裏。高才道。現在門外等候。那太公即忙換了衣服。與高才出來迎接。叫聲長老。三藏聽見。急轉身早到了面前。那老老戴一頂烏綾巾。穿一領葱白蜀錦衣。踏一雙縫米皮的襪子。靴繫一條黑綠縲子。出來笑語相迎。便叫。二位長老。作揖了。三藏還了禮。行者站着不動。那老老見他相貌凶醜。便就不敢與他作揖。行者道。怎麼不唱老孫。那老老兒有幾分害怕。高才道。你這小廝。却不弄殺我也。家裏現有一個醜頭怪腦的女婿。打發不開。怎麼又引這個冒公來害我行。高老道。高才道。許大年紀。還不省事。若專以相容。容人乾淨。錯了我老孫。醜自醜。却有些本事。替你家擒得妖精。捉得鬼魅。拿住你那女婿。還了你女兒。便是好事。何必誦諱。以相貌為言。太公見說。戰兢兢的。只得強打精神。叫聲請進。行者見請。纔牽了白馬。教高才挑着行李。與三藏進去。他也不管好歹。就把馬拴在敝廳柱上。扯過一張退光漆交椅。叫師父坐下。他又扯過一張椅子。坐在旁邊。那高老道。這個小長老。也家懷。行者道。你若肯留我住得半年。還家懷哩。坐定。高老問道。適間小僧說。二位長老。是東土來的三藏道。便是。貧僧奉朝命。往西天拜佛求經。因過寶莊。特借一宿。明日早行。高

老道二位原是借宿的，怎麼說會奇怪。行香道：「因是借宿，順便拿幾個妖怪兒耍耍的，勸問府上有多少妖怪，高老道天那還吃得有多少哩。只道一個怪女婿，也被他磨壞了行香道：「你把那妖怪的始末，有多大手段，從頭兒說說我聽。我好替你拿他。」高老道：「我們這莊上，自古至今，也不曉得有甚麼鬼祟魍魎，邪魔作耗，只是老拙不幸，不會有子，止生三個女兒，大的喚名香蘭，第二的名玉蘭，第三的名翠蘭，那兩個從小兒配與本莊人家，止有個小的要招個女婿，指望他與我家過活，做個婆老的女婿，揀門抵戶，做活營生，不期三年前，有一個漢子，模樣兒像他，說說福壽山上人家，姓豬，上無父母，下無兄弟，願與人家做個女婿，我老拙見是這般一個無賴無幹的人，就招了他。一進門時，倒也勤謹耕田耙地，不用牛具，收糞田禾，不用刀杖，香去明來，其實也好，只是一件有些會變嘴臉，行香道：「怎麼樣？高老道：「初來時是一條黑胖漢，後來就變做一個長嘴大耳朵的猓子，腦後又有一溜鬚毛，身體粗壯，怕人頭臉，就像個豬的模樣，食腸却又甚大，一頓要吃三五斗米飯，早間點心，也得百十個燒餅，綠豔豔得還吃齋素，若再吃葷酒，便是老拙這些家業田產之類，不上半年，就吃個罄淨，三藏道：「只因他做得，所以吃得高老道吃，還是件小事，他如今又會弄風，拿來露去，走石飛砂，嚇得我一家，單左鄰右舍，俱不得安生，又把那翠蘭小女，關在後宅子裏，一發半年也不會見面，更不知死活如何，因此知他是個妖怪，要請個法師退他。」行香道：「這個何難？老兒只管放心，今夜管情與你拿住，敬他高個退，親文書，還你女兒如何？」高老大喜道：「我爺招了他，不打緊，壞了我多少清名，疏了我多少親眷，但得拿住他，要甚麼文書，就煩與我除了根罷。」行香道：「容易容易，入夜之時，就是好歹，老兒十分歡喜，纔教展林桌椅擺列，爾供齊罷，將晚，老兒問道：「要甚兵器，要多少人，隨趁早好備？」行香道：「兵器我自有的，老兒道：「二位只是那根錫杖，錫杖怎麼打得那個妖怪？行者道：「耳內取出一個繡花針來，捻在手中，迎風幌了一幌，就是碗來粗細的一根金箍鐵棒，對着高老道：「你見這條棍子，比你家兵器如何？」打得這怪否？」高老又道：「既有兵器，可要人跟着，道：「我不用人，只是要幾個年高有德的老兒，陪我師父消坐，閉鉢我好敬他而去。」我把那妖精拿來對衆取供，替你除了根罷。」那老兒即喚家僮，請了幾個親戚朋友，一時都到相見，已舉行者道：「師父，你放心，騰坐老孫去也，你看他拈着鐵棒，拉着高老道：「你引我去後宅子裏，妖怪的住處，看看高老遂引他到後宅門首，行者道：「你快取輪匙來，高老道：「你且看看，若用得鑰匙，却不請你了。」行香笑道：「你那老兒年紀雖大，却不識得我，把這話兒哄你一哄，你就當真走上前，摸了一摸，原來是銅汁灌的鎖子，狠得他將金箍棒一擡，撬開門扇裏面，却黑洞洞的，行者道：「高老，你叫你女兒一聲，看他可在裏面？」

老兒硬着胆叫道：「三姐姐，那女兒認得是他父親的聲音，纔少氣無力的應了一聲道：『爹爹，我在這裏哩。』行者閃金睛，向黑影裏仔細看時，你道他怎生模樣？但見那：雲鬢亂堆無掠，玉容未洗塵滑，一片關心依舊十分嬌態，傾瀉管全無氣血，腰肢屈屈，倦愁壓蹙，蛾眉淡，瘦怯怯，語聲低。他走來，猶見高老一把扯住，抱頭大哭。行者道：『且莫哭，且莫哭，我問你妖怪往那裏去了？』女子道：『不知往那裏去。這些時，天明說去，入夜方來，雲雲霧霧，往回不知何所。因是曉得父親要娶他，他也常常防備，故此昏來朝去，行者道：『不消說了。老兒，你帶命愛往，前邊老裏慢慢的殺開，讓老孫在此等他。他若不來，你却莫怪他。若來了，定與你剪草除根。那老高歡歡喜喜的，把女兒帶將前去，行者却弄神通，搗身一變，變得就如那女子一般，獨自個坐在房裏，等那妖精不多時，一陣風來，真個是走石飛砂，好風。起初時，微微蕩蕩，向後來，渺渺茫茫，微微蕩蕩，乾坤大渺渺，茫茫無阻，穰穰花折，柳柳摧林，如披紫羅江，攬海鬼神愁，石崩山天地怪，蜘蛛糜亂失來蹤，摘景猿猴迷在外，七層鐵塔，侵佛頭，八面幢幡，傷寶蓋，金梁玉柱，起根搖，房上瓦飛，如燕塊，無棹，公許，願心，開船，把忙，緒羊，裝當坊土地，屠鐵塔，侵佛頭，八面幢幡，傷寶蓋，金梁玉柱，起根搖，房上瓦飛，那陣狂風，過處，只見半空裏，來了一個妖精，果然生得醜陋，黑臉短毛，長喙大耳，穿一領青不青，藍不藍的梭布直襖，繫一條花布手巾，行者暗笑道：『原來是這個買賣，好行者却不迎他，也不問他，且睡在牀上，推漱口裏，呼嘖嘖的不絕，那怪不識真，假走進房，一把樓在，就要親嘴，行者暗笑道：『真個要來弄老孫哩，即使個拿法，托着那怪的長嘴，叫做個小跌，漫頭一料，摸的摸下牀來，那怪爬起來，扶着牀邊，道：『姐姐，你怎麼今日有些怪我，想是我來得遲了，行者道：『不怪，不怪，那妖道，既不怪我，怎麼就丟我這一跌？行者道：『你怎麼說這樣小家子話？就擒我親嘴，我因今日有些不自在，若每常好時，便起來開門，等你了，你可脫了衣服，睡罷，那怪不解其意，真個就去脫衣，行者跳起來，坐在淨桶上，那怪依舊復來牀上，摸一把，摸不着人，叫道：『姐姐，你往那裏去了？請脫衣服，睡罷，行者道：『你光睡，等我出個拳來，那怪果先淨衣上牀，行者忽然嘆口氣，道：『解造化低了，那怪道：『你惱怎的？造化怎麼得低？我到了你家，雖是吃了些茶飯，却也不曾白吃你的，我也曾替你家掃地，通溝，搬磚，運瓦，築土，打牆，耕田，耙地，種麥，插秧，創家立業，如今你身上穿的錦戴的金，四時有花果，說說，入節有蔬菜，烹煎，你還有那些兒，不趁心處，這般短嘆長吁，說甚麼造化低了？行者道：『不是這等說，今日我的父母，隔著牆，丟磚料瓦的，甚是打我罵我，哩，那怪道：『他打罵你怎的？行者道：『他說我，和你做了夫妻，你是他門下一個女婿，坐些兒，禮禮，這樣個臉，嘴臉的人，又會不穩，嬌夫，又見不穩，親戚，又不知你雲來，尋去，端的，是

那裏人家，姓甚名誰，敗壞他清德，玷辱他門風。故此這般打罵，所以煩惱。那怪道：我雖是有些兒醜陋，若要俊，却也不難。我一來時，曾與他講過，他願意方纔招我。今日怎麼又說起這話？我家住在福陵山雲棧洞，我以相貌為姓，故姓豬。官名叫做豬剛鬣。他若再來問你，你就以此話與他說。便了行者，暗喜道：那怪却也老實，不用動刑，就供得這等明白。既有了地方，姓名，不管怎的，也拿住他。行者道：他要請法師來拿你哩。那怪笑道：睡着睡着，莫睬他。我有天罡數的變化，九齒的釘耙，怕甚麼法師和尚道士。就是你老子有虔心，請下九天蕩魔祖師下界，我也曾與他做過相識。他也不敢怎的。我行者道：他說請一個五百年前大鬧天宮姓孫的齊天大聖，要來拿你哩。那怪聞得這個名頭，就有三分害怕。道：既是這等說我去了罷。兩口子做不成了。行者道：你怎的就去？那怪道：你不知道，那鬧天宮的弼馬溫有些本事，只恐我弄他不過，低了名頭，說罷套上衣服，開了門往外就走。被行者一把扯住，將自己臉上抹了一抹，現出原身。喝道：好妖怪，那裏走！你抬頭看看我，是那怪轉過眼來，看見行者，咨牙俛嘴，火眼金睛，磕頭毛臉，就是個活雷公。相似，慌得他手麻脚軟，劃刺的一聲，掙破了衣服，化狂風脫身而去。行者急上前掣鐵棒，望風打了一下。那怪化萬道光，竟轉本山。行者駕雲隨後趕來，叫聲那裏走。你若上天，我就趕到斗牛宮；你若入地，我就追至枉死獄。噫，畢竟不知這一去趕至何方，有何勝敗，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雲棧洞悟空收入戒 浮屠山玄奘受心經

却說那妖的火光前走，這大聖的彩霞隨後。正行處，忽見一座高山，那怪把紅光結聚，現了本相，撞入洞內，取出一柄九齒釘耙來戰。行者喝聲道：潑怪，你是那裏來的邪魔，怎麼知道我老孫的名號？你有甚麼本事，實實供來。饒你性命，那怪道：是你也不知我的手段。上前來站穩着，我說與你聽。我自小生來，心性拙，貪閑愛懶，無休歇，不會養性，與修真。混沌迷心，熬日月，忽然閑裏遇真仙，就把寒溫坐下說，動我回心，莫墮凡。傷生造下無邊孽，有朝大限命終時，八難三途悔不喋。聽言意轉，要修行，聞語心回，求妙訣，有緣立地指為師，指示天機並地闕，得傳九轉大還丹，工夫晝夜無時輟。上至頂門泥丸宮，下至脚板湧泉穴，周流腎水入華池，丹田補得溫熱，嬰兒姤女配陰陽，鉛汞相投，分日月，離龍坎虎用調和，靈龜吸盡金烏血，三花聚頂得歸根，五氣朝元通透徹，功圓行滿，却飛昇。天仙對對來迎接，朗然足下彩雲生，身輕體健，朝金闕，玉皇設宴會羣仙，各分品級排班列，勅封元帥管天河，總督水兵稱符節。只因王母會蟠桃。

做活。又未曾害了你家女兒。想這等一個女婿。也門當戶對。不怎麼壞了家聲。辱了行止。當真的留他出醜。高老道長老。雖是不傷風化。但名聲不甚好聽。勸不動善人。就說高家招了一個妖怪。女婿這句話。竟教人怎樣。三藏道。悟空。你既是與他做了一場。一發與他做個結局。纔見始終。行者道。我纔試他一試。要子此去。一定牽來與你們看。且莫憂愁。叫老高。你還好生管待我師父。我也去也。說畢。去就無形無影的。跳到他那山上。來到洞口。一頓鐵棒。把廟門打破。粉碎。口裏罵道。那孽障的夯貨。快出來與老孫打廝。那怪正喘虛虛的。睡在洞內。聽見打破門響。又聽見罵鐵棒的夯貨。他却惱怒難禁。只得拖著鐵杵。擡精神。跑將出來。厲聲罵道。你這個洞馬。混著實。懶與你有甚相干。你把我大門打破。你且去看。看律條。打進大門而入。該個誰犯死罪。哩行者笑道。這個鐵杵。我就打了大門。還有個辨處。像你強占人家女子。又沒個二媒六證。又無些茶紅酒禮。該問個真犯。罪。埋那怪道。你錯認了這記。豈是凡間之物。你且聽我道來。此道記。可是與高老家做長工。築地種菜的。有何好處。怕你那怪道。你錯認了這記。豈是凡間之物。你且聽我道來。此是服煉神水。鐵磨琢成。工光皎潔。老君自己動鈴鏡。裝誠親身。漆炭屑。五方五帝。用心機。六丁六甲。費周折。造成九齒玉垂牙。踏就靜環金。隱藏身。妝六耀排五星。體按四時。依八節。短長上下。定乾坤。左右陰陽。分日月。六爻神將。按天條。八卦星辰。依斗列。名爲上寶心金。能進與玉皇。鎮丹闕。因我修成大羅仙。爲吾養就長生家。勒封元帥。號天蓬。欽賜釘。記爲御節。舉起烈焰。並毫光。落下猛風。飄瑞雪。天曹神將。盡皆驚。地府閻羅。心胆怯。人間那有這般兵。世上更無此等。鐵隨身。變化可心。懷在香葫。隨依口訣。指攝數載。未曾離伴。我幾年無日。別日食三餐。酒不丟。夜眠一宿。渾無撒。也會。傷去。抱蟠桃。也會帶他。朝帝闕。皆因仗酒。却行兇。只爲倚強。更難勝。上天。嗟我降凡。塵下。世體我作罪孽。石洞心。邪會。吃入。高莊。情喜。蟠桃。結。這。下。海。掀。翻。精。靈。高。上。山。抓。碎。虎。狼。穴。諸。般。兵。刃。且。休。題。惟。是。吾。當。銳。最。切。相。持。取。勝。有。何。難。賊。門。求。功。不。用。說。何。怕。你。網。頭。鐵。膽。一。身。鋼。記。到。魂。消。神。氣。泄。行者聞言。收了鐵棒。道。鐵杵。不要說。嚼老孫。把這頭。伸在那裏。你且藥一下。見酒。可能魂消氣泄。那怪道。個舉起。氣力。藥將來。撲的一下。鐵杵。起的。火光。騰。踏。更不。會。藥。動。一。些。兒。頭。皮。感。得。他。手。感。脚。軟。蓬。蓬。好。頭。好。頭。行者道。你也是。也不知老孫。因爲鬧天宮。偷了仙丹。盜了蟠桃。器了御酒。被小聖。二郎。擒住。押在。斗牛宮。前。奉。天神。把老孫。各。別。鎖。鎖。刀。砍。劍。刺。火。燒。雷。打。出。不。會。損。動。分。毫。又被。那。太上。老君。拿了我。去。放在。八卦。爐。中。將。神。火。煅。鍊。做。個。火。眼。金。睛。銅。頭。鐵。背。不。信。你。再。舉。幾。下。看。這。皮。與。不。皮。那。怪。道。你。這。擔。子。我。記。得。你。鬧。天。宮。時。家。住。在。東。勝。神。洲。數。畝。園。花。果。山。水。濼。洞。裏。到。如。今。久。不。聞。名。你。怎。麼。來。到。這。裏。上。門。

撒我莫敢是我丈人去那裏請你來的。行者道：你丈人不會去請我，因是老孫改邪歸正，妻妾俱備，保護一個東土大唐，陛下御弟，叫做三藏法師，往西天拜佛求經，路過高莊借宿，那高老兒因話說起，就請我教他女兒，拿你這豬猴的夯貨，那怪一聞此言，丟了釘兒，唱個大老道，那取經人在那裏，黑煩你引見，引見行者道：你要見他，怎的那怪道：我不是觀世音菩薩勸善，受了他的戒行，這裏持齋把素，教我跟隨那取經人往西天拜佛求經，將功折罪，還傷正果，敬我等他這幾年，不聞消息，今日既是你與他做了徒弟，何不早說取經之事，只倚兇強上門打我行者道：你莫嫌我欺心，欺我欲為脫身之計，果然是要保護唐僧，略無慮，恨你可朝天發誓，我纔帶你去見我師父，那怪摸的跪下，望空似鴉確的一般，只管磕頭道：阿彌陀佛，南無佛，我若不是真心實意，還教我犯了天條，劈屍萬段，行者見他賭咒發願，道：既然如此，你點把火來燒了，你這住處，我方帶你去，那怪真個搬些蘆葦荊棘，點着一把火，將那雲棧洞燒得個破瓦窰，對行者道：我今已無家了，你却引我去罷，行者道：你把釘兒與我拿着，那怪就把釘兒與行者，行者又拔了一根毫毛，吹了仙氣，叫變，卽變做一條三股麻繩，走過來，把手背綁縛了，那怪真個倒背着手，憑他綁縛，又揪着耳朵，拉着他，叫快走，快走，那怪道：輕些兒，你的手重，揪得我耳根子疼，行者道：理不成，願你不得，常言道：善豬惡象，只等見了我師父，果有真心，方纔放你，他兩個半雲半霧的，徑轉高家莊來，有詩爲證：金性剛強能趁木，心猿降得木龍歸，金從木順皆爲一，木德金仁總發揮，一主一賓無間隔，三交三合有玄微，性情並喜真元聚，同體西方話不違，頃刻間到了莊前，行者指着他的犯戒，揮他的耳道：你看那巖壁上端坐的是誰，乃吾師也，那高氏請親友與高老兒，見行者，把那怪背綁揪耳而來，一個個欣然迎到天井中，道：長老，長老，他正是我家的女婿，那怪走上前，雙膝跪下，背着手，對三藏叩頭，高叫道：這師父，弟子失迎，早知是師父住在我丈人家，我就來拜接，怎麼又受到許多周折，三藏道：悟空，你怎麼降得他來，拜我行者，纔放了手，拿釘兒，柄兒，打着，這獸子，你說麼，那怪把菩薩勸善等語，細陳了一遍，三藏大喜，便叫高太公，取個香案，用老高卽忙，抬出香案，三藏淨了手，焚香，望南禮拜，道：多蒙菩薩聖恩，那幾個老兒，也一齊添香，禮拜，拜罷，三藏上西高坐，教悟空，放了，他繩行者，纔把身抖了一抖，收上身來，其縛自解，那怪從新禮拜，三藏願隨西去，又與行者拜了，以先過者爲兄，遂稱行者爲師兄，三藏道：既從吾善果，要做徒弟，我與你起個法名，早晚好呼喚，他道：師父，我是菩薩，已與我塵頂受戒，起了法名，叫做豬悟能也，三藏笑道：好好，你師兄，叫做悟空，你叫做悟能，其實是我法門中的宗派，悟能，這師父，我受了菩薩戒行，斷了五羣三厭，在我丈人家，持齋把素，更不會動聲，今日見

了師父。我開了齋罷。三藏道：「不可，不可，你既是不吃五葷三厭，我再與你起個別名，喚爲八戒。」那猓子歡歡喜喜道：「謹遵師命。」因此又叫做豬八戒。高老見這等去邪歸正，更十分喜悅，遂命家僮安排筵宴，酬謝唐僧。八戒上前扯住高老道：「爺，請我拙荆出來拜見公公伯伯。」如何行者笑道：「賢弟，你既入了沙門，做了和尚，從今後再莫提起那拙荆的話。說世間只有個火居道士，那裏有個火居的和尚？我們且來殺了坐次，吃頓齋飯，趕早覓往西天走路。」高老兒擺了桌席，請三藏上坐，行者與八戒坐於左右兩旁，諸親上坐。高老把素酒開樽，滿斟一杯，奠了天地，然後奉與三藏。三藏道：「不瞞太公說，貧僧是胎裏素，自幼兒不吃素。老高道：「因知老師清素，不會取動葷，此酒也是素的。」請一杯不妨。」三藏道：「不敢用酒，酒是我僧家第一戒。若悟能慌了道，師父我自持齋，卻不會斷酒，悟空道：「老孫雖量窄，吃不上壘把，却也不會斷酒。」三藏道：「既如此，你兄弟們吃些素酒也罷。」只是不許醉飲誤事，遂而兩個接了頭鐘，各人俱照舊坐上擺下素齋，說不盡那杯盤之盛，品物之豐。師徒們宴罷，老高將一紅漆丹盤，拿出二百兩散碎金銀，奉三位長老爲途中之費。又將三領錦布襦衫爲上蓋之衣。三藏道：「我們是行腳僧，遂莊化飯，逢處求齋，怎敢受金銀才帛？」行者近前，輪開手，抓了一把，叫高才：「昨日累你引我師父，今日招了一個徒弟，無物謝你，把這些碎金碎銀，權作帶領錢，拿了去買草鞋穿。以後但有妖精，多作成我幾個，遠有謝你處哩。」高才接了叩頭謝賞。老高又道：「師父道：既不受金銀，望將這粗衣笑納。」聊表寸心。」三藏又道：「我出家人，若受了一絲之賄，千劫難修，只得把席上吃不了的餅果，帶些去做乾糧足矣。」八戒在旁邊道：「師父，師兄，你們不要便罷，我與他家做了這幾年女婿，就是掛腳糧也該三石哩。丈人啊，我的直裰昨晚被師兄扯破了，與我一件青錦袈裟，鞋子綻了，與我一雙好新鞋子。高老聞言，不敢不與，隨買一雙新鞋，將一領襦衫換下舊時衣物。那八戒搖搖擺擺，對高老唱個喏道：「上覆丈母，大姨二姨，並姨夫姑舅諸親，我今日去做和尚了，不及面辭。休怪丈人啊，你還好生看待我渾家，只怕我們取不成經時，好來還俗，照舊與你做女婿過活。」行者喝道：「夯貨，莫胡說。」八戒道：「不是胡說，只恐一時間有些兒差池，却不是和尚誤了做老婆，誤了娶兩下都耽擱了。」三藏道：「少題閑話，我們趕早兒去來。」遂此收拾了一担行李，八戒担着，背了白馬。三藏騎着，行者肩担鐵棒，前面引路。一行三衆，辭別高老，及衆親友，投西而去。有詩爲證：

滿地煙霞樹色高，唐朝佛子苦勞勞。
飢餐一鉢千家飯，寒着千針百衲袍。
意馬胸頭休放蕩，心猿乖劣莫教淘。
情和性定諸緣合，月滿金華是伐毛。
三衆進西路途，有個月平穩，行過了烏斯藏界，猛抬頭見一座高山，三藏停鞭勒馬，道：「悟空，悟能，前面山高，須索仔細，仔細。」八戒道：「沒事，這山喚做浮屠山，山中有一個烏

樂禪師在此修行。老猪也會會他。三藏道。他有些甚麼勾當。八戒道。他倒也有些道行。他會教我跟他修行。我不會去。過了師徒們說着話不多時。到了山上。好山。但見那山。南有青松碧柏。山北有綠柳紅桃。圍點點山禽。對對舞翩翩。仙鶴齊飛。香馥馥花十樣。色青再再。離草萬般。奇閣下有滔滔綠水。崖前有朵朵紫雲。真個是景致非常。幽雅處寂然不見往來人。那師父在馬上遠觀。見香檜樹前有一紫草窩。左邊有藤兜。脚花右邊有山猴。戲果樹梢頭。有青鸞彩鳳。齊鳴。玄鶴錦雞。成窠。八戒道。那不是烏巢禪師。三藏道。馬加鞭。直至樹下。却說那禪師。見他三家前來。即便跨了紫穴。跳下樹來。三藏下馬。奉拜。那禪師用手擒道。聖僧請起。失迎。失迎。八戒道。老禪師作怪了。禪師驚問道。你是福陵山猪剛鬣。怎麼有此大緣。得與聖僧同行。八戒道。前年蒙觀音菩薩勸善。願隨他做徒弟。禪師大喜道。好好好。又指定行者問道。此位是誰。行者笑道。這老猪怎麼認得他。劉不認得我。禪師道。因少識耳。三藏道。他是我的大徒弟。孫悟空。禪師陪笑道。敬禮。敬禮。三藏再拜。請問西天大雷音寺。還在那裏。禪師道。遠哩。遠哩。只是路多。虎豹難行。三藏感激致意。再問道。路途果有多遠。禪師道。路途遠。終須有到之日。却只是魔障盡消。我有多心。經一卷。凡五十四句。共計二百七十字。若遇魔障之處。但念此經。自無傷害。三藏拜伏於地。懇求。那禪師遂口誦傳之。經云。羅訶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舍利子。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無苦寂滅。道無智亦無得。以無所得故。菩提薩埵。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心無罣礙。無罣礙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三世諸佛。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羅蜜多。是大神呪。是大明呪。是無上呪。是無等等呪。能除一切苦。真實不虛。故說般若波羅蜜多呪。即說呪曰。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揭諦。菩提薩埵。菩提薩埵。此時唐朝法師本有根源耳。聞一過多心經。即能記憶。至今傳世。此乃修真總徑。作師之會門也。那禪師傳了經文。踏雲光。要上鳥巖而去。被三藏又扯住。奉告定。要問個西去的路。端的。那禪師笑云。道路不難行。試聽我吟。千山千水深。多障多魔。處處若遇。接天崖。放心休。恐怖。行來屢耳。嫌側着。脚踪。步仔細。黑松林。折。狼多。藏路。精靈。滿園。城。鹿。王。登。山。住。老。虎。坐。琴。堂。蒼。狼。為。王。尊。獅。象。盡。稱。王。虎。豹。皆。作。御。野。豬。挑。担。子。水。怪。前。頭。遇。多。年。老。石。猴。那。裏。傷。恨。怒。你。問。那。相。識。也。知。西。去。路。行者聞言。冷笑道。我們去。不必問他。問我。便了。三藏還不察其意。那禪師化作金光。徑上鳥巖而去。長老往上。

拜謝。行者心中大怒，舉鐵棒望上亂搗，只見蓮花生萬朵，祥霧護千層。行者縱有攪海翻江力，莫想挽着烏巢一縷簾。二藏見了，扯住行者道：「悟空，這樣一個菩薩，你搗他窩巢怎的？」行者道：「他罵了我兄弟兩個一場去了。」三藏道：「他講的西天路徑，何嘗罵你？」行者道：「你那裏曉得？他說野豬挑担子，是罵八戒；多年老石猴，是罵老孫；你怎麼解得此意？」八戒道：「师兄息怒，這禪師也曉得過去未來之事，但看他水怪前頭遇，與句話不知驗否？」饒他去罷。行者見蓮花祥霧，近那巢邊，只得請師父上馬下山往西而去。那一去，管教清福人間少，致使災魔山裏多。畢竟不那前程端的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黃風嶺唐僧有難 半山中八戒爭先

法本從心生，還是從心滅。生滅盡由誰，請君自辨別。既然皆己心，何用別人說。只須下苦功，扭出鐵中血。絨繩着鼻穿，挽定虛空結。拴在無爲樹，不使他顛劣。莫認賊爲子，心法都忘絕。休教他瞞我，一拳先打徹。現心亦無心，現法法出轍。人牛不見時，碧天光皎潔。秋月一般圓，彼此難分別。

這一篇偈子，乃是玄奘法師悟徹了多心經，打開了門戶。那長老常念常存，一點靈光自透。且說他二衆在路餐風宿水，帶月披星，早又至夏景炎天。但見那花盡蝶無情，殺樹高蟬有聲。喧野蠶成繭，火榴罌沼內新荷出現。那日正行時，忽然天晚，又見山路旁邊有一村舍。三藏道：「悟空，你看那日落西山，藏火鏡，月升果海，現冰輪。幸而道旁有一人家，我們且借宿一宵。明日再走。」八戒道：「說得是我老豬也有些餓了，且到人家化些齋吃，有力氣好挑行李。行者道：『這一個戀家鬼，你離了家幾日，就生報怨。』八戒道：『哥啊，比你這嗚風呵煙的人，我從跟了師父這幾日，長忍半肚餓，你可曉得？』三藏聞之道：『悟能，你若是在家心重時，不是個出來的了。你憐回去罷。』那猓子慌得跪下道：『師父，你莫聽師兄之言，他有些賊性，入我不會報怨甚的。』他就說我報怨，我是個直腸的癡漢，說道肚內餓了好尋個人家化齋。他就罵我是戀家鬼，師父啊，我受了菩薩的戒行，又承師父還憫，情願要伏侍師父往西天去，誓無後悔。這叫做恨苦修行，怎的說不是出家的話？」三藏道：「既是如此，你且起來，那猓子縱身跳起，口裏絮絮叨叨的挑着担子，只得死心塌地跟着前來。早到了路旁人家門首，三藏下馬，行者接了韁繩，八戒歇了行李，都站立綠蔭之下。三藏挂着九環錫杖，按按藤纏織織斗篷，先奔門前，只見一老者斜倚竹林之上，口裏嚶嚶的念佛。三藏不敢高言慢慢的叫一聲施主，問訊了那老

家兇嚇得七損八傷，都替我身造罪哩。八戒道：「不瞞師父說，老豬自從跟了你，這些時安了許多哩，若像往常在高老莊時，把嘴朝前一伸，把耳兩頭一擺，常嚇殺二三千人哩。行者笑道：「馱子不要亂說，把那醜也收拾起些。」三藏道：「你看悟空說的話，相貌是生成的，你教他怎麼收拾行者道：「把那個馱子嘴揣在懷裏，莫拿出來，把那蒲扇耳貼在後面，不要搖動，這就是收拾了。」那八戒真個把嘴揣了，把耳貼了，拱着頭，立於左右，行者將行李，拿入門裏，將白馬拴在樁上，只見那老兇，纔引個少年，拿一個板盤兒，托三杯清茶來獻茶罷，又吩咐辦齋。那少年又拿一張有窟窿無漆水的舊桌，端兩條破頭折脚的凳子，放在天井中，請三衆涼處坐下。三藏方問道：「老施主高姓？」老者在下，姓王，有幾位令嗣。道有兩個小兒，三個小孫，三藏道：「恭喜，恭喜。」又問年壽幾何，道：「癡長六十一歲，行者道：「好好好，花甲重逢矣。」三藏復問道：「老施主，始初說西天經，難取者何也？」老者道：「經非難取，只是道中艱澁難行，我們這向西去，只有二十里遠，近有一坐山，叫做八百里黃風嶺，那山中多有妖怪，故有難取者，此也。若論此位小長老，說有許多手段，却也去得。行者道：「不妨，有了老孫與我這師弟，任他是甚麼妖怪，不敢惹我。」正說處，又見兒子拿將飯來，擺在桌上，道：「請齋。」三藏就合掌，飄起齋經，八戒早已吞了一碗，長老的幾句經，還未了，那馱子又吃穀二碗，行者道：「這個饑餓的好道，撞着餓鬼了。」那老王倒也知趣，見他吃得快，道：「這個長老，想着實餓了，快添飯來。」那馱子真個食腸大，看他，不擡頭，一連就吃了十數碗。三藏行者，俱各吃不上兩碗，馱子不住，便還吃哩。老王道：「倉卒無穀，不敢苦勸，請再進一筋。」三藏行者，俱道：「吃了。」八戒道：「老兇，滴答甚麼，誰和你發課，說甚麼五爻六爻，有飯只管添，將來就是馱子一頓，把他一家子飯，都吃得罄盡，還只說纔得半飽，却纔收了家伙，在那門樓下，安排了竹牀板鋪睡，下次日天曉，行者去背馬，八戒去整擔，老王又教媽媽，整治些點心湯水管待，三衆方致謝告行。老者道：「此去偷路間，有甚不虞，是必還來茅舍。」行者道：「老兇，莫說哈話，我們出家人，不走向頭路。」遂此策馬挑擔，西行。噫，這一去，果無好路，朝西域定有邪魔降大災，三衆前來，不上半日，果逢一座高山，說起來十分險峻，三藏馬到臨崖，斜挑寶轡，觀看果然，那高的是山峻，的是嶺，步的是崖，深的是壑，響的是泉，鮮的是花，那山高不高，頂上接青霄，這洞深不深，底中見地府，山前面有骨都都白雲，屹嶝嶝怪石，說不盡千丈萬丈，挾魂崖，崖後有彎彎曲曲藏龍洞，洞中有叮叮噹噹滴水巖，又見些了了，又帶角鹿，泥泥癡癡，看人，律盤盤曲曲，紅鱗鱗，耍耍頑頑，白面猿，至晚，巴山尋穴虎，帶曉翻波，出水龍，登的洞門，唵喇喇響，草裏飛禽，撲轆轆起，林中走獸，掬嚙嚙行，猛然一陣狼蟲，過嚇得人，心踉蹌，蹌正是那當洞，當當倒洞，當當倒洞，當當倒洞，當山，青岱染成，千丈

玉碧紗籠罩高堆煙。那師父緩促銀鬃，孫大聖停雲慢步，猗猗能磨擔徐行。正看那山忽聞得一陣旋風大作，三藏在馬上心驚道：「悟空，風起了。」行者道：「風却怕他怎的？」此乃天家四時之氣，有何懼哉？三藏道：「此風甚惡，比那天風不同。」行者道：「怎見得不比天風？」三藏道：「你看這風。」巍巍蕩蕩，颯颯飄飄，渺渺茫茫，出碧霄，過嶺只聞千樹吼，入林但見萬竿搖。岸邊擺柳，遮根動園內，吹花帶葉，飄收網漁舟。皆緊纏蓬客艇，盡拋錨途半。征夫迷失路，山中樵子擔難挑。仙果林間，猴子散香花叢內，鹿兒逃崖前，檜柏顛顛倒，灑下松篁葉，葉凋播土揚塵沙，沙迸迸，翻江攪海浪濤瀾。八戒上前一把扯住行者道：「師兄，十分風大，我們且躲一躲。」乾淨行者笑道：「兄弟不濟，風大時就躲，倘或覩面撞見妖精怎的好？」八戒道：「哥啊，你不會聞得避色如避讎，避風如避箭哩。我們躲一躲，也不虧人。」行者道：「且莫言語，等我把這風抓一把來聞一聞。」八戒笑道：「師兄又扯空頭謊了。」風又好抓得過來聞，就是抓得來，便也鑽了去了。行者道：「兄弟，你不知道，老孫有個抓風之法，好大聖護過風頭，把那風尾抓過來聞了一聞，有些腥氣，道果然不是好風。這風的味道，不是虎風，定是怪風，斷乎有些蹊蹺，說不了。只是那山坡之下，剪尾跑蹄，跳出一隻斑斕猛虎，慌得那三藏坐不穩，離鞍翻根頭，跌下白馬，斜倚在路旁，真個是魂飛魄散。」八戒丟了行李，掣釘耙不讓行者走上前，大喝一聲道：「孽畜，那裏走！趕將去！劈頭就築，那隻虎直挺挺站將起來，把那前左爪輪起，握住自家的胸膛，往下一抓，吻喇的一聲，把個皮剝將下來，站立道旁，你看他怎生惡相。」噫，那模樣，血津津的赤剝身軀，紅燦燦的鬚環腿足，火鏃鏃的兩鬚蓬鬆，硬梆梆的雙眉直豎，白森森的四個鋼牙，光耀耀的一雙金眼，氣昂昂的努力大哮，雄剝剝的厲聲高喊。喊道：「慢來，慢來，吾黨不是別人，乃是黃風大王部下的前路先鋒。今奉大王嚴命，在山巡邏，要拿幾個凡夫去做案酒。你是那裏來的和尚，敢擅動兵器傷我。」八戒罵道：「我把你這個孽畜，你是認不得我，我等不是那過路的凡夫，乃東土大唐御弟三藏的弟子，奉旨上西方拜佛求經者。你早早的遠避他方，讓開大路，休驚了我師父。饒你性命，若似前猖獗，把舉處却不容情，那妖精那容分說，急近步丟一個架子，望八戒劈臉來抓，這八戒忙閃過輪，就築那怪手無兵器，周身就走。八戒隨趕來，那怪到了山坡下，亂石叢中，取出兩口赤銅刀，急輪起，轉身來迎。兩個在這坡前一往一來，一冲一撞的賭鬪。那孫行者攙起唐僧道：「師父，你莫害怕，且坐住，等老孫助助八戒去。」打倒那怪好行，三藏纔坐將起來，戰兢兢的口裏念着多心經，不題那行者掣了鐵棒，喝聲叫拿了。此時八戒抖擻精神，那怪敗了陣去。行者道：「莫饒他，務要趕上他。」兩個輪起耙，舉鐵棒趕下山來，那怪慌了手脚，使個金蟬脫殼計，打個滾，現了原身，依然是一隻猛虎。行者與八戒那裏

肯捨。趕着那虎，定要除根。那怪趕得至近，却又握着胸膛，剝下皮來，蓋在那臥虎石上。脫真身化一陣狂風，徑回路口。忽見着那師父正念多心經，被他一把拿住，罵長風，擲將去了。可憐那三藏啊！江流註定多磨折，寂滅門中功行難。那怪把唐僧拿來，洞口按在狂風，對把門的道：「你去報大王說。」前路虎先鋒拿了一個和尚，在門外聽令。那洞主傳令，教他進來。那虎先鋒腰插着兩口赤銅刀，雙手捧着唐僧，上前跪下。道：「大王，小將不才，蒙鈞令差往山上巡邏，忽遇一個和尚，他是東土大唐駕下御弟三藏法師。上西方拜佛求經，被我擒來，奉上聊具口饌。那洞主聞得此言，吃了一驚。道：「我聞得前者有人傳說，三藏法師乃大唐奉旨取經的神僧，他手下有一個徒弟，名喚孫行者，神通廣大，智力高強。你怎麼能捉得他來？」先鋒道：「他有兩個徒弟，先來的使一柄九齒釘耙，他生得嘴長耳大，又一個使一根金箍鐵棒。他生得火眼金睛，正趕着小將爭持，被小將使一個金蟬脫殼之計，撒身得空，把這和尚拿來，奉獻大王。聊表一餐之敬。」洞王道：「且莫吃他哩。」先鋒道：「大王見食不食，呼為劣獸。」洞王道：「你不曉得，吃了他，不打緊，只怕他那兩個徒弟，上門噪鬧，未為穩便。」且把他綁在後園定風樁上，待三五日，他兩個不來攬擾，那時節，一則圖他身子乾淨，二來不動口舌，却不任我們心意，或煮或蒸，或煎或炒，慢慢的自在受用，不遲。先鋒大喜道：「大王深謀遠慮，說得有理。」教小的們拿了去，旁邊擔上七八個綁縛手，將唐僧拿去，好便似鷹拿燕雀，索綁纏繞。這的是苦命江流，思行者遇難，神僧想悟能，道聲徒弟啊！不知你在那山擒怪，何處降妖，我却被魔頭拿來，遭此毒害。幾時再得相見，好苦啊！你們若早些兇來，還救得我命，若十分遲了，斷然不能保矣。」一邊嗟嘆，一邊淚落如雨，却說那行者，八戒趕那虎下山坡，只見那虎跑倒了，塌伏在崖前，行者舉棒，儘力一下，轉震得自己手疼。八戒復樂了一鉞，亦將把齒迸起，原來是一張虎皮，蓋着一塊臥虎石。行者大驚道：「不好了，不好了，中了他計也。」八戒道：「中他甚計？」行者道：「這個叫做金蟬脫殼計。他將虎皮蓋在此，他却走了。我們且回去看看師父，莫遭毒手。」兩個急急轉來，早已不見了。三藏行者大叫：「如雷道怎的好？」師父已被他擒去了。八戒即便牽着馬，眼中滴淚道：「天哪！天哪！却往那裏找尋？」行者擡着頭道：「莫哭莫哭，一哭就挫了銳氣，橫豎想只在此山，我們尋尋去來。」他兩個奔入山中，穿山越嶺，行數多時，只見那石崖之下，聳出一座洞府，兩人定步觀瞻，果然兇險，但見那：疊嶂尖峯迴盤古道，青松翠竹依依綠柳碧梧冉冉。崖前有怪石雙雙，林內有幽禽對對。澗水遠流，沖石壁，山泉細滴，漫沙堤，野雲片片，瑤草芊芊，妖狐狡兔亂攢梭，角鹿香獐齊鬪勇。劈崖斜掛萬年籐，深壑半懸千歲柏。奔奔羈羈欺華嶽，閑花啼鳥賽天台。行者道：「賢弟，你可將行李歇在藏風山凹之間，撒放馬匹，不要出頭，等老孫

去他門首，與他賭關，必須拿住妖精。方纔教得師父，八戒道：「不消吩咐，請快去。」行者整一整直襪，取一束虎鬚製了棒，撐至門前，只見那門上有六個大老，乃黃風、黃風洞，却便了字脚，站定執着棒，高叫道：「妖怪，趁早兒送我師父出來，省得教翻了，你箇輩，騙平了你住處。」那小怪聞言，一個個害怕，戰兢兢的，跑入裏面，報道大王稱幸了。那黃風怪正坐間，問有何事。小妖道：「洞門外來了一個雷公嘴毛臉的和尚，手持着一根許大粗的鐵棒，要他師父哩。那洞王驚疑，即喚虎先锋，教我你去巡山，只該拿些山牛、野鹿、肥鹿、羊，怎麼拿那唐僧來，却惹他徒弟弟來此鬧嚷，怎麼生區處？」那大王放心，登便高枕勿憂。小將才願帶領五十個小校出去，把那甚麼孫行者拿來，來吃洞王道：「我這裏除了大小頭目，還有五七百名小校，任你選擇，領多少去，只要拿住那行者，我們纔自在。在吃那和尚一塊肉，情願與你拜爲兄弟，但恐拿他不得，反傷了你。那時你不得埋怨我也。」虎怪道：「放心，放心，等我拿來，果然點起五十名精壯小妖，擡着旗纛，兩口赤銅刀，騰出門來，厲聲高叫道：「你是那裏來的猴和尚，敢在此鬧大，大呼小叫的做甚？行者罵道：「你這個剝皮的畜生，你弄甚麼脫殼法兒，把我師父擡了，倒轉問我做甚？趁早好好送我師父出來，還饒你這個性命。虎怪道：「你師父是我拿了，要與我大王做頓下飯，你識起個回去罷。不然，拿住你，一齊湊吃，却不是買一個又饒一個行者聞言，心中大怒，拔起鐵鎚，滴流流，火眼睜睜，圍擊鐵棒，喝道：「你有多大手段，敢說這等大話。你走，看棒，那先鋒急持刀，按住這一場，果然不進他兩個各顯威能，好殺。那怪是個真雞非，悟空是個鷄卵，石赤銅刀，架美猴王，渾如疊卵，來擊石鳥，鶴怎與鳳，風爭鶴，鶴敢和鷹，鷹敢那怪噴風，灰滿山，悟空吐霧，雲迷日，來往不讓。三五回先鋒，賺教金無力，轉身敗了，要逃生，却被悟空抵死逼。那虎怪抵架不住，回頭就走，他原來在那洞主面前，說了嘴，不敢回洞，趕往山坡上逃生。行者那裏肯放，執着棒隨後趕來，呼呀吼，吼，趕到那蕩風山凹之間，正攔頭，見八戒在那裏放馬，八戒忽聽見呼呀聲，喊回頭觀看，乃是行者趕來的虎怪，就丟了馬，舉起鐵鎚，刺着頭，一築，可憐那先鋒脫身，要跳黃絲網，豈知又遇那魚人，却被八戒一築，築得九個窟窿，鮮血冒，一頭腦髓，盡流乾，有詩爲證：「三五年前，歸正宗，持齋把素，悟真空，誠心要保唐三藏，初受沙門立此功。那猓子一脚，躡住他的脊背，兩手輪劍，又築行者見了，大喜道：「兄弟，正是這等，他領了幾個小妖，敢與老孫賭關，被我打敗了，他轉不往洞跑，却倒來這裏尋死，虧你接濟，不然又走了。八戒道：「弄風獅師父去的，可是他行者道：「正是，八戒道：「你可會問他師父的下落，願行者道：「這妖怪把師父拿在洞裏，要與他甚麼鳥大王做下飯，是老孫惱了，就與他關將這裏來，却被你送了性命。兄弟啊，這個功勞，算你的，你可還守着。」

馬與行李，等我這死怪拖了去，再到那洞口索戰，須是拿得那老妖，方纔救得師父。八戒道：哥哥說得有理，你去。你去，若是打敗了這老妖，還趕將這裏來，等老豬截住殺他，好行者一隻手提着鐵棒，一隻手拖着死虎，徑至他洞口，正是法師有難逢妖怪，情性相和伏亂魔，畢竟不知此去可降得妖怪，救得唐僧，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護法設莊留大聖 須彌靈吉定風魔

却說那五十個敗殘的小妖，拿着些破旗、破鼓，撞入洞裏，報道：大王，虎先鋒戰不過，那毛臉和尚，被他趕下東山坡去了。老妖聞說，十分煩惱，正低頭默思計策，又有把前門的小妖道：大王，虎先鋒被那毛臉和尚打殺了，拖在門口罵戰哩。那老妖聞言，愈加煩惱道：這廝却也無知，我倒不會吃他師父，他轉打殺我家先鋒，可恨，可恨，叫取披掛來，我也只聞得講甚麼孫行者等我出去，看是個甚麼九頭八尾的和尚，拿他進來，與我虎先鋒對命。衆小妖急急擡出披掛，老妖結束齊整，一桿三股鋼叉，帥羣妖跳出本洞。大聖見那妖走出來，着實驍勇，看他怎生打扮。但見那金盃晃日，金甲凝光，盔上纓飄山雉尾，羅袍罩甲，淡鵝黃，勒甲縵盤龍耀彩，護心鏡繞眼輝煌，鹿皮鞋，槐花染色，錦團裙，柳葉絨，妝手持三股鋼叉，利不啻當年顯聖郎。那老妖出得門來，厲聲高叫道：那個是孫行者？這行者脚躡着虎怪的皮囊，手執着如意的鐵棒，答道：你孫外公在此，送給我師父來。那妖仔細觀看，見行者身軀鄙猥，面容羸瘦，不滿四尺，笑道：可憐，可憐，我只道是怎麼樣，拔翻不倒的好漢，原來是這般一個黠慧的病鬼。行者笑道：你這個兒子，忒沒眼力，你外公雖是小小的，你若肯照頭打一叉柄，就長六尺，那怪道你硬着頭吃吾一柄。大聖公然不懼，那怪果打一下來，他把腰躬一躬，足長了六尺，有一丈長短，慌得那妖把鋼叉按住，喝道：孫行者，你怎麼把這護身的變化法拿來？我們前使出，莫弄虛頭，走上來，我與你見見手段。行者笑道：兒子啊，常言道：留情不舉手，舉手不留情。你外公手兒重重的，只怕你捱不起這一棒。那怪那容分說，撚轉鋼叉，又望行者當胸就刺。這大聖正是會家不忙，忙家不會理，開鐵棒，使一個烏龍掠地勢，街開鋼叉，又照頭便打他。二人在那黃風洞外，這一場好殺。妖王發怒，大聖施威，妖王發怒，要拿行者抵先鋒，大聖施威，欲捉精靈救長老。又來棒架棒，去又迎一個是鑽山都總帥，一個是護法美猴王。初時還在塵埃戰，後來各起在中央，點鋼叉，尖明銳利，如意棒，身黑箍黃，戰着的魂歸冥府，打着的定見閻王。全憑着手疾眼快，必須要力壯身強，兩家捨死忘生戰，不知那個平安那個傷。那老妖與大聖鬥經三十回合，不分勝敗。這行者要見功績，使一

個身外身的手段。把毫毛揪下一把。用口嚼得粉碎。望上一噴。叫聲變。變有百十個行者。都是一樣打扮。各執一根鐵棒。把那怪圍在空中。那怪害怕。也使一般本事。急回頭。望着巽地上。把口張了三張。嘖的一口氣。吹將出去。忽然間。一陣黃風。從空刮起。好風。真個利害。冷冷颼颼。天地變無形。黃沙旋穿林。折嶺倒松梅。搭土揚塵崩嶺坳。黃河浪濤徹底潭。湘江水湧翻波轉。碧天振動斗牛宮。爭些刮倒森羅殿。五百羅漢鬧喧天。八大金剛齊鬩亂。文殊走了青毛獅。普賢白象難尋覓。真武龜蛇失了羣。梓潼驛子驕其驕。行商喊叫告蒼天。梢公拜許諸般願。煙波性命浪中流。名利殘生隨水游。仙山洞府黑攸攸。海島蓬萊昏暗暗。老君難顧煉丹爐。壽星收了龍鬚扇。王母正去赴蟠桃。一風吹亂滄。腰劍二郎迷失瀘州城。哪吒難取匣中劍。天王不見手中塔。魯班吊了金頭鑽。雷音寶闕倒三層。趙州石橋兩斷一。輪紅日蕩無光。滿天星斗皆昏亂。南山鳥往北山飛。東湖水向西湖漫。雌雄拆對不相呼。子母分離難叫喚。龍王遍海找夜叉。雷公到處尋閃電。十代閻王覓判官。地府牛頭追馬面。這風吹到普陀山。捲起觀音經一卷。白蓮花卸海邊飛。吹倒菩薩十二院。盤古至今會見風。不似這風來不善。吻喇喇。乾坤險不炸。崩開萬里江山都是顛。那妖怪使出這陣狂風。就把孫大聖毫毛變的小行者。刮得在半空中。却似紡車兒。一股亂轉。莫想輪得棒。如何攏得身。慌得行者將毫毛一抖。收上身來。獨自個舉着鐵棒。上前來打。又被那怪劈臉噴了一口黃風。把兩隻火眼金睛。刮得緊緊閉合。莫能睜開。因此難使鐵棒。遂敗下陣來。那妖怪收風回洞。不題。却說豬八戒見那黃風大作。天地無光。牽着馬。守着擔。伏在山凹之間。也不敢睜眼。不敢擡頭。口裏不住的念佛許願。又不知行者勝負。何如。師父死活。何如。正在那疑思之時。却早風定天晴。忽擡頭往那洞門前看處。却也不見兵戈。不聞鑼鼓。獸子又不敢上他們。又沒人守着馬。匹行李。果是進退兩難。惶惶不已。憂慮間。只聽得孫大聖從西邊。以喝而來。他纔欠身迎着道。哥哥好大風啊。你從那裏走來。行者擺手道。利害利害。我老孫自爲人。不會見這大風。那妖怪使一柄三股鋼叉。來與老孫交戰。戰到有三二十餘合。老孫使一個身外身的本事。把他圍打他甚着急。故弄出這陣風來。果是兇惡。刮得我站立不住。收了本事。冒風而逃。很好風。很好風。老孫也會呼風。也會喚雨。不會似這個妖精的風。惡。八戒道。師兄。那妖精的武藝如何。行者道。也看得過。又法兒倒也齊整。與老孫也戰個平手。却只是風惡了。難得贏他。八戒道。似這般。怎生救得師父。行者道。救師父且等再處。不知這裏可有眼科先生。且教他把我眼醫治醫治。八戒道。你眼怎的來。行者道。我被那怪一口風噴將來。吹得我眼珠酸痛。這會子冷淚常流。八戒道。哥啊。這半山。天色又晚。且莫說要甚麼眼科。連宿處也沒有了。行者道。要宿處不難。

我料着那妖精還不敢傷我師父我們且找上大路尋個人家住下。過此一宵。明日天明。再來降妖罷。八戒道。正是。正是。他卻牽了馬挑了擔。出山。行上路口。此時漸漸黃昏。只聽得路南山坡下有犬吠之聲。二人停身觀看。乃是一家莊院。影影的有燈火光。明他兩個也不管有路無路。漫草而行。直至那家門首。但見紫芝鬚鬚。白石蒼蒼。紫芝鬚鬚多青草。白石蒼蒼半綠苔。數點小螢光灼灼。一林野樹密排排。香蘭馥郁嫩竹新栽。清泉流曲澗。古柏倚深崖。地僻更無遊客到。門前惟有野花開。他兩個不敢擅入。只得叫一聲開門開門。那裏邊有一老者帶幾個年幼的農夫。又鈿掃帚齊來問道。甚麼人。甚麼人。行者躬身道。我們是東土大唐聖僧的徒弟。因往西方拜佛求經。路過此山。被黃風大王拿了。我師父進去。我們還未救得。天色已晚。特來府上告借一宵。萬望方便。那老者答禮道。失迎。失迎。此間乃雲多人少之處。却纔聞得叫門。恐怕是妖狐強盜等類。故此多有沖撞。不知是一位長老。請進請進。他兄弟們牽馬挑擔而入。徑至裏邊。拴馬歇擔。與莊老拜見。敘坐。又有蒼頭獻茶。茶罷。捧出幾碗胡麻飯。飯畢。命設鋪就寢。行者道。不曉得。還可敢問善人。貴地可有賣眼藥的。老者道。是那位長老。害眼。行者道。不瞞你。老人家說。我們出家人。自來無病。從不曉得害眼。老人道。既不害眼。如何討藥。行者道。我們今日在黃風洞口。救我師父。不期被那怪將一口風噴來。吹得我眼珠酸痛。今有些眼淚汪汪。故此要尋眼藥。那老者道。善哉。善哉。你這個長老小小的年紀。怎麼說謊。那黃風大王風最利害。他那風比不得甚麼。春秋風。松竹風。與那東南西北風。八戒道。想必是夾腦風。羊耳風。大麻風。偏正頭風。長者道。不是。不是。他叫做三昧神風。行者道。怎見得。老者道。那風能吹天地暗。善刮需神愁。裂石崩崖。惡吹人命。即休。你們若遇着他那風。吹了時。還想得活哩。只除是神仙方可得無事。行者道。果然。果然。我們雖不是神仙。神仙還是我的晚輩。這條命急切難休。却只是吹得我眼珠酸痛。那老者說。如此說。也是個有來頭的人。我這做處。却無賣眼藥的。老漢也有些迎風冷淚。會過異人。傳了一方名喚三花九子膏。能治一切風眼。行者聞言。低頭唱喏道。願求些兒。試試。那老者應承。即走進去。取出一個瑪瑙石的小罐兒來。拔開塞口。用玉簪兒蘸出少許。與行者點上。教他不得睜開。甯心睡覺。明早就好。點畢。收了石罐。徑領小介們退於裏面。八戒解包袱。展開鋪蓋。請行者安置。行者閉着眼睛。亂摸。八戒笑道。先生。你的明杖兒呢。行者道。你這個鑲擦的獸子。你照顧我做瞎子哩。那獸子啞啞的暗笑。而睡。行者坐在鋪上。轉運神功。直到三更後。方纔睡下。不覺又是五更將曉。行者抹抹臉。睜開眼道。果然好藥。比常更有百分光明。却轉頭後邊。豈豈呀。那裏得甚房舍。門。但只見些老槐高柳。兄弟們都睡在那綠莎茵上。那八戒醒來道。哥哥。你鬢

怎的行者道：你睜開眼睛看看，猓子忽擡頭，見沒了人家，慌得一轂轆爬將起來道：我的馬哩！行者道：樹上拴的不是，行李呢？行者道：你頭邊放的不是，八戒道：這家子也，憊懶他搬了，怎麼就不叫我們一聲，通得老猪知道，也好與你送些茶果，想是躲門戶的，恐怕里長曉得，却就連夜搬了，噫，我們也忒睡得死，怎麼他家拆房子，響也不聽見響，響行者吸吸的笑道：猓子，不要亂曬，你看那樹上，是個甚麼紙帖兒？八戒走上前用手揭了，原來上面四句頌子云：莊居非是俗人，居護法伽藍，點化窟妙藥，與君醫眼痛，盡心降怪莫躊躇。行者道：這夥強神自換了龍馬，一向不會點他，他倒又來弄虛頭，八戒道：哥哥莫扯架子，他怎麼伏你點札？行者道：兄弟，你還不知哩，這護教伽藍六丁六甲五方揭諦，四值功曹，奉菩薩的法旨，暗保我師父，自那日報了名，只爲這一向有了你，再不會用他們，故不會點札罷了。八戒道：哥哥，他既奉法旨，暗保師父，所以不能現身明顯，故此點化伽藍，昨日也虧他與你點眼，又虧他管了我們一頓齋飯，亦可謂盡心矣，你莫怪他，我們且去救師父來，行者道：兄弟說得是，此處到那黃風洞口不遠，你且莫動身，只在林子裏看馬守擔，等老孫去洞裏打聽打聽，看師父下落如何，再與他爭戰，八戒道：正是這等，討一個死活的實信，假若師父死了，各人好尋頭幹事，若是未死，我們好竭力盡心，行者道：莫亂談我去也，他將身一縱，徑到他門首，門尚關着，睡覺行者不叫門，且不驚動妖怪，捻着訣，念個呪語，搖身一變，變做一個花腳蚊蟲，真個小巧，有詩爲證：擾擾微形利喙，嚶嚶聲細，如雷蘭房紗帳，善通隨，正愛炎天暖氣，只怕薰煙撲扇，偏憐燈火光輝，輕輕小小忒鑽疾，飛入妖精洞裏，只見那把門的小妖，正打鼾睡行者往他臉上叮了一口，那小妖翻身醒了，道：我爺啞，好大蚊子，一口就叮了一個大疙疸，忽睜眼道：天亮了，有聽得支的一聲，二門開了，行者嚶嚶的飛將進去，只見那老妖吩咐各門上謹慎，一壁廂收拾兵器，只怕昨日那陣風，不會刮死孫行者，他今日必定還來，來時定教他一命休矣，行者聽說，又飛過那廳堂，徑來後面，見那一層門，關得甚緊，行者從門縫兒鑽將進去，原來是個大空園子，那壁廂定風樁上，繩纏索綁着唐僧哩，那師父紛紛淚落，心心只念着悟空，悟能，不知都住何處，行者停翅，叮在他光頭上，叫聲師父，那長老認得他的聲音，道：悟空啊，想殺我也，你在那裏叫，我哩，行者道：師父，我在你頭上哩，你莫要心焦，少得煩惱，我們長老拿住妖精，方纔救得你的性命，唐僧道：徒弟啊，幾時纔拿得妖精，行者道：拿你的那虎妖，已被八戒打死了，只是老妖的風勢利害，料着只在今日，管取拿他，你放心，莫哭我去啞，說聲去，嚶嚶的飛到前面，只見那老妖坐在上面，正點札各路頭目，又見那洞前有一個小妖精，把個金字旗，磨一磨，擡上廳來，報道：大王小的巡山，纔出門，見一個長嘴大耳朵的和尚，

坐在林裏。若不是我跑得快些，幾乎被他捉住，却不見昨日那個毛臉和尚。老妖道：孫行者不在，想必是風吹死也。再不便去那裏求救兵去了。衆妖道：大王若果吹殺了他，是我們的造化，只恐吹不死他。他去請些神兵來，怎生是好？老妖道：怕那甚麼神兵？若還定得我的風勢，只除了靈吉菩薩來。其餘何足懼也。行者在屋梁上聽得他這言語，不勝歡喜，即抽身飛出，現本相來。至林中，叫聲兄弟。八戒道：哥，你往那裏去來？剛纔一個打令字旗的妖精被我趕了去也。行者笑道：虧你虧你，老孫變做蚊蟲兒，進他洞去探看師父原來師父被他綁在定風樁上，哭哩。是老孫吩咐教他莫哭，又飛在梁上聽了一聽，只見那拿令字旗的喘噓噓的走進去報，道：只是被你趕他，却不見我。老妖亂猜亂說，說老孫是風吹殺了，又說是請神兵去了。他却自家供出一個人來，甚妙甚妙。八戒道：他供的是誰？行者道：他怕怕甚麼神？兵那個能定他的風勢？只除了靈吉菩薩來。是但不知靈吉住在何處？正商議處，只見大路旁走出一個老公公來，你看他怎生模樣？身健不扶拐杖，冰髯雪鬢，蓬蓬金花，耀眼意，臃腫瘦骨，衰筋強硬，屈背低頭，緩步龐眉，赤臉如童。看他容貌，是人稱却似壽星出洞。八戒道：大喜，道師兄常言道：要知山下路，須問去來人。你上前問他一聲，何如？真個大聖藏了鐵棒，放下衣襟，上前叫道：老公公，問訊了那老者半答不答的，還了個禮道：你是那裏的和尙？這曠野處，有何事幹？行者道：我們是取經的聖僧，昨日在此失了師父，特來動問公公一聲。靈吉菩薩在那裏住？老者道：靈吉在直南上到那裏，還有二千里路，有一山，名小須彌山，山中有個道場，乃是菩薩講經禪院。汝等是取他的經去了？行者道：不是取他的經，我有一事煩他，不知從那條路去。老者用手向南指道：這條羊腸路，就是了。哄得那孫大聖回頭看路，那公公化作清風，寂然不見。只是路旁留下一張簡帖，上有四句頌子云：上覆齊天大聖聽，老人乃是李長庚。須彌山有飛龍杖，靈吉當年受佛兵。行者執了帖兒，轉身下路。八戒道：哥，啊，我們連日造化，低了這兩日白日裏見鬼，那個化風去的老兒是誰？行者把帖兒遞與八戒，念了一遍。道：李長庚是那行者道：是西方太白金星的名號。八戒慌得望空下拜道：恩人，恩人，老猪若不虧金星，准玉帝時性命，也不知化作甚的了。行者道：兄弟，你却也知感恩。但莫要出頭，只藏在這樹林深處，仔細看守行李馬匹。等老孫尋須彌山請菩薩去。八戒道：曉得，曉得，你只管快快前去。老猪學得個烏龜法，得縮頭時且縮頭。孫大聖跳在空中，縱筋斗雲，徑往直南上去。果然速快，他點頭經過三千里，扭腰八百有餘程，須臾見一座高山，半中間有祥雲出現，瑞靄紛紛，山凹裏果有一座禪院，只聽得鐘磬悠揚，又見那香煙縹緲，大聖直至門前，見一道人項掛數珠，口中念佛。行者道：道人作揖，那道人躬身答禮道：那裏來的老爺？行者

道這可是靈吉菩薩講經處麼。道人道：此間正是。有何話說。行者道：累煩你老人家真我傳答傳答。我是東土大唐駕下御弟三藏法師的徒弟齊天大聖孫悟空行者。今有一事。要見菩薩。這人笑道：老爺字多話多。我不能全記。行者道：你只說。是唐僧徒弟孫悟空來了。道人依言上講堂傳報。那菩薩即穿袈裟。添香。迎接。這大聖纔舉步入門。往裏觀。只見那 滿堂錦繡。一屋威嚴。衆門人齊誦法華經。老班首。輕敲金鑄磬。佛前供養。盡是仙果。仙花。素步。安排。當是衆般藥品。輝煌寶燭。條條金鍊。射虹霓。霞門。真香。道道玉煙。飛彩。霧。正是那講經心。兩方入定。白雲。片片。繞松梢。靜收。靈劍。虜頭。絕般若。波羅。善會。高。那菩薩整衣。出迎。行者登堂。坐了。客位。隨命。瓊茶。行者道：茶不勞賜。但我師父在黃風山。有難。特請菩薩。施大法力。降怪。救師。菩薩道：我受了如來法命。在此鎮押。黃風怪。如來賜了我一頓定風丹。一柄龍寶杖。當時被我拿住。饒了他的性命。放他去。隱身。歸山。不許傷生。造孽。不知他今日欲害令師。有違教命。我之罪也。那菩薩欲留行者。治齊。相殺。行者懇辭。隨取了飛龍杖。與大聖一齊駕雲。不多時。至黃風山。上菩薩道：大聖。這妖怪有些怕我。我只在雲端內住定。你下去。與他索戰。誘他出來。我好施法力。行者依言。披落雲頭。不容分說。掣鐵棒。把他洞門打破。叫道：妖怪。還我師父來。也。慌得那把門小妖。急忙。傳報。那怪道：這潑猴。着實無禮。再不伏善。反打破我門。這一出。去。使陣神風。定要。把他吹死。仍前。披掛。手綽。鋼叉。又走出門來。見了行者。更不打話。撒叉。當胸。刺。刺。大聖。側身。躲過。舉棒。對面。相逐。戰不。敵。合。那怪。吊。回頭。望。巖。地上。纔。待。要。張。口。呼。風。只見。那。半。空。裏。靈。吉。菩。薩。將。飛。龍。杖。寶。丟。下。來。不。知。念。了。些。甚。麼。呪。語。却。是。一。條。八。爪。金。龍。擡。刺。的。輪。關。兩。爪。一。把。抓。住。妖。精。提。着。頭。兩。三。摔。掉。在。山。石。崖。邊。現。了。本。相。却。是。一。個。黃。毛。貂。鼠。行。者。趕。上。舉。棒。就。打。被。菩。薩。攔。住。道：大聖。莫。傷。他。命。我。還。要。帶。去。見。如。來。對。行。者。道：他。是。靈。山。腳。下。的。得。道。老。鼠。因。爲。偷。了。琉璃。盞。內。的。清。油。燈。火。爭。時。恐。怕。金。剛。拿。他。故。此。走。了。却。在。此。處。成。精。作。怪。如。來。照。見。了。他。不。該。死。罪。故。着。我。等。捉。他。他。傷。生。造。孽。拿。上。靈。山。今。又。沖。撞。大。聖。陪。害。唐。僧。我。拿。他。去。見。如。來。明。正。其。罪。纔。算。這。場。功。績。哩。行。者。聞。言。却。謝。了。菩。薩。菩。薩。西。歸。不。題。却。說。豬。八。戒。在。那。林。內。正。思。量。行。者。只。聽。得。山。坡。下。叫。豬。悟。能。兄。弟。牽。馬。挑。担。來。耶。那。獸。子。認。得。是。行。者。聲。音。急。收。拾。跑。出。林。外。見。了。行。者。道：哥。哥。怎。的。騎。車。來。行。者。道：請。靈。吉。菩。薩。使。一。條。飛。龍。杖。拿。住。妖。精。原。來。是。個。黃。毛。貂。鼠。成。精。被。他。拿。去。靈。山。見。如。來。去。了。我。和。你。洞。裏。去。救。師。父。那。獸。子。纔。歡。喜。喜。二。人。攬。入。裏。面。把。那。一。箇。兔。妖。狐。香。獐。角。鹿。一。頓。釘。釘。鐵。棒。盡。情。打。死。却。往。後。園。拜。救。師。父。師。父。出。得。門。來。問。道：你。兩。人。怎。生。捉。得。妖。精。如。何。方。救。得。我。那。行。者。將。請。靈。吉。降。妖。的。事。情。陳。了。一。遍。師。父。謝。之。不。盡。他。兄。弟。們。把。洞。中。藥。物。安。

排些茶飯吃了方纔出門找大路向西而去畢竟不知向後何如且看下同分解。

第二十二回 八戒大戰流沙河 木吒奉法收悟淨

話說唐僧師徒三衆脫難前來不一日行過了黃風嶺進西却是一服平陽之地光陰迅速履夏經秋見了些寒蟬鳴敗柳大火向西流正行處只見一道大水狂瀾潭波湧浪三藏在馬上忙呼道徒弟你看那前邊水勢寬闊怎不見船隻來往我們從那裏過去八戒見了道果是狂瀾無舟可渡那行者跳在空中用手搭涼篷而看他也心驚說師父啊真個是難真個是難這條河若論老孫去時只消把腰兒扭一扭就過去了若師父誠十分難渡萬載難行三藏道我這裏一望無邊端的有多少寬闊行者道經過有八百里遠近八戒道哥哥怎的定得個遠近的數行者道不瞞賢弟說老孫這雙眼白日裏常看得千里路上的吉凶却纔在空中看出此河上下不知多遠但只見這經過足有八百里長老憂嗟煩惱兜回馬忽見岸上有一通石碑三衆齊來看時見上有三個篆字乃流沙河腹上又有小小的四行真字云八百流沙界三千弱水深鵝毛飄不起蘆花定底沉 師徒們正看碑文只聽得那浪湧如山波翻若嶺河當中滑辣的鑽出一個妖精十分兇醜 一頭紅燄髮蓬鬆兩隻圓睛亮似燈不黑不青藍靛臉如雷如鼓老龍孽身披一領鵝黃氈腰束雙攢露白藤項下駮護懸九個手持寶杖甚崢嶸 那怪一個旋風奔上岸來徑搶唐僧慌得行者把師父抱在急登高岸回身走脫那八戒放下担子掣出釘鈞望妖精便築那怪使寶杖架住他兩個在流沙河岸各逞英雄這一場好鬪 九齒鉞降妖杖二人相敵河岸上這個是總督大天蓬那個是謫下捲簾將昔年曾在靈霄今日爭持賭猛壯這一個鉞去探爪龍那一個杖架磨牙象俯開大四平鑽入迎風戲這個沒頭沒臉抓那個無亂無空放一個是久占流沙界吃人精一個是秉教迎持修行將 他兩個來來往往戰經二十回合不分勝負那大聖護了唐僧牽着馬守定行李見八戒與那怪交戰就恨得咬牙切齒擦掌磨拳忍不住要去打他製出棒來道師父你坐着莫怕等老孫和他耍耍兒來那師父苦留不住他打個啣嘴跳到前邊原來那怪與八戒正戰到好處難解難分那行者輪起鐵棒望那怪着頭一下那怪急轉身慌忙躲過徑鑽入流沙河裏氣得個八戒亂跳道哥啊誰着你來的那怪漸漸手慢難架我鉞再不上三五合我就擒住他了見你兇險敗陣而逃怎生是好行者笑道兄弟實不瞞你說自從降了黃風怪下山來這個月把不會耍棒我見你和他戰的甜美我就忍不住腳蹇故就跳將來耍耍的那知那

怪不識事，就走了。他兩個攙着手，說說笑笑，轉回見了唐僧。唐僧道：「可會捉得妖怪，行者道：『那妖怪不奈戰，敗回鑽入水去也。』」二藏道：「徒弟道：『久住在此，他知道淺深，似這般無邊的弱水，又沒了舟楫，須是得個知水性的引領，引領纔好哩。』」行者道：「正是，這等說，常常道：『近者赤，近墨者黑。』」那怪在此，斷知水性，我們如今拿住他，且不要打殺，只教他送師父過河，再做理會。」八戒道：「哥哥不必遲疑，你先去拿他，等老豬看守師父。行者笑道：『賢弟呀，這樁兒我不敢說嘴，水裏勾當，老孫不大十分熟，若是空走，還要捻訣，又念念避水咒，方纔走得，不然就要變化做甚麼魚蝦蟹之類，我纔去得。若論賭手段，憑你在高山雲裏，甚麼騰躡異樣，專兒老孫都會，只是水裏的買賣，有些兒狠，死八戒道：『老豬當年總管天河，掌管八萬水兵，大眾領學，得知些水性，却只怕那水裏有甚麼眷族，老小七箇人代的，都來我就弄他，不過一時被他拈去，却怎麼好行者道：『你若到水中，與他交戰，却不要纏戰，許敢不許勝，把他引將出來，等老孫下手助你。』」八戒道：「言得是我去，那說就去了，就刺了青錦直攪脫了，鞋雙手舞劍，分開水路，使出那當年管手段，騰浪翻波，攪將進去，徑至水底之下，住前正走，却說那怪，敗了陣回，方纔喘定，又聽得有人掄得水響，忽起身觀看，原來是八戒執了耙，推水那怪，起杖當面高叫道：『那和尚，那裏走，仔細着打。』」八戒仗託架住道：「你是個甚麼妖精，敢在此間攔路，那妖道，你是也不認得我，我不是那妖，那妖鬼怪，也不是少姓無名。」八戒道：「你既不是妖，那妖鬼怪，却怎生在此傷生，你端的甚麼姓，名，實，說來，我饒你性命，那怪道：『我自小生來，神氣壯旺，乾坤萬里，會遊蕩英雄，天下顯威名，家做模樣，萬國九州，任我行，五湖四海，從吾適，皆因學道滿天涯，只爲尋師遊地曠，常年衣鉢，隨身每日心神，不可放，沿地靈，遊數十道，到處開行，百餘隨，因此，這般，遇人引開大道，金光亮，先將舉兒，婦女收後，把木母，金公，放明，靈寶，水入華池，灌燈，肝火，投心，獻三千功，滿拜天，願志心，朝禮，明華，向玉皇大帝，便加，陞，口封，爲，擔，簾，將，兩，天，門，讓，我，爲，掌，靈寶，殿前，官，稱上，腰間，懸，掛，虎頭，牌，手，中，執，定，降，妖，杖，頂，金盞，昇日，光，身，披，鐵，甲，明，電，亮，往，來，護，駕，我，當，先，出，入，隨，朝，子，在上，只因，王母，降，蟠，桃，設，宴，瑤池，邀，衆，將，失手，打破，玉玻璃，天神，個個，撞，碎，與，玉皇，即，便，怒，生，恨，却，合，掌，朝，上，輔，相，卸，冠，脫，甲，摘，官，銜，將，身，推，在，殺，場，上，多，虧，赤，脚，大，天，仙，越，班，啓，奏，將，吾，放，饒，死，風，生，不，點，刑，還，貶，流，沙，東，岸，上，飽，時，困，臥，此，河，中，餓，去，翻，波，尋，食，餉，樓，子，逢，吾，命，不，存，撇，翁，見，我，身，皆，喪，來，來，往，往，吃，人，多，翻，翻，覆，覆，傷，生，靈，你，致，行，兇，到，我，門，今日，肚，皮，有，所，甚，莫，言，粗，糙，不，堪，嘗，拿，住，消，停，剝，鮮，醬，。」八戒聞言，大怒，罵道：「你這孽物，全沒一些兒眼力，我老豬還搯出水沫兒來，望你怎敢說我粗糙，要鮮剝醬，請起來，你把我認做個老走豬哩，休得無禮，吃你祖宗這一頓，那怪見

鉞來使一個鳳點頭驟過兩個在水中打出水面各人踏浪登波這一場賭鬥比前不同你看那捲簾將天蓬帥各顯神通真可愛那個降妖寶杖着頭輪這個九齒釘鉞隨手快躍浪振山川推波昏世界宛如太歲撞幢幡惡似要鬥掀寶蓋這一個赤心凜凜保唐僧那一個犯罪滔滔爲水怪鉞抓一下九條浪杖打之時魂魄散努力喜相持用心要賭賽算來只爲取經人怒氣冲天不耐攪得那鰈鮑鯉蝦退鮮鱗龜鼈鼉鼉傷損盡紅蝦紫蟹命皆亡水府神明朝上拜只聽得波翻浪滾似雷轟日月無光天地怪二人整鬥有兩個時辰不分勝敗這纔是銅盆逢鐵帚玉磬對金鐘却說那大聖保着唐僧立在岸上眼巴巴的望着他兩個在水上爭持只是他不好動手只見那八戒虛幌一鉞佯頭就打那妖物不敢相迎颺的又鑽入河內八戒驢道你這弼馬溫真是個急猴子你再緩緩些兒等我哄他到了高處你却阻住河邊教他不能回言時却不拿住他也他這進去幾時又肯出來行者笑道猓子莫驢莫驢我們且回去見師父去來八戒却同行者到高岸上見了三藏三藏欠身道徒弟辛苦呀八戒道且不說辛苦只是降了妖精送得你過河方是萬全之策三藏道你纔與妖精交戰何如八戒道那妖的手段與老豬是個對手正戰處使一個詐敗他纔趕到岸上見師兄舉着棍子他就跑了三藏道如此怎生奈何行者道師父放心且莫焦惱如今天色又晚且坐在這崖岸之上待老孫去化些齋飯來你吃了睡去待明日再處八戒道說得是你快去快來行者急縱雲跳起去正到直北下人家化了一鉢素齋回獻師父師父看他來得甚快便叫悟空我們去化齋的人家求問他一個過河之策不強似與這怪爭持行者笑道這家子遠得很哩相去有五七千里之路他那裏得知水性問他何益八戒道哥哥又來扯謊了五七千里路你怎麼道等去來得快行者道你那裏曉得老孫的筋斗雲一縱有十萬八千里這五七千里只消把頭點上兩點把腰射上一躬就是個往回有何難哉八戒道哥啊既是這般容易你把師父背着只消點點頭躬躬腰跳過去罷了何必苦苦的與這怪廝戰行者道你也會駕雲你把師父馱過去罷八戒道師父的凡胎肉骨重似泰山我這駕雲的怎能得起須是你的筋斗方可行者道我的筋斗好道也是駕雲只是去的有遠近些兒你是馱不動我却如何馱得動自古道遺泰山輕如芥子攜凡夫難脫紅塵像這潑魔毒怪使攝法弄風頭却是扯扯拉拉就地而行不能帶得空中而去像那樣法兒老孫也會使會弄還有那隱身法縮地法老孫件件皆知但只是師父要窮歷異邦不能發超脫苦海所以寸步難行者也我和你只做得個擁護保得他身在命在替不得這些苦惱也取不得經

來就是有能先去見了佛。那佛也不肯把經傳與我。正叫做若將容易得。便作等閑看。那猷子聞言。啞啞聽受。遂吃了些無菜的素食。師徒們歇在流沙河東。崖岸之上。次早。二藏道。悟空今日怎生區處。行者道。沒甚區處。還須八戒下水。八戒道。哥哥。你要圖乾淨。只作成我下水。行者道。賢弟。這番我再不急性了。只讓你引他上來。我攔住河邊。務要將他擒了好八戒。抹抹臉。抖擻精神。雙手拿鈇。到河邊分開水路。依然又下至窠巢。那怪方纔睡醒。忽聽得推水響。急回頭睜眼觀看。見八戒執鈇來至他。跳出來當頭阻住。喝道。慢來。慢來看杖。八戒舉鈇架住道。你是個甚麼哭喪杖。叫你祖宗着杖。那怪道。你這厮甚不曉得理我這。寶杖原來名譽大本是月裏梭羅派。吳剛伐下一枝來。魯班製造工夫蓋裏邊一條金趁心。外邊萬道珠絲玢。名稱寶杖善降妖。永鎮靈霄能伏怪。只因官拜大將軍。玉皇賜我隨身帶。或長或短在吾心。要細要粗憑意態。也會護駕宴蟠桃。也會隨朝居上界。值殿會經衆聖參。捲簾曾見諸仙拜。養成靈性一神兵。不是人間凡器械。自從遭貶下天門。任意縱橫遊海外。不當大膽自稱誇。天下鎗刀難比賽。看你那個銹釘鈇。只好鋤田與築菜。八戒笑道。我把你少打的潑物。且莫管甚麼築菜。只怕盪了一下兒。教你沒處貼膏藥。九個眼子一齊流血。縱然不死。也是個到老的破傷風。那怪丟開架手。在那水底下與八戒依然打出水面。這一番鬪比前果更不同。你看他。寶杖輪釘鈇築。言語不通非眷屬。只因木母尅刀圭。致令兩下相戰。觸沒輸贏。無反覆。翻波淘浪。不和睦。這個怒氣怎含容。那個傷心難忍辱。鈇來杖架逞英雄。水滾流沙能惡毒。氣昂昂。勞碌碌。多因二藏到西域。釘鈇老大兇。寶杖十分熟。這個揪住要往岸上拖。那個抓來就將水裏沃。聲如霹靂動魚龍。雲暗天昏神鬼伏。這一場來來往往。鬪經三十回合。不見強弱。八戒又使個佯輪計。拖了鈇走。那怪隨後又趕來。擁波捉浪。趕至崖邊。八戒罵道。我把你這個潑怪。你上來。這高處脚踏實地。好打那妖。罵道。你這厮哄我上去。又教那幫手來哩。你下來。還在水裏相鬪。原來那妖乖了。再不肯上岸。只在河邊與八戒鬧吵。却說行者見他。不肯上岸。急得他心焦性爆。恨不得一把捉來。叫聲師父道。你自坐下。等我與他個餓鷹洞食。就縱筋斗跳在半空。刷的落下來。要抓那妖。那妖正與八戒鬪鬧。忽聽得風響。急回頭。見是行者落下雲來。却又收了寶杖。一頭淬下水。隱跡潛蹤。渺然不見。行者佇立岸上。對八戒說。兄弟呀。這妖也弄得滑了。他再不肯上岸。如之奈何。八戒道。難難難。戰不勝他。就把吃奶的氣力也使盡了。只翎得個手平行者道。且見師父去。二人又到高岸。見了唐僧。備言難捉。那長老滿眼下淚道。似此艱難。怎生得渡。行者道。師父莫要煩惱。這性深潛水底。其實難行。八戒你只在此保守師父。再莫與他厮鬪。等老孫往南海走走去。來八戒道。哥哥。你去南海何

特行者道：這取經的勾當原是觀音菩薩及脫解我等也是觀音菩薩。今日路阻流沙河，不能前進，不得他怎生處治。等我請他還強如知道妖精相鬧，八戒道：也是，是師兄，你去時千萬與我上覆一聲，向日多承指教。三藏道：悟空，若是我去請菩薩，却也不必遲疑，快去來行者，即縱筋斗雲，徑上南海，喚那消半個時辰，早看見普陀山境，須臾間，墜下筋斗，到紫竹林外，又只見那二十四路諸天，上前迎著道：大聖何來？行者道：我師有難，特來請見菩薩。諸天道：請坐，容報那幹日的話。天徑至潮音洞口，問道：孫悟空有事，朝見菩薩，正與捧珠龍女在寶蓮池畔，扶欄看花，聞得轉響，巖圍門喚入，大聖端座，依樣參見。菩薩問曰：你怎麼不依唐僧為甚？又來見我行者？行者道：菩薩，我師父前在高老莊，又收了一個徒弟，喚名豬八戒，多蒙菩薩及賜法，尊僧能繞行過黃風嶺，今至八百里流沙河，乃是弱水三千，師父已是渡河中，又有個妖怪，名豬八戒，多蒙菩薩及賜法，尊僧能繞行過黃風嶺，今至八百里流沙河，乃是弱水三千，師父特告菩薩，望垂憐憫，濟渡他，一濟渡菩薩道：你這猴子，又逞自滿，不肯說出保唐僧的話來，麼？行者道：我們只是要拿住他，教他送我師父渡河水裏，事我又弄不得精細，只是悟能尋着他，騎象與他打話，想是不會說出取經的勾當。菩薩道：那流沙河的妖怪，乃是捲簾大將，臨凡也是我勸化的善僧，教他保護取經之衆，你若肯說出是東土取經人時，他決不與你爭持，斷然歸順。行者道：那怪如今怯戰，不肯上灘，只在水裏潛蹤，如何得他歸順？我師如何得渡弱水？菩薩即喚意，意袖中取出一個紅葫蘆兒，吩咐道：你可將此葫蘆，同孫悟空到流沙河水面上，只叫一悟淨，他就出來了。先要引他歸依了唐僧，然後把他那九個驢，在一處按九宮佈列，却把這葫蘆安在當中，就是法船。一隻能渡唐僧過流沙河界，款岸開言，請選師命，真大聖捧葫蘆，出了潮音洞，奉法旨，辭了紫竹林，有神為證。五行匹配，合天真，認得從前舊主人，猿已立基為妙用，辨明邪正見原因。金來歸性還同類，木去求情兵復洽。二土全功成寂寞，調和水火炭燒煙。他兩個不多時，按落雲頭，早來到流沙河岸，豬八戒認得是木行者，引師父上前迎接。那木吒與三藏道：早又與人戒相見，八戒道：向蒙尊者指示，得見菩薩，我老豬果盡法教，今喜拜了沙門，這一向在途中奔碌，未及致謝，起罪起罪。行者道：且莫敘鬧，我個叫喚那席去來。三藏道：叫誰行者？道：老孫見菩薩，備陳前事。菩薩說：流沙河河的妖怪，乃是捲簾大將，臨凡因為在天有罪，墮落此河，忘形作怪，他會被菩薩勸化，願歸師父，往西天去的。但是我個不會說出取經的事情，故此苦苦爭鬪。菩薩今差木吒，將此葫蘆，要與這席，結作法船，渡你過去。哩。三藏聞言，頂禮不盡對木吒作禮。道：我望尊者作速一行。那木吒捧定葫蘆，半雲半霧，徑到了流沙河水面上，高聲高叫道：悟淨，悟淨，河

經人在此久矣。你怎麼還不歸順。却說那怪懼怕猴王。同於水底。正在窩中歇息。只聽得叫他法名。情知是觀音菩薩。又聞得說取經人在此。他也不懼斧鉞。急翻波伸頭來。又認得是木吒行者。你看他笑盈盈。上前作禮道。尊者失迎。菩薩今在何處。木吒道。我師未來。先差我來吩咐你。早跟唐僧做個徒弟。叫把你項下掛的骷髏與這個葫蘆。按九宮結做一隻法船。渡他過此弱水。悟淨道。取經人却在那裏。木吒用手指道。那東岸上坐的不是悟淨。看見了八戒。道。他不知是那裏來的。個潑物。與我整鬪了這兩日。何曾言着一個取經的字兒。又看見行者道。這個主子是他的幫手。好不利害。我不去了。木吒道。那是猪八戒。這是孫行者。俱是唐僧的徒弟。俱是菩薩勸化的。怕他怎的。我且和你見唐僧去。那悟淨纔收了寶杖。整一整黃錦直裰。跳上岸來。對唐僧雙膝跪下道。師父弟子有眼無珠。不認得師父的尊容。多有沖撞。萬望恕罪。八戒道。你這膿包。怎的早不皈依。只管要與我打。是何說話。行者笑道。兄弟。你真怪。他還是我們不會說出取經的事情。與姓名耳。長老道。你果肯誠心。皈依吾教。麼。悟淨道。弟子向蒙菩薩教化。指沙為姓。與我起個法名。喚做沙悟淨。豈有不從師父之理。三藏道。既如此。叫悟空取戒刀來。與他落了髮。大聖依言。即將戒刀與他剃了頭。又來拜了三藏。拜了行者。與八戒分了大小。三藏見他行禮。真像個和尚家風。故又叫他做沙和尚。木吒道。既剃了頭。持不必敘煩。早與作法。船兒來。那悟淨不敢怠慢。即將頸項下掛的骷髏。取用索子。結作九宮。把菩薩葫蘆安在當中。請師父下岸。那長老遂登法船。坐於上面。果然穩似輕舟。左有八戒扶持。右有悟淨捧托。孫行者在後面牽了龍馬。半雲半霧。相跟頭直上。又有木吒擠護。那師父纔飄然穩渡流沙河。界浪靜風平。過弱河。真個也如飛似箭。不多時。身登彼岸。得脫洪波。又不拖泥帶水。幸喜脚乾手燥。清淨無爲。師徒們腳踏實地。那木吒按祥雲。收了葫蘆。又只見那骷髏一時解化。作九股陰風。寂然不見。三藏拜謝了木吒。頂禮了菩薩。正是。木吒徑回東洋海。三藏上馬却投西。畢竟不知幾時纔得正果。求經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三藏不忘本 四聖試禪心

奉法西來道路賒。秋風浙浙落霜花。乖猿牢鎖繩休解。劣馬勤兜鞭莫加。木母金公原自合。黃婆赤子本無差。咬開鐵彈真消息。般若波羅到彼家。

這回書盡言取經之道。不離乎一身務本之道也。却說他師徒四衆。了悟真如。頓開塵鎖。自跳出性海流沙。渾無罣礙。

竟投大路西來，歷過了青山綠水，見不盡野草閑花，真個也光陰迅速，又值九秋，但見了些楓葉滿山紅，黃花耐晚風，老蟬吟漸懶，愁思無窮，荷破類虬眉，橙香金罍，可憐數行雁，點點遠排空。正走處，不覺天晚，二藏道：徒弟如今天色又晚，却往那裏安歇？行者道：師父說話，差出了家人養風宿水，臥月眠霜，隨處是家，又問那裏安歇？何也？猪八戒道：哥哥，你可知道你走路輕省，那裏管別人累墜？自過了流沙河，這一向爬山過嶺，身挑着重擔，老大難挨，也須是尋個人家，一則化些茶飯，二則養養精神，纔是個道理。行者道：狀子，你這般言語，似有報怨之心，還像在高老莊倚懶不求福的自在，恐不能也。既是秉正沙門，須是要吃苦纔做得徒弟哩。八戒道：哥哥，你看這擔行李，多重？行者道：兄弟，自從有了你與沙僧，我又不曾挑着哩。八戒道：哥哥，你看數兒麼？四片黃籙，篋長短八條繩，又要防陰雨，耗包三四層，匾担還愁滑，兩頭釘上釘，銅鑲鐵打九環杖，篋絲藤纏大斗蓬。似這般許多行李，難為老猪一個逐日家担着走，偏你跟師父做徒弟，拿我做長工，行着笑道：狀子，你和誰說哩？八戒道：哥哥，與你說哩。行者道：錯和我說了，老孫只管師父好歹，你與沙僧專管行李馬匹，但若怠慢了這兒孤拐上先是一頓粗棍。八戒道：哥哥，不要說打，打就是，以力欺人，我曉得你的尊性高傲，你是定不肯挑，但師父騎的馬，那般高大肥威，只馱着老和尚一個，教他帶幾件兒，也是弟兄之情。行者道：你說他是馬哩，他不是凡馬，本是西海龍王敖閻之子，喚名龍馬三太子，只因縱火燒了殿上明珠，被他父親告了忤逆，身犯天條，多虧觀音菩薩救了他的性命，他在那鷹愁陡澗，久等師父，又幸得菩薩親臨，却將他退鱗去角，摘了項下珠，纔變做這匹馬，願馱師父往西天拜佛。這個都是各人的功果，你莫攀他，那沙僧聞言道：哥哥，真個是龍麼？行者道：是龍，八戒道：哥哥，我聞得古人云：龍能噴雲，霧播土揚沙，有巴山獼猴的手段，有翻江攪海的神通，怎麼他今日這等慢慢而行走？行者道：你要他快走，我教他快走，個兒你看好大聖，把金箍棒一擡，萬道彩雲生，那馬看見拿棒，恐怕打來，慌得四隻蹄疾如飛，電閃的跑將去了。那師父手軟，勒不住，儘他劣性，奔上山崖，纔大達地走，師父喘息始定，抬頭遠見一簇松陰，內有幾間房舍，着實軒昂，但見門垂翠柏，宅近青山，幾株松冉冉數莖，竹班班籬邊野菊，凝霜豔，橋畔幽蘭映水，丹粉牆泥壁，磚砌圍園，高堂多壯麗，大廈甚清安，牛羊不見無雞犬，想是秋收農事閑。那師父正按轡徐觀，又見悟空兄弟方到，悟空道：師父不會跌下馬來麼？長老罵道：悟空，這潑猴，你把我兇驚了，早是我還騎得住哩。行者陪笑道：師父莫罵我，都是猪八戒說馬行遲，故此着他快些。那狀子因趕馬，走急了，些兒喘氣噓噓，口裏唧唧噥噥的鬧道罷了罷了，見自肚別腰鬆，擔子沉重，挑不上來，又弄我奔奔波波的趕馬，長

老道徒弟啊你且看那壁廂有一座莊院。我們却好借宿去也。行者聞言，急抬頭舉目而看，果見那半空中慶雲籠罩，瑞霧遮盈。情知是佛仙點化，他却不敢泄漏天機，只道：「好好好，我們借宿去來。」長老連忙下馬，見一座門樓，乃是垂蓮象鼻，繪棟雕梁，沙僧歇了擔子，八戒牽了馬匹道：「這個人家，定是個富貴之家。行者就要進去。」三藏道：「不可，你我出家人，各自避些嫌疑，切莫擅入。且自等他有人出來，以禮求宿方可。」八戒拴了馬，斜倚牆根之下。三藏坐在石級上行者，沙僧坐在臺基邊，久無人出，行者性急，跳起身，入門裏看處，原來有向南的三間大廳，簾櫳高控，屏門上掛一軸壽山福海的橫披，畫兩邊金漆柱上，貼着一幅大紅紙的春聯，上寫着：「絲飄弱柳平橋晚，雪點香梅小院春。」正中開一設一張退光黑漆的香几，几上放一個古銅獸爐，上有六張交椅，兩山頭掛着四季吊屏，行者正然偷看處，忽聽後門內有脚步之聲，走出一個半老不老的婦人來，嬌聲問道：「是甚麼人，擅入我寡婦之門，慌得個大聖喏喏連聲？」小僧是東土大唐來的，奉旨向西方拜佛求經，一行四衆，路過寶方，天色已晚，特奔老菩薩禮府，告借一宵。那婦人笑語相迎道：「長老，那三位在那裏請來？」行者高聲叫道：「師父請進來。」三藏纔與八戒、沙僧牽馬挑擔而入，只見那婦人出廳迎接，八戒睜眼偷看你道：「他怎生打扮？」穿一件織錦官絨紵絲襖，上罩着淺紅臂甲，繫一條結綵鵝黃錦繡裙，下映着高底花鞋，時樣對鬢，早紗漫相襯着，二顏盤龍髮，宮樣牙梳，朱翠晃斜，簪着兩股金釵，雲鬢半蒼，飛鳳翅，耳環雙墜，寶珠排脂粉，不施猶自美。風流還似少年才。那婦人見了他三衆，更加欣喜，以禮邀入廳房，一一相見，禮畢，請各坐下看茶。那屏風後，忽有一個了髻垂絲的女童，托着黃金盤，白玉盞，香茶噴暖氣，異果散幽香。那人綉綵袖，春筍纖長，擎玉盞，傳茶上奉，對他們一一拜了茶畢，又吩咐辦齋。三藏啓手道：「老菩薩高姓，貴地是甚地名？」婦人道：「此間乃西方東印度之地。小婦人娘家姓賈，夫家姓莫，幼年不幸，公姑早亡，與丈夫守承祖業，有家資萬貫，良田千頃，夫妻們命裏無子，止生了三個女孩兒。前年大不幸，又喪了丈夫，小婦居孀，今歲服滿，空遺下田產家業，再無個眷族親人。只是我娘女們承領，欲嫁他人，又難捨家業，適承長老下降，想是師徒四衆小婦娘女四人，意欲坐山招夫，四位恰好，不知尊意肯否如何？」三藏聞言，推髻妝啞，瞑目竇心，寂然不答。那婦人道：「舍下有水田三百餘畝，旱田三百餘頃，山場果木二百餘頃，黃水牛有十餘隻，況驛馬成羣，豬羊無數，東南西北，莊堡草場，共有六七十里，家下有八九年用不着的米穀，十來年穿不着的綾羅，一生有使不着的金銀，勝強似那錦帳藏春，說甚麼金釵兩行，你師徒們若肯同心轉意，招贅在寒家，自在在享用榮華，却不強如往西勞碌。」那三藏也只如癡如蠢，默默無言。那婦人道：「我是丁亥年三月初三

日而時生，故夫比我年大三歲，我今年四十五歲，大女兒名真真，今年二十歲，次女兒名愛愛，今年十八歲，三小女兒名嬌嬌，今年十六歲，俱不會許配人家，雖是小婦人，醜陋却幸小女俱有幾分顏色，女工針指無所不會，因是先夫無子，即把他們當兒子看養，小時也曾教他讀些儒書，也都曉得些吟詩作對，雖然居住山莊，也不是那十分粗俗之類，料想也配得過列位長老，若肯放開懷抱，長髮留頭，與舍下做個家長，穿綾着錦，勝強如那瓦鉢、綠衣、芒鞋、笠笠、三藏坐在上面，好便似留養的孩子，雨淋的蠅蟻，只是呆呆掉掉，翻白眼兒，打仰那八戒，開得這般富貴，這般榮色，他却心裏難挽，坐在那椅子上，一似針戳屁股，左扭右扭的，忍耐不住，走上前，扯了師父一把，道：「師父，這娘子告訴你話，你怎麼佯佯不睬，好道也做個理會，是那師父猛攔頭，咄的一聲，喝退了八戒，道：「你這個孽畜，我們是個出家人，豈以富貴動心，美色留意，成甚道理？」那婦人答道：「可憐，可憐，出家人有何好處？」三藏道：「女菩薩，你在家人，却有何好處？」那婦人道：「長老請坐，等我把在家人好處，說與你聽，怎見得有詩為證：春裁方勝着新暹，夏換輕紗賞綠荷，秋有新菊香樽酒，冬來暖閣醉顏酡。四時受用般般有，八節珍羞件件多，觀錦鋪綾花燭夜，強如行脚禮彌陀。」三藏道：「女菩薩，你在家人享榮華，受富貴，有可樂，有可吃，兒女團圓，果然是好，但不知我出家人，也有一段好處，怎見得有詩為證？」出家立志，本非常，指倒從前恩愛，物外不生，兩口舌身中自有好陰陽，功先行滿朝金闕，見性明心，返故鄉，勝似在家食血食，老來墜落臭皮囊。那婦人聞言，大怒道：「這淫和尚無禮，我若不看你家上座，就該叱出，我倒是個真心實意，要把家紋招贅汝等，你倒反將言語傷我，你就是受了戒，發了願，永不還俗，好道你手下人，我家也招得一箇，你怎麼這般執法？」三藏見他發怒，只得耆老讓讓，叫道：「悟空，你在這裏罷行者道：我從小兒不曉得，幹那般事，教八戒在這裏強入戒道，哥哥不要栽入，這大家從長計較。」三藏道：「你兩個不肯，便教悟淨在這裏寫罷沙僧道：你看師父說的話，弟子蒙菩薩開化，受了戒行，等候師父自蒙師父收了我，又承教誨，跟着師父，還不上兩月，更不會進得半分功果，怎敢鬧此富貴，富貴也要往西天去，法不幹此欺心之事。那婦人見他們指辭不肯，愈抽身，轉進屏風，攔的把腰門關上，師徒們撇在外面，茶飯全無，再沒人出入，八戒心中焦躁，埋怨唐僧道：「師父，你不會辦事，把話通說殺心，你好道還活著些腳兒，只含糊答應，哄他些齋飯吃了，今晚落得一宵快活，明日肯與不肯，在乎你我了，似這般腦門，不出我們這青灰冷灶，一夜怎過悟淨道：「二哥，你在他家做個女婿罷。」八戒道：「兄弟，不要栽人，從長計較，行者道：計較甚的，你要肯便就教師父與那婦人做個親家，你就做個倒踏門的女婿，他家這等有財有寶，一定倒陪妝奩，豈怕會親的鏡面，我們也差

些受用。你在此間還俗，却不是兩全其美。八戒道：「話便也是這等說，却只是我脫俗又還俗，停妻再娶妻了。」沙僧道：「二哥原來是有嫂子的。行者道：「你還不知他哩。他本是烏斯藏高老兒莊高太公的女婿，因被老孫降了，他也曾受苦。薩戒行沒及奈何，被我捉他來做個和尚，所以棄了前妻，投師父往西拜佛。他本是離別的久了，又想起那個勾當，却纔聽見這個勾當，斷然又有此心。馱子你與這家子做了女婿罷，只是多拜老孫幾拜，我不檢舉，你就罷了。那馱子道：「胡說，大家都有此心，獨拿老猪出醜，常言道：和尚是色中餓鬼，那個不要如此。都這般扭扭捏捏的，拿班兒把好事都弄得裂致了。如今茶水不得見面，燈火也無人，雖熬了這一夜，但那匹馬，明日又要馱人，又要走路，再若餓上這一夜，只好剝皮罷了。你們坐著，等老猪去放放馬來。那馱子虎急急的，解了韁繩，拉出馬去。行者道：「沙僧，你且陪師父這裏坐，等老孫跟他去看他往那裏放馬。二藏道：「悟空，你看便去看他，但只不可只管嘲他了。行者道：「我曉得這大聖走出廳房，搖身一變，變作個紅蜻蜓兒，飛出前門，趕上八戒，那馱子拉著馬，有草處且不教吃草，喀嗒啞啞的趕著馬，轉到後門首去，只見那婦人帶了三個女子，在後門閉站立著，看菊花兒耍子。他娘女們看見八戒來時，三個女兒閃將進去。那婦人竚立門首道：「小長老那裏去，這馱子丟了韁繩，上前唱個喏道：「聲娘，我來放馬的。那婦人道：「你師父忒弄精細，在我家招了女婿，却不強似做掛搭僧，往西躡路。八戒笑道：「他們是奉了唐王的旨意，不敢有違君命，不肯幹這件事。剛纔都在前廳上栽我，我又有些祭上祝下的，只恐娘嫌我嘴長耳大。那婦人道：「我也不嫌，只是家下無個家長，招一個倒也罷了，但恐小女兒有些兒嫌醜。八戒道：「娘，你上覆令愛，不要這等揀漢，想我那唐僧，人才雖俊，其實不中用。我醜自醜，有幾勾口號兒，婦人道：「你怎的說麼。八戒道：「我雖然人物醜，勤緊有些功，若言千頃地，不用使牛耕，只消一頓鈿，佈種及時生，沒雨能求雨，無風會喚風，房舍若嫌矮，起上二三層地，下不掃掃一掃，陰溝不通通一過，家長理短，諸般事，踢天弄井，我皆能。那婦人道：「既然幹得家事，你再去與你師父商量，商量看不應，便招你罷。八戒道：「不用商量，他又不是我的生身父母，幹與不幹，都在於我。婦人道：「也罷，也罷，等我與小女說，看他閃進去，摸的掩上後門，八戒也不放馬，將馬拉向前來，怎知孫大聖已一一盡知，他轉翅飛來，現了本相，先見唐僧道：「師父，悟能牽馬來了。長老道：「馬若不牽，恐怕撒歡走了。行者笑將起來，把那婦人與八戒說的勾當，從頭說了一遍。二藏也似信不信的，少時，問馱子拉將馬來，拴下長老道：「你馬放了。八戒道：「無甚好草，沒處放馬。行者道：「沒處放馬，可有處牽馬麼。馱子聞得此言，情知走了消息，也就垂頭努嘴，半晌不言，又聽得呀的一聲，腰門開了，有兩對紅燈，一副提爐，香雲靄靄，環珮

叮叮那婦人帶着三個女兒走出來叫真真愛愛憐憐拜見那取經的人物那女子排立廳中朝上禮拜果然也生得標致但見他一個個蛾眉橫翠粉面生春妖嬈傾國色窈窕動人心花鈿顯現多嬌態繡帶飄飄絕塵半含笑處櫻桃綻緩步行時蘭麝噴滿頭珠翠顛巍巍無數寶釵簪遍體幽香嬌滴滴有花金縷細說甚麼楚娃美貌西子嬌容真個是九天仙女從天降月裏嫦娥出廣寒那三藏合掌低頭孫大聖佯佯不睬這沙僧轉背回身你看那猪八戒眼不轉睛淫心紊亂色胆縱橫扭捏出俏語低聲道有勞仙子下降娘請姐姐們去耶那三個女子轉入屏風將一對紗燈留下婦人道四位長老可肯留心着那個配我小女麼悟淨道我們已商議了着那個姓豬的招贅門下八戒道兄弟不要栽我還從衆計較行者道還計較甚麼你已在後門首說合的停停當當娘都叫了又有甚麼計較師父做個男親家這婆兒做個女親家等老孫做個保親沙僧做個媒人也不必看通書今朝是個天恩上吉日你來拜了師父進去做了女婿罷八戒道弄不成弄不成那裏好幹這個勾當行者道馱子不要着驚你那口裏娘也不知叫了多少又是甚麼弄不成快快的應成帶攆我們吃些喜酒也是好處他一隻手揪著八戒一隻手扯住婦人道親家母帶你女婿進去那馱子脚兒起起的要往那裏走那婦人即喚童子展抹桌椅鋪排晚齋管待三位親家我領姑夫房裏去也一壁廂吩咐庖丁排筵設宴明晨會親那幾個童子又領命訖他三衆吃了齋急急鋪鋪都在客座裏安歇不題却說那八戒跟着丈母行入裏面一層層也不知多少房舍磕磕撞撞盡都是門檻絆脚馱子道娘慢些兒走我這裏邊路生你帶我帶兒那婦人道這都是倉房庫房碾房各房還不會到那廚房邊哩八戒道好大人家磕磕撞撞轉灣抹角又走了半會總是內堂房屋那婦人道女婿你師兄說今朝是天恩上吉日就教你招進來了却只是倉卒間不會請到個陰陽拜堂撒帳你可朝上拜八拜兒罷八戒道娘說得是你請上坐等我也拜幾拜就當拜堂就當謝親兩當一兒却不省事他丈母笑道也罷也罷果然是個省事幹家的女婿我坐着你拜麼嘆滿堂中銀燭輝煌這馱子朝上禮拜拜畢道娘你把那個姐姐配我哩他丈母道正是這些兒疑難我要把大女兒配你恐二女怪要把二女配你恐三女怪欲將三女配你又恐大女怪所以委決不定八戒道娘既怕相爭都與我罷省得鬧鬧吵吵亂了家法他丈母道豈有此理你一人就占我三個女兒不成八戒道你看娘說的話那個沒有三房四妾就再多幾個你女婿也笑納了我幼年間也會學得個熬戰之法管情一個個伏侍得他歡喜那婦人道不好不好我這裏有一方手帕你頂在頭上遮了臉撞個天婚教我女兒從你跟前走過你伸開手扯着那個就把那個配了你罷馱子依言接了手帕頂

在頭上有詩爲證。癡愚不識本原由，色劍傷身暗自休。從來信有周公禮，今日新郎頂蓋頭。那猷子頂裏停當道，娘請姐姐們出來麼。他丈母叫真真，愛愛憐憐，都來撞大婚，配與你女婿，只聽得環珮響亮，蘭麝馨香，似有仙子來往。那猷子真個伸手去撈人，兩邊亂撲，左也撞不着，右也撞不着，來來往往，不知有多少女子行動，只是莫想撈着一個。東撲抱着柱，西撲摸着板壁，兩頭跑暈了，站立不穩，只是打跌前來，蹬着門扇，後去攔着磚牆，磕磕撞撞，跌得嘴腫頭青，坐在地下，喘氣噎噎的道：「娘啊，你女兒這等乖滑得緊，撈不着一個奈何奈何。那婦人與他揭了蓋頭，道：「女婿不是我女兒，乖滑。他們大家謙讓，不肯招你。」八戒道：「娘啊，既是他們不肯招我，你招了我罷。」那婦人道：「好女婿呀，這等沒大沒小的，連丈母也都要了我這三個女兒，心性最巧，他一個人結了個珍珠簪錦汗衫兒，你若穿得那個的，就教那個招你罷了。」八戒道：「好好，把三件兒都拿來我穿看看。」若都穿得，就教都招了罷。那婦人轉進房裏，止取出一件來，遞與八戒。那猷子脫下青錦布直裰，取過衫兒，穿在身上，未曾繫上帶子，撲的一蹶，跌倒在地。原來是幾條繩，緊緊綁住那猷子，疼痛難禁。這些人早已不見了，却說三藏行者沙僧一覺睡醒，不覺的東方發白，忽睜睛抬頭觀看，那裏是那大廈高堂，也不是雕梁畫棟，一個個都睡在松柏林中，慌得那長老忙呼行者沙僧道：「哥哥罷了罷了，我們遇着鬼了。」孫大聖心中明白，微微的笑道：「怎麼說？」長老道：「你看我們睡在那裏？」行者道：「這松林下落得快活，但不知那猷子在那裏受罪哩。」長老道：「那個受罪？」行者笑道：「昨日這家子娘女們，不知是那裏菩薩在此顯化，我等想是半夜裏去了，只苦了豬八戒受罪。」三藏聞言，合掌頂禮，又只見那後邊古柏樹上，飄飄蕩蕩的，掛着張簡帖兒。沙僧急去取來，與師父看時，却是八句頌子云：「黎山老母不思凡，南海菩薩請下山。普賢文殊皆是客，化成美女在林間。聖僧有德還無俗，八戒無禪更有凡。從此靜心須改過，若生怠慢路途難。那長老行者沙僧，正然唱念此頌，只聽得林深處高聲叫道：「師父啊，細殺我了，救我一救。」下次再不敢了。」三藏道：「悟空，那叫喚的，可是悟能麼？」沙僧道：「正是。」行者道：「兄弟莫睬他，我們去罷。」三藏道：「那猷子雖是心性愚頑，却只是一味慳直，倒有些膂力，挑得行李，還看當日菩薩之念，教他隨從正修持，須謹慎，掃除愛欲，自歸真。」畢竟不知那猷子凶吉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萬壽山大仙留故友 五莊觀行者竊人參

却說那三人穿入林裏，只見那猓子綁在樹上，聲聲叫痛，苦難禁。行者上前笑道：「好女婿呀！這早晚還不起來謝親，又不到師父處報喜，還在這裏賣解兒耍子哩。咄，你娘呢？你老婆呢？好個細巴吊拷的女婿呀！那猓子見他來，搶白着羞，咬着牙，忍着疼，不敢叫喊。沙僧見了，老大不忍，放下行李，上前解了繩索，救下猓子，對他們只是磕頭禮拜，其實羞恥難當。有西江月爲證：色乃傷身之劍，貪之必定遭殃。佳人二八好容妝，更比夜叉兇壯。只有一個原本，再無微利。添糞好將糞本，謹收藏。堅守休教放蕩。那八戒撮土焚香，望空禮拜。行者道：「你可認得那些菩薩麼？」八戒道：「我已覺倒昏迷眼花，撩亂那認得是誰？行者把那簡帖兒遞與八戒，八戒見了，是頌子，更加慚愧。沙僧笑道：「二哥有這般好處，哩，感得四位菩薩來與你做親。」八戒道：「兄弟再莫題起不當人子了。從今後，再也不敢妄爲，就是累折骨頭，也只是摩肩壓擔，隨師父西域去也。」三藏道：「既如此說，纔是行者遂領師父上了大路，行罷多時，忽見有高山擋路，三藏勒馬停鞭道：「徒弟，前面一山，必須仔細，恐有妖魔作耗，侵害吾黨。」行者道：「馬前但有吾等三人，怕甚妖魔？因此長老安心前進，只見那座山，真是好山，高山峻極，大勢崢嶸，根接崑崙崑崙，頂摩霄漢，中白鶴每來棲檜柏，玄猿時復掛藤蘿。日映晴林，疊疊千條紅霧繞，風生陰壑，飄飄萬道彩雲飛。幽鳥亂啼青竹裏，錦雞齊鬥野花間。只見那千年峯，五福峯，芙蓉峯，纏繞雲霞，放豪光萬歲，石虎牙石三天石，突突磷磷，生瑞氣，崖前草秀，嶺上梅香，荆棘密，森森芝蘭清，淡淡深林，鷹鳳翠千禽，古洞麒麟，轉萬獸，潤水有情，曲曲彎彎，多遠翻峯，巒不斷，重重疊疊，自週迴，又見那綠的槐斑斑的，竹青的松依依，千載門穠華，白的李紅的桃，翠的柳，灼灼三春，爭豔麗，龍吟虎嘯，鶴唳猿啼，麋鹿從花出，青鸞對日鳴，乃是仙山真福地，蓬萊閩苑，只如然，又見些花開花謝，山頭景雲去，雲來嶺上峯。三藏在馬上歡喜道：「徒弟，我一向西來，經歷許多山水，都是那嗟峨險峻之處，更不似此山好景，果然的幽趣非常，若是相近，雷音不遠路，我們好整肅端嚴，見世尊行者笑道：「早哩，早哩，正好不得到哩。」沙僧道：「師兄，我們到雷音有多少遠？」行者道：「十萬八千里，十停中還不會走了一停哩。」八戒道：「哥啊，要走幾年纔得到？」行者道：「這些路，若論二位賢弟，便十來本也可到。若論我走一日，也好走五十遭。還見日色，若論師父，走莫想，莫想，唐僧道：「悟空，你說得幾時方可到？」行者道：「你自小時走到老，老了再小，老小千番也還難，只要你見性志誠，念個首處，即是靈山。」沙僧道：「師兄，此間雖不是雷音，觀此景致，必有個好人居住。」行者道：「此言却當，這裏却無邪祟，一定是個聖僧仙童之鄉，我們遊玩，慢行不題，却說這座山名喚萬壽山，山中有一座觀名喚五莊觀，觀裏有一尊仙道號鎮元子，混名與世同君，那觀裏出一般異寶，乃是混沌初分，鴻濛始判，天地未開之際，產

成這羅靈根蓋天下四大部州。惟西牛黃州五莊觀出此喚名草還丹。又名人參果三千年一開花三十年一結果。再二千年纔得熟。短頭一萬年方得吃。似這萬年只結得二十個果子。果子的模樣就如三朝未滿的小孩相似。四肢俱全。五官咸備。人若有緣。得那果子聞了一聞。就活了三百六十歲。吃一個。就活了四萬七千年。當日鎮元大仙得元始天尊的簡帖。邀他到上清天彌羅宮中。聽講混元道果。大仙門下出的散仙。也不計其數。見如今還有四十八個的徒弟。都是得道的。全真當日帶領四十六個上界去聽講。留下兩個絕小的看家。一個喚做清風。一個喚做明月。清風只有一千三百二十歲。明月纔交一千二百歲。鎮元子吩咐二童道。不可違了大天尊的簡帖。要往彌羅宮聽講。你兩個在家仔細。不日有一個故人從此經過。却莫怠慢了。他可將我人參果打兩個與他吃。權表舊日之情。二童道。師父的。故人是誰。望說與弟子好接待。大仙道。他是東土大唐駕下的聖僧。道號三藏。今往西天拜佛求經的和尚。二童笑道。孔子云。道不同。不相為謀。我等是太乙玄門。怎麼與那和尚做甚相識。大仙道。你那裏得知那和尚乃金蟬子轉生。西方聖老如來佛第二個徒弟。五百年前。我與他在蘭盆會上相識。他會親手傳茶。佛子敬我。故此是為故人也。二童童聞言。謹遵師命。那大仙臨行。又叮嚀囑咐道。我那果子有數。只許與他兩個。不得多費。清風道。開園時。大眾共吃了兩個。還有一十八個在樹。不敢多費。大仙道。唐二藏雖是故人。須要防備。他手下人囉哩。不可驚動。他知二童領命。諗那大仙。同衆徒弟飛昇。竟朝天去。却說唐僧四衆在山遊觀。忽擡頭見那松篁一簇。樓閣數層。唐僧道。悟空。你看那裏。是甚麼去處。行者看了道。那所在。不是觀音定是寺院。我們走動些到那廂方知端的。不一時。來於門首觀看。見那松坡冷淡。竹徑清幽。往來白鶴送浮雲。上下猿猴時獻果。那門前池寬樹影長。石製苔花破宮殿。森羅紫極高。樓臺縹紗。丹霞墮。個是種地靈區。蓬萊雲洞。清虛人事少。寂靜道心生。青鳥每傳王母信。紫鸞常寄老君經。看不盡那巍巍道德之風。果然漢漢神仙之宅。二藏離鞍下馬。又見與山門左邊有一通碑。碑上有十個大字。乃是萬壽山福地。五莊觀洞天。長老道。徒弟。真個是一座觀宇。沙僧道。師父。觀此景。鮮明觀裏必有好人居。往我們進去看看。若行滿東回。此間也是一景。行者道。說得好。遂都一齊進去。又見那二門上有一對春聯。長生不老神仙府。與天同壽道人家。行者笑道。這道士說大話。誑人。我老孫五百年前大鬧天宮時。在那太上老君門首。也不會見有此話說。八戒道。且莫管他。進去進去。或者這道士有些德行。未可知也。及至二層門裏。只見走出兩個小童兒來。看他怎生打扮。骨清神爽。容顏麗頂。結了髻。短髮鬚。道服自然。襟邊霧羽衣。偏是袖飄飄。環絛緊束龍頭結。芒履輕纏蠶口絨。手采異常非俗輩。

正是那清風明月二仙童。那童子控背躬身出來迎接道：「老師父失迎，請坐。」長老歡喜，遂與二童子上了正殿觀看。原來是向南的五間大殿，都是上明下暗的雕花格子。那仙童推開格子，請唐僧入殿，只見那壁中間掛著正彩裝成的天地二大字，設一張朱紅雕漆的香几，几上有一副黃金爐瓶，爐邊有方便整香。唐僧上前，以左手燃香，注爐三匝，禮拜禮畢，回頭道：「仙童，你五莊觀，真是西方仙界，何不供養三清四帝羅天諸宰，只將天地二字侍奉香火？童子笑道：「不瞞老師父，這兩個字上頭的禮，還當下邊的還受不得我們的香火。是家師父諄佞出來的三藏道，何為諂佞？童子道：「三清是家師的朋友，四帝是家師的晚輩，元辰是家師的下賓。那行者聞言，就笑得打跌，八戒道：「哥啊，你笑怎的？行者道：「只講老孫會搗鬼，原來這道童會細風。三藏道：「令師何在？童子道：「家師元始天尊降簡請到上清天彌羅宮聽講，混元道果去了，不在家。行者聞得，忍不住喝了一聲道：「這個臊道童，人也不認得，你在那個面前搗鬼，扯甚麼空心架子？那彌羅宮有誰是太乙天仙，請你這潑牛蹄子去講甚麼？三藏見他發怒，恐怕那童子回言鬥起禍來，便道：「悟空，且休爭競，我們既進來，就出去，顯得沒了方情。常言道：「驚鷺不吃鷺鷥肉，他師父既是不在，攪亂他做甚？你去山門前放馬沙僧看守行李，教八戒解包袱，取些米糧，借他鍋灶，做頓飯吃，待臨行，送他幾文柴錢，便罷了。各依執事，讓我在此歇息歇息，飯畢就行。他三人果各執事而去。那明月清風，暗自誇稱不盡道，好和尚，真個是西方愛聖臨凡，真元不昧。師父命我們接待唐僧，將人參果與他吃，以表故舊之情，又教防著他手下人囉哩，果然那三個嘴臉兇頑，性情粗澀，幸得就把他門調開了。若在邊前，却不與他人參果，見面清風道兄弟還不知那和尚可是師父的故人，便問他：「一問，莫要錯了。二童子又上前道：「啟問老師父，可是大唐往西天取經的唐三藏長老回禮道？貧僧就是仙童，為何知我賤名？童子道：「我師臨行，曾吩咐教弟子遠接，不期草駕來，捉有失迎。這老師請坐，待弟子辦茶來奉。三藏道：「不敢。那明月急轉本房，取一杯香茶，獻與長老。茶畢，清風道：「兄弟，不可違了師命，我和你取果子來。二童別了。三藏回到房中，一個拿了金盞子，一個拿了丹盤，又多將絲帕墊著盆黃，徑到入參園內，那清風爬上樹去，使金擊子敲果。明月在樹下，以丹盤等候，須臾，敲下兩個果來，接在盤中，徑至前殿奉獻道：「唐師父，我五莊觀土僻山荒，無物可奉，土儀素果二枚，權為解渴。那長老見了，戰戰兢兢，遠離三尺道：「善哉善哉，今歲倒也年豐，時稔，怎麼這觀裏作荒吃人？這個是二朝未滿的孩童，如何與我解渴？清風暗道：「這和尚在那口舌場中，是非海裏，弄得眼肉胎凡，不識我仙家異寶。明月上前道：「老師，此物叫做人參果，吃一個兒不妨。三藏道：「胡說，胡說，他那父母懷胎，不知受了多少苦楚，方

生下未及三日，怎麼就把他拿來當果子。清風道：「實是樹上結的，長老道：「亂談亂談，樹上又會結出人來，拿過去不當人子。那兩個童兒，見千推萬阻，不吃，只得拿着盤子，轉回本房。那果子却也蹺蹊，久放不得，若放多時，即僵了，不中吃。二人到於房中，一家一個坐在牀邊上，只情吃起噫。原來有這般事哩。他那道房與那廚房緊緊的，隔壁這邊悄悄的話，那邊即傾聽見。八戒正在廚房裏做飯，先聽見說取金盞子，拿丹盤，他已在心又聽見他說唐僧不認得是人，參果即拿在房裏自吃，口裏忍不住流涎道：「怎得一個兒嘗新自家身子，又狼狽不能設得動，只等行者來與他計較。他在那鍋門前更無心燒火，不時伸頭探腦出來觀看，不多時，看行者牽將馬來，拴在槐樹上，竟往後走。那獸子用手亂招道：「這裏來，這裏來，行者轉身，到於廚房門首道：「獸子，你喫甚的，想是飯不設吃，且讓老和尚吃飽，我們前邊大人家再化化去罷。八戒道：「你進來，不是飯少，這觀裏有一件寶貝，你可曉得，行者道：「甚麼寶貝，八戒笑道：「說與你，你不會見，拿與你，你不認得，行者道：「這獸子笑話我老孫，老孫五百年前，因訪仙家時，也會雲游在海角天涯，那般兒不會見。八戒道：「哥啊，人參果你會見，麼行者驚道：「這個真不會見，但只常聞得人說人參果，乃是草還丹，人吃了極能延壽，如今那裏有得八戒道：「他這裏有那童子拿兩個與師父吃，那老和尚不認得，道是二朝未滿的孩童，不會敢吃。那童子老大德懶，師父既不吃，便該讓我們，他是瞞着我們，在這隔壁房裏，一家一個，啣啣啣的吃了出去，就急得我口裏流涎，怎麼得一個兒嘗新，我想你有些溜撒，去他那園子裏偷幾個來嘗嘗，如何行者道：「這很容易，老孫去，手到擒來，急抽身，往前就走。八戒一把扯住道：「哥啊，我聽得他在這房裏說，要拿甚麼金盞子去打哩，須是幹得停當，不可走露。風聲行者道：「我曉得我曉得，那大聖使一個隱身法，閃進道房，着時原來那兩個道童吃了果子，上殿與唐僧說話，不在房裏行者四下裏觀看，有甚麼金盞子，但只見牕櫺上掛着一條赤金，有二尺長，短有指頭粗，細底下是一個蒜疙疸的頭子，上邊有眼，繫着一根綠絨繩兒，他道：「想必就是此物，叫做金盞子，他却取下來，出了道房，徑入後邊，去推開兩扇門，擡頭觀看，呀，却是一座花園，但見：

朱欄寶檻，曲砌峯山，奇花與麗日爭妍，翠竹共青天鬪碧，流杯亭外，一彎綠柳似拖煙，賞月臺前，數簇喬松如潑靛，紅拂拂錦翼榴，綠依依繡墩草，青茸茸碧砂蘭，攸蕩蕩，臨溪水，丹桂映金井，梧桐錦槐傍，朱欄玉砌，有或紅或白千葉桃，有或香或黃九秋菊，茶蘼架，映着牡丹亭，木槿臺，相連芍藥園，看不盡傲霜君子竹，欺雪大夫松，更有那鶴莊鹿宅，方沼圓池，泉流碎石，地尊堆金，朔風觸綻梅花白，春來點破海棠紅，誠所謂人間第一仙景，西方魁首叢林。那行者觀看，不盡，又見一層門，推開看處，却是一座菜園，佈種四時蔬菜，菠芹

菩薩姜杏、筍薯瓜瓠葵苜蓿蒜荳菜韭蕪蒿藥蘆蒿舌寶葫蘆茄子須栽。蔓菁蘿蔔羊頭埋。紅莧青松紫芥。行者笑道。他也是個自種自吃的道士。走過菜園。又見一層門。推門看處。呀。只見那正中間有根大樹。真個是青枝馥郁。綠葉陰森。那葉兒却似芭蕉模樣。直上去有千尺餘高。根下有七八丈圍圍。那行者倚在樹下。往上一看。只見向南的枝上。露出一個人。參果。真個像孩兒一般。原來尾間上。是個挖蒂。看他丁在枝頭。手脚亂動。點頭愧腦。風過處。似乎有聲。行者歡喜不盡。暗自誇稱道。好東西呀。果然罕見。果然罕見。他倚着樹的一聲。攬將上去。那猴子原來第一會爬樹偷果子。他把金鑿子敲了一下。那果子撲的落將下來。他也隨跳下來。跟尋寂然不見。四下裏草中找尋。更無蹤跡。行者道。險險。險險。想是有脚的會走。就走去。跳不出牆去。我知道了。想是花園中土地不許老孫偷他。果子他收了去也。他就捻着訣。念一口唵字咒。拘得那花園土地前來。對行者施禮道。大聖呼喚小神。有何吩咐。行者道。你不知老孫是蓋天下有名的賊頭。我當年偷蟠桃。盜御酒。竊靈丹。也不曾有人敢與我分用。怎麼今日偷他一個果子。你就抽了我的頭去了。這果子是樹上結的。空中過鳥也該有分。老孫就吃他一個。有何大害。怎麼剛打下來。你就撈了去。土地道。大聖錯怪了小神也。這寶貝乃是地仙之物。小神是個鬼仙。怎麼敢拿去。就是聞也無福。聞行者道。你既不會拿去。如何打下來就不見了。土地道。大聖只知道寶貝延壽。更不知他的出處哩。行者道。有甚出處。土地道。這寶貝三千年一開花。三千年一結果。再三千年方得成熟。短頭一萬年。只結得三十個。有緣的。聞一聞。就活三百六十歲。吃一個。就活四萬七千年。却是只與五行相畏。行者道。怎麼與五行相畏。土地道。這果子遇金而落。遇木而枯。遇水而化。遇火而焦。遇土而入。敲時必用金器。方得下來。打下來。却將盤兒用絲帕襯墊。方可若受些木器。就枯了。就吃也。不得延壽。吃他須用磁器。清水化開食用。遇火即焦。而無用。遇土而入。若大聖方纔打落地上。他即鑽下土去了。這個土有四萬七千年。就是鋼鑽鑽他。也鑽不動。些須比生鐵也還硬。三四分人若吃了。所以長生。大聖不信。可把這地下打打。打兒。行者道。即掣金箍棒。築了一下。響一聲。迸起棒來。土上更無痕迹。行者道。果然。我這棍打石頭。如粉碎。撞生鉄。也有痕。怎麼這一下。打不傷些兒。這等說。我却錯怪了你。你回去罷。那土地即回本廟去。訖。大聖却有算計。爬上樹。一隻手使鑿子。一隻手將錦布直綴的襟兒。扯起來。做個兜子。等住。他却串枝分葉。敲了三個果。兜在襟中。跳下樹。一直前來。徑到廚房裏去。那八戒笑道。哥哥可有麼。行者道。這不是老孫的手。到擒來。這個果子。樹裏背了沙僧。可叫他一聲。八戒即招手。叫道。悟淨。你來。那沙僧撒下行。李。跑進廚房。道。哥哥。叫我怎的。行者放開衣兜。道。兄弟。你看這個是甚的東西。

沙僧見了道，是人參果，行者道：「好啊，你倒認得，你曾在那裏吃過的。」沙僧道：「小弟雖不會吃，但舊時做捲簾大將，扶持鸞輿，赴蟠桃宴，嘗見海外諸仙，將此果與王母上壽，見便會見，却未曾吃。」哥哥可與我些兒嘗嘗。」行者道：「不消講，兄弟們一家一個，他二人將三個果，各各受用，那八戒食腸大口，又大一則是聽見童子吃時，便覺饑蟲拱動，却纔見了果子，拿過來，張開口，軟轆的囫圇吞，嚥下肚，却白着眼，胡賴，向行者沙僧道：「你兩個吃的是甚麼？沙僧道人參果，八戒道：「甚麼滋味？」行者道：「悟淨不要睬他，你倒先吃了。」又來問誰，八戒道：「哥哥吃的忙了些，不像你們細嚼細嚥，嘗出些滋味，我也不知有核無核，就吞下去了。」哥哥爲人爲徹，已經調動我這饑蟲，再去弄個兒來，老猪細細的吃吃。」行者道：「兄弟，你好不知足，這個東西，比不得那米食麵食，撞着盡飽，像這一萬年只結得二十個，我們吃他這一個，也是大有緣法，不等小可罷罷，敲了他欠起身來，把一個金盞子，瞞着眼睛，丟進他道房裏，竟不睬他，那猓子只管絮絮叨叨的，唧唧不期，那兩個道童復進房來，取茶去獻，只聽得八戒還驢甚麼人參果，吃得不快活，再得一個兒吃吃，纔好清風，聽見心疑道：「明月你聽那長嘴和尚講人參果，還要個吃吃。」師父別時叮嚀，教防他手下人嚙啐，莫敢是他偷了我們寶貝，糜明月回頭道：「哥哥不好了，不好了，金盞子如何落在地下，我們去園裏看看來。」他兩個急急忙忙的走去，只見花園開了，清風道：「這門是我關的，如何開了？」又急轉過花園，只見菜園門也開了，忙入人參園裏，倚在樹上，望上查數，頭倒來往，只個二十二個，明月道：「你可會算帳？」清風道：「我會，你說將來，明月道：「果子原是二十個，師父隨園分吃了兩個，還有二十八個，適纔打兩個與唐僧吃，還有二十六個，如今剩得二十二個，却不少了，四個不消講，是那夥惡人偷了我們，只罵唐僧去來，兩個出了園門，徑來殿上，指着唐僧，禿前禿後，穢語污言，不絕口的亂罵，賊頭鼠腦，臭短臊長，沒好氣的，胡噙唐僧聽不過道：「仙童啊，你鬧的是甚麼，消停些兒，有話慢說，不妨，不要胡說散道的。」清風說你的耳聾，我是蠻話，你不省得，你偷吃了人參果，怎麼不容我說？」唐僧道：「人參果怎麼模樣？」明月道：「纔拿來與你吃，你說像孩童的不是，唐僧道：「阿彌陀佛，那東西一見我就心驚胆戰，還敢偷他吃哩，就是害了饑瘡，也不敢幹這賊事，不錯怪了人。」清風道：「你雖不會吃，還有手下人要偷吃的哩。」三藏道：「這等也說得是，你且莫嚷，等我問他們看，果若是偷了，教他賠你，明月道：「賠呀，就有錢那裏去買？」三藏道：「縱有錢沒處買，常言道：「仁義值千金，教他賠你個禮，便罷了。」也還不知是他不是，他哩，明月道：「怎的不是他，他那裏分不均，還在那裏嚷哩。」三藏叫聲：「徒弟且都來。」沙僧聽見道：「不好了，決撒了，老師父叫我們，小道童胡廝罵，不是舊話兒走了風，却是甚的？」行者道：「活羞殺人，這個不過是飲食之類，若說出來，就

是我們偷嘴了。只是莫認人戒道。正是。正是。昧了罷他三人只得出了廚房。走上殿去。喚畢。畢竟不知怎麼與他抵賴。且看下同分解。

第二十五回 鎮元仙趕捉取僧經 孫行者大鬧五莊觀

却說他兄弟三衆到了殿上。對師父道。飯將熟了。叫我們怎的。三藏道。徒弟。不是問飯。他這觀裏有甚麼人。參果似孩子一般的東西。你們是那一個偷他的。吃了八戒道。我老實不曉得。不會見清風道。笑的就是他笑的。就是他行書喝道。我老孫生的是這個笑容兒。莫成爲你不見甚麼果子。就不容我笑。三藏道。徒弟。息怒。我們是出家人。休打誑語。莫吃昧心食。果然吃了他的。陪他個禮罷。何苦這般抵賴。行者見師父說得有理。他就實說道。師父。不干我事。是八戒隔壁聽見那兩個道童吃甚麼人參果。他想要一個兒。嘗新着老孫去打了三個。我兄弟們各吃了一個。如今吃也吃了。待要怎麼。明月道。偷了我四個。這和尚還說不是賊。哩。八戒道。阿彌陀佛。既是偷了四個。怎麼只拿出三個來。分預先就打起一個偏手。那獸子倒轉亂嚷。二仙童問得是實。越加毀罵。就恨得個大聖。鋼牙咬響。火眼睜圓。把條金箍棒。搯了口仙氣。叫變。變做個假行者。跟定唐僧。陪着悟能。悟淨。忍受着道童。罵他的真身。出一個神。縱雲頭。跳將起去。徑到入參園裏。掣金箍棒。往樹上。乒乓一下。又使個推山移嶺的神力。把樹一推。推倒。可憐葉落。柞開。根出土。道人斷絕草。翠丹。那大聖。推倒樹在枝兒上。尋果子。那裏得有半個。原來這寶貝。遇金而落。他的棒兩頭。是金裹的。況。跌又是五金之類。所以敲着。就振下來。既下來。又遇土而入。因此上。邊再沒一個果子。他道。好好。大家散火。他收了。鐵棒。徑往前來。把毫毛一抖。收上身來。那些入肉眼。凡胎。看不明白。却說那仙童。罵殺多時。清風道。明月。這些和尚。也受得氣哩。我倆罵了這半會。通沒個招聲。想必他不會偷吃。偷或樹高。葉密。數得。不明。不要枉罵了他。我和你再查查。明月道。也是他兩個。果又到園中。只見那樹倒。柞開。果無葉落。說得清風。脚軟。根頭。明月。腰酥。打骸。垢那兩個魂。飛魄。散。有詩爲證。三藏西臨萬壽山。悟空斷送草還丹。柞開葉落仙根露。明月清風心胆寒。他兩個倒得塵埃。語言顛倒。只叫怎麼好。怎麼好。害了我五莊觀裏的丹頭。斷絕我仙家的苗裔。師父來家。我兩個怎的回話。明月道。師父。莫嚷。我們且整了衣冠。莫要驚張了這幾個和尚。這個沒有別人。定是那個毛臉和尚做的事。若是與他分說。定要與他爭鬪。你想

我們兩個怎麼敵得過他四個，且不如去哄他一哄，只說果子不少，我們錯數了，轉與他陪個不是，他們飯已熟了，我等他吃飯時，再貼他些兒小菜，他一家拿着一個碗，你却站在門左，我却站在門右，攙的把門關鎖住，不要放他，待師父來家，看他怎的處置，他又又是師父的故人，饒了他，也是師父的人情，不饒他，我們也拿住個賊，庶幾可以免我等之罪，清風聞言，道：「有理，有理，他兩個雖打精神，他生歡喜，從後園中裡來，殿上對唐僧控背躬身，道：「師父過問，言語粗俗，多有沖撞，真怪真怪。」三藏問道：「怎的說清風道：「果子不少，只因樹葉高密，不會看得明白，纔然又去查查，還是原數。」那八戒就趁脚兒跨道：「你這個童兒，年幼不知事體，就來亂罵白口，咀咒狂報了我們，他不當人子，行着心上，明白口裏，不宣心中，暗想道：「是誰是誰，果子已會了帳，怎的說這般話，想必有起死回生之法。」三藏道：「既如此，威將飯來，我們吃了去罷。」那八戒便去盛飯，沙僧安放桌椅，二童忙取小菜，却是些醬瓜、醬茄、醬蘿蔔、醬豆腐、醬菜，共排了七八碟兒，與師徒們吃飯，又提一壺好茶，兩個茶鍾，同候左右，那師徒因來，却纔拿起碗來，這童子一盞一個撲的把門關上，插上一把兩錠銅鎖，八戒笑道：「這童子差了你這靈風，俗不好，却怎的關了門，食飯，明月道：「正是，正是，好歹吃了飯兒，開門清風，聞道我把你這個害處，勞偷嘴的，禿賊，你偷吃了我的仙果，已該一個遭食，田園瓜果之罪，却又把我的仙樹推倒，壞了我五莊觀裏仙根，你還要說嘴哩，若能殺到得西方參佛，面只除是轉背搖車，再托生三藏聞言，丟下飯碗，把塊石頭放在心上，那童子將那前山門、二山門，連都上了鎖，却又來正殿門首，惡語惡言，賊前賊後，只罵到天色將曉，纔去吃飯，飯畢，跨房去了，唐僧埋怨道：「你這童兒，番番攪擾，你偷吃了他的果子，就受他些氣兒，饒他幾句，便出籠了，怎麼又推倒他的樹，若論這般情由，告起狀來，就是你老子做官，也說不通行者，道：「師父莫鬧，那童兒都睡去了，只等他睡着了，我們連夜起身，沙僧道：「哥啊，熬層門都上了鎖，閉得甚緊，如何走麼？」道：「笑道：「莫管，莫管，老孫自有法兒。」八戒道：「愁你沒有法兒哩，你一變變甚麼虫，妖怪，瞎瞎了眼，裏就飛將出去，只苦了我們不會變的，在此頂缸受罪哩。」唐僧道：「他若幹出這個勾當，不同你我去，啊，我就念起咒語，經兒家，他却怎生消災？」八戒聞言，又愁又笑道：「師父你說的那裏話，我只聽得佛教中有卷楞嚴經，法華經，孔雀經，觀音經，金剛經，不會聽兒個甚麼，話兒，經啊，行者道：「兄弟，你不知道，我頂上戴的這個箍兒，是觀音菩薩賜與我師父的，師父哄我戴了，就如生根的一根，莫想拿得下來，叫做緊箍兒咒，又叫做緊箍兒經，他管話兒，經，即此是也，但若念動了，我就頭疼，故有這個法兒，難我師父，你莫念，我決不負你管情，大家一齊出去，說話之間，不覺東方月上，行香道：「此時正好走了去罷。」八戒道：「哥啊，

不要搗鬼門鎖閉。往那裏走。行者道：你看手段，把金箍棒揜在手中，使一個解鎖法，往門上一指，只聽得突蹯的一聲響，幾層門鎖俱落，唰的開了門扇。八戒笑道：好本事，就叫小爐兒匠使，揜子便也不像這等爽利。行者道：這一個門兒有甚稀罕，就是南天門，指一指也開了，却請師父出了門，上了馬，八戒挑着担，沙僧攏着馬，徑投西路而去。行者道：你們且慢行，等老孫去照顧那兩個童兒睡一個月。三藏道：徒弟不可傷他性命，不然，又一個得財傷人的罪了。他摸出兩個來，瞞眼兒，彈將進去，徑奔到那童子臉上，軒軒沉沉睡，再莫想得醒。他纔趕上唐僧，順大路一直西奔。這一夜馬不停蹄，行到天曉。三藏道：這個猴頭弄殺我也，你因為嘴帶累我，一夜無眠。行者道：不要只管埋怨，天色明了，你且在這路旁邊樹林中，就將歇歇，養養精神再走。那長老只得下馬，倚松榻權作彈牀坐下。沙僧歇了担子，打盹。八戒枕着石睡覺。孫大聖偏有心腸，你看他跳樹扳枝頑耍，四眾歇息不題，却說那大仙自元始宮散會，領衆小仙出離兜率，徑下瑤天墜祥雲，早來到萬壽山五莊觀門首看時，只見觀門大開，地上乾淨，大仙道：清風明月，却也中用。常時節日，高三丈腰也不伸，今日我們不在，他倒肯起早開門掃地。衆小仙俱悅，行至殿上，香火全無人蹤，俱寂那裏。有明月清風，衆仙道：他兩個想是因我們不在，撈了東西走了。大仙道：豈有此理。修仙人敢有這般壞心的事，想是昨晚忘却關門，就去睡了。今早還未醒哩。衆仙到他房門首看處，真個關着房門，軒軒沉沉睡，任外邊打門亂叫，那裏叫得醒來。衆仙搖開門板，着手扯下牀來，也只是不醒。大仙笑道：好仙童啊，成仙的人神滿，再不想睡，却怎麼這般困倦，莫不是有人做弄了他也。快取水來，一童急取水半盞，遞與大仙。大仙念動呪語，嚥一口來，噴在臉上，隨即解了睡魔。二入方醒，忽睜睛抹抹臉，抬頭觀看，認得是仙師和仙兄等衆，慌得那清風頓首，明月叩頭，道：師父啊，你的故人原是東來的和尚，一夥強盜十分兇狠，大仙笑道：莫驚恐，慢慢的說來。清風道：師父啊，當日別後不久，果有個東土唐僧一行，有四個和尚，連馬五口弟子，不敢違了師命，問及來因，將人參果取了兩個奉上。那長老俗眼，愚心不識，我們仙家的寶貝，他說是三朝未滿的孩童，再三不吃。是弟子各吃了一個，不期他手下有三個徒弟，有一個姓孫的名悟空行者，先偷了四個吃了。是弟子們實實的言語了幾句，他却不容暗裏弄了個出神的手段，苦啊。二童說到此處，止不住腮邊淚落。衆仙道：那和尚打你來，明月道：不會打，只是把我們人參樹打倒了。大仙聞言，更不惱怒，道：莫哭莫哭，你不知那姓孫的，也是個太乙散仙，也會大鬧天宮，神通廣大，既然打倒了寶樹，你可認得那些和尚。清風道：都認得大

仙道既認得，都跟我來。衆徒弟們，都收拾下刑具，等我回來打他。衆仙領命。大仙與明月、清風縱起祥光，來趕二藏。頃刻間，就有千里之遙。大仙在雲端裏向西觀看，不見唐僧，及轉頭向東看時，倒多趕了九百餘里。原來那長老一夜馬不停蹄，只行了一百二十里路。大仙的雲頭一縱，趕過了九百餘里。仙童道：師父，那路旁樹下坐的是唐僧。大仙道：我已見了你兩個先回去罷，等我拿他。那大仙按落雲頭，搖身一變，變作個行脚全真。你道他怎生打扮？穿一領百衲袍，繫一條呂公綵手搖塵尾，漁鼓輕敲，二耳草鞋登脚下。九陽巾子把頭包，飄飄風滿袖，口唱月兒高。徑直來到樹下，對唐僧高叫道：長老，貧道起手了。那長老忙忙答禮道：失瞻失瞻。大仙問：長老是那方來的？爲何在途中打坐？三藏道：貧僧乃東土大唐差往西天取經者，路過此間，權爲一歇。大仙佯訝道：長老，可曾在荒山經過？長老道：不知仙宮長何寶山。大仙道：萬壽山五莊觀，便是貧道棲止處。行者聞言，他心中有物的人，忙答道：不會，不會。我們是打上路來的。那大仙指定笑道：我把你這個潑猴，你瞎誰哩？你倒在我觀裏把我人參果樹打倒，你連夜走在此間，還不招認。遮飾甚麼？不要走。趁早去擲我樹來。行者聞言，心中惱怒，掣鐵棒，不容分說，望大仙劈頭就打。大仙轉身，躲過踏祥光，徑到空中。行者也騰雲急趕上去。大仙在半空現了本相，你看他怎生打扮？頭戴紫金冠，無憂鶴鷲穿履鞋，登足下，絲帶束腰間，體如童子貌，面似美人顏。三鬚飄飄領下，鴉翎疊疊，相迎行者無兵器。止將玉塵手中攬。那行者沒高沒低的棍子亂打。大仙把玉塵左遮右擋，奈了他兩三回合，使一個袖裏乾坤的手段，在雲端裏把袍袖輕輕的一展，刷地前來把四僧連馬一袖子籠住。八戒道：不好了，我們都裝在絳繡裏了。行者道：獸子，不是絳繡，我們被他籠在衣袖中哩。八戒道：這個不打緊，等我一頓釘耙築他個窟窿，脫將下去。只說他不小心，籠不牢的，了罷。那獸子使釘耙亂築，那裏築得動手？捻着雖然是一個軟的築起來，就比鐵還硬。那大仙轉祥雲，徑落五莊觀坐下，叫徒弟拿繩來。衆小仙一一伺候，你看他從袖子裏，却像撮傀儡一般，把唐僧拿出縛在正殿簷柱上，又拿出他三個，每一根柱上，綁了一個。將馬也拿出拴在庭下，與他些草料。行李拋在廊下。又道：徒弟這和尚是出家人，不可用刀鎗，不可加鐵錘，且與我取出皮鞭來打他一頓。與我人參果出氣。衆仙卽忙取出一條鞭，不是甚麼牛皮、羊皮、麂皮、犢皮的，原來是龍皮做的。七星龍，着水浸在那裏，一個有力量的。小仙把鞭執定道：師父，先打那個？大仙道：唐三藏做大不尊，先打他。行者聞言，心中暗道：我那老和尚，不該打。假若一頓鞭打壞了，啊，却不是我造的孽？他忍不住開言道：先生，差了偷果子是我吃，果子是我推倒樹，是我怎麼不先打我？打他做甚？大仙笑道：這潑猴，卽言語剛烈，這等便先打他。小仙問打多少？大仙

道，照依果數打三十鞭。那小仙輪鞭就打行者，恐仙家法大，睜圓眼，鑿定看他打那裏。原來打腿，行者就把腰扭一扭，叫聲變，變作兩條熟鐵腿，看他怎麼打。那小仙一下一下的，打了三十天，早向午了。大仙又吩咐道：「還該打三藏訓教，不嚴縱放頑徒撒潑。那仙又輪鞭來打行者道：『先生又差了偷果子時，我師父不知他在殿上與你二童講話，是我兄弟們做的勾當。縱是有教訓不嚴之罪，我為弟子的，也當替打。再打我罷。』大仙道：『這潑猴子，雖是狡猾奸頑，却倒也有些孝意。既這等，還打他罷。』小仙又打了三十行者，低頭看看兩隻腿，似明鏡一般，通打亮了，更不知些疼癢。此時天色將晚，大仙道：『且把鞭浸在水裏，待明朝再撻打他。』小仙且收鞭去浸，各各歸房。晚齋已畢，盡皆安寢，不題那長老老淚眼雙垂，怨他三個徒弟道：『你等鬧出禍來，却帶累我在此受罪。這是怎的起行者道：『且休報怨，打便先打我，你又不曾吃打，倒轉嗟呀怎的。』唐僧道：『雖然不會打，却也綁得身上疼哩。』沙僧道：『師父還有陪綁的在這裏哩。』行者道：『都不要嚷，再棒會兇走路。』八戒道：『哥哥又弄虚頭了。這裏麻繩噴水，緊緊的綁着，還比關在殿上，被你使解鎖法，搯開門走哩。』行者道：『不是誇口話，那怕他三股麻繩噴上了水，就是碗粗棕纜，也只好當秋風。』正話處，早已萬籟無聲。正是天街人靜，好行者把身子小小一脫，下索來道：『師父去啞沙僧慌了道：『哥哥也救我們一救。』行者道：『悄悄言，悄悄言，他却解了二藏，放下八戒。沙僧整束了偏衫，扣背了馬匹，廊下拿了行李，一齊出了觀門。又教八戒你去把那崖邊柳樹伐四棵來。』八戒道：『要怎的。』行者道：『有用處，快快取來。』那獸子有此旁力，走了去，一嘴一腩，就拱了四棵，一抱抱來。行者將枝梢折了，教兄弟二人復進去，將原繩照舊綁在柱上。那大聖念動咒語，咬破舌尖，將血噴在樹上，叫變一根，變作長老一椽，變作自身。那兩根變作沙僧八戒，却變得相貌一般。問他也說說話，叫名也就答應。他兩個却纔放開步，趕上師父。這一夜依舊馬不停蹄，躲離了五莊觀，只是到天明，那長老在馬上搖搖打盹。行者見了，叫道：『師父不濟，出家人怎的這般辛苦。我老孫千夜不眠，也不曉得些困倦。』且下馬來，莫教走路的人看見，笑你權在山坡上藏風聚氣，處歇歇再走，不說他師徒在路暫住。且說那大仙天明起來，吃了早齋，出在殿上，教拿鞭來。今日却該打唐三藏了。那小仙輪着鞭，蓋唐僧道：『打你哩。』那柳樹也應道：『打麼？』比丘兵打了三十輪，過鞭來，對八戒道：『打你哩。』那柳樹也應道：『打麼？』打沙僧也應道：『打及打到行者。』那行者在路偶然打個寒噤道：『不好了。三藏問道：『怎麼說。』行者道：『我將四棵柳樹變作我師徒四衆，我只說他昨日打了我兩頓，今日想不打了，却又打我的化身。所以我真身打噤，收了法罷。』那行者慌忙念咒收法，你看那些道童害怕，丟了皮鞭，報道：『師父啊，爲頭打的是大唐和尚，這一會打的都是柳根。』大仙聞言，呵呵冷笑道：『孫行』

者真是一個好猴王。會聞他大鬧天宮，佈地網天羅，拿他不住，果有此理。你走了，便也罷，却怎麼綁些柳樹在此，冒名頂替，決莫饒他。趕去來，那大仙說聲趕縱，趕起雲頭，往西一望，只見那和尚挑包策馬，正然走路。大仙低頭雲頭，叫聲行者，住那裏走，還我人參樹來。八戒聽見道罷了，對頭又來了行者。道師父且把善字兒包起，讓我們使些兇惡，一發結果了他。脫身去罷。唐僧聞言，戰戰兢兢，未曾答應。他兄弟三衆，各舉神兵，一齊上前，把大仙圍住，在空中亂打亂築。這場惡鬪，有詩爲證：悟空不識鎮元仙，與世同君妙更玄。三件神兵施猛烈，一根麈尾自飄然。左遮右嚙隨來往，後架前迎任轉旋。夜去朝來難脫體，淹留何日到西天。他兄弟三人，各逞威烈，一齊攻打。那大仙只把繩索兒演架，那裏有半個時辰。他將袍袖一展，依然將四僧一馬並行李一袖籠去。返雲頭，又到觀裏，坐於殿上。卻又在袖兒裏一個個搬出，將唐僧綁在階下矮槐樹上。八戒、沙僧各綁在兩邊樹上。將行者捆倒，教把長頭布取十疋來。行者笑道：「又蒙這先生好意思，拿出布來，與我們做中袖哩。減省些兒做個口中罷了。那小仙將家機布搬將出來。」大仙道：「把唐三藏、猪八戒、沙和尚，都使布裹了。衆仙一齊上前裹了行者，笑道：「好好好，夾活兒就大殮了。須臾纏裹已畢，又教拿出漆來。衆仙即忙取了些自收自晒的生熟漆，把他三個渾身布裹漆漆了，只留着頭臉在外。」八戒道：「先生，上頭倒不打緊，只是下面還留孔兒，我們好出恭。」那大仙又教把大鍋擡出來。行者笑道：「八戒造化，擡出鍋來，想是煮飯，我們吃哩。」八戒道：「也罷了，讓我們吃些飯兒，做個飽死的鬼也好看。」衆仙果擡出一口大鍋，支在階下。大仙叫架起乾柴，發起烈火，教把清油熬上一鍋，燒得滾了，將孫行者下油鍋。煤他一煤，與我人參樹報仇。行者聞言，暗喜道：「正可老孫之意，這一向不會洗澡，有些兒皮膚燥癢，好歹盪盪，足感感情。頃刻間，那油鍋將滾，大聖却又留心，恐他仙法難參，油鍋裏一時難做手脚，急回頭四顧，只見那臺下東邊是一座日規臺，西邊是一個石獅子。行者將身一縱，滾到西邊，咬破舌尖，把石獅子噴了一口叫聲，變作他本身模樣也。這般捆作一團，他却出了元神，起在雲端裏，低頭看着道士，只見那小仙報道：「師父油鍋滾透了。」大仙教把孫行者擡下去。四個仙童擡不動，八個來也擡不動，又加四個也擡不動。衆仙道：「這猴子戀土難移，小自小倒也結實。」將二十個小仙扛將起來，往鍋裏一擗，烹的響了一聲，濺起滾油，點子把那小道士們臉上燙了幾個燎漿大泡，只聽得燒火的小童喊道：「鍋漏了，鍋漏了，說不了油已漏得罄盡，鍋底打破，原來是一個石獅子放在裏面。」大仙大怒道：「這個潑猴，着然無禮，教他當面做了手脚，你走了便罷，怎麼又搗了我的灶。這潑猴狂，自也拿他不住，就拿住他，也似搗砂弄汞，捉影捕風，罷罷罷，饒他去罷。」且將唐三藏解下來，另換一新鍋，把他扎

一扎與人參樹報仇罷。那小仙真個動手拆解布漆行者。在半空裏聽得明白，愈想着師父不濟。他若到了油鍋裏，一滾就死，二滾就焦，到三五滾，他就弄做個稀爛的和尚了。我這去救他一救，好大聖按落雲頭上，前叉手道：「莫要折壞了布漆，扎我師父還等我來下油鍋罷。」那大仙驚罵道：「我把你這糊塗，怎麼弄手段，搗了我的灶，行者笑道：「你遇着我，我就該倒灶，干我甚事？我纔自也要領你些油湯油水之愛，但只是大小便急了，若在鍋裏開風，恐怕污了你的熟油，不好調茶吃。如今大小便通乾淨了，纔好下鍋，不要扎我師父還來扎我罷。」那大仙聞言，呵呵冷笑，走出殿來，一把扯住，畢竟不知有何話說，端的怎麼脫身，且看下文分解。

第二十六回 孫悟空三島求方 觀世音甘泉活樹

處世須存心上刃，修身切記寸邊而。常言刃字爲生意，但要三思戒惡孽。上土無爭傳亘古，聖人懷德繼當時。剛強更有剛強盡，究竟終成空與非。

却說那鎮元大仙用手攙着行者道：「我也知道你的本事，聞得你的英名，只是你今番越理欺心，縱有騰挪，脫不得我手。我就和你同到西天，見了你那佛祖，也少不得還我人參果樹，你莫弄神通，通行者笑道：「這先生好小家子樣，若要樹活，有甚疑難，早說這話，可不省了一場爭競。」大仙道：「不爭競，我肯善自饒你，行者道：「你解了我師父，我還你一株活樹，如你大仙道：「你若有此神通，醫得樹活，我與你八拜爲交，結爲兄弟，行者道：「不打擊，放了他們，老孫管教你活樹。」大仙諒他走不脫，即命解放了三藏八戒沙僧，道：「師父啊，不知師兄搗得是甚麼鬼哩。」八戒道：「甚麼鬼，這叫做當面人情，鬼樹死了，又可醫得活，他弄個光皮散兒，好看托着求醫治樹，單單了脫身走路，還顧得你和我哩。」三藏道：「他決不敢撒了我們，我們問他那裏求醫去。」遂叫道：「悟空，你怎麼哄了仙長，解放我等，行者道：「老孫是眞言實語，怎麼哄他。」三藏道：「你往何處去求方。」行者道：「古人云：『從海上來，我今要上東洋大海，遍遊三島十洲，訪問仙翁聖老，求一個起死回生之法，管教醫得他樹活。』」三藏道：「此去幾時可回。」行者道：「只消三日。」三藏道：「既如此，就依你說，與你三日之限，三日裏來，便罷。若三日之外不來，我就念那話兒，經了行者道：「遵命，遵命，你看他急整虎皮裙，出門來對大仙道：「先生放心，我就去就來，你却要好生伏侍我師父，逐日家三茶六飯，不可欠缺。若少了些兒，老孫回來和你算帳。」先搗塌你的鍋底，衣服污了，與他漿洗，漿洗，臉兒黃了些兒，我不要若瘦了些，不出門，那大仙道：「你去，你去，定不教他忍饑好猴。」

王爺、鬪斗雲、別了五莊觀、徑上東洋大海、在半空中、快如掣電、疾如流星、早到蓬萊仙境、按雲頭、往下仔細觀看、真個好去處、有詩爲證：大地仙鄉列聖尊、蓬萊分合鎖波濤、瑤臺影落天心冷、巨闕光浮海面高、五色烟霞含玉嶺、九霄星月射金鰲、西池王母常來此、奉祝三仙幾次航、那行者看、不盡仙景、徑入蓬萊、正然走處、見白雲洞外、松陰之下、有三個老兒、圍棋觀局、者是壽星、對局者是福星、星行着上前叫道、老弟們、作揖了、那三星見了、拂過恭拜、問禮道、大聖何來、行者道、特來尋你個兒子、壽星道、我聞大聖、棄道從釋、脫性命、假講唐僧、往西天取經、逐日奔波山路、那些兒、得閑却來、要子行者道、實不瞞列位、說老孫因往西方、在半路有些兒、阻滯、轉來小亭相干、不知肯否、福星道、是甚地方、因何阻滯、乞爲明示、吾好裁處、行者道、因路過萬壽山、五莊觀、有阻、三老驚訝道、五莊觀、是鎮元大仙的仙宮、你莫不是把他人、參果偷吃了、行者道、偷吃了、能值甚麼、三老道、你這猴子、不知好歹、那果子、聞一聞、活三百六十歲、吃一個、活四萬七千年、叫做萬壽草、還丹、我們的道、不及他多矣、也得之、甚易、就可與天齊壽、我們還要養精練氣、存神調氣、龍虎促坎填離、不知費多少工夫、你怎麼說、他的能值甚麼、天下只有此種靈根、行者道、靈根、靈根、我已弄了他個、斷根哩、三老驚道、怎的斷根、行者道、我們前日、在他觀裏、那大仙不在家、只有兩個小童、接侍了我師父、却將兩個人、參果、奉與我師父、不認得、只說是三朝未滿的孩童、再三不吃、那童子、就拿去吃了、不會講得、我們是老孫、就丟了、他三個我兄弟、三人吃了、那童子、不知高低、賊前賊後的、罵個不住、是老孫、惱了、把件樹、打了一棍、推倒在地、樹上果子、全無、將開葉、落根、出枝、傷已枯死了、不惹那童子、關住我、又被老孫、扭開鎖、走了、次日清晨、那先生、回家、趕來、問答、問語言、不和、遂與他、賭關、被他、閃一閃、把袍袖、展開、一袖子、卻籠去了、繩纏索、綁、拷、樹、猴、猴、就打了一日、是夜、又逃了他、趕上、依舊、籠去、他、身無寸鐵、只是把個、靈尾、遞與我兄弟、這等、三般兵器、莫想、打得着他、這一番、仍舊、擺佈、將布、裹漆了我師父、與兩師弟、却將我、下油鍋、我又做了個、脫身、本事、走了、把他、鎗、都打破、他、見、我、不在、盤、有幾分、醋、我是我、又與他、好講、教他、放了我師父、師弟、我與他、管活、兩家、纔得、安穩、我想、着、方、從、海、上、來、故、此、特、遊、仙、境、訪、二位、老、弟、有、甚、醫、樹、的、方、兒、傳、我、一個、急、救、唐、僧、脫、苦、三、星、聞、言、心、中、也、問、道、你、這、猴、兒、全、不、識、人、那、鎮、元、子、乃、地、仙、之、祖、我、等、乃、神、仙、之、宗、你、豈、得、了、天、仙、還、是、太、乙、散、教、未、入、真、流、你、怎、麼、脫、得、他、手、若、是、大、聖、打、了、我、走、獸、飛、禽、蟬、虫、鱗、長、只、用、我、黍、米、之、丹、可、以、救、活、那、人、參、果、乃、仙、木、之、根、如、何、醫、治、汝、方、沒、方、那、行、者、見、說、無、方、却、就、眉、愁、雙、鎖、頓、蹙、千、痕、福、星、道、大、聖、此、處、無、方、他、處、或、有、怎、麼、就、生、煩、惱、行、者、道、無、方、別、訪、景、然、容、易、就、是、遊、遍、海、角、天、涯、轉、送、

三十六天亦是小可。只是我唐長老法嚴量窄，止與了我三日期限。三日以外不到，他就要念那緊箍咒哩。三星笑道：好好好，若不是這個法兒拘束你，你又鑽天了。壽星道：大聖放心，不須煩惱。那大仙雖稱上輩，却也與我等有識一則久別，不會拜望。一來是大聖的人情，如今我三人同去望他一望，就與你道達此情。教那唐和尚莫念緊箍咒。休說三日五日，只等你求得方來，我們纔別行者道：感激感激，就請三位老弟行行，我去也。大聖辭別三星不題。却說三星駕起祥光，即往五莊觀而來。那觀中合衆人等，忽聽得長天鶴唳，原來是三星光臨。但見那：盈空藹藹祥光，縹緲漢紛紛；香馥郁，綵霧千條；護羽衣，輕雲一朵；紫仙足，青鸞飛；丹鳳翻袖引，香風滿地；撲拄杖，懸龍喜笑生。皓髯垂玉胸，前拂童顏，歡悅更無憂；壯體雄威，多有福執星簪，添海屋腰掛葫蘆，並寶鎖萬縷，千句福壽長十洲。三島隨緣宿，常來世上送千祥。每向人間增百福，概乾坤榮福祿，福壽無疆，今喜得三星乘祥謁大仙。福堂和氣皆無極，那仙童看見，即忙報道：師父海上三星來了。鑽元子正與唐僧師弟閑敘，聞報，即降階奉迎。那八戒見了壽星，近前扯住，笑道：你這肉頭老兒，許久不見，還見這般脫洒帽兒，也不帶個來，遂把自家一個僧帽，撲的套在他頭上，撲着手呵呵大笑道：好好好，真是加冠進爵也。那壽星將帽子攢了罵道：你這個夯貨，老不知高低。八戒道：我不是夯貨，你等真是奴才。福星道：你倒是個夯貨，反敢罵人是奴才。八戒又笑道：既不是人家奴才，好道叫做添壽添福添祿，那三藏喝退了八戒，急整衣拜了三星。那三星以晚豐之禮，見了大仙，方纔敘坐，坐定，祿星道：我們一向久闊，尊顏有失，恭敬今因孫大聖攪亂仙山，特來相見。大仙道：孫行者到蓬萊去的壽星道：是因爲傷了大仙的丹樹，他來我處求方醫治。我輩無方，他又到別處求訪，但恐違了聖僧三日之限，要念緊箍咒。我輩一來奉拜，二來討個寬限。三藏聞言，連聲應道：不敢念，不敢念。正說處，八戒又跑進來，扯住福星要討果子吃。他去袖裏亂摸，腰裏亂挖，不住的搗他衣服，搜檢三藏的。道：那八戒是甚麼規矩。八戒道：不是沒規矩，此叫做番番是福。三藏又叱令出去。那馱子蹣跚出門，蹣跚着福星眼不轉睛的發狠。福星道：夯貨，我那裏惱了你來。你這等恨我。八戒道：不是恨你，這叫回頭望福。那馱子出得門來，只見一個小童，拿了四把茶匙，方丈尋鐘取果看茶。被他一把奪過，跑上殿，拿着小磬兒，用手亂打亂敲。大仙道：這個和尚越發不尊重了。八戒笑道：不是不尊重，這叫做四時吉慶。且不說八戒打諢亂纏，却表行者離了蓬萊，又早到方丈仙山。這山真好去處，有詩爲證：方丈巖峨別是天，太元宮府會神仙。紫臺光照三清路，花木香浮五色烟。金鳳自多榮蕊闕，玉膏誰道灌芝田。碧桃紫李新成熟，又換仙人信萬年。那行者按落雲頭，無心觀景，正走處，只聞得香風馥馥，玄鶴聲

嗎。那壁廂有個神仙，但見：盈空萬道霞光現，彩霧飄飄光不斂。丹鳳啣花也更鮮，青鸞飛舞聲嬌豔。福如東海壽如山，貌似小童身體健。壺隱洞天不老丹，腰懸與日長生篆。人間數次降禎祥，世上幾番消厄願。武帝曾宣加壽齡，瑤池每赴蟠桃宴。教化衆僧脫俗緣，指開大道明如電。也曾跨海祝千秋，常去靈山參佛面。聖號東華大帝君，煙霞第一神仙眷。孫行者觀面相迎，叫聲帝君起手了。那帝君慌忙回禮道：大聖，失迎請荒居奉茶。遂與行者攜手而入。果然是貝闕仙宮，看不盡瑤池瓊閣。方坐待茶，只見翠屏後轉出一個童兒，他身穿道服，飄飄腰束絲絳，光錯落頭戴綸巾，佈斗星，足登芒履，遊仙岳鍊元真。脫本殼，功行成時，遂意樂識破原形，精氣神主人認得無虛錯。逃名今喜壽無疆。甲子週天管不着，轉回廊登寶閣。天上蟠桃二度摸，縹緲香雲出翠屏。小仙乃是東方朔，行者見了，笑道：「這個小賊在這裏啊。」帝君處沒有桃子，你偷吃。東方朔朝上進禮，答道：「老賊，你來這裏怎的？」我師父沒有仙丹，你偷吃。帝君叫道：「曼倩，你亂言看茶來也。」曼倩原是東方朔的道名，他急入裏取茶二杯，飲訖。行者道：「老孫此來有一事奉干，未知允否？」帝君道：「何事？」自當領教。行者道：「近因保唐僧西行路過萬壽山五莊觀，因他那小童無狀，是我一時發怒，把他人參果樹推倒，一時阻滯唐僧，不得脫身。特來尊處，求賜一方醫治。萬望憐憫，帝君道：「你這猴子到處裏鬧禍，那五莊觀童子聖號與世同君，乃地仙之祖，你怎麼就衝撞他？」他那參果樹，乃草還丹，你偷吃了，尙說有罪，却又連樹推倒，他肯干休？行者道：「正是呢，我們走脫了，被他趕上，把我們就當汗巾兒一般，一袖子都籠去了，所以角氣沒奈何，許他求方醫治。故此拜求帝君道：「我有一粒九轉太乙還丹，但能醫治世間生靈，却不能醫樹，樹乃土木之靈，天滋地潤，若是凡間的果木，醫治還可。這是萬壽山乃先天福地，五莊觀乃淨土洞天，人參果又是天開地闢之靈根，如何可治？無方無方，行者道：「既然無方，老孫告別帝君，仍欲留奉玉液一杯，行者道：「急急事不敢久滯，遂駕雲，後至瀛洲海島，也只好去處。有詩爲證：珠樹玲瓏照紫煙，瀛洲宮闕接諸天。青山綠水琪花豔，玉液銀鏤鐵石堅。五色碧雞啼海日，千年丹鳳吸朱煙。世人罔究壺中景象，外春光億萬年。那大聖至瀛洲，只見那丹崖珠樹之下，有幾個皓髮嬌鬢之輩，童顏鶴髮之仙，在那裏着棋飲酒，談笑詭歌，真是：祥雲光滿瑞鸞香，淨彩鸞鳴洞口。玄鶴舞山頭，碧藕水桃爲接酒。交梨火棗壽千秋，一個個丹詔無聞。仙符有藉，逍遙隨浪蕩，散淡任清幽。周天甲子難拘管，大地乾坤抵自由。獻果玄猿對對參，隨多美愛，啣花白鹿，雙雙拱伏甚綢繆。那裏些老兒正然酒樂，這行者厲聲高叫道：「帶我要兒，便怎的衆仙見了，急忙趨步相迎，有詩爲證：人參果樹靈根折，大聖訪仙求妙訣。繚繞丹霞出寶林，瀛洲九老來相接。行者認得是

九老笑道：老兄弟們自在哩。九老道：大聖當年嘗存正，不關天宮比我們還在哩。如今好了，聞你尋真向西拜佛，如何的暇至此。行者將那帶掛束方之事，具陳了一遍。九老道：大賢道，你也求惹禍，惹禍我尋真是無方。行者道：既是無方，我且奉別。九老又留他飲瓊漿，食碧藕，行者定不肯坐，止立飲了一杯漿，吃了他一塊藕，急急的離了瀛洲徑轉東洋大海，早望見落伽山不遠，遂落下雲頭，直到普陀巖上，見觀音菩薩在紫竹林中，與諸天大神、木吒、龍女講經說法。有時鶯鶯，海王城高瑞氣，馥更觀奇異，事無窮，須知隱絕千般外，盡出希靈一品中。四聖授時成正果，六凡聽後脫樊籠。少林別有真滋味，花果馨香滿樹紅。那菩薩早已看見行者來到，即命守山大神去迎。那大神出林來，叫聲孫悟空，那裏去。行者擡頭喝道：你這個熊羆，悟空可是我叫的。當初不是老孫喚了你，你已是做了黑風山的旆鬼。夫今日跟了菩薩，受了善果，居此伽山，常聽法教，你不得我一聲老爺，那黑熊真個得了正果。在菩薩處鎮守，普陀稱爲大神，是也虧了行者，他只得陪笑道：大聖古人云：君子不念舊惡，只當題他怎的。菩薩着我來迎你哩。行者就端肅躬身，與大神到了紫竹林裏，參拜菩薩。菩薩道：悟空，唐僧行到何處也。行者道：到西牛賀州萬壽山了。菩薩道：那萬壽山有座五莊觀，鎮元大仙，你會他麼。行者頓首道：因是在五莊觀，弟子不識鎮元大仙，毀傷了他的人。果樹沖撞了他，他就把我師父困滯，不得前進。那菩薩情如怪道：你這潑猴，不知好歹。他那入參果樹，乃天淵地淵的靈根，鎮元子乃地仙之祖，我也讓三分。你怎麼就打傷他。行者再拜道：弟子實是不知。那一日，他不在家，只有兩個徒弟候待我等，是豬悟能、沙和尚，他有菓子，要一個嘗新，弟子委偷了他三個，弟兄們分吃了。那童子如覺，罵我等無已，是弟子發怒，遂將他樹推倒。他次日回來，趕上將我等一袖子籠去，繩綁索拉，拷打了一日。我等當夜走脫，又被他趕上，依然籠了三番兩次。其實難逃，已允了與他警樹，却纔自海上求方，遍遊三島，衆神仙都沒有本事。弟子因此志心朝禮，特拜告菩薩，伏望慈悲，憐憫一方，以救唐僧。早早西去。菩薩道：你怎麼不早來見我，却往島上去尋找。行者聞得此言，心中暗喜，道：這化了菩薩，一定有方也。他又上前懇求菩薩，道：我這淨瓶底的甘露水，善治得仙樹靈苗。行者道：可會經驗過麼。菩薩道：經驗過的。行者問：有何經驗。菩薩道：當年太上老君曾與我賭，他把我的楊柳枝拔了去，放在煉丹爐裏，烘得焦乾，送來還我。是我插在瓶中，一晝夜，復得青枝綠葉，與舊相同。行者笑道：真造化了。真造化了。烘焦了的，尚能醫活，況如推倒的，有何難哉。菩薩吩咐大眾，看守林中，我去去來來，送手託淨瓶，白鷺哥前邊巧奪孫大聖。隨後相從，有詩爲證：玉毫金像世難論，正是慈悲教苦尊。過去却逢清淨鏡，至今底得有爲身。幾生幾世海澄清浪。

一片心田絕點塵。甘露久經真妙法。管教寶樹永長生。却說那觀裏大仙與三老正然清話。忽見孫大聖按落雲頭。叫道。菩薩來了。快接。快接。慌得那三星與鎮元子共三藏師徒一齊迎出寶殿。菩薩纔住了祥雲。先與鎮元子陪了話。後與三星作禮。禮畢上坐。那階前行者引唐僧八戒沙僧都拜了。那觀中諸仙也來拜見。行者道。大仙不必遲疑。趁早兒陳設香案。請菩薩替你治那樹去。大仙躬身謝菩薩道。小可的勾當。怎麼敢勞菩薩下降。菩薩道。唐僧乃我之弟子。孫悟空沖撞了先生。理當陪償寶樹。三老道。既如此。不須謙諱了。請菩薩都到園中去看看。那大仙即命設具香案。打掃後園。請菩薩先行。三老隨後。三藏師徒與本觀衆仙。都到園內觀看。時那棵樹倒在地下。土開根現。葉落枝枯。菩薩叫悟空伸手來。那行者將左手伸開。菩薩將楊柳枝蘸出瓶中甘露。把行者手心裏畫了一道起死回生的符字。教他放在樹根之下。但看水出爲度。那行者捏着拳頭。往那樹根底下揣着。須臾有清泉一注。菩薩道。那個水不許犯五行之器。須用玉瓢舀出。扶起樹來。從頭澆下。自然根皮相合。桮長葉生。枝青果出行者道。小道士們快取玉瓢來。鎮元子道。貧道荒山。沒有玉瓢。只有玉茶盞。玉酒杯可用得麼。菩薩道。但是玉器。可舀得水的。便罷。取將去看。大仙即命小童子取出有二三十個茶盞。四五十個酒盞。却將那根下清泉白出行者。八戒沙僧扛起樹來。扶得周正。擁上土。將玉器內甘泉一甌。甌捧與菩薩。菩薩將楊柳枝細細洒上口中。又念着經咒。不多時酒淨。那舀出之水。見那樹果自依舊青。枝綠葉濃。郁陰森。上有二十三個人。參果清風。明月二童子。道前日不見了果子。時顛倒只數得二十二個。今日回生。怎麼又多了一個。行者道。日久見人心。前日老孫只偷了三個。那一個落下地來。土地說這寶遇土而入。八戒只嚷我打了偏手。故走了風信。只纏到如今。纔見明白。菩薩道。我方纔不用五行之器者。知道此物與五行相畏。故耳。那大仙十分歡喜。急令取金鑿子來。把果子敲下十個。請菩薩與三老復回寶殿。一則謝勞。二來做個人參果會衆小仙。遂調開裏椅鋪設丹盤。請菩薩坐了上面正席。三老左席。唐僧右席。鎮元子前席。相陪各食了一個。有詩爲證。萬壽山中古洞天。人參一熟九千年。靈根現出桮枝損。甘露滋生果葉全。三老喜逢皆舊契。四僧幸過是前緣。自今會服人參果。盡是長生不老仙。此時菩薩與三老各吃了一個。唐僧始知是仙家寶貝。也吃了一個。悟空三人亦各吃一個。鎮元子陪了一個。本觀仙衆分吃了一個。行者纔謝了菩薩。回上普陀巖。送三星徑轉蓬萊島。鎮元子却又安排蔬酒。與行者結爲兄弟。這纔是不打不成相識。兩家合了一家。師徒四衆。喜喜歡歡。天晚歇了。那長老纔是。有緣吃得草還丹。長壽苦捱妖怪難。畢竟到明日不知後事如何。作別且看下同分解。

82

430/27

